

禪宗頌古聯珠集序

雞

本武軍承宣使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功郡開國侯張栢撰

西方聖人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後以正法眼藏付為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中夏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迨今六百餘年獲菩提者不可勝數

雖其心以無傳而傳其法以無說而說然機緣偈頌前後寔多玉句金章公案具在池州報恩寶鑑大師法應嘗曰禪悅餘暇哀集採摭由佛世尊以至今宗師凡得機緣三百二十五則頌古一百二十二人之禪宗頌古聯珠集可謂昆盧藏內全收眾珠梅檀林

中莫非香木開悟知見利益後來錄木派通豈曰小補以子夙慕宗乘樂推法施請為序引不獲固醇淳熙歲在屠維大淵獻冬序本序法應自昔南遊訪道禪燕之暇集諸頌古皆叅知識隨所聞持同學討論去取校定三十餘年採摭機緣三百廿五則頌二千一

百首宗師一百廿二人編排成帙命名禪宗頌古聯珠集願與天下學般若菩薩共之雖佛祖不傳之妙不可得而名言初無字書安有塞語臨機直指更不覆藏徹見當人本來面目故諸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群賢言詞說法開示欲令眾生悟佛知見豈徒然

我池陽信士哀金刻板以廣見聞為大法光明之施淳熙二年乙未臘八日編次謹書
通集序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時門人又有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已向第二機矣故有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為何如曰非也道惟不在

於言言而當終日言於道庸何傷否則一語猶以為贅也爰自一華敷而五葉聯芳六世傳而兩派支衍機緣公案五燈燁如諸祖相繼有拈古焉有頌古焉拈古則見之於八方珠玉類要等集頌古則有寶鑑大師宗淳熙間居池陽報恩採集佛祖至茶陵機緣凡三

百二十有五則頌古宗師一百二十有二
頌二千一百首目之曰禪宗頌古聯珠叢林尚之而板將漫滅因念淳熙至今垂二百載其間負大名尊宿星布林立頌古亦不下先哲惜乎聯繼之作闕如也每慚濫厠宗門且有年矣禪無所悟道無所詣欲作之復止之
趙趙者亦屢矣元貞乙未叨尸義烏普濟山院事簡輒事績棄僅得一二萍梗之踪或出或處隨見隨筆廿三四年間稍成次序機緣先有者頌則續之未有者增之加機緣又四百九十又三則宗師四百二十一人頌三千册五十首題曰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將集

行與後學共惑者曰道不在是於華微笑三
 拜得髓初無一語與之而昭昭於心目之間
 道播無垠烏有如今日叶音韻事言句簧鼓
 後人俾其棄本逐末誠可歎哉子咲而不吝
 良父乃歌曰五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
 遮面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已
 而謂之曰子所論者手中扇也予所集者果
 在扇邪噫知我罪我其惟此集乎時延祐戊
 十六月旦前住紹興路天衣萬壽禪寺錢唐
 沙門普會自序

佛祖葛藤水浸不爛火燒不壞枝聯蔓衍派
 布無窮禪宗頌古聯珠者寶鑑大師法應集

魯菴會公續集錢梓行世久矣近以佗故其
 板散落人間洪武己巳夏余慮其亡失託道
 友收贖皮藏于大慈山之幻居實六月廿八
 日也明日舊置板處火作風烈燎及千數百
 家吁斯亦異矣然佛祖葛藤其果靈驗如此
 耶抑神物護持而致然耶敬捐衣貲命工補
 完用廣派通永延慧命日書其得板所由之
 異庸識歲月云洪武二十五年歲在壬申二
 月十有九日
 中天竺住山沙門幻居淨戒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雞一

池州報恩寺沙門法惠集 紹興天衣禪寺住持普會續集 僧錄司右闡教兼鍾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 重校

佛世尊九則

文珠四則

舍利弗一則

賓頭盧一則

殃崛摩羅二則

那吒一則

七賢聖女一則

城東老媪一則

維摩一則

傳大士七則

善財五則

布袋一則

跋陀尊者一則

誌公一則

天台智者一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一手拍天一手指地

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

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

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可謂將此深心奉

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頌曰

四月八佛降生日 指天指地稱第一九龍噴

水沫金軀摩訶般若波羅蜜 指天指

地語琅琅送語傳言出畫堂使者尚能多意

氣主人應是不尋常 寶殿龍樓忽降

時周行七步竅雙眉閉言不是無識避天上

人間更有誰 開基並業前王事端拱

持盈後帝心 劍戟盡為農器用此時誰報太

平音 絕降王宮示本然周行七步又

重宣指天指地無人會獨震雷音徧大千

混池未分人未曉乾坤絕割事全彰天生伎

倆能奇恠末上輪化弄一場 七步圖

行手指天袖僧棒下令難全母胎出後成何
 事争似閻浮未降前集查周行七步便称
 尊家醜那堪放出門只向母胎度人畢也須
 一捧一條痕長重車纔生能步便英靈天上
 人間我獨尊可咲瞻前不顧後那知身後有
 雲門羊堂清一火鑄成金彈子團團都不步

第一
 鉗鎚拈來萬仞峯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無憂樹下誕全身七步周行事新新
 相見謂言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
 老胡不免出胞胎也解人前恁麼來指地指
 天称第一衆生四十九年災劫山詩老漢纔
 生便着忙周行七步似顛狂照他無限癡男

女開眼堂堂入鏡湯日山果兜羅綿手指天
 地紺目重瞳顧四維七步周行渾屬我一生
 賣弄小孩兒佛性功黑白未分全體妙鏡彰
 文彩便成車因茲漏泄家風甚末代兒孫鼻
 孔月卷纔出胞胎便送羣周行七步獨
 称尊當時若見雲門老不到如今累子孫
 如老胡種空意氣一手指天兼指地當時
 盡謂獨称尊今日翻思誰不是人人盡在光
 明裏臨文不用更加諱青蓮千年石虎產
 麒麟一角通身五彩明金鎖玉闌渾掣斷毘
 盧界內鼓烟塵古實宗美如西子離金閣嬌
 似楊妃下玉樓偕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轉風流無結想 毘嵐園裏喪嘉聲分子徒勞

布惡名決定一文偷不得至今虛作不良人

暗空速 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

不得雲門行正令幾手錯認定盤星石忘春

周行四顧獨稱尊平地無風起浪痕袖及私

門猶自可誰知千古累兒孫懶春書 掀翻地

軸乾坤窄撥轉天輪宇宙寬須向強中呈好

手虛空打破却初看正空牌 奴兒婢子十生

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便過頭

未免渾身賴泥水月堂 無憂樹下浴嬰孩

清曉蓄薇帶露開轉過衲僧相見處後槽驢

馬出胞胎天童 草木無端拈出來更加註

脚轉癡呆西天此土誰知已夜半優曇火裏

開有春華 走出門風相副稱東西南北更無

人看來不得船陽老未免兒孫惹客塵戒華林

指天指地無處回避瞿曇瞿曇封甚巴鼻且

自謂 五更侵早起誰知更有夜行人條

風塊兩非云昔堯舜垂衣萬國賓運書 未

曾撞入摩耶腹兩手知他甚處安右腦出來

魔境現只堪惆悵不堪看且 一聲哇地

便吐哩突出如斯大鬧提此土西天起殃害

堂堂洗土不成泥北齊書 七步周行猶彷彿

指天指地不分明是非既落傍人耳洗到驢

年也不清成堂 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

可憐黃面老蟒蟬落湯鍋西若忠生來自恨

錯同條鐵鑄心肝也合消還你獨尊三界內

奈何今日又明朝覺華真僧問九峯度云承

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是否師

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拍地云天上天

下唯吾獨尊和尚為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師

曰祇為一手指天一手拍地所以喚作傳語

人頌曰 妙相圓明不可親奴兒婢子自慙

勸指天指地稱尊大也是傳言送語人漸度

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

畢頌曰 大象本無形至虛包萬有末後已

太過面南看北斗王宮兜率度生出胎始終

一貫初無去來掃蹤滅跡除根蒂火裏蓮華

處處開悟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群中

自在行莫把是非來辨我平生穿鑿不相干

山 利刃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

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山

未離兜率降王宮便就刀山入鑊湯等閑捨

下白拈賊雜一滿眼俱為敗露賊六垂鈎不

似迷津客張網誠非待兔人半夜烏鷄何處

去天明吞却玉麒麟堂肌骨當初赫赤

窮面皮今日厚千重撩頭搭尾應更點羸寨

間黎齋後鐘或卷世尊初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奇哉一

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
 不能證得頌曰 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
 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荆棘却咲春風惱亂
 吹睡堂 黃面瞿曇不丈夫明星現處自塗
 糊如今好覓生蛇弄免使兒孫在半途拂心
 一見明星夢便回千年桃核長青梅雖然不
 是調羹味曾與將軍止渴來雪竇宗 出得
 山來早是遲却於世上討便宜直饒一念起
 三果好與拳頭劈面椎佛照 此老從來謬
 自誇無端病眼見空華直教當下超三際檢
 點將來未到家無用 六年落草野狐精跳
 出渾身是葛藤打失眼睛無處覓誰人剛道

悟明星天童 二千年前黃面老舉頭莫是
 見明星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眼有睛
 窟堂 雪嶺崎嶇歲月深何曾夜半見明星
 可憐業識茫茫者蹉過如來正法輪妙峯
 夜半明星出現時分明喪盡目前機若言總
 具如來相也是空拳誑小兒石頭 六載隈
 巖在雪山灰頭土面自慚顏今朝忽覩明星
 現始覺從前被眼瞞鐵山 六載將身草裏
 埋當時有眼幾曾開果然見得明星現未到
 門庭冷似灰脚石 雪嶺六年修苦行今朝
 打失主人公普天匝地無尋處百億分身是
 脫空天目 正覺山前失眼睛是凡是聖叢

生盲至今夜明星現誰肯向伊行履行
地冲 明星見處月三更箇箇眉毛眼上橫
 平地起堆黃面老夢中說夢可伶生
大欲 明星一見眼皮穿漢語胡言萬萬千慕富乞
 兒休說夢誰家竈裏火無煙
無量壽 金鍾
 夜擊九重城六載歸來改瘦形待得衆生心
 眼活雪山依舊碧峻嶒
虛堂 輕金輪位
 重草座金彈換人泥彈丸末世衆生心眼巧
 明星空照雪山寒
閑極 月滿長空星滿
 天瞿曇一見眼皮穿長安市上人無數何似
 家家夜莫眠
千峯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纔集定文殊白槌云話

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頌曰
 聲振大千龍虎伏無人解和法王才言下便
 明猶是鈍頓教千眼一時開
明招 文殊白槌報衆知法王法令合如斯會中若
 有仙陀客不待眉間毫相輝
北塔 列聖
 聚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
 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槌
靈 百萬靈山似
 葦麻風行雲集已周遮當時不是文殊老往
 往瞿曇更撒沙
佛印 頭角麟龍衆若干當
 時一例受欺謾法王真子揮捷稚直至今
 作咲端
正覺 未兆之前早二三白槌之後
 更那堪當時若有仙陀客不到如今強指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信海印 七佛之師下一槌搥王成鴨驚成龜

滿蓮龍象齊傾耳咲殺靈山老古錐野軒

巍巍頂相終難見舒卷何當如掣電彼時若

有此時人文殊槌下分針線始雲 諦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玉輪影射珊瑚枝一陣清

風動天地賦 月在波心徹底寒澄澄應

不許龍鱗五湖多少未歸客却被傍人把釣

竿赴方 彌盧出海橫天外南北東西不見

還一幅素練描不得競將天下與人傳述

據坐凝眸語未形一槌直下意何明倒行

此今如相委無限清風動地生詩卷 一段

真風見也麼元元化毋理機梭織成古錦含

春象無奈東君漏泄何野軒 一輪明月映

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

霄重送九秋音野軒 法王法令若為酬老

到文殊強出頭負累釋迦猶可事至今千古

開嗽嗽龍門 銀鑿皎潔豈容摸剛被文殊

強塗糊千古兒孫無覓處三條椽下背盧都

果 金槌影動寶劔光寒百萬之衆齊著

眼看 瞿曇按指文殊據令漏泄天機

一槌打正高華 正令付全提不存凡聖機

牢關百雜碎石火電光輝野軒 古皇前化

超羣檄無事印文明到劃今時衲子若當陽

往往半千成五百王堂 法王法令沒周

避一片虛凝絕點瑕
榭下不開諸聖眼
幾多
棋驥困盤車重巖見成活計莫周遮
榭下
分疎事轉差若是咬人師
子子何須牙上更
空茅月林觀道泰時清
才子貴家肥國富小
兒嬌不因紫陌花開
早爭見黃鶯下柳條木
卷永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云佛有六通

我有五通難一如何是那一通
世尊召仙人仙人
應諾世尊曰那一通
介問我頌曰仙人一
問通皆備却是瞿曇一物
無捉得兔來依舊
放樂多山鬼暗相呼佛印元那
一通介問我
令人慚愧釋迦老只知步步踏紅蓮
不覺茫茫
茫入荒草正覺逸無量劫來
曾未遇如何不

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
最苦瞿曇那一
通保事多問佛如何那一通
世尊當面拍迷
蹤祥雲密密微微兩大震
雷音匝地風雲漢
然汝問如何此問親嶺梅江柳
共芳春抱賊
不用行搜檢已自當堂露賊身
瓦重卓那一
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閑一掣掣得

開三箇老婆相對坐咄斷橋倫那一通
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帶果慚愧
慈悲大法王丙
乙离士不屬火寶業世尊因外道問
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坐
外道讚曰
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
作禮而去
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

尋日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頌曰 鞭影分
 明指似君多聞督地爽精神汾陽報汝諸禪
 侶信手拈來莫厭塵汾陽昭機輪曾未轉轉
 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
 步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
 影千里追風喚得回 雪竇頌 雙峰覆護兩俱
 摧迷雲從此豁然開收得劫初鈴子後輕輕
 一振動雲雷 天衣懷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
 夜靜向光行和竿一掣隨鈎上水面茫茫散
 月明白雲端經過夜宿荒草開得眼來天
 大曉空心赤脚唱歌歸路上行人已不少 保
 罕身特地慙慙問有無因風應不費工夫 泐

雲縱得開令入未免區區在半途 淨照珠雪
 覆喬林同一色清光上下含虛碧採樵人立
 渡頭寒極目圓蟾為誰白 成枯木 外道鹿心
 慣險夷老胡鞭影露針錐行人拾得東門兔
 誰管轄爐精力疲長靈卓世尊恰似青銅鏡
 掛向虛空秋月靜表裏無私照膽寒高低一
 一皆相映 佛僧自呆日連天照有無孰云善
 逝坐踟躕如今要見當年事邪正由來在半
 途 龍門建 有無不問語先墮明鏡當臺雙照
 破迷雲散盡曉天空呆日團團紅似火佛性
 素露影蔽身問世尊豈雲一點不加文迷雲
 于處是斯入十倍精神成八分佛性劫迷悟

獨體前何勞更學鞭只持難拘戒不學祖師
禪山 兩處牢閑琴不通絨塵不動自乖
 宗忽然業鏡百雜碎黃面瞿曇失却蹤在山
 呆外直般勤來問佛存言不問及無言大雄
 不費纖毫力良馬何曾用舉鞭照坐一世尊
 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叢毛

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雪巢一不問有言無
 言說甚見影見鞭露柱口掛壁上燈籠倒退
 三千暗室進陷虎機閑兩處安湍流一截萬
 源乾駝駒管尔窺鞭影凜凜霜蹄毛骨寒尼
 無著也獵涉茶枯未是奇到頭誰是出家兒
 故鄉漠漠無消息時有孤雲嶺外歸正堂辨

亦日輝空照大千佛魔俱盡頽超然悠悠莫
 論途中事露出眉襟子細看大為曾不問有
 無先話墮軒轅古鏡忽臨臺雖然當下分妍
 醜依舊迷雲撥不開肯堂光自把碌碌空裏
 擲必端自打自家頭灼然自痛自難說自著
 摩挲歸去休維一不問無言及有言坐觀十一

成敗自安然仙陀管爾知宗墮誰謂世尊曾
 舉鞭本覺一疾焰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
 堪愁一聲振鬣長鳴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
 兩角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
 又問今日說何法曰說不定法頌曰
 古鑑從來絕點痕隨其妍醜目前分而今鑑

破無光影風輾長江水色渾塗身昨日真
 今日說定說不定裏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
 外道當年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高失后
 昨日定今日不定正令已行皆逐正卓下靈
 山皂纛旗百萬魔軍皆乞命山堂淨
 世尊因調遠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難傳

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地獄如三
 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不云我
 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佛是三界大師豈有
 入地獄分云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
 獄分頌曰好咲提婁達多入捺落十小劫
 波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大隱居鄧小隱居山各得其所隨分安閑何
 必更來論出入人生在處有餘歡別等雲地
 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
 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治埋松源去萬仞崖
 頭拚得去不知何處覓全屍業風吹起再甦
 省卻問如今是甚時唐堂屬世尊因長爪
 瓦志素論義預約云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以
 謝世尊云汝義以何為宗梵志云我義以一
 切不受為宗世尊云是見受不志拂袖而去
 行至中路有省乃謂弟子云吾當回去斬首
 以謝世尊弟子云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
 斬首志云我率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

人前得勝乃歎云我義兩處負慳是見若受
 負門處處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
 乘皆不知我義慳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
 我義隨回至世尊前云我義兩處負慳故當
 斬首以謝世尊云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
 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
 阿羅漢第一頌曰 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
 與誰論區櫓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現乾坤
 天亦怖一切不受還家風片言雙破兩頭攻
 赤幡奪了回光處始信言前慳已宗本覺一
 是見受時眼着肩見如不受事猶乖賊身已
 露徒回首鬼面神頭一處埋無用全

世尊因乾闥婆王奏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
 琴聲迦葉起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
 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世尊曰實無餘習莫謗
 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起舞王曰
 迦葉作舞豈不是世尊曰實不曾作舞王曰
 世尊何得妄語世尊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
 大地草木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世尊曰
 迦葉亦復如是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頌曰
 輕輕撥轉一條弦聲振三千與大千賴得飲
 光知密意肯將羅袖惹春煙金毒菓有三尺
 矧可以謁趙因無千里眼難以見懸絲薤露
 堂堂三界大師虛堂愚 世尊在切利天為

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旃檀像及至世
 尊下來像亦出迎頌曰 紫金光聚照山河
 天上人間意氣多曾勅文殊領徒眾毗耶城
 裏問維摩居士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
 并豬子過這箇是甚麼其人云世尊具一切
 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要問過頌曰

十一

十三

捨筏懷魚濟逢畊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
 欲行人才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
 為真佛實在我身頌曰 真佛無為在我身
 三呼三應太惺惺若人不悟元由者塵劫茫
 茫認識神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
 入城持鉢難應諾曰汝既持鉢當依過去七

佛儀式難遂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
 難應諾佛曰持鉢去安難云大小世尊被阿
 難作頌曰 從前七佛儀式慶喜何曾欠少
 堪笑黃面瞿曇無端打箇之遠避世尊因靈山會有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
 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
 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心內懷疑於甚深法
 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手握利劍持
 逼如來世尊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
 害吾吾必被害為善被害文殊從本已來無
 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
 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

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
 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聲讚嘆曰文殊大智
 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
 劍佛亦亦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何殺頌曰 為渠中路惹埃塵致使全機截
 斷雲佛劍兩忘何處去還鄉曲調一番新象
田佛祖由來控是冤電機旋處直如弦金
 毛若解和聲撈月裏麒麟笑揭天結堂遠文
 殊當日逼如來五百聲聞眼豁開欲會如劍
 佛亦爾青蛇匣裏吼風雷本覺一世尊敲
 觸髓問蒼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一曰生
 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蒼罔措頌曰 如來一

擊少人知直下分明更是誰無限月光隨水
 去片雲偏向故山歸塗毒策老胡一擊許誰
 知大冶紅爐片雪飛青草塚間留不住白雲
 還望故山歸結堂遠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
 華於然燈佛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地
 云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有賢子長者持
維一標於指處挿云建梵刹已竟時諸天散花讚
十四云庶子有大智矣頌曰 百草頭上無邊春
 信手拈來用得親丈六金身功德聚等閑擺
 手入紅塵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觸處生
 涯隨分足未嫌伎倆不如人天童覺一枝修
 竹建精藍風捲蟪蛄入海南惡水潑來成第

二鈍根蹉過問前三張無書世尊因廣頌屠
 光日殺千羊一日至世尊前颺下屠刀云我
 是千佛一數世尊云如是如是頌曰 昔日
 為刀今日佛今朝為佛佛能刀能刀能佛無
 差別便見眉間白玉毫圓悟勤放下屠刀處
 棒打不回頭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退菴

休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
 否若言無智不應一若言有智不應二一二
 之義云何世尊曰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
 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
 是名一義二義頌曰 問處奇特答處殊絕
 一二義諦驪龍角折真如詰無聽無說意無

弱鐵壁銀山一線通何處是渠真聖諦秋風
 昨夜到梧桐東谷光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
 摩訶迦葉分座今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
 吾有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授將
 來毋令斷絕頌曰 密傳分半座正好薰面
 唾不與麼且放過子孫未免遭殃禍海印信

雜一

十五

僧問興化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化曰一人傳
 虛萬人傳實頌曰 於道無所證方通萬法
 路或明或暗行不慎亦不護月來松色寒雲
 去青山露今古天台橋幾人能得度披子青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
 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梵志志應諾

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一株佛又云放下
著志放下右手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
兩手盡空未審更放下箇甚麼佛云吾非教
汝放捨其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
識無一可捨是你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
曰 梵志誰知有過愆閻王業鏡照無偏因

茲見佛成羅漢方信壺中別有天南堂與兩
手擎來教放下空身立地更疑猜根塵識界
無尋處多謝春風爛漫開心聞聲截斷千崖
路風前活計新誰知蓆帽下元是昔愁人無
際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
尊咄云吾四十九年住世未嘗說一字汝請

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頌曰 四十
九年打之遠下梢大作師子吼雖然未始轉
法輪畢竟分疎成應口無際末上何曾轉
法輪只今再轉謾勞神路行人不知天曉猶
把靈符執夜明北碣簡老漢生平太脫空將
無作有誑盲聾臨期一語方真實也是閻黎
飯後鐘別山智世尊臨入涅槃以手摩脅普
告人天大衆云汝等諦觀吾紫磨金色之身
瞻仰取足莫令後悔若言吾滅度非吾弟子
若言吾不滅亦非吾弟子頌曰 言吾入滅
非吾子言吾不滅亦非親但見落花隨水去
不知流出洞中春釋迦老苦為隣臨行賣弄

紫金身雙林盡道泥洹也夜夜群星拱北辰
 佛鑿老倒瞿曇不識羞臨行猶自逞風流
 摩曾示衆歸何處啼鳥一聲山更幽皖山發
 滅度不滅度總非吾弟子更把雙趺展示人
 苦瓠連根苦雲畔雙林樹下手摩曾說有
 談無恣脫空若謂瞿曇曾入滅錯教啼鳥笑

春風雁舟度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
 乃於柳中露雙趺示之迦葉乃作禮請如來
 以三昧火而自闍維即時金棺從七寶牀升
 舉繞俱尸羅城七匝却還本處化火光三昧
 而自焚之頌曰 慚愧老胡柳示雙趺金色
 尊者還會也無目前悟得未辨精麈遠七匝

弓成何事箇箇男兒是丈夫地歲思未出王
 官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
 皺慶喜門前倒刹竿佛鑿文殊師利在雷
 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女子近佛坐入於三
 昧文殊白佛云何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
 覓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子

三匝鳴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
 不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不
 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
 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佛勅出此女定
 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
 而出頌曰 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

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天衣懷千眼
 莫辨來由孤坐是何三昧文殊若力雖多女
 子隨邪亦殺罔明閑袂有誰知雨過春山如
 潑黛佛慧泉罔明彈指也尋常豈是文殊智
 不長因憶江南二三月鷓鴣啼處百華香佛
 印元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
 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
 捲平等日用自多疑真淨文百千文殊出不
 得罔明不費纖毫力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
 共長天一色雲居祐獨坐靈山誰得知罔明
 出定破羣迷如今四海皆通達信道無心捲
 不疑雲蓋智文殊用盡平生力罔明彈指便

回來不是老胡深有意雙眸未肯為渠開成
 枯木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還難五
 侯費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寶峯無坐
 擁群峯覆白雲鶯啼深谷不知春岩前花兩
 紛紛落夢覺初回識故人石門易一拳拳倒
 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欲識罔明彈出定
 青山不動水長流智海清當機密薦個中玄
 女子何因坐佛前切莫途中為解碍刻舟求
 劍寶徒然禾山女子文殊與罔明禪徒畢
 竟如何委除非格外妙投機始信波濤元是
 水龍牙才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
 今要用使用不管罔明文殊洪覺真盡得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然別花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慈愛深出得出不得切不離是定聖者起凡
 情凡人而乃聖倒用與橫拈扶邪及顯正春
 雨春風竹戶涼落花啼鳥千峰靜龍門遠躍
 雲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錫子
 岡明由來著楔歷觀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
 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灑佛燈
 均女子與瞿曇自起還自倒無限傍觀人投
 身入荒草月菴果二菩薩出定笑殺老禪和
 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圓覺不假文殊
 神通休要問明瑋指余時靈山會中女子從
 定而起鼓山珪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問

明與文殊喪却窮性命住山果文殊出不得
 問明却出得叵耐這冤家冷地裏作賊白楊
 文殊彈指問明出定今日重新打翻舊令
 女子瞿曇在我心鏡楚安方入定出定因邪
 打正堪咲文殊春行秋令石君明長江輓底
 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恠扁舟難到岸
 行舡由在把梢人釋一息受深大定等虛空廓然
 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調直師子奮迅
 子搖蕩乾坤象王回旋牙不費餘力孰勝孰
 負誰出誰入兩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
 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日悟抹
 粉塗坏恰我跌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萬

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開福年懷藏日月
八面玲瓏袖裏金鋌鮮血通紅香風颭颭花
雨濛濛兵隨印轉屢萬里長虹將逐符行時
些子神通南堂典四箇沒意智漢做處恁無
畔岸一狀領過塔前與伊據款結案同善
出得出不得滿面是埃塵愁人莫向愁人說

說向愁人愁殺人應華金不博金水不洗
水兩既不成一何有介因明文殊靴裏動指
尼無著恁一畝之地三蛇九鼠子細看來是
何面佛照光苦勢連根若同坑無異土二
千年已前一火破落戶或菴體出得何如未
出時瞎驢成隊喪全機如今四海平如砥蘆

笛迎風撩亂吹密菴階人平不語水平不流
瞿曇女子鬼面神頭肯堂尤出得出不得顯
落精靈窟何處不風流祖師無妙訣松源女
子不嫌母醜犬不厭家貧舉頭天外看誰是
我般人孤峯深文殊因明休卜度瞿曇女子
謾針錐推倒鐵山歸去也縱橫十字更由誰

石菴誰在盡樓西相逢語笑低到家春色
晚花落鷓鴣啼雪菴文殊逃三匝因明輕
彈指世尊努眼睛女子從定起幻菴見鷓鴣
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孰解提若道因明能
出定是人拔舌入阿鼻知門分古老相傳鬼
叫坑看來人鬼不多爭早知鬼便是人作夜

半三更也可行無事 鮑外眼下安眉趙哥
 口邊著耳暮然狹路相逢兩個是甚面背斷
 橋倫出得出不得渠儀得自由神頭并鬼面
 敗關當風流無門 是定出得不得閑拔初
 無多子文殊神通太過罔明輕輕彈拍橫州
 文殊師利令善財童子採藥云是藥者採
 將來善財徧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不是
 者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拈一枝草度與
 殊殊接得示眾云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頌
 曰 是藥拈來更不疑師資相見在臨時從
 茲病甚無醫屢殺活還應作者知佛印元信
 手拈來草最靈一技能殺亦能生曼殊室利

開金口直至如今藥道行正覺透大地蒼生
 病似麻吉祥靈藥示無涯其間殺活難分辯
 又是重添眼裏花保寧 藥病相治貶更寶
 當機殺活按吹毛毗盧海闊煙波靜誰把長
 竿釣巨鰲必竟 歷劫何曾異明明百草頭
 甘和苦澁味死活病須瘳好咲文殊老憐兒
 不覺羞雲漢恭善財拈起一枝草持來度與
 文殊老殺活雖然在手中埽界不截光景累
 楚安方善財採藥不知名度與文殊用得靈
 便把黃連當甘草等閑殺活幾多人鐵山仁
 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貶眼
 白玉無瑕却有瑕石田 一莖草上定綱宗

殺活全歸掌握中未舉已前先薦得分明鷄
 子過塹東按室開文殊問菴提墟女云生以
 何為義女云生以不生生為義殊云如何
 是生以不生生為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
 宜以為生義殊又問死以何為義女云死以
 不死死為死義殊云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
 死義女云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
 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以為死義頌曰
 生以不生生死以不死死根本豁然明應時
 超佛祖隨宜離散與和合十字縱橫活鐵鐵
 金剛寶劍倚天寒外道天魔皆膽懼圓悟勅

雜一

二十

生以不生生為生指天指地四方行死以不
 死死為死雙林樹下亦如此生不死死不死
 四十九年無一字掣斷金鎖天麒麟突出金
 毛師子子南堂與生無所生死無所死風動
 塵飛波澄浪止和合離散隨處發現滿月穿
 弓雙鵠一箭佛性未問處分明蒼處端當機
 覲面不相謾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
 一團簡翁放文殊三處度夏一月在魔宮一
 月在長者家一月在娼坊夏畢却歸世尊會
 中解制迦葉欲白槌擯出繞舉此念見會中
 有無量釋迦無量文殊無量迦葉無量提稚
 迦葉既見世尊云汝擯那箇文殊頌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千峯月照楚江秋
衲子初開布袋頭
聞道淮南米價賤
便隨船子下揚州
藉物秀大象不
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據
令宛若成風破的
渾如齧鐵徧界是文殊
徧界是迦葉相對各
儼然舉槌何處罰好一
劄金色頭陀曾落節
圓悟勤剎剎塵塵見不
難頭陀何苦被他瞞

雞一

廿

當初若論收姦細
莫把瞿曇做佛看
心聞費天高雲靜月
弯弯兩過秋空眼
界寬百億文殊真妙
体分明只在一毫端
正堂辯三處移塲定
是非頑心全不改毫
厘胡言漢語憑誰
會鐵額銅頭也皺眉
密菴傑錦衣公子春
遊慣白首佳人懊恨
多波富尚嫌子口少
自貧

無奈一身何月庭
忘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
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
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
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麼王曰
不佛者曰阿釋達池龍王請
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頌曰
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凡聖
絕商量從來對衆難收拾
眼上依前兩簇長佛
甲元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狹路相逢難為回避大王
還識老僧無似雪眉毛長
宰地佛慧泉我佛親見賓
頭盧眉長髮短雙眉鹿阿
育王猶疑狐唵摩呢唵哩
悉哩蘇噓保寧身靈山會
上舊家風脫略從茲勢莫
窮金斗峯前重漏泄莫將
附子當天雄正堂辯尊者親

曾見佛來雙眉策起笑顏開古今不隔絲毫
 許天上人間孰可陪佛照光以手策起眉毛
 千聖從來不識一會靈山儼然說甚今朝昨
 日月林觀策起眉毛蒼問端親曾見佛不
 相謾至今應供四天下春在梅梢帶雪寒天
重淨尊者當時親見佛眉毛策起有來端頂
 門歡暗金剛眼恩大難酬雨露恩拈禪鏡雁
 眉策起貌稜層見佛元來却不曾南岳天台
 相撞著被人喚作捉齋僧已菴深策起眉毛
 示育王分明佛面露堂堂至今阿耨池中水
 流落人間潤八荒天目札君王一語出如綸
 尊者眉毛八字分四海風清煙浪靜碧天無

際水無垠無準尊者策眉王不會十方刹
 土古風清佛齋勝會親曾預不是尋常粥飯
 僧橫川舍利弗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弗
 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我試問之
 纔近便問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
 弗云我方入城汝當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
雞一
 與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云諸佛
 弟子當依大涅槃而住女云諸佛弟子既依
 大涅槃而住而我如舍利弗與麼去頌曰
 淡籠烟深瑣霧鷺子寧知此條路直饒撞入
 涅槃城未免隨他與麼去月上女實堪悲愛
 得青黛畫蛾眉佛慧泉本來正体微根源出

入同途只此門已住如來大解脫掌中至寶
 耀乾坤圓悟勸重城曉入冒輕烟關市相逢
 豈偶然一句等閒相借問平田忽介浪滔天
 月上女實堪憐雲髻高梳何處去借婆裙子
 拜婆年佛性恁涅槃一路同來往寸步寧虧
 逐本鄉鷺子點兒輕借便由如啞子喫生薑
 月上女太無良不塗紅粉自風光金瑣玄關
 留不住百尺竿頭信脚行佛燈出入分明
 報已知更言何處有狐疑但如鷺子恁麼去
 莫管傍人說是非文殊道如舍利弗與麼去
 千人萬人攔不住優遊自在涅槃城步步蓮
 華隨足舉且慈仁相逢打鼓弄琵琶須是還

他兩會家曲罷不知何處去夕陽斜映暮天
 霞石菴有禮有樂能放能收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無際冰月上女曾與麼去我今亦依如是住
 明明今古不曾藏一點靈光常獨露月林觀
 大地絕纖塵面南看北斗嫁鷄逐雞飛嫁狗
 逐狗走雞一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
 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却女身曰我從十
 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
 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
 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
 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為女身天曰舍

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
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
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
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
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
復如是無在無不在頌曰 驚子已圓無漏
種換却身形指不知通途一貫非他物午夜
胡僧少雪歸王堂辨殃崛摩羅未出家時事
外道受教為橋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
為花冠所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
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化作沙
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

崛急行追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
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弃
刀投佛出家佛即授與落髮披衣頌曰
殃崛雄雄方勇銳瞿曇住住息風波殺人作
佛當頭割覆兩翻雲在刹那那踈山如急行緩
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殃崛回頭知住
處便能平步上雲霄花冠不用娘生指鬚髮
寧煩費力搔好是移花兼蝶至等閒買石得
雲饒佛燈詢我生久矣是汝不住是汝若住
鼻孔相柱不動步而徧界遊師姑畢竟女兒
作雲居悟從人求覓枉奔波過在孽生口數
多殺却渾家仍自殺誰能奈得你儂何野雲

南 殃崛摩羅既出家為沙門因持鉢入城至
 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
 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
 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却來相報
 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
 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
 之當時分免母子平安頌曰 聖法從來不
 殺生本無生殺亘精明是諸人我皆空相一
 切冤親盡假名甘露纔霑除熱惱玉蓮金子
 兩敷榮覺海元月裏姮娥不畫眉只將雲霧
 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鼓山珪 華陰山前百丈井中有寒泉徹骨冷

誰家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徑山果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
 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且無若德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
 但胃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密甚傑不因一
 事不長一智不曾殺生了無忌諱傳言送語
 當風流拈得口号失却鼻木菴永賢聖中來
 不生殺其家子母自團圓陰陽造化初無迹
 春在花枝特地妍天日絲仗神旗獵曉風
 雞人催唱鼓夔夔銅壺漏永何時歇如此相
 催即老翁商史茂非食不療飢非藥不療病
 黃面老瞿曇識盡眾生性寶萊源我瞿曇佛

具正偏知子母分解只在當時機川珠
 那吒太子折肉還母折骨還父然後現本身
 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頌曰 骨還父肉還
 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
 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
 非言語 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
 吒拜一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廿五潭不差徑山
 呆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
 水流天地靜離間黃菊正爭春自得折骨
 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脚千
 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少室骨還父肉還
 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露北剛簡兩散雲收

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難放手難落筆頭蹤無
 準七賢聖女姊妹同遊屍陀林一姊指屍
 曰屍在此人在甚處諸姊妹諦觀皆悉悟道
 乃感帝釋雨花讚曰我是帝釋見諸姊妹悟道
 故來供養但諸姊有何所須我能給施女曰
 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
 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
 應谷一匹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此
 三物我實無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遂同
 往白佛佛言我諸弟子不解此義唯有諸菩
 薩乃解此義頌曰 寒林裏忽逢伊帝釋行
 檀恨已遲三物索來何處有却令諸姊皺雙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眉橋尸迦知不知更獻天華三兩枝佛慧泉
 屍在此兮人何在疾雷破山風振海雲飛兩
 散相見時弱體眼睛放光彩龍牙才帝子遊
 春不逐他相邀諸姪入屍陀死人堆裏出身
 路撥動煙塵見也廢靈刹漢不消多回頭踏
 着自家底洞雲深處舊烟蘿佛燈珣談玄談
 妙實堪誇帝釋纜開便雨花臨機須索三般
 物看看愁殺橋尸迦歷劫不曾違背面明明
 借問却周遮大滿智無陰陽地無根樹谷呼
 不應當頭露羅列七珍森太虛動地雨花無
 量數天帝釋七賢女明明指出真金處無生
 無法本如如只個如今誰言語回悟曲無陰

陽地叫不響山無根樹子大家攀七賢女太
 嬌癡却將紅粉畫蛾眉橋尸無此三般物那
 得天花撩亂飛佛慧泉無根樹子枝條累山
 谷無聲句最親陰陽不到閑田地結子開花
 朵朵新正堂辯觀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家
 有三般寶富貴壓乾坤月菴果無根樹子一
 株第一山翁不費誅鋤鋸碎千年桃核不須緣木
 求魚第二素菴岳無陰陽地一片明明賣貴賣賤
 死屍無處活埋露出三頭兩面不應山谷
 一所透出千門萬戶清曉一聲杜鵑勸人不
 如歸去無陰陽地有甚巴鼻無根樹子荒
 得人死叫不響山谷摩醯亞三目作麼作麼

因禍致福惱得僑尸迦大咲却成哭退卷
七珎八寶任君需三物從來的是無若向無
中拈得出不須見佛問何如天目札昔城東
有一老媪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
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四顧東西捻皆是佛遂
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捻是佛頌曰

覺城東際老婆婆白髮卷卷意氣多與佛同
生嫌見佛惡人無奈惡人何笑翁堪開眼也
著合眼也著回避無門將錯就錯祥麟只有
一隻角掩室開城東聖媪坐蓮臺大地衆生
正眼開與佛同生嫌見佛一身難作二如來
厖堂忌平生不顧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

夾路拖華風雨後馬蹄無處避殘紅石室輝
雙林善慧大士因梁武帝請講經士升座以
尺拈案一下便下座武帝愕然誌公乃問陛
下會麼帝云不會誌云大士講經竟頌曰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
得誌公老也是悽悽去國人雪竇顯遠別雙

錄一

廿七

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
次一擊大千經出塵正覺遠大士何曾會講
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
梁王努眼睛白雲端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
脚一丸消衆病不假驢馳藥慈受深案上一
聲嗚嘒嘒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

頭誌公將錯還就錯佛身受龍華三會
 主起開鳳閣九重城梁王禁倒金剛佛更問
 如何不講經尅符道者兩口明明一無舌同
 生同死為君決那叱頂上喫蒺藜金剛脚下
 流出血東山空大士錯解註誌公錯註解息
 肉積屠門堪笑無人買無準並雙林大士太
 無端又向梁朝露一班經旨未分玄路絕一
 揮案上動龍顏萬廣軍傳大士見梁武帝不
 起群臣曰大士見上為甚不起士曰法地一
 動一切不安頌曰梁國令他魏國愁渡江枝
 水暗隨派雖然寸土居無動爭奈雙林半樹
 秋枝子青傳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靴履朝見

梁武帝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
 邪士以手指靴履帝云是俗邪士以手指衲
 衣頌曰道冠儒履釋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
 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端坐待龍華沕隱清
 身披壞衲片雲寒脚著朝靴頂戴冠要使三
 宗同一轍捏沙終是不成團矣有堪泥封三
 詔出烟霞直到金陵帝主家自古多能誰得
 及道冠儒履釋袈裟實兼源非儒非道亦非
 樺杜撰修行或可憐擔闕一身三不了至今
 八百有餘年一衲成傳大士頌云夜夜抱佛
 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如形影相似欲
 識佛去處紙者語聲是頌曰誰有算于調換

取假銀城良久曾被雪霜苦揚花落也驚天
 衣懷要眠時便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
 啜茶濕却鬚大海紅塵生平地波濤起呵呵
 阿呵呵囉哩哩囉哩保寧勇傳大士頌云空
 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
 不流頌曰六月上伏八月中秋人平不語水
 平不流心雜一聞黃魚行水濁烏飛毛落大士橫
 身不受一鑿木卷永狗走抖撒口猴愁樓搜
 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斷橋偷傳大士
 云須弥芥子父芥子須弥爺山水坦然平敲
 冰來煮茶頌曰 須弥納芥不容易芥納須
 弥匹似開長河攪着成酥酪輕輕擊透祖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閑圓悟勤傳大士頌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
 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頌曰 有中
 有無中無細中細鹿中窟 土面及頭不染
 塵花街柳巷樂天真金雞唱曉瓊樓夢玉樹
 花開浩劫春足卷鑿布袋和尚常在通衢或
 問在此何為師云等箇人來曰來也師曰汝
 不是這個人 解布袋百物俱有撒下曰看
 看又一一將起問人曰這箇喚作甚麼或袋
 內探果子與僧僧擬接師乃縮手曰汝不是
 這箇人或見僧行過乃拊背一下僧回首師
 曰把一錢子來有時倚袋終日憨睡或起行
 市肆間小兒譁逐之或拄杖或數珠與兒戲

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遂放下布袋又
 手而立僧曰抵此別更有在師拈起布袋有
 負而去頌曰弥勒既非布袋不是是非兩忘
 金生麗水至寶滿袋貴買賤賣若解商量不
 勞三拜詮了義註大乘月裏螢光日下燈布
 袋枕頭眠一覺倚天山色碧層層野軒遊拈

繼一

廿九

起即行放下便歇瞌睡阿師弄巧成拙佛意
 祖意寧知裙子褊衫百結有時獨立兮誰是
 知音歸去來兮一天明月佛慧泉困來抱囊
 無語傍觀盡生疑慮未免開獻諸人是甚閑
 家破具莫訝衣裳破碎入鄧且無忌諱橫身
 要道等人那箇便知圈續雲峯悅千般萬樣

有誰能會瞌睡老僧收拾滿袋心無諸受觸
 屢三昧巷尾街頭貴買賤賣圓通秀都盧一
 箇布袋裏面討甚奇性困來且得枕頭携去
 亦無妨礙有時鬧市打開多是自家買賣白
 雲端吐這愁皮袋眉羸兼眼大終日在街頭
 市行無買賣阿呵呵歸去來典錢還却債保
 寧身分身百億混塵埃氣兒愁愁勿可猜一
 袋掩擎隨屢去千般撒下復拈來人間天上
 相呈示市尾街頭睡覺回尋得箇時還不是
 至今猶是老黃梅佛回白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包括乾坤全歸布袋十字街頭大打開般
 般拈起隨人愛靈源清三千威儀都不修八

萬細行全不顧只因鬧市裏等人被人喚作
 破落戶兜率內院久拋離縱歸忘却來時路
 稽首弥勒世尊得與麼寬腸大肚徑山杲接
 著一箇半箇覓得三文兩文誰知破布袋裏
 許多弥勒世尊唐堂速拊背覓錢成漏逗回
 頭轉腦昧真機可怜鬧市無人識空手肩擔
 布袋歸佛照光長汀汀上風顛子曳杖回頭
 等阿誰向道那人元不在汝須知有轉身時
 天目禮轉得頭來已是遲恰如曾未轉頭時
 一錢覓得無安處猶自區區誰阿誰北磻簡
 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憐佛
 不肯作環一跛陀尊者因生法師論衆微

聚曰色微無自性曰空者云只明得因中
 色空未明得果上色空法師問如何是果上
 色空者云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
 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頌曰
 靈光滿目簇山河幻境之中物像多體妙已
 知緣不碍執情還被境消磨雙泉變色空空
 色色空空維一閑却潼關路不通劫火洞然毫末
 蓋青山依舊白雲中天衣懷東西南北十萬
 八千空生因措火裏生蓮堂堂色裏無空
 相皎皎空中絕色形直下色空無一二色彌
 元來不我名靈隱本維摩居士示病毗耶離
 城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

其意告文殊師利言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
 殊白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為酬對深達實相
 善說法要辨才無滯智慧無碍一切菩薩法
 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
 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
 詣彼問疾頌曰 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

卧病毘耶城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字
 俱屏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
 毛獅子無處討雪竇頭佛病法病最難醫獨
 有維摩也大奇文殊稽首讚居士失却金毛
 師子兒天衣壞毗耶城裏維摩詰知伊畢竟
 徹不徹金毛師子未到來一室屏除先漏泄

及乎四問不二門推出一團無孔鐵剛被文
 殊下一棍千年萬載成凹凸大洪遂冷坐毘
 耶城百病一時發不得文殊來幾乎無合殺
 徑山果千人萬人射一鴈箇箇手親并眼辨
 刮地西風鴈影高可怜發盡弦中箭猿臂將
 軍仰面看弓開秋月影團圓飛星一點天邊

去羽翼離披落眼前廣鑿共冤憎會苦愛別
 離苦鈍置瞿曇一場莽鹵咄正堂群示疾毘
 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来無藥可醫只是
 忌口為上浙翁詐病從來不可醫文殊特
 為下針錐事禡一喙長三尺問着依前似鼓
 推無半策一箇病維摩無風自起波富嫌千

口少貧恨一身多湖隱濟善見初詣娑羅林
 中叅文殊文殊指徃南方勝樂園謁德雲比
 丘次第至彌勒樓閣所歸至普門城外思惟
 竝立欲得奉覲文殊文殊伸手過百十由旬
 與摩其頂即見微塵數知識即受行其教頌
 曰日出升空高下周崐崙崙源派入川流春
 山雲逗風無盡鴈去回南天地秋 五十三
 人指路人因循流落百餘城草鞋踏破成何
 事事似歸家罷問程 鉄山 茫茫夢裏去遊
 南五十三參發指端大士臂長衫袖短善財
 脚瘦草鞋寬 大川 濟善財詣妙峰山叅德雲
 比丘四維尋覓七日方見在別峰上徐步經

行頂禮聞法入佛境界得憶念諸佛普見法
 門證叅心住頌曰妙高峯頂尋知識南北東
 西望何極德雲遙自別山來珍重分身千百
 億 延慶忠 妙高峯頂草茸茸步步相隨不見
 蹤若謂別山親覲面片帆已過海門東別山
 省澹烟羃羃草茸茸七日徘徊信不通一步
 竿頭輕踏脚海門波卷白蘋風 棘田心善財
 詣那羅素國叅毗目瞿沙仙人無量仙人同
 音讚已下床執手佛刹現前悟真淨智卷舒
 自在得無勝幢法門證童真住頌曰毗目仙
 人下寶床摩頭執手看殊祥十方佛境同時
 現萬像森羅忽頓彰無勝妙幢騰瑞色遮那

父歲顯靈光却還本座求端的轉覺平生見
 處長佛因白坦然古路勿迂踈霽月涼風動
 十虛毗目善財當日事好如潘閣倒騎馱或
 菴体善財詣佛會中叅普賢菩薩見乘白象
 王處紅蓮座一心親近諮聞法要智悲圓滿
 行願功成即獲佛德願同果海得一刀佛果
 微塵數三昧法門頌曰百一由旬摩頂歸片
 心思見普賢師堂堂現在紅蓮座落落分明
 白象見沙劫智悲方滿日微塵行願正圓時
 佛功德海重宣說愁見波濤轉渺渺佛因白
 打鼓弄琵琶還它一會家木童能撫掌石女
 解煎茶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華善財叅遍

處黑豆未生芽延慶忠善財歷百十城叅五
 十三位善知識後到毘盧樓閣前曰是解空
 無相無作之所住處云見樓閣門閉善財暫
 時欽念曰大慈大悲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
 尋時弥勒領諸眷屬至善財前彈指一下樓
 閣門開善財得入已還閉見百千萬億樓
 閣一一樓閣有一弥勒領諸眷屬并有一善
 財面在前立弥勒復彈指云善男子起法性
 如是頌曰 妙意童真末後收善財到此羅
 南遊豁然頓入毘盧巖悔向他山見比丘
 無盡妙峰孤頂無知識百十成遊喪善財樓
 閣若還彈指現分明有眼不曾開或甚等

十三人一縷穿小兒維小膽如天茫茫烟水
 無重數買得風光不用錢北碕簡問屢分明
 荅屢端還同雙劍倚天寒一從樓閣門開後
 滿面慚惶無處安浙有珠知識曾參五十三
 精金百鍊罷鉅鉗回頭萬壑烟雲散午夜蟾
 光浸碧潭丑堂丑南方經磨幾雲烟收得珠

維一

世三未

知楊無為溪山盡履夕陽斜溪上冬風雪滿
 沙便是江南舊行路和烟隔水見梅花華月
 瑩舍畫家財與已財只將真法供如來當初
 一路今何在觸目靈山翠作堆天目札好將
 真法供如來花在幽岩險屢開一夜狂風吹
 欲盡落英無數點莓苔歷堂思心迷念念法
 華轉心悟時時轉法華誰知百萬靈山客盡
 是天台眼裏沙此山應金陵誌公和尚賊
 令人傳語南嶽思大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
 一向目視雲霄作麼思云三世諸佛被我一
 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頌曰 一口吞
 盡三世佛牙如劍樹眼如鈴斷弦不必為膠

續只要知音側耳聽
匡室愚佛與衆生一口
吞纖毫不立道方存
杖頭日月繞挑起鼓動
三千海岳昏且開
林英日視烟霄卧白雲
不知山下有乾坤
從何更有衆生度
三世如來一口吞本覺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一

唯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雞二

僧舒右周放兼靈谷禪寺住持神戒重校

大乘經偈

經題以字一則

楞嚴經十六則

圓覺經九則

法華經八則

維摩經四則

文殊般若經一則

金剛經十一則

華嚴經六則

楞伽經一則

經首題以字

昔有僧問地藏和尚以字

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

下註脚又有問披雲霖師答以頌曰以字

不是八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

般妙不是溫和不是經頌曰以八不成只

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垂慈不為多知解切

要參玄達本源汾陽語以字不成八不是拈

起經題皆擬議下頭註脚任君看却是入門

先問諱佛印元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

若雷霆多少游魚迷去路依前和雨落滄溟

佛慧未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真心

首標妙在當頭劄蜜使泥牛晚夜吟雲居拈

拈起題摸不着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

然大藏潛通廣畧地藏思以字不成八字不

是法身睡着無遮閉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

人前呼不起覺範洪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十

方諸佛同參三世如來共軌慶喜多聞罔措

驚于神通莫擬若非金色頭陀烏能塞傳斯

旨天古佛

以字不是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

登看經到此須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句義全佐

國欲知功力大蕭何元是漢朝賢珠山帝

以字不是八不茂無言童子咲忻忻優曇華

現人間世鼻孔通天喚不聞同指字

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

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徑山龍宮海

藏不曾收梵語唐言亦謾求剛被祖師輕漏

泄當門齒缺乃因由靈巖鳥跡半露蒼苔

科斗並遊春水若不信受奉行未免即從座

起明石若不向經題識本真紙堆討甚法王

身未開梵夾承當去免作循行數墨人地岸

問你地藏知不知下頭註脚萬千千筆沙入

海徒疲倦不若教他了目前橫川楞嚴

經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

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

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頌曰全象全

牛意不殊維一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

老剎剎塵塵在半途雪竇堂堂露柱久懷

胎長下孩兒頗俊哉未解語言先作賦一捺

直取狀元來白雲老胡徹底老婆心為阿

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卧綠

楊陰湛堂雲收空闊天如水月載姮娥四

海流慚愧牛即癡愛空一心猶在鶴橋頭佛
 說離百非存軌則言無一法尚荃罽毘耶默
 默曾緘口摩竭冢冢鎮掩扉佛性 初學賣
 華日嬌羞掩齒牙及至容顏老脫然無可遮
 却嘆白雲他自散不知明月落誰家崇覺
 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
 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嬉簡堂 見時不
 見非見見非見不見捻非非織女機梭捺亂
 擲牧童鞭索恣胡揮幽鳥一聲驚宇宙碧灣
 溪畔綠楊垂定 石潤非玉水麗非金大
 禹決而西沂卞和泣而陸沉美兮渺兮錯古
 磬今駐 堂 楞嚴經佛謂阿難若能轉物

即同如來頌曰 若能轉物即如來春暖
 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
 臺白雲 若能轉物即如來處處門開見善
 財花柳巷中呈舞戲九衢乘醉掛樓臺真如
 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乾坤大地直下同歸一
 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佛心 若
 能轉物即同如來吐哉瞿曇誰諱呆 呆狂山
 兩色和煙匝四維眼皮未綻若為窺等閑觀
 破金剛際坦蕩無因役路岐他人住
 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
 處大都縉素要分明此山 楞嚴經佛謂
 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及頌曰 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觀纖毫花

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江海滔滔豈盈縮

海印 拄杖頭邊無孔竅大千沙界猶嫌小

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山

春至自開花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捏

三寸舌狂山 色空明暗本無因見見由來

亦誤人見不及時猶未瞥那知殃崇是家親

澁菴 沒絃琴上無私曲一曲彈來轉轉轉

斷崖流水少知音六六不成三十六妙峯

瘦藤拄到風煙上乞與遊人眼界寬不知眼

界寬多少白鳥去盡青天還針翁 雨洗淡

紅枕夢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恹恹石

露綠水光中古木清浩菴 隔墻見角便騎

牛騎入紅塵關市遊遊通歸來欄裏卧三更

半夜失踪由雲菴 楞嚴經七處徵心頌曰

七處徵心心不遂情懂阿難不瞥地直饒徵

得見無心也是泥中洗土塊余 七處徵心

欸便成推窮尋逐按分明都綠家賊難防備

撥亂乾坤見太平龍菴 吹糠着米翻成特

地不因一事不長一智北 七處徵他天

外天亮光直射阿難肩瞿曇忒殺伶兒切逼

得鮎魚上竹竿施岸 楞嚴經八還辨見頌

曰八還之教垂來久自古宗師各分割直饒

還得不還時也是躡跳不出斗西 明暗

色空不可還不可還者絕躋攀夾截虛空成
 畔岸一重水隔一重山記老色空明暗各
 不相知行到水窮處坐着雲起時記老還
 還還後更還還一箇閑人天地間昨夜大蟲
 遭虎咬皮毛落盡體元記老楞嚴經阿
 難大衆獲本妙心頌曰東西南北捉虛空海
 角天涯信不通力盡神疲無處覓萬年松在
 祝融峯記老適我昔所願今者已滿足是
 玉也大奇只恐不是玉記老楞嚴經觀世
 音菩薩成三十二應身獲十四無畏法頌曰
 良哉觀世音旋聞與聲脫犬吠驢鳴休未休
 世出世間活鱉鱉記老三十二應不思議

十四無畏如流水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
 中從定起記老越隊選圓通無端立下風
 當時供死款錯說在聞中記老楞嚴經妙
 性圓明離諸名相頌曰一錢為本萬錢利富
 不足而貧有餘換骨奪胎些子藥輸他潘閣
 倒騎驢記老金盤不可動轉轉難住停
 待良久間圓明湛如露記老楞嚴經諸可
 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頌曰日
 暖風和景更奇華華草草露全機茶蘆一陣
 香風起引得遊蜂到處飛記老千山鳥飛
 滅萬里人跡絕扁舟菱笠翁獨釣寒江雪記老
 空充不汝還方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

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天目札楞
 嚴經六解一曰頌曰根塵縛脫本同源一處
 休復六用捐手把一條紅斷貫娘生鼻孔一
 時穿正卷頌六用無功信不通一時分付與
 春風篆烟一縷閑清晝百鳥不來花自紅北
 禪簡二結解非殊存三無據誠問本來宗當

初誑縛汝維二楞嚴經阿難大衆復白佛言若
 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
 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
 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頌曰
 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時難只
 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正卷頌三蛇九

鼠一畝之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北頌簡楞
 嚴經佛言阿難此等衆生不識本心受此輪
 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婬故
 及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婬有名鬼倫無
 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頌曰七處精研
 一妄心更隨三業殺盜婬身心不是閑家具

前箭猶輕後箭深正卷頌客舍并州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北陽無端又渡乘乾水却望并
 州是故鄉北頌簡楞嚴經佛告阿難無令心
 魔自起深孽頌曰瞿曇徹底老婆心見明色
 散理難任入鄉隨俗那伽定佛魔到此盡平
 沉正卷頌挽弓須挽強用鏑須用長射人先

射馬擒賊先擒王北楞嚴經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在性覺必明認影明眼耳便隨聲色轉已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山河大地萬象森羅止

洞簡楞嚴經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頌曰如今推也是子是賊買帽相頭食魚去骨天童覺楞嚴經跋陀婆羅入浴忽悟水因頌曰了事衲僧消一筒長連床上展脚卧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薰面嚼雪寶顯超諸現量即悟水因體明無垢執云洗塵

得無所有了無相身成佛子住妙觸常存大洗塵觸體兩空寂妙證密圓超見思白壁無瑕空受玷圓通會裏受塗糊塗毒藥楞嚴經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况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消殞頌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消殞維二誠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胡餅六居無著於瞌睡茫茫困思來喫椀濃茶眼便開四海五湖王化裏更無一物是塵埃井翁錫圓覺經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

十方不二隨順頌曰東西南北水茫茫無角
 鐵牛入海藏千眼大悲尋不見倒騎佛殿入
 僧堂治父川 圓覺經於不二境現諸淨土
 與大菩薩摩訶薩十萬人俱頌曰明鏡當臺
 照不差短長好醜盡歸家山河大地渾如故
 不妨隨處翫烟霞治父川 圓覺經非幻不

滅頌曰不屬內外與中間纔落思惟入魔境
 大丈夫兒不自欺翻身坐斷毗盧頂月林觀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頌曰方便門指
 頭月誑訛因底多甄別冷光雷雷登清途匝
 地茫茫尋舊穴指看盡履眼中肩到此何須
 更饒舌道王 圓覺經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頌

曰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
 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鷺落霞雪堂行 早朝
 心悶三盃酒午後頭昏一椀茶入夜脫衣伸
 脚睡五更走起眼眯麻或菴休 圓覺經有
 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為涅槃相頌曰
 黑山鬼窟至幽陰認得頑空盡力尋何似天

窓饒雜二一撥頓令大地作黃金 圓覺經棄愛
 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皆輪迴
 故不成聖道頌曰傀儡牽絲舞柘枝百般俏
 俊百般宜自從舞罷青絲斷堪笑渠儂撒手
 歸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
 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

辨真實頌曰黃花爛爛翠竹珊珊江南地煖
 塞北天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溪山到老
 看梅堂心舉手攀南斗翻身倚北辰出頭天
 外看誰是我般人鼓山珪巍巍堂堂磊磊落
 落開處刺頭穩處着脚下線斷我自由身
 端泥盡君休斲莫動着千季故紙中合藥天
 童覺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風
 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蝴蝶飛徑山果和
 烟釣月是生涯古策風高未足誇款乃一
 天地闊祖師何處渡流沙或菴休猢猻喫毛
 虫烏狗上佛殿大地雪漫漫澄江靜如練
極米生鐵鑄牛頭牽犁還拽杷智者笑忻忻

愚人驚恠老古往今來幾百季更向鬼門重
 貼卦密益保庭前栽蒿昔萬芭生火筋火筋
 生蓮花蓮花結木瓜木瓜纔擊破撒出白油
 麻參伽葉仁昨夜深沙鑄鍊券阿那律陀來
 合伴醉來相打見閻王閻王握筆不能判却
 相勸彼此事同一家更莫前思後算因你恁
 麼斷公事大喫醋無庵全張果老踏破葫蘆
 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手相逢囊篋更無
 一線何仙姑鍊笛橫吹解道長江靜如練正
 堂辯身世悠悠不繫舟得隨流處且隨流今
 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石庵碧春
 眠不覺曉是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多少朴翁姑春生夏長淡飯麤茶魚投濁水
 彩奔齷家無準三春不是讀書天九夏
 炎炎直放禪唯有秋冬較些子不如打睡過
 殘季北彌爾圓覺經以大圓覺為我伽藍頌
 曰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閻外乾坤廓落大方
 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禱破狐
 疑維二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
 四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山水牯牛圓悟勤
 圖覺經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不髮毛
 身等皆歸地轉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
 身水煖氣轉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
 水更尋波狂心誤認鑑中影豈異迷頭演若

多木覺一法華經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
 東方萬八千世界頌曰變奴赤脚上皇州賣
 盡奇珍跨白牛貪着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
 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掛玉鈎分
 明忘却來時路百尺竿頭鞦韆毬圓極峯
 法華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
 量不能測佛智頌曰雪子落紛紛烏盆變
 白盆忽然曰頭出依舊是烏盆先覺法華經觀
 世音菩薩普門品偈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
 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頌曰呪咀毒
 藥形聲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失法華經
 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

害火災衆難非一頌曰蝴蝶蜂休戀舊時窠五
 百郎君不奈何慾火逼來無走路癡心要上
 白牛車門前羊祿權為喻室內唯喋捻是訛
 逢焯臭烟相惱處出身不用動于戈法父川
 法華經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
 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
維二
 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九事如來
 明見無有錯謬頌曰岫嶼峯頭神禹碑字青
 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咲
 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極峯火虐風饕水
 漬根石邊尚有舊苔痕化工肯未隨寒暑又
 擊清香為返魂開極雲法華經此經開方

便門示真實相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頌曰雖
 然幽遠涉途程到者方知不夜城鼓角聲寒
 蓮漏永佛燈猶作向來明圓極峯法華經
 不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頌曰犬子便吠
 賊牛子便牽犁柁僧若恁廢未嘗摸著皮揭
收舍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真箇可伶生
 動着便飛去井奇法華經偈大通知勝佛
 十劫坐道塲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頌曰
 三際斷時凡聖盡十身圓震剎塵周無私應
 物隨高下抹過僧祇大劫脩保寧勇種穀不
 生豆苗蒸沙豈能成飯大通智勝如來一箇
 擔板度漢鼓山燕坐道塲經十劫一一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掉棒擬打天邊
月狂山果紅日杲杲切忌尋討拈得便用無
 非是寶鄭州黎青州棗大抵選他出處好
林觀 太平時代不論兵路不賣粮戶不局一
 劫坐來成痘事平生肝膽一時傾道場劫
 初鑄就毗盧印古篆雕蟲尚宛然堪笑堪悲
 人不識却嫌字畫不完全環法一 法華經
 若有衆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者當知是人
 功德不少頌曰觀音門普普門收繞着欄衫
 便不羞昨夜猿啼新嶺上今朝鶴唳古溪頭
 惡風飄愜迴光息慾火焚燒當處休璣受
 果都不用平生活計冷湫湫治火川 父殊

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
 不入地獄頌曰平生疎逸無拘檢酒肆茶坊
 信意遊漢地不收秦不管又騎驢子過揚州
保寧勇 養就家欄水牯牛自歸自去有來由
 而今穩卧深雲裏秦不管兮漢不攷祖印明
 鵠白鳥本玄 松直棘自曲清淨比丘僧却須
雞二 入地獄鼓山珪 鐺上安燈蓋堂前 置酒臺 問
 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桂山 僧問洞山
 詮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云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頌曰
 相好巍巍大丈夫一生無智恰如愚從來佛
 祖猶難望地獄天堂豈可拘丹霞 清淨行

者不涅槃破戒比丘無地獄天台相接到西
 川恁是自家親眷屬照堂一夜來村飲歸徒
 到三四五摩挲青莓苜蓿莫瞋驚著汝自得
 嘉州石像陝府鐵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居
 無著陪錢弄傀儡拚命打鞦韆渾家無眼
 見掩面尖蒼天或卷伴事神者喫神事佛者
 喫佛神佛俱不事渾家窮徹骨肯堂充漢既
 不管秦亦不收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月林觀
 犯重比丘清淨行平等性中無損益水裏不
 用覓魚蹤天邊何處觀鳥跡懶國有定
 亂斃家無白澤圓神仙張果老踏碎藥葫蘆
 升前結清淨行者清淨破戒比丘破戒各自

安貼家邦切忌放賊過界退卷飲官酒卧
 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撫掌咲哈
 哈此山應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為從來被眼
 遮三脚瞎驢纔跳跳鑊湯爐炭即吾家高峯
 妙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
 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諸法亦
 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
 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
 所慥汝亦隨慥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
 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
 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
 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慥三惡道為與衆魔

共一手作此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
 有異於一七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
 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
 須苦提聞此茫然不知以何吞置鉢欲出頌
 無邊無際休斟酌潮去潮來本自平清濁
 淺深并苦淡一般滋味迥分明保寧勇入林

不動草入水不動波鑊湯無冷處合眼跳黃
 河鼓山珪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
 夜發不待曉風吹徑山景白日街頭獨自行
 夜間屋裏獨自卧山高不礙白雲飛竹密不
 妨流水過應堂一邪見飯依外道師與師同
 墮復何疑憑君滿鉢盛香飯午日亭亭腹正

飢張無盡七七四十九六六三十六是非縱
 入耳渾家不和睦肯堂尤獨弄單提單提獨
 弄劔刃上行窅然不動月林觀所生各不同
 所潤一雨普甜瓜徹蒂甜苦執連根苦冰谷
 衍青山白雲碧谿蘿月盡席成狸只得一椀
 盧堂盧維摩經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
 門至文殊云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
 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殊又問
 維摩摩默然殊歎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
 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時於此衆
 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頌
 曰維摩大士去向後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

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高峰靈寶殿虛空
 鳥跡謬追尋幽鳥投教又報春若識東西無
 異路淨名一室不平沉慈明圓毘耶城裏競
 頭走謬謂南星真北斗還知蚌鷓兩相持須
 史盡落漁人手大洪惠一箇兩箇百千萬屈
 指尋文數不辨轉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
 重計算白雲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
 冬有雪若無閒事在心头便是人間好時節
訥堂思毘耶城裏老維摩一默無言詭詐多
 三萬二千獅子座一時掀倒看如何無用全
 言言言方飄風洒雪默默默分雷轟電掣藕
 絲孔裏騎大鵬寺閑挨落天邊月懶老雷毗耶

老子善藏機淵默雷聲傲四維今古競傳真
 不二豈知黃葉止兒啼凡無者有無語默
 謬徒勞居士何曾動一毫世祖功成三十六
 雲臺爭似釣臺高別峯印深入不二門巧盡
 反成拙一默定千差常說熾然說說拙萬古
 清風寒徹骨松源維摩經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頌曰朝生暮死千萬徧一日幾回相見
 面展陣開旗放出來一指動時客戲見白雲
端僧問投子如何是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師
 曰這箇師僧恁麼發人業頌曰雖然無背面
 觸處頭頭現吞却太虛空吐出瑠璃殿佛心
 才者箇師僧發人業賣油老翁說向人帝得

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維摩
 經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頌曰眼空四海恣縱
 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為火把却來
 日午打三更或老律維摩經佛以一音演
 說法或有怖畏或斷疑頌曰或有怖畏或斷
 疑雙明一句絕針錐於斯切莫生欣厭覩面

還須眼似眉才山方金剛般若經世尊食
 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
 乞已還至本處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須
 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頌曰食訖跏趺坐石
 床斗間間氣燭天光幾多業識茫茫者衲被
 蒙頭在醉鄉水菴一字未曾談般若謾天

謾地儘饒伊祇園乞食歸來後法會因由又
 是誰北磬簡衛城乞食訟門處祇苑收衣洗
 足時善現無端讚希有斯文安得是如斯實
 葉源金剛般若經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
 心頌曰希有希有佛妙理極泥洹云何降伏
 住降伏信為難二儀法中妙三乘教喻寬善

哉今諦聽六賊免遮攔世大士七手八脚神
 頭鬼面棒打不開刀割不斷閻浮跳躑幾千
 四頭頭不離空王殿治又川截斷從教來袞
 袞隨沉未必去滔滔青山長嶺欲飛勢滄海
 合知來處高心開金剛般若經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頌曰

有相有求皆是妄無形無相慎偏枯堂堂密
 密何曾間一道寒光燦太虛治火川映林映
 日一般紅吹落吹開捲是風可惜擷芳人不
 見一時分付與蜂心聞真金剛般若經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頌曰一金
 成万器皆由匠者智何必毗耶城人人說不
 二覺海元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寒時向火熱時乘涼健即經行困即打睡
 仰面看天開口取氣保穿勇金剛般若經一
 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
 從此經出頌曰佛祖垂慈實有權言言不離
 此經宜此經出處還相委便向雲中駕鐵船

切忌錯會水出崑崙山起雲釣人樵客問來
 因只知洪浪巖巒不肯拋絲弄斧斤投于
 青長時誦不停非義亦非聲若欲受持者應
 須用眼聽實相元金剛般若經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頌曰山堂靜坐夜無言寂寂寥寥
 本自然何事西風動林野一聲寒鴈唳長天
維二
治火川應無所住豁心空金屑依然著眼中
 驀地虛空連地脫大千經卷一時通孫雲權
 應無所住生其心廓徹圓明處處真直下頂
 門開正眼大千沙界現全身鐵壁也金剛
 般若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慍惡
 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頌曰明珠在掌有
 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
 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言實顯水不洗水
 誰不知松嵐常靜太驅馳千年曆日如能算
 免披廵官掌上推白雲端四序炎涼去復還
 聖凡只在刹那間前人罪業今人賤倒却前
 人罪業山張無盡寶劍不失虛舟不刻不失
 不刻彼此為得倚待不堪孤然仍則鳥跡虛
 空有無弥忒思之法眼益半夜窓明隣家有
 火鮑老敲門李老打鎖王婆叫船趙婆過渡
 油盡燈滅一場懔懔佛懺懺懺功過膠膠
 因果鏡外狂奔演若多杖頭擊著破竈隨竈

墮破來相賀却道從前孤負我天童覺金
 剛般若經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頌曰菩提無實亦無虛毀
 箇男兒是丈夫丹穴不歸金鸞驚碧潭空浸
 玉蟾蜍佛慧泉生涯如夢谷浮雲活計都無
 絕六親留得一雙清白眼笑他無限往來人
治父川金剛般若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
 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頌曰過去現在未
 來心難土揚塵無處尋坐卧經行無不是承
 當直下莫沉吟過去心不可得收綸罷釣秋
 江碧扁舟古岸恣開眼明月蘆花深穩窳現
 在心不可得法王家法存今昔謀臣猛將定

封疆試甚隋珠并趙璧未來心不可得不可
得中只麼得石含玉号地擎山推證乃知難
可測千古流芳誰共知清風匝地有何極
窮宗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依然對兩眼不
須遺矧刻舟尋雪月風花常見面治父川後
念起時前念滅起滅之念何嘗別喚取機闕
木人間後頭弄盡元無說惟老樞三清道士
無仙骨八教閑黎豎梵書黑漆崑崙舞花鼓
天親無著暗嗟吁或老律去歲春風燕子多
社前先到舊時窠今年春色歸將半簾幕蕭
蕭不見過寶萊源金剛般若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頌曰

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花影裏鶯鴛鴦自從識
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塗序萊盡却耳
根并眼底不知何處見如來數聲幽鳥啼寒
木一片閑雲鋪斷崖野庵歌金剛般若經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
如是觀頌曰幻化空身即法身箇中無染亦
無塵拈匙把筋如明了掃地燒香不倩人蒸
受深水中捉月鏡裏尋頭刻舟求劍騎牛背
牛空花陽綵夢幻浮漚一筆勾斷要休便休
巴歌杜酒村田樂不風流處也風流治父川
作事存心貴要精不終是不通靈其逢絕處著
方妙梅到寒時香愈清閑極雲暑性寒未揔

不知有無名相一時離正如黑漆屏風上醉
 寫盧仝月蝕詩華嚴經 佛華嚴經世尊因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能得見乃至三度入
 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能得見却
 采白佛佛云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
 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乘六牙

白象住於空中頌曰飄飄一鴈落寒空步步
 追空覓鴈蹤踢破草鞋跟子斷蕪然獨坐大
 雄峯時堂遠瞿曇幾箇古頭眾會幾箇眼睛
 頭頭物物剎剎塵塵自謾猶自可最苦是謾
 人北磻簡華嚴經世尊告普眼菩薩頗有人
 能說幻術文字中種種幻相所住處不答云

不也佛言普眼幻中幻相尚不可得何況普
 賢菩薩祕密身境界祕密語境界祕密意境
 界而入其中能入能見頌曰晃晃在心日昭
 昭居色塵莫將銀世界喚作假銀城并磻簡
 華嚴經菩薩以菩提心為家以如理修行為
 家法頌曰浪宕樓頭無藉在零丁利帝可憐

生惡又聚是此中入佛子住非他處成北磻
 簡華嚴經偈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
 於一塵中一切塵亦然有一聽慧人淨眼悲
 能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眾生頌曰擬破一
 微塵分明昧此經如何破經卷出此一微塵
 且磻簡華嚴經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

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頌
 曰天蓋地載成團成塊周法界而無邊折墜
 虛而無內及盡玄微誰分向背佛祖來償口
 業債問取南泉王老師人人只喫一壺菜天
 童童竟竟華嚴經法界觀法身流轉五道名曰
 衆生故令衆生現時法身不現頌曰佛真法
 身抵死辨二謾生自沽村酒自把磁瓶却著衫來
 作主人北碕蘭楞伽經五法三自性二種
 無我頌曰破餅豈復作餅亭焦種不因生孽
 芽如彼靈空槃大子毛輪垂法鬚花開鼓山
 陝府鐵牛白癩嘉州大像耳聾兩箇病痛
 一般咄哉添桶不快徑山果般若心經是

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
 除一切苦頌曰黯淡灘黯淡灘十隻船來九
 度翻無準苑唯有三山陳上舍擔一柄傘岸上行奈
 我何無準苑是大神咒四大六根元不有是
 大明咒三世十方無透漏是無上咒海印圓
 光明已久是無等等咒七農工商各成就何
 故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依舊等閒劫破
 悟桃花選甚法身藏北斗或菴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雜三

僧錄司右關教無量谷禪寺住持淨友重校

祖師機緣

西天初祖二則

第九祖一則

第十祖一則

第十四祖一則

二十四祖一則

二十七祖一則

東土初祖一則

二祖一則

三祖一則

四祖一則

五祖一則

六祖一則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眾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護持流通無令斷絕頌

曰 仙子持來別是春還將分付與仙人可
伶壞衲曾微笑有理傍觀不解伸佛印元
霜風刮地埽枯茅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
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佛慧泉盡說
拈花微笑是知將底辯宗風若言心眼同
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白雲端拈花我佛
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
不唯天上與人間保字房教外全提彌別
傳飲光閉目笑無言可憐十萬靈山衆不薦
雷頭一着玄照覺抱靈山旱地紅蓮發白
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
猶未瞥黃藥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

兜孫上祖不了揚也為飲光誰謂悟拈花

微咲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

不打貧家粗印明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

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

大唐華堂清世尊拈花迦葉微咲不落官

商是何曲調古洞風清寒潭月皎長靈年

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

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張無盡舉花

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蔽

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南華真經聞琴作舞見

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曼古佛百萬人

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咲衣穿瘦骨

露一肩授手搭金欄佛佛語飲光當日咲無

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

清韻出人天雪華板拈花已落微咲後咲出

精神拈屢先一片銀蟾無晝夜十分光影向

人圓佛心才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

花時會中不得鷄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正

覺這維三兜羅綿手舉花時風迤幽香幾箇知

除却雞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慈受深

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花微咲太乖張幾多業

識茫茫者問著勞生沸似湯龍門遠海水

離空哀底流魚龍緝信沉浮可憐金色頭

陀子直至如今咲未休外一莊一華拈起便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
 枝葉葉盡芬芳珠山如拈起一枝花風流出
 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任山宗靈山
 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咲展眉動便最初先
 漏泄兜孫扶取上玄機楚安方瞿曇拈起花
 枝迦葉微開咲面要知道造物無私更聽黃鶯
 一轉石岩明拈花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
 丈波後代釘椿搖櫓者竹蒿量水轉說訛華寶
 繼古塚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
 翠色滿林梢白楊明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
 有理不容伸默然雞足峯前坐猶把金欄誑
 後人尼無著塔末後無端重漏泄焦齒翁翁

爵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拂醜拙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
 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閉目黃河只一跳慈通
 且雪壓怪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眾生苦更
 有苦衆生方年開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
 是管窺斑當時若得四頭早免見兒孫墮黑
 山應卷華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錐渾
 無孔竅佛照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句賊破
 家致令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乘世
 尊不會拈花迦葉不會微笑大地揔是兒孫
 誰明向上一竅自堂七白日青天開眼放屏
 黃面瞿曇一場漏逗木蓬水拈起花來尾巴

已露迦葉破頰人天罔措無門迦葉因阿
 難問世尊傳金欄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
 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制竿著頌曰
 略門前倒制竿箇中消息授傳難玲瓏侍者
 能相委盤走明珠珠走盤天童金欄付外
 有何傳倒却門前舊制竿不取一時為上瑞
 百千年後與人看草堂金欄付外別何傳
 呼應雖勤意未圓迦葉更能施善巧制竿倒
 却貴安然覺海元花葉聯芳信有期飲光抗
 召劉芬披而今莫問當時事路上行人口是
 碑正覺金欄之外復何傳弟應兄呼豈有
 偏倒却門前制竿子免教依舊倚牆邊雲

象王行處絕狐蹤象子雄雄此風休說
 二千年後事縱塵沙劫又何窮保身金欄
 傳外更瞞預漏泄天機倒制竿東震西乾扶
 不起至今殃禍及兒孫照費提起金欄惹
 倒制竿步步踏著綠水青山是古慶喜門
 前倒制竿金欄傳外有何傳天然外道無師
 證爭奈威音佛已前張無金欄傳外更何
 傳背角泥牛痛下鞭哮吼一聲魔膽裂禪身
 踏破碧潭煙由中難兄難弟問來端百柶
 金欄迺代傳弟應兄呼成底事免認制竿頭
 指天伸空心相照始相知金色頭陀別
 是非五里牌從郭外看當人不肯怨亡圭

場如琉璃殿上付金欄棟等琳芳得二難門
 外制竿從放倒免教南北問風旗上方在弟
 兄相應鵠鴿原相喚相呼豈等閑金欄之外
 傳何物向道門前倒制竿文殊道頭陀飲光
 多聞慶喜合掌擎拳難兄難弟一朝狹路兩
 相逢裂轉雙睛無處避便向門前倒制竿丈
 夫自有衝天志志文示草水木食道人高傳
 得金欄意氣此外已知無別法制竿倒處
 累見曹疎山如金欄傳外復何傳報道門前
 倒制竿好笑踏青人爛醉滿川桃李自無言
 直至今成露布制竿依舊倚門前大洪是

鳳毛麟角一般奇第應兄呼豈不知堪笑靈
 源春雨後落花流水自相宜開先珠多子塔
 前水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出制竿
 倒直得寒光徹四鄰佛性在等閑饒舌話金
 欄便與當頭倒制竿從此天倫轉無義冷光
 猶自逼人寒昨堂在弟應兄呼盡不成誰人
 肯向裏頭行自從家破人亡後直至如今事
 轉生月林現弟應兄呼有札有義席咬大蟲
 蛇吞鱉鼻倒却門前制竿著菴蘇嚙蘇嚙惹
 喇惹喇退卷奇翡翠羽毛麒麟頭角弟應兄
 呼振動海嶽路遠夜長休把火倒却門前制
 竿著萬原泉家家門口透長安不見纖毫眼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界寬無法無人誰付囑難兄難弟自相謾
甚倒却門前刹竿全提那涉玄端灑身不
 坐空王殿月照千峯夜色寒足甚面面相
 看眼眼厮覷衣外別傳有甚憑據倒却門前
 刹竿著鳳棲不在梧桐樹無華苑寵弟常常
 在待邊傳金欄外問何傳自家兄弟無多事

只道門前倒刹竿開極要煮豆燃豆其豆在
 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雲抽塵九
 祖伏馱密多尊者問八祖佛馱難提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
 八祖以偈荅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
 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

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頌曰 聞却年
 光半百春可憐嫌富不嫌貧祖佛非道求何
 道父母不親誰更親七步豈勞蓮捧足無言
 須信鑑生塵禪門自古牢關鑰漏泄家風是
 此人佛見處孤危立處高急如石火利
 如刀到家問路家何在掀倒茶盞脫布袍

坐遠半生足不履地軒知踢遍天涯得個冬
 瓜印子至今目瞪口呿松源父母分明非
 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
 曇華發火中春高原父母非親親是誰雙
 眸炯炯帶雙眉含元殿上不相識正是岷峨
 相見時石溪月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處胎

六十年神珠夢應誕生之日滿室光明出家
 得道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
 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
 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
 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即與剃
 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
 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頌曰 打鼓弄琵琶
 相逢兩會家清風拂白月地角接天涯碎玉
 凝朝露殘陽送晚霞寒山逢拾得拊掌笑嘎
 嘎南史典二諸佛亦非窮子腹肥纜一頓飽
 忘百日飢二十拄杖十分槌免教辜負兩莖
 眉 電捲星飛珠回玉轉打破面皮赤心片

片性生透十四祖龍樹大士見十五祖迦那
 提婆來先令侍者將一碗水致面前提婆見
 乃取一針投之祖由是大喜頌曰 龍猛孟
 中水提婆森上針人人爭得失箇箇話踈親
 不觀雲中馬焉知沙塞深農人移片礫礫下
 獲黃金珠漏傳長樂未央靜月瀉甘泉
 太液秋夜半樂聲回步輦喚回三十六宮愁
 心開二十四祖師子尊者因爾賓國王秉
 劍於前曰師得藍空不祖曰已得藍空曰離
 生死不祖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
 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刃斷尊
 者首涌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投亦墮地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頌
 曰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刀落
 彼此沒毫厘來明奇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花
 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
 向秦龍門遠作家手段天然別不辭辭堊除
 妖孽万里歌誦賀太平夜夜清光輝雪月大

為智得人一牛運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礼
 也佛性善船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
 滿子千古動悲愁鼓山殺人須是殺人漢
 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辟雖虧劔刀鋒何似秦
 時轆轤鎖徑山果君王寶劔不虛施尊者遭
 逢也大奇從此清風徧寰宇太平消息幾人

知或老唯吹毛劔首乾坤黑藤爐山河掩日
 光趨起須彌頭倒卓方知兩兩不成雙堪坐
 不事者何曾得羅空爾賓徒自斬春風桃花
 雨後亂零落染得一溪流水紅次卷口念
 木瓜醫脚氣紙畫鐘馗驅鬼崇一生若解和
 羅槌日日喫酒日日醉瓶卷佛法王法更

無兩樣宜下一刀未為諦當月林師子頭
 落蜀賓驛折各人眼底有西施誰家壘裏無
 明月朴翁鈔遇着山中人便說山中話六月
 賣松風人間恐無價孤峯深親面當換掣電
 飛當機親面誰能用一劔分身定死生君王
 萬古聲名重木老永劔下十分真難蔽獨露

身江流石不轉獨有蘊空名北邙商夢中
 渡深溪水伎倆多般進不能蓋地覺來伎倆
 盡床頭山月已三更石卷如蘊空誰見法中
 王觀體何曾礙初光古廟藤蘿穿戶牖斲碑
 風雨碎文章生老理夜闌天際墮金盆藤上
 焦桐詞轉新易水悲風輕按拍驚膠難續斷
 腸人虛堂志二十七祖般若多羅東印土國
 王請師齋次王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
 轉師云貧道出息不涉世緣入息不居蘊界
 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分
 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大瀉智云諸仁者還
 見二十七祖看經麼行時脚跟不着地坐時

心識似風飄乃頌云 秋高月色連雲白淡
 薄禪心滋味長歷歷分明今古意何須特地
 更商量 靈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
 羈肩底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
 心超曠劫英雄力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
 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持携手歸天童
 入息未嘗居蘊界出息何曾涉法緣一聲漁
 笛離南浦依舊蘆華深處眠懶甚東土初
 祖菩提達磨大師即西土二十八祖初至金
 陵見梁武帝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
 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頌
 悟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誌公公曰

陛下識此人，不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蓋國人，去它亦不回頭。曰：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遂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棘。蓋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視左右云：這

雜三

八

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主賓頭客從方外來一人也，弗識無心得可傳。九年空面壁，冷坐寥寥不自安。手携隻履歸西國，法雲秀凡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畧。剛被胡人亂一場，取大道廓然一鏡遠天不識重。下錐刺梁帝，不知何處

去千古萬古無消息，正覺這廓然絕聖。猶方便不識天顏，今對面對面不契。渡長江北去，少林方眷戀。兔_每元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宜歸少室峯前坐，梁主休云更去。招口雲_地煉得迥紅打一鏡，周遭無數火星飛。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保

學身廓然無聖不須徵，句後通機是眼睛。莫怪相逢不下馬，奈緣各自有前程。雲溪恭弟一義廓兮零兮，起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上方_在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堪笑，江南二月裏鷓鴣啼在百花村。太平

古間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
 音未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成枯木遠泛
 鯨濤入大梁廓然無聖對君王可憐寸徑無
 人鑑却與相如依舊戲佛心才不解作客勞
 煩主人面無慚色少喜多嗔長靈卓始鳴阿
 閣一葺鍾日暖蒼龍騰正漲再擊鳳凰臺上
三
 鼓半夜洋鷺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
 虛費平生力回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
 狼藉佛勉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
 親征把定鎗旗收陣脚直向熊峯不出兵佛
 燈珣當時卜筮親持敵未過徒然更再三折
 韋渡江江上水滔滔今古色如藍卷信西

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
 輕一撻果然提起活人刀聖堂行廓然無聖
 露全身觀面相呈已隔津莫問梁邦并魏苑
 一花五葉自然春天嚴因胡僧對漢主廓然
 無聖語復云不識渠神驥捉老鼠捉不着千
 里清光渾失却石碧明黃金鑿白玉椎鑿開
 混沌窳透出玄元機五坐辨老胡元不渡長
 江孰謂魯將一葦航堪咲普通年遠事兒孫
 多是錯商量肯堂光踏翻地軸地不動推倒
 天關天更高穩泛鐵舡歸少室至今天下起
 風濤聖老堯強將不識鼓唇牙胡語如何亂
 得華若使老蕭皮有血定應趕逐過流沙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日礼一言既出駟難追賴遇梁王放過伊楊
 子江頭航折葦浪頭何以問頭危并并并五
 葉芬敷自一花無人圖募剪根芽不救著脚
 金陵地猶恨蕭梁未作家北朝簡金烏飛上
 玉闌干黑漆崑崙對面看畢竟這些傳不得
 落花流水太無端天童淨提起須弥第一植
 玉門金鎖擊難開重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
 迢万里來疾風頓玉簫吹徹鳳凰臺古殿深
 沉曉未開滿地落花春已過綠陰空鎖舊莓
 苔虛堂愚万浪千波一葦橫翩翩隻影可憐
 生老蕭岩會截流句揚子江頭放你行石溪
 月一葦截流深心巨測梁土太平魏邦著賊

雪屋珂遠到支那十万餘清波無路一葦蘆
 而今面越之燕者對朕還曾識也無德歲枯
 廓然無聖真實語對朕者誰心未息本光燦
 爛照十方無量劫來到今日橫川西來十
 万路迢迢智鑑當軒影莫逃四海浪平龍曠
 總九霄雲淨鶴飛高雪巖達磨大師西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維三頌曰急水波心下直
 釣魚龍蝦鱗一時收祖師活計無多子惱亂
 春風卒未休松源西達磨大師自梁涉魏至
 洛陽少林面壁而坐經於九年方得二祖傳
 法頌曰先被梁王勘破却向少林孤坐
 謬言教外別傳爭奈不識這箇白雲端十万

迹窮得到梁梁王言語不相當少林不假東
 君力五葉花開動地香佛曰白精進翻成急
 莫守寂禪元坐少林面錄九年已披梁王
 勘破祖印明六宗調伏向東來五葉芬披震
 旦開冷坐九年人不識手携隻履又空回草
 堂清泛船來梁自普通一槌擊碎有為功謬
 言面壁無言說事奈當門齒露風佛性赤航
 海梯山緣底事游梁塵魏意何傳九年面壁
 垂慈切剛被時人喚作禪太平古九年熊耳
 空留隻履一花五葉春風四起是古佛達磨
 西來未足誇少林捏目強生花得皮得髓徒
 分別妙性圓明本不差疎山如少室山前風

過耳九年人事隨流水若還不是弄潮人切
 須莫入洪波裏鼓山珪金鰲一掣滄溟竭徒
 自悠悠泛小舟今日烟波無可釣不須新月
 更為鈞徑山杲祖師面壁九年餘此是西來
 未上機直至今今天下客強將言句為施為
 南山省堂主千鄉万里尋知己一語臨機不
 契梁面壁九年居少室覓心千古累神光天
 重覺一片虛疑地丹青畫不成聖賢難啟口
 佛祖強安名正堂辨祖師遠遠來東土面壁
 少林坐九年二祖傳心親得髓筭來早是已
 輸先高菴悟喪盡家財無本可據赤手教人
 彌天罪過木菴水渡江一葦風濤急少室九

錄三

十一

年空面壁錯把安心露一機至今滿地花狼
籍 晚山 疑不契梁王暗渡江一身無地避慚
 惶九年面壁成何事賺却平人入鑊湯湖 隱
 濟九年面壁轉身無策冷地有人奮一臂力
月坡明 達磨大師將返西天謂門人曰時將
 至矣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曰如我所
 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
 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闍佛
 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
 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
 祖曰汝得吾髓乃傳法付衣 神光三拜退

後立瀑布崑前水長急楞嚴會上逞圓通却
 使老盧雙淚泣天 水懷少林真嗣擇全才諸
 子紛紛點額回衣法莫言容易得曾憑三拜
 作良媒正 覺逸門前諸子列成行各逞英雄
 越霸王如何獨有無言者坐斷毗盧不可當
 保寧 勇四維上下絕遮攔湧出水壺印碧天
 無孔笛中藏六律一聲驚起釣魚船成枯木
 神光三拜依位立解會都忘未端的皮毛脫
 盡孰親踈誰言得髓能情息圓 通秀當門齒
 缺真堪笑面壁無言坐九年皮髓此些分俵
 了依前懺懼返西天地 敢思誰透少林關三
 拜仍依位立雪要心安忘形甘斷臂祖 印明

缺齒胡僧到大唐却將皮髓強分張九年憊
 懽空歸去添得華人笑幾場佛國白弟昆各
 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來無一
 語鼻孔累垂蓋口唇雪竇宗一從三拜後千
 古錯流通永日無人到蕭蕭檜栢風龍門遠
 社舞村歌笑救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五酒
第三
 能歸家去留得猪頭碍塞人正堂耕鏡凹照
 人瘦鏡凸照人肥不如打破鏡還我舊面皮
懶老樞担目生花立問端得它皮髓被它瞞
 這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簡老清
 死款卻來一口供情窮理極卒難容若將皮
 髓論高下爭見花開五葉紅高峯妙

達磨大師曰吾法於三千年後未曾移易一
 絲毫許頌曰東西縱目乾坤闊玉露澄秋
 氣宇高山是山兮水是水何曾移易一絲毫
萬盧單
 達磨大師既葬熊耳山後三歲魏宋雲使西
 域四遇祖於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
 師何往祖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
 雲聞之茫然別祖東邁暨復命即明帝已登
 遐矣追啓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
 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頌曰
 熊耳宗師葬洛陽龍城天子泣千行迴搭隻
 履葱山上驚殺梁王與魏王杜符道者師眼

方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
 墨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
 猶在珠耶亮祖師遺下一隻履千古萬古播
 人耳空自肩擔跣足行何曾踏著自家底五
祖演梁魏山河本太平無端容此老狐精九
 年皮髓分張盡隻履空棺更証人東山空閣

集三

上三

因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
 光輝亮止陸梯山航海自西來誰謂梁王眼
 未開一句等閑輕勘破九年端坐冷如灰來
 時打落當門齒去後空留左好卦脚鞋到底往
 遂無箇事依前隻履又空回開善祖航海東
 來點兒落節為法求人自作深孽賴遇梁王

是作家有理直教無處雪及乎隻履復西歸
 葱嶺無端重漏泄分明弄巧反成拙尼無善拙
 颺下一隻履明明不覆蔽兒孫總著脚徧地
 是刀鎗妙拳善九年冷坐已敗聞隻履西歸
 更脫空後代兒孫空妄想鷓鴣啼不為春風
 雲卷理死也不伏埋殯偷携隻履西歸不被

宋雲捉敗官司何處尋屍孤華深 禾山方

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
 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
 或謂唯此一事實若也恁麼未識祖師意旨
 諸人要見麼乃頌曰 濁中清清中濁勿謂
 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

呼咏真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
 師初至少林叅承達磨立雪斷臂悲淚求法
 磨知是法器乃曰諸佛窠初求道為法忘形
 汝今斷臂求亦可在祖曰諸佛法印可得聞
 乎磨曰諸佛法印不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寧
 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
 不可得曰與汝安心竟祖於此悟入頌曰
 九年面壁待當機立雪齊腰未展眉恭敬頓
 安心地法覓心無得始無疑 汾陽語
 斷臂難於立雪難覓心無處始心安誰知萬
 頃蘆花境一一漁翁把釣竿 正覺述 終始
 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積雪重

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 白雲端 覓心不可
 得處處逢知識無用一雙眉同渠超百億
 者杜 立雪齊腰成底事以刀斷臂亦奚為
 從門入者非窠實休殢西來老古錐 地藏思
 思量何用覓安心求得心安却苦身三尺雪
 深曾立處不知誰是雪中人 佛國白 少林
 面壁太多言接得門人一臂全京洛至今三
 尺雪天寒何止普通年 楊無為 覓心不得
 已安心屠肆媼坊剛少林爭奈子孫熾直截
 諸方五味苦叅尋 張無盡 斷臂覓心心不
 得覓心無得始安心心安後夜雪庭際滿目
 理花無處尋 草堂清 覓心不有三拜聊施

靈焰益熾肯首自知回觀法印全彰慶江月

松風盡入微律心才父對子用父用于財

覓心無處心眼自開長重車若有絲毫付

與人可師何得更全身人間天上迷逢處八

兩元來是半斤數門連三拜勤勤雪到

腰覓心無處強相饒神光本地思量着始覺

春來雪自消佛燈功二祖當年立火

林滿庭積雪到腰深义手當胸無一事不求

不覓不安心鼓山吐覓心無處更何

安嚙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開張意氣爭如

不受老胡設任山果不待七處微營

下便不見期孫水上打鞦韆新羅王子放一

箭高善眼分明穿破波斯面石君明立雪齊

腰寶刀斷臂不動神情十方遊戯白掃順二

祖無端向少林庭前立雪到腰深直饒覓得

心無有未免全身被陸沉堆卷成屈節從長

也大拚雪堆斷臂仰高寒鐵牛鞭起熊峯下

一吸黃河徹底乾或菴體達磨九年面壁坐

深雪之中得一箇得一箇森羅萬象平分破雞三十五

无著拈刀截臂露全真忘却求安心底

人若是當時知痛痒老胡何處著渾身無際以

長安深夜雪湧湧欲覓心安轉不安縱使言

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息菴觀平地無

端起骨堆將身活向雪中埋假饒覓得安心

法還我娘生一臂來隱山 棄自有覓不得無
 端面發紅翻身喚一顯兩手摸虛空雪菴 堊
 深雪堆中斲一肢老胡柳下十分威當 時便
 好掀翻去未到教他死馬醫石室 輝二祖當
 年不丈夫分皮分髓被塗糊可憐要乞安心
 法直至而今一臂無毒菴 常覓心無處覓當
 下便心安早知冰是水兩臂定完全石田 薰
 三祖僧臻大師不知何許人不言名氏為居
 士謁二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
 曰得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
 祖曰我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
 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

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
 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
 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
 也宜各僧臻執侍二載乃付達磨信衣正法
 眼戒說偈密囑護持無令斲絕後居舒州潜
 皖山谷或司空山頌曰 潜溪水急天柱峯
 高洞然明白不備絲毫後來生計平如掌後
 世兒孫弄海潮揚 無為罪已無根性已空正
 生風慶不生風至今山谷山前水一派清流
 入海中佛 曰說罪師前請懺除罪忘心戒
 兩如如誰知聚是僧中寶來往司空山下居
 草堂清半醒半醉卧街衢忽悟通身業本無

三昧若徒人處得効擊何異更塗糊成 枯木

無孔笛子德拍板五音六律皆普徧時人不

識黃番綽笑道儂家登寶殿五祖演 風恙纏

身覓罪不得九萬里程展摩霄翼是古佛

三祖以罪懺罪二祖將錯就錯一陣清風劈

面來罪花紫果俱凋落靈丹一粒有神功瘥

病不假驅馳佛 鑿 惠 渾身燥痒倩人搔入

骨搔來身已勞一下被伊搔着了平生痒處

一時消水 卷一二祖安心三祖懺罪逐惡隨

邪成群作隊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退 卷二

彌天罪過無門懺紅爛通身世莫醫已是四

稜俱躡地儘教後代亂針錐無門 開 平生罪

性覓無踪直得乾坤大地空天地依然高突

兀渚溪一派自朝宗爽 龍 冲風恙纏身世莫

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

賊歸空屋時大欺謙罪過彌天乞懺除看時

似有覓揮無直饒言下滅胡族冷地尋思不

丈夫不生 却四祖道信大師初為沙彌

年始十四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

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

脫乎師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乃付衣法住

新州破頭山學侶雲臻攝心不寐脇不至席

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

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

會不衆默然弘忍曰莫是和尚它後橫出一
 枝佛法不師曰善唐太宗響師道三詔不赴
 就賜紫服頌曰 慈雲之塔大醫之師瞻之
 仰之雙峯魏魏懶融不得西天鉢直付黃梅
 路上兒梅無為島外逢師解縛歸雙峯山下
 獨幽竒卻將衣鉢為人事乞與黃梅箇小兒
佛國白道出乾坤動至尊飛雲三詔不離雲
 求人的嗣周家子遥望牛頭紫氣分草堂清
 絕知名迹能妨道正恐師承亦累人問法沙
 彌莫饒舌百年逆旅要同塵覺範洪無縛無
 釋脇不至席分開一貫兩箇五百佛吳古頭
 未生梅子熟也翫步人間池成月下鳳書三

到懶開眸白蓮峰頂光相射雲出因堅辭鳳
 關紫泥詔玷辱宗風箇古錐坐斷雙峯無寸
 草愛松留得礙人枝無門開掀翻解脫巢
 窠從此縵天布網羅落賺小兒猶自可一枝
 橫出轉譏訛森絕冲誰縛無人縛何更求解
 脫未必右軍鵝便是支郎鶴石田薰破頭峯
 頂紫雲飛三却天書老翠微滯貨雖然無用
 處不應分付小孩兒少室陸
 五祖弘忍大師前身在蘄州西山栽松遇四
 祖告曰吾欲傳法與汝汝已年邁汝若再來
 吾尚遲汝師諾遂往周氏家女托生因拋濁
 港中神物護持至七歲為童子四祖一日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黃梅縣逢一小兒骨相奇秀乃問曰子何姓
 曰姓即有非常姓祖曰是何姓曰是佛性祖
 曰汝無性耶曰性空故祖默識其法器即俾
 侍者後令出家後付衣法居黃梅東山頌曰
 栽松何老傳衣何少前身後身一夢兩覺白
 藕花開峯頂頭明月千年冷相照揚無為二

日出而作栽松為樂昔栽幾何今滿巖壑白
 頌人去小兒歸笑殺林梢千歲鶴在聖權
 方世莫評双峯密付豈虛稱前身已老難傳
 鉢託陰重来始繼燈昔日栽松名尚振千靈
 報母願何增如今海內宗風徧只為春中擇
 得熊白雲端垂垂白髮下青山七載歸來換

舊顏人却少年松已老是非從此落人間佛
 曰誰是前身孰後身謾將名字較新陳隣
 家莫問去來事吾是昔人非昔人祖印明無
 父無兄絕是非江心誰辨逆流時西山得法
 東山隱此事只教能者知草堂清濁港滔滔
 歧路絕翻身釘出空中極白蓮花向半天開
維三
 從此天機渾漏泄維三古黃梅果熟白藕花開
 問唯佛性體異凡胎衣傳南嶺人將去松老
 西山我再來兩借皮囊成底事一壺風月湛
 無埃天童覺老大不堪用約去了還來伸脚
 縮脚惠貧程速快哉有娘生面無爺姓趁得
 曇華玉葉開佛燈增香火綿綿五百年孤猿

野鶴老松巖人傳妙道回南嶺我札浮屠向
 半天前後真身無覓處古今靈迹尚依然若
 人問我東山事峯頂池中有白蓮白梅順東
 山法門衆盈七百真能者師為世作則濁港
 滔滔清有餘黃梅路上人南北雲霧一去
 一來一老一少兩鏡對懸光影俱照直饒用
 盡神通未明向上一竅凡無著總約去栽松
 箇老人還來傳法喜童真有娘生面無爺姓
 劫外靈苗不犯春水菴一元是黃梅舊日僧
 事師年老氣彌增翻身颺下栽松鑿轉步來
 分照世燈皮袋假於溪畔女衣盂付與嶺南
 能佳聲籍籍能長久雨過淮山碧萬層湖隱

滿頭白髮老崑隈萬本青松懶更栽皮袋累
 他周氏女難尋蹤跡去還來天日體好箇栽
 松道者臨老無端打野不識從本爺娘負累
 周家小姐濁港浸他不教養大便成姦搨鼓
 弄黃梅七百僧成群逐隊爭衣鉢扑翁拈青
 松未種鼻遼天種了青松失半邊玷辱周家
 猶自可再采下直半文錢笑翁栽徧滿山
 松暗地翻身轉雖然得信衣何曾識爺面石
 口薰幾年活計鑿頭邊萬本青松瑣翠炬夢
 破曹溪天地闊再來不直半分錢少坐哇栽
 松幸自可憐生剗要隨人入火坑換得皮囊
 急回首依前鼻孔不多年石室輝

六祖慧能大師本姓盧家負賣薪養母因往
 五祖求法祖曰汝自何來曰嶺南祖曰欲須
 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
 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
 乃訶曰著槽廠去遂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
 勞於杵臼之間因五祖示衆索偈欲付衣法
 堂中上座神秀大師呈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和偈
 曰菩提本無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
 假拂塵埃祖默而識之夜呼入室密示心宗
 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過大庾嶺南歸曹溪
 開東山法門頌曰 今古曹溪一派寒師來

因為起波瀾携囊度嶺人空逐負石黃梅衆
 識難佛慧泉石墜腰間春碓鳴老盧便重不
 便輕黃梅衣鉢雖傳得猶去曹溪數十程指
 為七百高僧夢裏時三更月下獨南歸賣
 柴舂米儂家事底事親傳六代衣佛因白一
 偈投機一衆降啣花百鳥去雙雙家山記得
 來時路半夜傳衣過九江祖印明六祖當年
 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
 却受他家一鉢盂五心新七百僧中選一人
 本來無物便相親夜傳衣鉢曹溪去鐵樹花
 開二月春半堂清擔柴賣火村裏漢舌本瀾
 翻不奈何自道來時元沒口卻能平地起風

波徑山果黃梅席上數如麻句裏呈機事可
 嗟是本來無一物青天白日被雲遮西塔
 僻間書偈言無物腰石當知力有餘莫道懶
 翁無仗倆糠中春出走盤珠水卷一菩提無
 樹鏡非臺臭口分明鬼擘開幸是賣柴無事
 猿剛然惹得一身災無門開颺下採樵芥直
 入碓坊春一脚踏到底黃梅信息通佛照光
 恐無所住以生心大地山河一叢沉從此別
 開窮世界新州柴把貴如金破卷先四句伽
 陀不解書三更傳得本來無曹溪路上生荆
 棘直至如今在半途妙善箇樣村夫舉世
 無鬻新終日奔窮途黃梅有路何曾到誰謂

不孟親付渠少室時黃梅分付太倉忙半夜
 汝溲暗渡江將謂無人知下落賊身已露更
 扣賊辛庵倚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
 指籠知他踏著踏不著和米和糠到鉢孟西
 品惠癡意貪他破鉢孟閑言長語倩人書只
 知半夜潛身去担意還曾夢見無石室輝師
 資緣會有來由明鏡非臺語暗投壞却少林
 窮活計櫓聲採月過滄洲房廩六祖受法
 辭五祖今隱於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
 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
 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
 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

動自心耳印宗聞語竦然異之遂問其由祖
 實告之印宗於是集衆請開東山法門祖遂
 落髮披衣受戒即廣州天寧寺也頌曰
 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
 雲徒欲曉祖師直是好知音瑞虎不是風兮
 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
辨三不覺和衣渡水寒法昌不是風兮不是幡
 斯言形已播人間要會老盧端的意天台南
 岳萬重山天水漾漾一條官驛路晨昏曾
 不禁人行渾家不是不進步無柰當門荆棘
 生保穿勇不是風兮不是幡於斯明得悟心
 難胡言漢語休尋覓刹竿頭上等閑看秀圖通

東西南北無空處上下四維隨分舉眷屬都
 來止一身行盡天涯無伴侶三祖宗不是風
 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
 力偷得忙中些子閑雪半回不是風兮不是
 幡清霄何事撼琅玕明時不用論公道自有
 閒人正眼看圓通不是風幡不是心迢迢
 一路絕追尋白雲本自無踪跡飛落斷崖深
 更深清堂昔時盧老泄天機直指風幡說向
 伊是風是幡便是你左之右之不曾離離
 風幡非動乞兒得夢金銀珎寶快活受用足
 古佛滄溟直下取驪珠觀面相呈見也無到
 此不開真正眼膏盲之病卒難蘇道場不

是風旛是汝心人傳此語徧叢林若還踏著
 鄉閔路瓦礫無妨喚作金和印明不是風兮
 不是旛寥寥千古競頭看徹見始知無處所
 祖庭誰共夜堂寒通勝達指出風旛俱不是
 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片寒溪月照破儂
 家舊翠微佛心才不是風旛不是心幾人求
 劍刻舟尋分明寄語諸禪侶自古真鍮不博
 金佛鎚惹不是風兮不是旛認為心者亦頻
 頂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疎山
 常相爭但見風旛動不肯回頭識動心從此
 老盧露消息松風江月盡知音夢若信夢遊
 華頂過丹丘躡盡寒雲倚石樓貪看瀑泉瀉

崖壁不知身在碧江頭長靈卓不是風旛不
 是心曹溪深也未為深那叱忿怒掀騰去折
 徧微塵不可尋黃龍震不是風兮不是旛幾
 人北斗面南看祖師直下無窠臼眼綻皮穿
 較不難佛燈劫不是風兮不是旛一重山後
 一重山青春雨過無餘事獨倚危樓望刹竿
 佛世泰不是風旛不是心從來只為少知音
 舉頭萬里長空外唯見白雲流水深楚安方
 不是風兮不是旛多口關黎莫可詮若將巧
 語求玄會特地千山隔萬山眼即非風旛動
 唯心動龍生龍兮鳳生鳳老盧直下示全機
 底事今人見如夢石若不是風旛是心動似

倩麻姑痒處搔天外孤鷺誰得隨何人解合
續絃膠崇覺立不是風旛不是心祖師正眼
只如今如今不識山河礙識得如今海岳沉
重寶宗風旛不動人心動直指分明休瞌瞞
若將知見巧商量大似夢中加說夢大海智
非風旛動唯心動猶涉廉纖強指陳大地未
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開福寧直指單
傳自祖宗非風旛動出盧公玄徒若具金剛
眼剎剎塵塵總是空南堂興是風是旛君莫
疑百草叢中信步歸王道太平無忌諱戲蝶
流鶯逸樹飛自得暉二不是風旛不是心袖
僧徒自強錐針巖房雨過昏烟靜卧聽涼風

生竹林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
寬漁人競把絲綸擲不見冰輪蘸水寒常菴
崇不是風旛動亦非仁者心自從胡亂後滯
活弄活弄嘶風木馬當途無角鐵牛入洞白楊順
非風旛話露全機千古叢林起是非咄這新
錄三州賣柴漢得便宜是落便宜佛照光不是風
旛不是心休將此語播叢林從來一泐天河
水透石穿崖古到今坐車策大海波濤湧千
江水逆沅龍王宮殿裏不見一人遊處菴華
不是風旛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
白如銀雪堂行不是風兮不是旛碧天雲靜

月團圓幾多乞巧癡男女猶向床頭菟裏看
 水巷三不是播兮不是風軒轅寶鑑出懷中
 森羅萬象難逃影戀窟狐狸失却蹤 張騫
 推倒崑崙後幾人窮到孟津源堪笑不知天
 地者至今剛道有乾坤肯堂充非風播動唯
 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變蚬
 螻疇碎鐵圍山 分不是風兮不是播入
 泥入水與人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
 下相干月林觀不是風兮不是播白雲盡處
 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靈漢開眼堂堂入死關
 浮華淨不是風兮不是播分明裂破萬重關
 誰知用盡腕頭力惹得閒名落世間 在源出

不是風兮不是播將軍騎馬出潼關安南塞
 北都歸了時復挑燈把劍看 天日孔不是風
 播也可疑却言心動甚言詞天生不受形容
 者舉世何人見得伊 井翁 長安一片月萬
 戶擣衣聲西風吹不斷總是玉關情 孤峯深
 風播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隨 無
 門開地神歸地天神歸天怨懃奉送寶馬金
 錢 無準 育王崇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
 不是播動不是風播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
 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靈寶和尚道風
 動播動既是風播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為巴
 陵出氣出來與靈寶相見師乃頌曰 非風

非檐無處着是風是檐無着處遼天俊鵲悉
 迷踉蹌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今人
 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六祖因僧
 問黃梅衣鉢是何人得祖云會佛法者得僧
 曰和尚還得不祖曰不得僧曰因甚不得祖
 曰我不會佛法頌曰 信手拈來見自珠箇

雜三

三五

中消息沒工夫黃梅未許傳斯旨半夜曾將
 付老盧大洪思斬釘截鐵大巧若拙一句單
 提不會佛法儘他葉落花開不問春寒秋熱
 別別萬古寒潭空界月圓悟勤我不會佛法
 不得黃梅旨本體自圓成畢竟只者是道已
 契平生脚已踏實地無一法當情靈山親授

記佛世世不會黃梅佛法夢中合眼惺惺此
 地無金二兩俗人酤酒三升雪卷理蕉芭蕉
 豈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
 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
 破袈裟在山六祖示衆曰吾有一物非青黃
 赤白男女等相還有人識得麼時有沙彌神

會出口某甲識得祖曰你喚作什麼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便打曰我喚作一
 物尚自不中更喚作本源佛性 頌曰呼為
 一物早不中那堪指作本源佛性現縱橫總
 不虧動用施為杖不得活潑潑黑焠焠借問
 諸人知不知直待當來見弥勒海印信盡師

五彩畫虛空落筆須知失本蹤更有唐朝吳
 道子平生紙上枉施功煮茶深一騎在眼空
 花亂墜神會沙弥失錢遺罪只見鑿頭方不
 見錐頭利大丈夫小釋迦鐵鞭一擊珊瑚碎
 因活勤六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
 治舟楫門人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
 落歸根來時無口續三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
 去時亦無鼻孔廿五末頌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水長船高鳥飛兔走若非林間師子見三歲
 便能大哮吼洩印信五蘊山頭一段空來時
 無口去無踪要明葉落歸根旨末後方能達
 此宗本覺一祖師底物待客只是家常茶飯

如今後代兒孫須要珍羞異饌因悟勤葉落
 歸根後曹溪一滴深山居人少到真實好知
 音龍門速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
 掩門花落只隨流水遠空留曩曩野雲屯
 落葉歸根錢牛當路來時無口索盞得醋金
 槌不動落羣機列聖叢中第六祖雪堂行雲
 開空自闕葉落即歸根回首烟波裏漁歌過
 遠村木源興在天南天盡頭末行先已到新
 州來時無口去無伴那更蕭蕭黃葉秋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續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僧錄曰古關救熱靈公淨寺住持律戒重扶

東土初祖旁出

波羅提尊者

別

四祖旁出牛頭融

別鶴林素

別國三鳥窠

五祖旁出

蒙山明

別破窰墮

別

六祖旁出

智隍

別忠國師壯永嘉覺

六祖下一世

南岳讓

別

清涼思

六祖下二世

馬祖一

別九則石頭遷

終南政

別波羅提尊者

王問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

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見作用王自

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

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

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

為我說者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

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

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

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鬼 頌曰古

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

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威衰

大道無更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在胎為身隨緣托質示天真分明見得當時

事晝夜舒光轉法輪

知是釋迦身堪悲擾擾昏昏者箇箇埋藏無
 價珍 在眼曰見昨夜三更光掣電照破塵
 根一物無始知身坐空王殿 在耳曰聞如
 何昏聩滿乾坤那知欵響鐘鳴夜一一齊開
 衆妙門 在鼻辨香旃檀林裏親聞得徹地
 薰天只自知相逢覲面難相識 在舌談論

方便須開大施門若是知音兩相見何勞一
 默與多言 在手執捉放開捏聚總由伊笑
 他龐老當年道運水搬柴未是奇 在足運
 奔草鞋破破無消息吾今了了報君知自是
 不歸歸便得 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
 師幽栖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

祖遙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
 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
 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
 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
 不曰何以問他師曰荷德滋久冀一禮謁祖
 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

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推見虎狼
 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
 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
 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
 請說法祖曰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
 總在心源師頌悟祖曰吾受三祖頃教法門

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復有五人結
 汝玄化百鳥不復銜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
 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銜花歌泉曰為渠
 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既
 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又趙州因僧問
 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
 如何曰飽柴飽水 頌曰古人抱志坐牛頭
 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無
 私是趙州汾陽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寒
 寮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
 人重寶頭紫氣氤氳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
 津銜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楊無

喧寂同為不二門莫來無佛處稱尊寄言牛
 首菴中老百鳥銜花柄有根明印一榻蕭然
 傍翠陰畫倚松戶冷沈沈懶融得到平常地
 百鳥銜花無處尋 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
 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原無作放下許多閑
 苦辛天童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
 人非桃源咫尺無尋處一棹漁叢寂寞歸張
 無盡 寮寒風月卧烟霞百鳥從茲不獻花人
 義盡從貧屨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夢老六
 葉牛頭對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
 乘機接百鳥銜花去不來魁符道水因有
 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峰休更

問此時難着一絲毫則事中雨前不見葉聞
 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蝴蝶紛紛過牆去不知
 春色落誰家事不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
 歸寂寞蒼前路街花鳥不飛山仁學者疑
 心尚未休飽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
 鑄末世知音有趙州樓州潤州鶴林玄素

禪師牛頭成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
 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為甚麼不
 著師云無棲泊處頌曰十月清霜重曉風
 徹骨寒苦無棲泊處擺手出長安松源岳道
 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拜
 勘破了鶴唳空山竹滿林自然杭州徑山

國一道欽禪師鶴林素因馬祖遣人送書
 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絨見遂於圓相中著
 一畫却封回忠國師閱得乃曰欽師猶被
 馬師惑頌曰馬祖當時見徑山同風微露
 密機閑無端却被南陽老平地坑人似等閒
 佛印元披惑之言事有由神交千里芥針投
 誰知解使雲通信我不然芳石點頭照竟結
 自南自北自西自東溪山雖異雲月還同何
 事南陽老倒令人擾擾匆匆地歲思馬師仲
 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
 不失時節徑山采國一因唐代宗詔至闕下
 親加禮敬一日師在大內見帝來乃起立帝

云師何以起師云種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
貧道 頌曰法地安然不動移振身而立亦
相宜勿於起坐經行外別討大唐天子師石室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
面門着西岩惠萬乘君王一國師尋常不離
四威儀山長水遠空相憶黃葉吹風人未歸

維四

杭州烏窠道林禪師一初詣長安西

明寺學華嚴唐代宗詔因一禪師至闕乃謂
之得法歸於西湖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
盤屈如蓋遂模止其上故以為名有侍者會
通乃唐德宗六宮使棄官從師落髮伏力數
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師曰往甚處通曰往

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老僧亦有少
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拈起布毛吹一吹
通於言下大悟更不復他遊乃居左右後開
法為的嗣或號布毛侍者 頌曰侍者初心
學勝緣師擬欲去參揮烏窠知是根機熱
吹毛當下得心安外陽烏窠拈起布毛吹

一道寒光對落暉雖是老婆心意切悟來由
在半途歸石門易無風匝匝起波痕碧鬢羅
紋正眼觀恰值黃河三凍鎖那羅迤窳見龍
蟠雲居拈烏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
好劍合國人帶刀真淨文顧視顰眉落二三
那堪重把布毛拈承當直下便休去眼裏無

筋攀世嫌成枯木老倒志機是鳥窠西湖湖
 上控烟蘿布毛吹起無多子鐵眼鋼睛不柰
 何寶奉札鳥窠拈起布毛吹驚嶺祇圍頓息
 疑須信化工多少力枯槎生出向東枝無
 老師曾把布毛吹舉處分明第一機欲識箇
 中端的意嶺頭遙指白雲飛真覺添直下無
 私是鳥窠布毛吹起絕說會通忽綻頂門
 眼照破山河佛與魔是古佛眼中難着透金
 塵悟了今人即古人大地撮來如粟米一毛
 頭上現全身佛性欲求佛法往南方老大
 宗師為舉揚山花滿地都狼藉一陣風來一
 陣香龍門遠布毛一吹當下知歸冷光徧地

獨露針錐楚安方白鳳烟霞控鳥窠驪龍珠
 耀祖山河當初拾起布毛意體用昆蘆些子
 多地符道者游騎紛紛驟曉風將軍施令在
 城東拈來金鏃些兒妙射破花心一點紅塗
 兩指爪開權撮起一毛頭上為吹開這
 回不在身邊立休說清風遍九垓心即實用
 慶天然別更不落思惟山河并大地全露法
 王機月林觀鳥窠拈起布毛吹萬仞孤峯對
 落暉未舉已前先瞥地早知不是丈夫兒秀
 若瑞鳥窠佛法無多子只在襪襪一布毛一
 氣吹來何處去至今天下有說說懶老需八
 十翁翁要力行布毛吹起禍重生殺人流血

三千里枯封枝頭一老僧此山唐佛法有些
少言中沒網羅布毛吹起處依舊不離窠無
半苑鳥窠因白居易侍郎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
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
人行不得 頌曰惡無相兒善無形皆自心

田長養成不動鋒銚輕剔破菩提煩惱等空
平無量壽袁州象山道明禪師詞五祖因趨
盧行者至大庾嶺者見師至即擲衣鉢於石
上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將去師遂舉之
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
耶願行者開示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

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
體汁流泣札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
有意旨不曰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
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云某甲雖在黃
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曰

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頌曰正當恁麼時應劫不曾迷步步趨三畧
歸家鎮絕疑龍門遠堂堂妙相絕銚鉢善惡
都忘見也無萬里雲收天界淨海心無浪月
輪孤佛性本平欺佛祖氣如玉直趨盧能到
嶺傍不得衣盂遺惡水分明雪上更加霜天

不思善不思惡千手大悲難摸索難摸
 索處盡掀翻方知普化搖鈴鐸教六名輝描
 不成兮畫不就贊不及兮休生受本來面目
 無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無門夜深傳付
 老盧衣恨殺黃梅老古錐向道趕人休趕上
 果然落節一番歸重漢成高岳破竈隨和尚

安國師因嵩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
 遠近不輟祭祀烹殺物命甚多師以杖敲竈
 三下云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
 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
 墮落須臾有青衣義冠設拜曰我本此廟竈
 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

天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
 神再拜而沒後僧問師某甲久侍左右未蒙
 方便竈神得何宗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
 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僧佇思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什麼不
 會僧作禮師曰隨也隨也破也破也後有僧

雜四舉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
 頌曰古廟神竈禪師法要杖子敲來業身勃
 跳掃無為竈破土落不在圖度呼茶喚飯量
 水煎藥黃藥味禍福威嚴不在靈殘盃冷炙
 笑何人一從去後無消息野老猶敲祭鼓聲
且月連二春寒料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

無竒妙低頭侍奉歡喜問訊佛法商量傷子
 性命 倚竈為靈自不靈靈蹤斷處一堆塵
 野老不來敲祭鼓打正因邪別是春 佛燈均
 聖不聖兮靈不靈埽瓦為堆土合成杖頭擊
 着無消息多年妖性不成精而今仔細思量
 着為他閑事長無明 大為智 摩天燭鳥九頭
 毒護世那吒八臂長水自竹邊流出冷風從
 花裏過來香 南岩勝 破竈墮因僧問如何是
 大脩行底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大作業
 底人師曰備禪入定 頌曰帶鎖擔枷招罪
 犯安禪入定箇深坑兩頭踢脫無依倚一箇
 閒人天地間 別山智 河北智隍禪師 嗣六祖

始參五祖循乎漸行後結菴長坐二十餘載
 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激心勤求
 法要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示師於
 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
 頌曰禪非出入非行坐坐立經行總是禪若
 是守他山鬼窟迢迢特地隔西天 本堂一當
 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紅樓貯綺羅今日重來
 無一事却騎羸馬下坡陀 西京光宅寺慧
 忠國師 嗣六祖 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
 載不下山唐肅宗詔赴京待以師禮問師得
 何法 或曰師在曹 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
 雲麼曰見師曰釘釘着懸掛着 頌曰無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口處却開口有意歸時即便歸趙州不在明
 白裏未是羶羊掛角時慈受深忠國師因肅
 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
 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頌曰鷓鴣
 鳥宿空池魚從脚下過鷓鴣總不知若也知
 碧潭深萬丈直下取魚歸寶華寺帶雪含霜

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前村昨夜春來了
 竹屋老僧猶未知心開貴國師因肅宗又問
 曰如何是無諍三昧是十身調御師曰撞越
 踏毘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
 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
 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

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 頌曰一國之
 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毘盧頂上行寶華寺鐵槌打碎黃
 金骨天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
 知誰入蒼龍窟 作者清規世莫儔金篦曾
 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毘盧頂直得文殊笑點

頭為山秀二

寶月含虎列數峯高低誰辨淡烟中須彌擊
 碎益官鼓降得毘盧在下風 步步踏着毘
 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得空相祖
 師肝膽佛精神佛出世國師因代宗命試驗
 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

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
 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
 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糊孫師良久復
 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問測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藏無對 頌曰
 他心三藏太顛顛釋四 糊孫觀了看划船對面國
 師尋不見祇為從來被眼謾釋九 日應群
 機必有方未知何處覓南陽自從失却糊孫
 後橋上多時不作場推老推 藏鋒避箭路千
 差萬古相競老作家好是鷺鷥無覓處夜深
 和月宿蘆花藏山仁 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

諾如是三名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
 是汝孤負吾 頌曰師資會遇意非輕無事
 相將草裏行負汝負吾人莫問任從天下競
 頭爭貴顯 國師喚侍者重言不當吃他耳
 又不聾自又無處雪技子青 龍吟虎嘯與誰
 同天際雲生洞下風從此太平田舍老兒孫
 携手賀年豐佛印元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只
 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黃龍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應絕消息平生心
 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侍者何曾喚
 不回國師乾地起風雷當時若也相逢着九
 轉還丹化作灰翠岩真 老倒南陽太古雄等

開垂釣泛江酒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
 月明歸海印國師三度喚侍者三回應家
 富小兒嬌病多諸藥性吾負汝隴西鸚鵡能
 言語汝負吾笑殺西來碧眼胡欲會南陽端
 的意大都年老覺心孤佛慧泉國師三喚侍
 者侍者三度應諾茫茫乱下針錐誰知可知
 礼也白雲場國師三喚古今明何事勞生不
 自能信是與人無舊分非干人與我無情然
 覺故三喚三回應已休却云孤負強生離大
 唐國裏揚家醜識問南陽羞不羞佛四國師
 三喚侍者三應兩箇無孔鐵槌傍觀也須氣
 悶彼此無便宜今古誰相信目通秀國師三

喚侍者侍者三度應諾若言負汝負吾真箇
 可知礼也智海清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
 無餘只知身強力壯不覺年老心孤生萃祥
 南陽三喚侍者三酬依稀魯國彷彿揚州回
 首寒江空漾碧夕陽西去水東流上方益國
 師年老太多圖截鶴由來要續鳧彼此無瘡
 安樂甚何勞傷損好皮膚祖印明雄鎮南陽
 傳祖令清風凜凜動寰區老來偏愛晚生子
 把手時時教順朱佛心才喚處分明應處親
 不知誰是負息人東家漏泄西家事却使傍
 人笑轉新長望卓三喚三應意已深南陽曲
 盡老婆心傍人莫謂揚家醜到底真箇不博

金名文源 國師侍者共悠悠無事堂前互唱
 酬饋天鷄子穿雲去空使行人指路頭
 息實翎連飛急透頂便通神有時輕按處驚
 動五湖賓 高庵悟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
 面一傷神水流花落知何處洞口桃花別是
 春鼓山 哇 啞子得夢向誰說起來相對眼麻
 迷已向人前輸肺腑從教他自覓便宜 任山
 呆三呼三應諾彼此不相辜路斷南陽路馨
 香滿道途 五祖演 三喚三應更饒貼稱月逗
 寒窓水歸巨浸負汝負吾全鋒敵勝 勝堂建
 喚應尋常誰不曉及乎按劍總茫然分明好
 箇神仙訣父子從來不許傳 知坐 南場三

喚無風起浪侍者應諾為蛇安脚明眼衲僧
 知不知萬古清風自廖廓 著 三喚須知意
 不輕平生肝膽一時傾負吾負汝還知否縱
 有丹青畫不成 水老 一 段風光畫不成洞
 房深處暢子情頻呼小玉无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 靈 著 全提正令高低普應三應三
 呼諦聽諦聽 月 林 觀 一日君家把酒盃幾年
 波浪典塵埃不知烏石嶺頭路老去相尋能
 幾回 碩石空 一 箭射雙鷗雙鷗隨手落汝動
 岳陽城 明 滿 滕 王 閣 著 鐵 杌 無 孔 要 人
 樁累及兒孫不寺閑欲得撐門并挂戶更須
 赤脚上刀山 無 門 一 御 神 杯 定 吉 凶 再 占

重卜轉靈通分明見了今年事却說明年事
 不同無半範三喚聲聲出痛腸國師何事錯
 商量欬兮思愁無兮處吳楚茫茫共一江
 甚真國師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
 殊堂裏萬菩薩曰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
 頌曰時年蔬菜賤滿地蘿蔔頭一文買一箇
 得者飽餉餉佛經尋真悟入蓬萊島香風
 不斷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地無
 人掃林心國師因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
 極則事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箇護
 身符子作麼頌曰護身符子最通靈國師
 起坐拈將行耽源得用南方去為說令人睡

眼醒外不重已靈猶自可護身符子更
 那堪為君旨外通消息秋月無風落碧潭海
 甲世真正道流行脚去護身符子不須指國
 師實為耽源切不是臨歧作對談橫川國
 師化緣將畢乃辭唐代宗帝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
 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
 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師遷化
 已後帝詔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湘之南
 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射下合同船
 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住耽源山頌曰
 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繡層落落影

團圍千古萬古與人看寶明無縫塔從誰
 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
 向琉璃殿上懸白雲端窳堵無縫立還危寶
 鐸玲瓏八面垂千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關鎖
 下金槌羅漢南前面是玳珠琉璃後面是瑪
 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雜四
 中間有箇樞子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五祖
 欲建南陽無縫塔般輪下手實應難本來成
 現何須作到處巍然著眼看本光一八面自
 玲瓏盤空勢岌岌表裏鎮巍然若為六鑿
 執名區相認影迷形卧龍長怖碧潭清合同
 船子開心椀日用如何不現成悟勤無縫

塔方不見影廓然一片真如境樂迦羅眼電
 光流杳杳冥冥不見頂佛鑿慧窳堵古形儀
 未舉已先知巍然存海底影落對頭輝光
 無縫塔方誰敢知國師也是落便宜信知師
 子行踪絕何必尋常問是非問是非百草頭
 頭雨露垂戴無為湘南潭北影團團面面簷
 榼風雨寒突出厖空無縫鐸從教千古與人
 看無門開國師塔樣最尖新觀面拈來不露
 文却被航源添一線至今描邈亂絲絲妙
 國師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迹
 頌曰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蔡州千
 箇萬箇打破只在須臾日寶頌二六時中合

這常經行坐卧好參詳相逢不審人人會問
 著依前未厮當本党一忠國師因丹霞來繞
 展坐具師曰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曰如
 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曰不是不是霞繞禪
 床一匝而出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
 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頌曰不用不用千
雞四聖不共如是如是蝮蝎蛇虺不是不是徹骨
 徹髓進前退後透禪床掣電之機落二三甲
史國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曰城南來師
 曰城南草作何色曰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
 南草作何色童曰作黃色師曰祇這童子亦
 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頌曰慣使渡頭船

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趣靈錢日堂
 欲把枯腸盡底傾出門不覺又叮嚀勸君及
 早回頭去莫待春風柳眼青虛堂思永嘉真
 覺玄覺禪師嗣六祖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
 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溪胡激勵與東
 陽策同詣曹溪杪到振錫携瓶統祖三匝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
 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
 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時大眾無不
 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礼須臾告辭祖曰返太
 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

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列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列
 師曰分列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留一宿
 時謂一宿覺 頌曰圓悟真心作本心無人
 證探自沈吟多激發緣當熟一見能師便
 得金 以 日 永嘉萬里到曹溪三拜云何畧
 不施却遠禪林三匝後卓然振錫底威儀本
 覺一 掀翻海岳求知己撥動乾坤見太平
 二老不知何處去宗風千古播家聲正法灑
 振錫曹溪生大我慢一宿少留吐說戲漢永
 嘉城裏闍宗風江月松風無畔是千無釋才
 南岳懷讓禪師 嗣六祖

初往曹溪參六祖祖問什處來師曰嵩山來
 曰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
 還可備證否師曰備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
 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
 亦如是頌曰 因師願問自何
 來報道嵩山意不問備證不無不染汚撥雲
 見日便心開 陽昭 玉在池中蓮
 出水汚淥不能絕方比大家如是若承當洞
 庭一夜秋風起佛印元戴角擎頭與麼來鏡
 園山岳盡衝開闍浮踏殺人無數慕鼻深雲
 拔不回 保寧身嵩頂來來恁麼來不中一物
 早塵埃便歸南岳磨甄片照得追風馬子回

佛國白是什麼物恁麼來此中何假拂塵埃
 瞪目看時還不見謾將明鏡掛高臺大洪忌
 說似一物即不中風從虎号雲從龍此事由
 來非草草休言無法是真宗 什麼堂堂與
 麼來當機覲面不迂回經行坐卧非他物自
 是時人眼不開本亮一當堂古路白雲漫碧

眼黃頭尚未諳無孔笛兒瓊拍板輕輕吹破
 御街寒正堂辨說似一物即不中八年方契
 賣柴翁大都模樣無多子歷劫如何用得窮
 朴翁銘直言發足自嵩山蕩蕩乾坤任往還
 一物尚無寧有似倚天長劍逼人寒無際沁
 讓和尚居南岳時馬祖住傳法院常日坐禪

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園什麼曰圖
 作佛師一日乃取一靴於彼菴前磨曰磨此
 何為師曰磨作鏡曰磨靴豈得成鏡師曰坐
 禪豈得成佛曰如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車
 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於是悟旨於言
 下遂印心傳法符西祖識馬駒踏殺天下人

雜四

十五

之語南宗闡於江西頌曰 磨靴作鏡慕同
 音來問分明示本心纔喚木人回而指犁牛
 耕出古黃金汾陽磨靴作鏡不為難忽地
 生光照大千堪笑坐禪求佛者至今牛上更
 加鞭佛印元死馬醫來無用處車牛腦後更
 加鞭皮穿骨綻還知否任重應知角力全保

軍磨作鏡相席打令一切魚龍知水燕
 命及古佛坐禪成佛心中病作鏡磨甄眼裏
 花一掣牢關金鎖斷等閑信步便歸家馬駒
 子實堪誇自從胡亂後著處是生涯佛燈珣
 打車即是打牛是鼻孔遶天也被穿已向人
 前輸肺腑可憐今古妄加鞭懶惹需車牛腦
 後痛加鞭棄却黃金抱碌磚逐惡隨邪至今
 日即非心佛錯流傳咲翁堪平生心膽向人
 傾過犯弥天已不輕帶累馬師胡亂後至今
 錯認定盤星松源岳坐禪成佛生妄見磨甄
 成鏡妄尤多打車打牛俱是妄攪得心腸沒
 奈何橫川珎萬法俱忘百念灰等閑驀鼻拽

將四鏡光一點明如日直得木人心眼開雪
 岩欲讓和尚因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
 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
 在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鑒照師曰雖然
 不鑒照謾他一點不得頌曰 觸髓裏眼見
 猶在枯木中龍聲更狂打破虛空光境盡箇
 中別有好商量惹受深問屢鉤深苔更幽就
 身打劫最風流要知一點難謾處江上數峯
 青欲浮掩空開讓和尚因馬大師闡化江西
 師問衆曰道一為衆說法否衆曰已為衆說
 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
 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

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
 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會缺蓋醬喫師然
 之頌曰 胡亂三十年不會少蓋醬江西馬
 大師南岳讓和尚鼓山珙見得分明識得親
 舉來猶自涉途程直饒不犯毫芒者也是拈
 錘舐指人徑山果家貧連子屈事急不由人
 開口露拴索郎當累近鄰或卷休十六做得些兒
 活計成人前賣弄逞才能直饒踏殺人無數
 也是西川老鬼精中菴空自從胡亂後更不
 少蓋醬開口便見膽豈在語言上月林觀石
 火光中驗正邪等閑拈却眼中沙自從不魯
 少蓋醬敢保渠儂未到家木菴永昔年高甲

已登科讀盡人間萬卷書今日一身天地窄
 思量好事不如無 雪菴珪老婆心切日忡忡
 恐墮他家齏麩中消息得來胡亂後江西宗
 泓好流過 匡堂愚吉州清源行思禪師曰六
 祖初叅六祖問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
 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
 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
 之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劫外靈枝不帶
 春那邊不坐空王殿爭肯耘田向日輪梭子
 青卓爾難將正眼窺迥超今古類難齊苔封
 古殿無人侍月鎖蒼梧風不棲丹霞津無階
 無級見何求奪得曹溪第一籌却向廬陵言

米價百行千市競相酬佛國白剗外相逢那
畔行靈苗叢裏鐵牛耕東風吹散千岩雪空
界無雲孤月明成枯木一掬澄潭鏡樣磨無
風何必自生波轉身縱不離初際子細看來
較幾何雪岩欽清源既得法往吉州清源山
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即南岳石
頭和尚
十七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
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寐若
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座奚為遷曰
我稟遺誠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
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目迷
耳遷聞語便辭祖龕直詣靜居頌曰 尋思

去此地清涼離煩暑暮雨朝雲樂太平青山
綠水人難覩不難覩深林有箇白額蟲元來
却是玄沙虎高卷悟清源因石頭問和尚出
嶺多少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溪曰
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
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頌曰 木人來問青
霄路石女年尊似不聞携手相將歸故國暮
山岌岌鎖重雲丹霞溥清源問石頭汝什麼
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箇
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
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詳向汝

道恐已後無人承當頌曰 白雲藏玉鳳紅
 日照無邊隱隱星攢度無私鎮九霄 投子青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月闌歌咲罷回首
 上扁舟避菴演清源令石頭持書與南岳議
 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鋤芥子與汝住
 山頭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
 時如何岳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曰寧
 可承刼沉淪不慕諸聖解脫岳便休頭回至
 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曰信亦不
 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頭舉前話了却曰
 發時蒙和尚許芥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頭禮
 拜尋辭往南岳頌曰 諸聖不求已靈不重

一問太高天驚地動拂袖而回音書肯開從
 茲盤石上更不過山來佛印元從來祖上作
 君王子子孫孫代代昌文武百僚都不識只
 應金殿有尊堂供奉身千里迢迢信不通歸
 來何事太匆匆白雲鎖斷岩前石掛角羴羊
 不見蹤成枯木 鋤芥持來便住山斫開南岳
 好峯巒註四兒孫失利將何用又被胡噓笑魯般
 佛因白順水使船猶自可逆風把拖世間稀
 雖然好箇擔板漢到頭未免落便宜海印信
 千里親傳事不同須憑鋤芥賞優功相如奪
 壁未還趙可擬當時一信通投子辭清源因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頌曰 出家學道未心開請問宗師大意來
 却問廬陵米幾價當時心境一時灰汾陽昭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
 夜明簾法昌遇巨宋山河四百州交關物物
 有奈由廬陵米價依然在天下衲僧語路網
 正覺還廬陵米價逐年新道聽虛傳未必真
 大意不須歧路問高低宜見本來人黃龍南
 廬陵米價越尖新那箇商量不掛唇無限清
 風生閭外休將升斗計疎親白雲端廬陵米
 價知不知合下相酬兩莫虧君信入鄧空返
 野老家風至凜只管村歌社飲那知舜德堯

仁天童无豐儉時年各不同豈教浮俗妄身
 功廬陵米價誰增減貴賤宜當見祖翁草堂
 有廬陵米價播諸方高唱輕酬力未當親面
 不干外斗事悠悠南北謾猜量長掌卓廬陵
 不價若為酬入市知行趣自由借問年來何
 所直大宋山河四百州佛燈珣老清源沒縫
雜四
 脚問佛法酬米價衲僧一粒若沾唇拄杖橫
 雅繞天下高悟廬陵米價少知音佛法商
 重古到今綉出鴛鴦任人看無端却要覓金
 釘慈山老清源沒縫罅問佛法酬米價差
 宅屋成話霸無面目得人怕徑山杲廬陵米
 頂走禪徒五老差我盡太虛堪笑華山圖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上又添潘閣到騎驢海印信自古廬陵是吉
州至今米價没人酬青山綠水依前在黃葉
西風又一秋佛陀迷清源佛法意如何米價
酬來太老婆眨上眉毛行大道莫於平地起
風波照堂一廬陵米價報君知浩浩塵中識
者稀回首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妙

峯善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飽
食高眠人不到日從東出又沉西無準範一
派清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衆
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張無盡
江西道一禪師時號馬祖湖南岳讓示衆口
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

磨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
汝等開悟有僧問云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
佛祖曰為止小兒啼僧曰啼止後如何祖曰
非心非佛僧曰除此一種人來如何指示祖
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
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頌曰 百萬雄兵出

將軍獵渭城不閑弓矢力斜漢月初生單
真心心即佛佛心心佛佛心心即佛心心佛
悟來無一物將軍止渴望梅林佛國白兔角
不用有牛角不用無有無不是處馨香滿道
途草堂青風勁葉頰落山高日易沉坐中人
不見窻外白雲深長重素琴張午月流水

落花深寐聽希聲徹冷冷太古音佛心才認
 光三月景和融錦綉山川麴麴同碧瓦曉煙
 寒食雨朱簾晴卷杏花風應受深敲之即響
 聽則無聲殿冬汗濕酷熱冰清試問道途來
 往客長安去此幾多程黃龍震江西馬祖擡
 通津集棗孤帆度世人不是大梅看得破也
 應虛度嶺頭春張無盡無鬢鎖子八面玲瓏
 不撥自轉南北西東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
 人間光照夜圓悟動羨如西子離金閣嬌似
 楊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
 風流佛鑑慧即心是佛一家風馬祖聲傳四
 海中靈利衲僧總一顧娘生賦性出天聰佛

燈珣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
 爐燄上雪花飛一點清涼除熱惱徑山杲鐵
 牛耕破洞中天桃花片片出深源秦人一去
 無消息千古峯巒色轉鮮雪竇宗即心即佛
 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
 子規枝上月三更瞎堂遠即心是佛外忘求
 心佛圓明不假修雲淨遠山千點翠水和明
 月一天秋足卷鑑馬祖非心非佛直下更無
 窠窟今年樹上胡梅勝似去年柑橘正堂釋
 一簇人烟島外村落花流水月黃昏百川到
 海應須住畢竟何曾別有源鐵山仁金毛師
 子生鐵稱桮渾侖無縫切忌針錐無準鏡

馬祖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下座
 頌曰百丈當時侍馬師對師卷席更無私人
 天不測為奇特恰是攢鴉捉鳳兒上士愔然
 全體現太陽出照岳峰低冰陽昭陞堂馬祖
 卷席百丈得人半斤還他八兩直饒縫緝全
 無未免傍觀拊掌大道百萬雄師陣相親
 何人却會回戈鼓將頭不猛悞三軍可憐正
 令無行處佛印元陞堂卷席迥難儔杲日騰
 輝處周堪笑忽雷驚宇宙井中之物不撞
 頭海印高登猊座已圓成大智仙陀卷便行
 師子頻呻猶似可象王回首更堪驚淨照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

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楊無為昨日東風
 偶然惡挑花亂落如紅雨昨夜東風又發狂
 滿地不知何處去白雲瑞誰將秦鏡掛高臺
 妍醜分明皆顯露石女溪邊努目頃相逢對
 面難回互成林木夜深認得歸時路不待天
 明便出關三尺鎖鑰橫在手至今坐斷大雄
 山上方益潮來潮子上潮頭手把紅旗逆水
 流忽被猛風吹退浪此時伎倆一時休佛慈
 慈掛得帆來遇便風須更千里到家鄉臨門
 上岸逢妻子惟喜情懷不可當龍門卷起堂
 堂露眼睛拈來覷面更相呈鼻頭脫盡誰能
 覷把手歸來相並行楚安方馬祖陞堂百丈

卷席正今不從拗曲作直雪竇願馬駒千里
行卷席相隨逐秋風一夜生處處開黃菊石
不明風定五湖寬收帆恣意觀波光隨水靜
練色逼人寒舉棹逗雲塢移舟上碧灣聲華
光祖域千載與人看龍門建馬祖繞陞堂雄
峯便卷席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籍高卷恬

浩浩長江碧際空片帆高掛便乘風快哉不
賈纖毫力萬里家山咫尺通開善講捲席因
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耀倒人星
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張無若百丈捲席馬祖
陞堂作麼作麼驗盡當行月林觀一柄無情
雪刃刀當鋒誰敢犯秋毫馬師父子親提撥

血噴千山風怒號無準範馬祖因僧問如何
是佛祖云即心即佛頌曰即心是佛鐵牛無
骨戲海撐龍摩天俊鷗西江吸盡未為奇火
裏生蓮香拂拂南堂與即心即佛龍入蛇窟
出將入相安邦定國石頭回誰家飯掛空梁
指與小兒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命根便
斷開善講美如西子離金關嬌似楊妃下玉
樓終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肯堂
充即心是佛顛頂涎涎菽麥不分光陰飄忽
三盃兩盃背爺娘百恠千妖同一窟咄或卷
体大海波濤開千峯氣象雄古今無間斷南
北路頭通安卷傑即心便是佛姪娥不盡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續將脂粉汚妍好却成媿天目札即心是佛
 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環溪一馬祖
 目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非心非佛頌曰碧海
 珠荆山壁耀乾坤誰別識利力剪却無根樹
 萬壘峯巒歛烟霧圓悟勤責盡田園徹骨貧
 不知何處可容身棲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
 吹過洞庭開善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
 子御街遊銀床踏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
 毬牧童志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回
 程燦迹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岩異草青南岩
 勝分明與廢無無釋迹彌勒是他奴茫茫
 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路逢

初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
 可全拋一片無門關馬祖與百丈西堂南
 泉玩月次祖曰正與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
 行堂曰正好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巖
 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曰三歌渡河
 深淺別不勞精粹迥然分爭如巨浸張帆者
鐘口 不顧波濤過海門海印信經入巖禪歸海唯
 有普願獨超物外咄只有照壁月且無吹葉
 風照覺經入巖禪歸海稽首皈依合掌頂
 戴王老師超物外二十年前恁麼來而今去
 盡閑光彩天童意馬師曾玩月三子左右侍
 吹笛無孔笛清音聒天地真如鼓故故凝虛

碧沉沉發皓彩秋色共澄清永夜臨寰海修
 行供養逗圓機聊聞便行超方外馬駒兒端
 的別萬古定乾坤一言全救活目無筋經入歲
 禪歸海未是衲僧親道底拂袖前行歸去來
 擊碎重關門大啓開福學國清才子貴家富
 小兒嬌大家出隻手彼此不相饒徑山呆張
 公養得三箇兒長大不知誰立志乎來月下
 問蹤由眼睛箇箇皆相似佛性奈大機大用
 銀山鐵壁供養修行眼橫鼻直拂袖便行萬
 象絕跡敢問諸人誰是端的楮杓秀一箇翁
 翁三箇兒威音路上偶相携風前唱起玄中
 曲千古同聲和莫齊彼一時此一時指鹿為

馬證驚成龜雖然弄巧翻成拙免教閑却兩
 片皮雪竇宗古渡無風下直鈎絲綸意在得
 鯨鯨馬師言下揚家醜千古見孫草裏遊池
 堂深諸子管家各自肥就中一箇最堪悲滿
 籃盛墨無人買半夜持歸染皂衣大歌譙諸
 子生涯各有成從來孝順兩邊生貪懼一夜
 潭家樂失曉連忙打五更無準統馬祖不安
 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祖曰日面佛月
 面佛頌曰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
 二十年来曾苦辛為君直下蒼龍窟風眼
 衲僧莫輕忽雪竇顯日面月面左捷右轉大
 唐擊鼓新羅發箭流水前溪後溪落花三片

五片聾人不聽忽雷聲空向雲中看閃電傳
 慧泉少年公子忽猖狂半夜穿雲入洞房二
 八仙娥百般巧眼睛之上綉鴛鴦野軒蓮日
 面佛月面佛夜夜朝朝好風物馬駒踏殺天
 下人軒轅照破精靈窟揚無為大地山河俱
 是寶不識之人入荒草日面月面佛現前閃
 爍珊瑚光杲杲白雲端蒲團上端坐針眼裏
 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保身身日面
 月面佛無私誰薦驪龍領下珠滿握光明耀
 牛斗何須按劍立階除照覺捻日面月面胡
 來漢現一點靈光萬化千變真神丈日面月
 面星流電卷鏡對像而無私珠在盤而自轉

君不見鉗槌前百鍊之金刀尺下一絲之綃
 天童覺日面東方月面西誰言任運落前溪
 山桃落盡春歸去猶有子規枝上啼上方盡
 什那駒子氣生撐蹴踏毗盧頂上行正惠脾
 疼却頭痛病來猶有巧心情飛無盡日面佛
 月面佛大海波翻須彌突兀磕破腦門額頭
 汗出明眼袖僧未辨明擡頭好看冲天鷲長
 靈卓丫鬢女子畫娥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
 說玉顏難比並却來架上著羅衣五祖演東
 街柳色拖烟翠西巷桃花相映紅左顧右盼
 看不足一時分付與春風佛剎慈慈近日尊位
 復如何日面月面哩來囉自從舞得三臺後

一 拍拍元來總是歌佛燈詢日面月面空中閃
 電顧杼停機梁成招箭南華另日面月面
 光洞現大地山河南州北縣雖是老婆心切
 那知疑紋監院珠山如日面月面頭頭出現
 捏聚放開成團成片楚安方金烏繞唱日方
 中王道平平觸處通爭柰馬駒生太早依前
雜四
 踏絃太虛空正覺速日面月面星移斗轉失
 晚波斯討頭不見翠岩真日面月面突出難
 辨綉出巧鴛鴦雙雙誰不羨戴月宿蘆花隨
 波戲水面瞥然飛起碧霄空舉首銀河橫素
 練雪竇宗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
 下衲僧舌頭分明也只道得一半金陵俞道

妾打教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
 得到遼西典牛游尊位如何澄潭影裏探秋
 波日面月面鐵眼銅睛安可辨君不見一聲
 霹靂兮霧罩長空千眼頻開兮雲收岳面宿
 堂遠朱砂鏡裏開顏笑白玉盤中展脚眠大
 抵人生難得共得團圓處且團圓佛性泰兩
 輪舉處烟塵起電急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
 往來機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
 我是我兮你是你信相修古殿無人到者稀
 蒲團端坐有誰知不因院主通消息爭得寒
 光萬里輝中除能尊位如何問最親攢簇不
 得病源深等閑提起軒轅鏡扁鵲盧醫無處

尋退老寺漢州生得馬駒兒病在膏肓不可
 醫院主無端問安好引他賣弄口唇皮鐵山
 仁日面佛月面佛西岩樹色含烟東谷花光
 映日仰視莫窮俯看已老一時分付主林袖
 明眼衲僧無處討天日札日月面突出誰
 辨擬欲擡眸空中兩片無準靴馬祖曰僧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智藏去僧去
 問藏藏我今日頭疼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僧去問海海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回舉
 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頌曰藏頭白海
 頭黑明眼衲僧會不得馬駒踏教天下人臨

潛未是白拈賊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
 我知雪竇頌不知何所問人覓將寶示渠渠
 不識持來持去問商人不別東西徒費力依
 舊回自惆悵踏破草鞋多少韜海印信百非
 四句絕何言黑白分明定正偏師子窟中無
 異獸龍行颶浪滔天照覺總相靈二女神
 仙拈笑倚朱門香陌陌一抹臙脂透臉紅更
 加十分天真色佛性四句百非皆杜絕陽
 春白雪唱彌高風清月皎無雲夜誰把吹毛
 換寶刀南華百非四句絕疎親馬駒踏教
 天下人藏頭白兮海頭黑門外金剛笑又嗔
 因竟演却似暗地箭半夜飛來人不見又似

膚鋒筆白日堂堂明不出歲頭白海頭黑
 瑣殿上加金碧反思速磨見梁王對面者誰
 還不識佛^如短帽輕衫官樣窄舞徧胡笳
 十八拍曲罷酒闌猶未歸歸來月色和雲白
 暗連堂百非路絕透離微四句情忘發上機
 竹窗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之卷蓋
 離四句絕百非西來祖意太離披歲頭白海
 頭黑耐馬師這老賊千古萬古黑漫漫埴
 溝塞壑無人識無^禪十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一火白拈誰敢侵近歲頭白海頭黑不動刀
 鎗斷人性命退菴^奇離四句^号絕百非迤相
 推過幾曾知這僧擔一擔懽懽換得兩頭滿

涖歸月披明馬祖示眾云凡有言句是提婆
 宗以此箇為主頌曰玉轉珠回著眼看有相
 干處沒相干只將此箇以為主喝一喝云一
 劔倚天星斗寒石溪月馬祖一日封三甕醬
 令僧馳書寄與百丈百丈集眾上堂開書了
 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
 破眾無語丈打破歸方丈頌曰送臂三瓶通
 遠信當時打破眾還驚父慈子孝誰相委莫
 道禪家太不情本覺一石頭希遷大師嗣清
 源息因清源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
 人不云云曰若恁麼大歲小歲從何而來師
 曰盡從這裏去終不少他事源甚然之頌曰

有消息太沉屈無消息轉埋沒大藏小藏從
 茲出撒沙撒土無終極甜如蜜苦如藥明如
 日黑如漆擊碎千年野狐窟填溝塞壑無人
 識圓悟葱石頭曰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
 縛汝頌曰未息狐疑問上流如何解脫得心
 休承君解脫從誰起直得無生是石頭汾陽
 昭曾把疑情問解脫擬意投師示一訣與慈
 旨意應機酬是汝當觀二月 般若 石頭曰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
 某甲不會師曰我更不會頌曰靚面相呈便
 相罵兩箇中有一人嗔要識是非須看取鐵
 牛耕出玉麒麟重源清終南山惟政禪師因

唐文宗大和中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擘不
 張者帝以為異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即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
 善寺令眾僧瞻禮因問群臣斯何祥也或言
 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識帝
 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
 陛下信心耳契經曰應以此身得度者即
 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
 說法師曰陛下親此為常耶非常耶為信耶
 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
 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
 音像以答殊休頌曰螺蚌蚌蛤類大唐天子

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西岩合水和泥
 底事忙被渠點破太乖張雖然黑契君王意
 已是全身陷鑊湯北海心一點悲心擘不開
 鑊湯裏處笑盈腮希奇之事朕深信見與君
 王說法來石溪月蚌蛤之中有應身更言說
 法亦非真補陀大士唐天子橫眼人無隔宿

恩閑松雲



廿八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四

雜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難五

僧錄司右開教兼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百丈海九則

南泉頭廿七則

鹽官安三則

歸宗常七則

乳源一則

大梅常四則

五渡默一則

洪州百丈山懷海大智禪師

師馬祖師再參

馬祖祖於禪床角取拂子示之師曰只者個

更別有祖乃放舊處祖曰你已後將什麼為

人師却取拂子呈之祖曰只者個更別有師

以拂子掛安舊處方侍立祖振威一喝後檀

信請住大雄山岩巖峻極故號之百丈師謂

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日被馬大師一

喝直得三日耳聾黃蘗聞舉不覺吐舌頌曰

妄曰無事侍師前師拍繩床角上懸舉放却

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悟了遊

方却再還全機大用久當權若無喝下忘知

解良馬何曾離得鞭元佛印大寂雄峯再會

時相將汗屢草離離回頭一喝乾坤暗兩耳

俱靜總不知正覺一喝叢林辯者稀耳聲

今古強針錐燈籠拊掌呵呵咲露柱佞頭却

皺眉印一喝分明守死灰青天赫日起

風雷傍人拊掌呵呵咲惟有知音吐舌來辭

珠放收誰道沒說記漏泄機關見也麼一
 喝如雷聞者喪耳聾三日未為多佛慧來未
 明大智弄參尋相逐相隨用不任斬浪絕流
 全體現一盤三日孰知音然覺客情步步
 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
 那吒眼開黃蘗面真淨顛視拈來事已同

師資相見展家風因思昔日鼻頭痛一喝分
 明三日佛日木馬踏殺閻浮人泥牛飲
 竭滄溟水霹靂滿空山岳摧看平地波濤
 起保單馬祖親傳古佛心海禪百丈是知
 音當時一喝聲三日無見無聞直至今潛海
 兩霽遊雲尚未歸晴空忽地一聲雷嶺按

已得春消息不比山桃一例開益方放去
 拈來更有誰青山時見白雲歸孤峯坐斷無
 餘事翻笑鑿輪對落暉天宗北府馬駒一喝
 大雄峯聲入腦髓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
 江西從此立宗風張無百丈重來參馬祖
 相達便指曹溪路休言一喝雙耳聾須知別

有親聞處珠山大機大用不虛傳掛拂連
 呵豈偶然打破盡瓶歸去後從教千古黑漫
 漫師羊掛拂連呵耳便聾袖僧奚苦驗宗
 風全剛腦後抽生鐵華岳三峯倒卓空龍門
 江西一喝動乾坤大用全機是滅門三日
 耳聾風過樹繁他黃蘗喪兒孫鼓山馬駒

脚下表家風四海從茲信息通
 烈火中權得月巍巍獨坐大雄峯
挂拂親違當下舌頭脫把起便相呈為君重提撥
要知三日聲大地如塵末楚安踏看船頭把釣竿
 浪麓風緊得魚難翻思幾處雲為兩只見四方爭出山
真父子相逢臭味同龍泉寶劍拜磨礮要明馬祖當年喝大地山河盡
耳聲深還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立陸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
虎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劫父子相將草裏遊人前拈弄幾包羞迅雷

一震驚天地直得滄溟絕點流懶頂門一擊塗毒鼓生殺全機振古今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心尼馬駒跼踏非驅事要使兒孫脚下行三日耳聲猶可恠謾勞灼卜聽虛聲忠喝聲絕處怒雷收喪盡家風一不留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三破除休石真金無變色因甚聾三日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肯風雲會合又相期覲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迫西河師子却生兒龍世路風波不見君愁腸暗寫共誰論迅雷纔震清甍起白日一天星斗分林卷正馬單鎗與麼來鐵連之陣

勢難開忽然一捧錘聲響不動干戈得勝回

野雲 一喝當頭雷電奔人聞說亦暗消魂

看來豈止聾三日直至如今海岳昏雪卷珠

啐啄之機類不同飛星撒火鬪體空偷心死

盡難為語忽見金鳥出海東虛堂愚

馮山問仰山百丈弄叅馬祖豎拂因緣此二

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之用馮曰

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

得大用仰曰百丈得大機黃蘗得大用餘者

盡是唱導之師馮曰如是如是頌曰家肥

生孝子國霸有謀臣拳頭劈口槌未到無兒

孫龍月 百丈侍馬祖遊山次見野鴨飛

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

也師曰飛過去也祖搥師鼻頭師負痛失聲

曰阿耶耶阿耶耶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

此契悟頌曰野鴨飛空却問僧要傳社印付

心燈應機雖對無移動繞柱綱宗道可增野鴨子

野鴨子如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山

雲海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却把住道道貴顯

師資閑向草中行野鴨飛鳴意忽生鼻

孔祖翻成底事新羅日午打三更潛珠 流

水有西東蘆花無背向沙鳥忽飛來漁人驚

夜唱誰道月明無處尋元來只在秋江上芳

野鴨過前溪千峯雪寒色相顧不知歸

未免資傍擊，搥破疑團。葛怛銷梢，風直上透。
 青霄雲山海，月潭餘事。一語歸宗，萬國朝。
 馬師憫汝，無知識。借來野鴨，通消息。直
 得鼻頭鮮血，流費盡。老婆多少力，
 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然。鼻頭是甚
 閑皮革，十字縱橫。一任穿，野鴨野鴨。
 無來無去飛去飛來，本無去住。忽然把住鼻
 頭，看大地山河全體露。
 莫留瞥然一過，已高秋和聲。搥著平生痛短
 綆，毋勞繫鼻頭。
 李大岸上繫孤舟，黃牛解拽磨。心燈
 不可付祖印，亦難傳野鴨。飛過去，搥得鼻頭

穿珠川 百丈侍馬祖遊山歸，侍者寮哀哀
 大哭。同事問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
 耶？師曰：無曰。你哭作什麼？師曰：我鼻孔被大
 師搥得痛，不可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相契？
 師曰：你問取和尚去。同事問馬祖曰：海侍者
 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為甚？說祖
 曰：是伊會也。故自問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
 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
 適來哭如今為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
 同事問然頌曰：一回思想一傷神，不覺反
 然笑。轉新雲在嶺頭，開不徹水流澗下太忙。
 生進門 有時笑有時哭，慈喜交并暗催。

此理如何舉向人斷絃須是鸞膠續無山果
 有時笑兮有時哭調高和寡難拘束一派清
 音徹九天風前誰解照芳躅妙筆哭不徹
 笑不徹倒腹傾腸向君說父子非親知不知
 擗頭腦後三斤鐵松源百丈因鴻山五
 峯雲崑侍立次師問鴻山併却咽喉唇吻作
 麼生道五鴻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詳向汝道
 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
 併却師曰無人處所願望汝又問雲崑崑曰
 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頌曰 却請和
 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之花凋殘珊
 瑚樹林日杲杲三和尚也併却龍頭陣

上看謀畧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飛一
 鷄 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
 三舊路行大雄山上空彈指 三箇兒即盡
 長成大家將本去經營其間消折兄嫌弟也
 有贏錢弟怨兄保寧却請和尚道千人萬人
 所不到杲日騰騰海面紅清風凜凜霜天晚
三和尚也併却後人要踏前人脚其餘
 利鈍不同途畢竟到頭輸一著 和尚有也
 未且向自身明見地未能展翼逆風飛少逐
 背雲千里志 百丈因僧問如何是奇
 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頌曰
 祖域文馳天馬駒化門舒卷不同途電光石

火存機變堪笑人來拚虎鬚靈寶 巍巍獨
 坐鎮雄峯三尺龍泉握掌中堪笑人來挨白
 刃立為齏粉在誰躬正覺 巍巍獨坐大雄
 山咳唾風生天地寒直下捧頭開正眼隔雲
 千里望長安野軒 雄峯獨坐鎮巍巍四海
 歌謠滿路岐任是通身鋒刃者到來無不駭
 降旗溥印信 大嶽大用豈虛然獨坐雄峯是
 有權稍若錯傳王今者腦門須喫棒三千百
 索端 大雄峯頂獨巍巍直下橫分八字眉賴
 得縮頭知進退未嘗容易敢相虧保年勇 獨
 坐大雄峯言談宇宙空不行峯頂上四海路
 難通寶年祥 清風拈地氣橫天獨坐雄峯有

大摧孝吼一聲岩洞裂更無狗迹到門前佛
 慈誓裏著盞雪中送炭絕拚虎鬚捧頭有
 眼惟來獨坐大雄山他家曾踏上頭關圓悟
 勤雄峯獨坐不蒙歲投敗分明已見賊設或
 更求奇特事野狐涎唾諸方無際派 百丈
 機先疾似風巍巍獨坐大雄峯要知奇特中
 奇特明月難教下碧空石田薰 百丈每上堂
 有一老人常隨眾聽法眾退唯老人不退師
 問汝何人也曰吾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
 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
 無某甲對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
 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

乃召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
 果老於言下大悟作礼曰某甲已脫野狐身
 住在山後敢乞你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
 告眾食後送亡僧衆驚異食後師領眾至山
 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
 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祇對
 一轉語五百生墮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个
 什麼師曰近前來與汝道藥近前與師一掌
 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靈源
 和尚觀諸家頌野狐話復為頌曰 明明道
 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百文何曾會
 不會將不錯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尔

標正位全機因果有来由脫體升沈無忌諱
 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
 舉一因潜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
 飲氣歸家歲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峯撐
 破秋天月 畫師畫地獄畫出百千般駐筆
 從頭看特地骨毛寒百丈 老人當日曾祇
 對五百生来由自悔一言纔出駟難追累他
 百丈成羣隊落不落昧不昧逃得須弥赴滄
 海寄語修行大徹人從來十字難更改元佛印
 不昧不落二俱是錯取捨未忘識情卜度
 執滯言詮無繩自縛廓爾太虛何處摸索海
 印信 問来蒼去盡因緣流落窠區數百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自古自今諸衲子一人傳了一人傳詳然
 不落不昧成羣作隊師子咬人韓獹逐塊奈
 大雄曾决野狐因五百生前錯墮身不落
 不昧如未晚年華又歷幾秋春照覺五百
 生前墮野狐元未用處太心麓一字尚能招
 是報那堪心地更糶糊佛道大雄山裏大
 雄師曾謂言中脫野狐一劍令傳家國靜狼
 烟無使息亨途三和不落不昧僧俗本無
 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
 標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大慶五百生
 前墮此身而今依舊入紅塵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真如大治紅爐烹佛

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六合英雄無限
 幾箇能知痛痒臨川羨人取魚不如歸家結
 網寶祥百丈親曾見野狐為渠叅請太
 心麓而今敢問諸禪客吐得狐涎盡也無枯
 木成 不落與不昧依前入皮袋不昧與不
 落皮袋俱拋却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天邊
 飛一鷄禪堂萬丈洪崖倚碧空人間有路
 不能通奈何一點雲無得舒卷縱橫疾似風
 蛇史率臨機只為語偏枯五百生來墮野狐
 蛇女已歸霄漢去獸郎由自守寒爐同通
 韓信收齊密用機食其烹處共攬眉到頭自
 有榮身計蓋代之功復是誰通場入骨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難據背楚復投吳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雄峯常獨坐寂寂鎮八隅黃龍大智虛明
 徹果因一言超脫野狐身雄峯極目烟霄裏
 列耀分輝拱北辰雲漢百丈堂前驗野狐
 還如水上捺葫蘆而今到處全機入便好當
 場拈虎鬚殊山江北江南問野狐只因味
 落有差殊鴻門一踏開雙扇那箇男兒是丈
 夫上方百丈野狐因果何如善財未了再
 見文殊殊山不落與不昧當機無人會一
 箇老狐兒走入金毛隊雁漢大雄山下古
 路縱橫野狐岩中師子踞地狂風蕩盡落殘
 花獨有清香來撲鼻佛心不落分明不昧

親老人何事脫狐身丈夫氣銳衝牛斗方見
 臨危不悚人殊山化形來問大修行當下
 金篋刮眼睛轉得野狐成百丈夜來依舊野
 干鳴殊山魚行水濁鳥飛毛落至墜難逃
 太虛窳廓一往迢迢五百生只緣因果大修
 行疾雷破山風震海百鍊精金色不改圓悟
 醉眠醒卧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
 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龍門不昧
 與不落老人何太錯不落與不昧分明如是
 對重舉示諸人諸人會不會萍蕪斷處是青
 山行人更在青山外丈殊修行不落與不
 昧盡作野狐涎唾醒拾取娘生窮相口撐開

雲路及雷霆佛者松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
 因果何曾脫當堂鏡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
 摸索無摸索何倚托秋風吹梧桐樹葉鳴噪
 曝佛性泰一言總諦當便脫野狐身早知兩
 是水不作兩般聲佛性百丈野狐兩耳卓
 朔脫方不昧墮弓不落不昧不落何是何錯
編五
 君於當處不留情萬里晴空步寥廓珠山
 百丈野狐塞鴈銜蘆李廣神箭張顛草書鼓
 山註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勢
 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个慈布袋徑山
 果不落不昧徒云解會言下知歸牢關粉碎
 楚安方明鏡當臺鑒者稀禪人到此擬何之

直饒點破秋天月元來只是野狐兒有詩
 百丈野狐語至言龐怛薩阿竭吾有吾廬翠
 若真語路分明在憑君子細看和兩西風急
 近火轉加寒道吾真不落巖鋒不昧分要伊
 從此脫狐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真津文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察
 何不落不昧商量也休前撞入葛藤窠阿呵
 呵會也麼若是你洒洒落落不妨我哆哆和
 和神歌社舞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天童
 覺含血噴人先污其口百丈野狐失頭狂走
 蒸地喚回打个筋斗索覺空諦觀五百生前
 事不昧何如不落親因果塵然殊可怕人人

盡道野狐精牧菴志 颯颯春風動物華園林

開葉又開花歸來謾與佳人說鷲鏡臺前雲

鬢斜白楊順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

野林一夜涼風生盡角滿船明月泛江湖台

坑埋却尼無著意 不是翻濤手使誇誇海鏡

由基方撚鐵枝上衆猿驚正法一人道不

落一人道不昧夜來一陣狂風生浪打石頭

如粉碎自得 乘大火聚燒太虛空達磨不

會眼瞎耳聾塗素策 不向東山久蓄薇幾度

花白雲他自散明月落誰家正堂辨 世人住

處我不住世人行處我不行全身跳入野狐

窟羸得風流五百生青堂充 百丈堂前辨野

狐紫羅帳裏撒真珠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

鷲鷲水上浮重若安 不落不昧二俱是錯取

捨未忘識情卜度執滯信詮無繩自縛春至

花開秋來葉落錯錯誰知晉化搖鈴鐸蘇州

定慈信雜五 動口生荆棘移身墮野狐趙州未聞

富東僻掛葫蘆或卷休 不落不昧誣人之罪

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

自西還自東三峯印 不落不昧東倒西插鐵

壁銀山一時粉碎不昧不落且無造作誠哉

是言不徒人學月林觀 不昧不落錯錯錯

錯不落不昧莫莫莫坐致太平實難摸索

墮脫知何處，憑君子細看潮來無別浦。木
 落見他山，天目九墮狐身與脫狐身，葉落花
 開幾度春，名利只隨騎馬客，是非不到釣魚
 人。朴翁銘大雄山下老狐精，千古叢林惱殺
 人。若遇金毛師子看伊無處著，石卷渾身
 昭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淡下滄海乾枯
 幸甚味不落不昧兩彩一賽不昧不落千錯
 萬錯。無門關不落因果突出野狐人心似鐵
 官法如爐不昧因果得脫野狐頂上無骨領
 下有鬚。直生愚百丈普請鉏地次一偈聞疑
 鼓聲舉起鉏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

道理便與麼僧曰適來聞鼓聲動歸與飯去
 來師乃笑頌曰孰云意在饅頭邊一擊圓
 通做大千大笑低頭歸去後飢冷且莫與人
 傳。水卷一風前一曲動離愁，那个行人不舉
 頭。手把花枝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無事
 能天生个樣鐵崑崙機智偏能入海門無限
 差弥收拾了却來空手叙寒溫。前篇百丈
 因一女子。作一哭上法堂師曰作甚麼女
 曰父母俱喪請和尚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
 埋却頌曰百丈山頭坐不遙，女人山下哭
 嗥咷一時埋向清涼地，至孝方能今古超。承
 陽此理分明答教人，爺娘俱喪向師深。雖

道分燈傳正法一時埋却始為親延壽惠百
 丈因黃蘗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師良久
 蘗曰後代兒孫將何傳授師曰我將謂你是
 個人便歸方丈頌曰 國泰由來自偃兵路
 逢劔客也須呈雖然猛虎不食子正令他時
 作麼行本覺一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嗣馬祖示衆曰喚作如
 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湏向異類中行歸
 宗聞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
 郎又恁麼去也頌曰 張公移住向深村披
 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偷去了更來敲枕
 玩兒孫保寧勇父不慈子不孝作之在前悔

之在後明眼衲僧難滅其口佛日才喚作如
 如已變名廓然無聖豈容情其間妙叶皆同
 類不有玄暉辨濁清護國欽涅槃寂滅本無
 名喚作如如早變生若問經中何極則石人
 夜聽木雞鳴本覺一南泉有時曰文殊普賢
 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也趙
 州曰和尚林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
 什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 普賢昨夜闢
 文殊趁出還同兩手祛却道趙州行正令從
 茲王老一時無佛印元彩雲影裏仙人現手
 把紅羅扇遮面無人著眼看仙人却看隨後
 紅羅扇佛鑑慧鴛鴦綉出世無雙好手元來

更有強呈罷各歸香閑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佛燈功二俱不了隨合多少縱使夜行投明
未到月堂昌霧起龍吟風生虎嘯兩口一舌
異音同調文殊普賢佛法見南泉趙州日月
面據令而行指顧間盡情貶向鐵圍山圓悟
勤布鼓當軒為擊來卧龍驚起出岩隈千峯
秀色憑誰寫雅五一帶澄江古鏡開無卷全是賊
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礼拜歸
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石卷五春風吹落碧
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
邀來喫趙州茶石卷五南泉因到莊所莊主
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

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
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
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為甚麼被鬼神覷
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頌曰土地堂
前一分飯只為當年園口辦行年在坎鬼臨
身奉勸禪人休替嘆大圓智石上栽花分外
奇枝頭春色暗芳菲馨香遍界無人歟一任
狂風取次吹伊卷推南泉曰江西馬祖說即
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礼拜而出僧隨
問州曰上座礼拜了便出意作麼生曰汝却
問取和尚僧問師曰適來論上座意作麼生

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頌曰 不是心方
 不是物那吒夜入蒼龍窟鐵鞭擊碎明月珠
 從教大地如翻墨雲黃宗深深深汲古今淺
 浸淺渾成現水瑩玉壺江澄素練跳出桃花
 三級浪戴角擎頭乘快便點額魚馬師口下
 空躋踏圓悟勸古佛場中不展艾後人刮地

雜五

十三

起說說道泰不傳天子今時清休唱太平歌
龍門遠剔起便行三萬里只今休去八千年
 分明更為從頭舉一任諸方取次傳鼓山珪
 倒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事尚沉吟如今便
 好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果金剛南
 際老番王反著欄杆入大唐牛首旃檀都管

了唯垂鼻孔不囊哉平堂辨心佛物兮俱不
 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總由他活捉
 魔羣穿却鼻南岩唐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叅見老南泉解道鎮
 州出蘿蔔吳元略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以
 拂子擎禪床為君擊碎精靈窟天上人間知

不知鼻孔依前空突兀華岳洪不是心佛不
 是物六六依前三十六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尼無著華岳三峯翠掃天
 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有神仙手折取茶
 頭十丈蓮開善德餓鬼鞭死屍仙人礼枯骨
 野犬吠荒丘鐵山空突兀六合羣靈競出頭

不知何處為窠窟或卷伴倒腹傾腸幾个知
 更無絲髮可相依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
 家第二機靈岩日突出難辨辨得出師子翻
 身師子窟哮吼一聲天地空驚起須弥高突
 兀月林觀剃頭頭光生洗脚脚清爽脫衣上
 床眠扒者通身痒雪老理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澄盡野狐涎耀及山鬼窟平田淺草裏
 露出焦尾大蟲太虛窠廓中放出遠天俊鶴
 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
 是物物咄咄遊菴拜鯨飲海水盡露出珊瑚
 枝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井菴
 姑慣弄瑤琴與琵琶清音歷歷過天涯堪嗟

不入聾人耳空使西山月又斜息菴觀夫子
 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大唐天子國依舊化三
 千林源岳破業亡家後渾身沒處安倒拈無
 孔笛吹過汨羅灣如菴用不是心佛物開口
 已話墮更擬問如何好與劈面唾股六菴拜
 不是心方不是物白頭生得黑頭鶴覷破門
續五
 前下馬臺通身冷汗黑如墨蓮菴南泉因
 黃蘗首座一日捧鉢於師位坐師乃問長老
 甚年中行道曰威音王已前師云也是王老
 師兒孫蔡遂過本位頌曰彼此老來誰記
 得人前各自強惺惺一坑未免俱埋却幾个
 如今眼子青龍門遠威音王佛是兒孫王老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當時開大言黃蘗見機分主伴典刑千古定

宗門疎山如明明機動一缸屎却把麝香燒

旃旒許多香氣不曾聞渾身坐在屎缸裏卷岳

把威音論戒牒本無位次可差排天日札黃

藥下座南泉上坐常州絃貴一狀領過北酒

簡黃蘗能施陷虎機奈何王老策猶奇舌頭

反轉聊相問直得移身舊路歸南泉

問黃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是否藥曰十二

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便是長老見處否

藥曰不敢師曰煮水錢且置草鞋錢教誰還

頌曰 兩陣交鋒戰不難埋兵調鬪何人曉

只解輪鏘趁勢來與失命有多少海印信

獵獵奔馳勢不休草深風勁更堪愁翻身師

子無尋處空使行人說路頭佛慈泉昨夜銀

鑾跨箕尾蕭然一陣天風起卷盡千重萬重

雲碧空寂寂凝如水佛慈泉問答分明已切

礎幾人於此見說訛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

運聽稚子歌龍門遠水乳不分菽麥難辨擔

帶病深改移功淺十二時中不依倚明見佛

性有此理漿水錢在草鞋裏月堂昌李下不

得整冠瓜田豈可納履行箴自要分明免見

傍人說你懶卷南泉因僧問師歸丈室持

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

却火頌曰 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未繫鞋未穿面不洗步頭不裹奴顏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為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牛史大至端居無隱乎更何言語可名模失牛遭火分明道還覺眉毛在也無實業南泉因東

兩堂俱是柱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實業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閒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便即休手把狸奴定死生禪人空使口相爭趙州救得成何事恰似天明打五更佛印元提起兩堂應盡見拈刀要取活狸奴可憐皮下皆無血直得橫屍滿道途白雲二狸奴夜靜自舒張引手過頭露爪長王老室中巡邏了狼忙走出恐天光雪刃含光射斗牛不唯天地鬼神愁命根落在南泉手直下看着兩段休保中二但奴頭上角重生王老門前獨夜行天曉不知何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去楚山無限謾崢嶸 一刀兩段南泉令當

頭高著趙州閃劈面若無宗正眼又隨流水

落人間鹿角血 狼烟起履者兵機不是將軍

孰辨伊兩段一刀坡下令威風千古霸雄基

圓通徑 當機不薦眼如癡豈辨鋒銚未露時

日暮草鞋頭帶去暗中拊掌笑嘻嘻成非木

作者縱橫斬萬機趙州頭戴草鞋時當臺寶

鑑無私燭離匣金刀豈亂揮羅漢南 伯牙之

絃驚膠可續調古風淳霜月可掬南泉南泉

龍象繼躑佛印才二 草鞋頭戴與誰論四海

無風浪自平解道曲終人不見江頭贏得數

峯青 五色狸奴盡力爭及乎按劍總生自

分身兩處重相為直得悲風動地生龍門遠

二安國安家不在共魯連一箭亦多情三千

劍客今何在獨許將軍建太平 要得狸奴

親面酬渾如銜口鎖咽喉一刀兩段從公斷

直得悲風動地愁佛燈功二 堂前飯店重新

敗屋哀揚州勝外求頭戴草鞋高跨步晚春

江景也風流 斬了猫兒問診師草鞋頭戴

自知時兩堂不是無言對又要全提向上機

疎山 如南泉提起為諸人自是諸人眼不親

付與趙州呈好手拈來親面便翻身楚安方

捕鼠有功人競愛霜刀揮處罷相爭太平本

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石若明 結水酒

越濃負心人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苦磨
 草鞋頭戴今何在裁見牽來劈面春開提
 石裏藏金誰辨別避人但見鮮痕紅却被石
 人窺得破鐵船載入洞庭山至寶宗放去若
 雷奔收來如掣電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箭
 南堂與二趙州牙如劍樹南泉口似血盆兩

維五

十七

个無孔鐵槌打就一合乾坤釋迦老子不會
 問取彌勒世尊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
 設在臨時滿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
 知胡文定公安國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
 羅救得無說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
 衢廣德光孝慈提起分明斬處親落花飛絮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撲行人頭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
青李青蛇提起血腥臊幾個男兒有膽毛
 直下血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簡堂
 南泉一刀斬了趙州戴履摩挲雖然子承父
 業滿地老鼠奈何共牛游當日臨崖看潑眼
 至今觀水憶南泉趙州頭戴草鞋去漁翁腰
 帶好牽船鹿牙吉克已堂前開飯店股肱屋
 裏取揚州頭戴草鞋呈醜拙湊成一段好風
 流或卷体手按吹毛豈易為兩堂要活死猫
 兒趙州上樹安身法多少傍人眼搭瞞別峯
甲南泉揮劍斬猫兒殺活雉憑作者知權柄
 一朝如在手分明看取令行時尼無者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草鞋頭戴有說訛諸老機鋒會得麼道泰不
 傳天子今時清休唱太平歌 一刀兩段絕
 說訛天下禪和不奈何頭戴草鞋重漏泄知
 思者少負恩多 木菴永趙州若在倒行此令
 奪却刀子南泉乞命 無門盡力提持只一
 刀狸奴從此脫皮毛血流滿地成狼藉暗為
 春風添小挑 無事能一刀成兩段釋得二僧
 爭草鞋頭戴出猶兒無再生 漢川洪南泉因
 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
 師曰太僧生僧無對頌曰 合掌太僧叉手
 太俗撒手出門山青水綠換步移身振古風
 木人共唱無生的 大洪遂南北東西無不利

令人深愛老南泉眉毛厮結如相似鼻孔遼
 天不著穿 龍門遠南泉示眾曰王老師要賣
 身阿誰要買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他不作
 貴價不作賤價汝作麼生買僧無對頌曰
 王老明明要賣身一時分付與傍人可憐天
 下爭酬價 請續此句佛甲元貴賤非同價不
 常个中交道沒商量趙州布衫應時用一任
 閑人說短長 東大道南泉鋪席大開張差寶
 希珍歷市行競買雖多酬價少至今天下錯
 商量 野軒遠賣身王老難為價貴賤俱非不
 易酬若使當時無退悔喚來分付典園頭 海
 印信王老哀哉不惜身臨危將賣與何人若

無令子輕酬價往往一年空過春保字勇不
 作貴子不作賤翻覆高低隔一線利害分明
 說向人伶俐衲僧見不見欺堂定南泉與歸
 宗麻谷同去叅礼南陽國師先於路上畫一
 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
 人拜師曰與麼則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
 師乃相喚曰不去礼國師頌曰 國師欲見
 藏多般圓坐端居拜請看不去同音聞便解
 久經行陣奪旗旛法陽昭由基箭射猿統樹
 何太直千个與萬个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
 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
 為什麼休登陟雪竇顯三人同行必有戒師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翠岩
 真三小同人去選官偶值清風明月夜或吟
 或詠或彈琴夜静更闌猶未捨忽覺天明歸
 去來他時自有知音者海印信漫漫大地盈
 尺雪江湖一片難分別漁父披蓑月下歸誰
 道夜行人路絕保字勇三人礼拜南陽去半
雞五
 路抽身信已通休論東西與南北此心千里
 自同風草堂清巧奪旁拈浪苦辛誰能於此
 辨疎親落花芳草空岐路細雨斜風不冗人
 吳古佛珍重南陽好在哉三人半路不空回
 道存目擊猶多事若遇知音請舉來雲石日
 同氣相求事可論一回見面一歡情兩行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慶開文字一隊誰家好弟兄龍門進同坑無

異土千古少人知月下休相喚還從舊路歸

開指年南泉麻谷與歸宗道眼元來總不通

去礼國師瞻相好區區只到半途中 疎山如

手携花鼓到城報反著麻鞋過短門笑把紫

頭書古字大家來步月黃昏月堂昌野店齋

餘聊問津作家平木鎮隨身相逢盡道休官

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尼無著慈氣直語直眼

親手親峯密競秀紅紫爭春神通妙用苑呈

盡要見國師猶隔津且卷仁金針綉出玉鸞

鷲石女擎來不覆藏剛被木人偷眼覩至今

兩兩不成雙萬著承各將財本去經營上國

如天好趁晴未出門時先算帳如何得到風

嵐城虛堂愚圓相中間坐底誰更施汝拜各

呈機國師道大遍天下不許尋常人得知橫

川珠南泉說月次趙州指月問曰何時得恁

麼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只今

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頌曰 劔落寒潭設刻

舟霜花浪急使人愁若憑言語論高下贏得

南泉一默酬虎頭上座趙州捧出菱花鏡王

老親拈白玉槌一擊當陽令瓦碎此心能有

幾人知幾人知兩個分明是赤眉風前月下

揚家醜笑倒靈山老古錘為受深皎月團團

巖碧天趙州王老說階前二人心眼俱相似

光彩從來共宛然本覺一 劍落寒潭設刻舟
 霜花浪急使人愁 漁翁罷釣歸深塢 一隻鴛
 鴦落渡頭上方岳 南泉因趙州問道非物外
 物外非道如何是 物外道師便打州 捉住棒
 云已後莫錯打人去 師云龍蛇易辨衲子難
 設頌曰軟纏藏鋒入陣來 盡將擒下眼瞠開
五
 死生一决英雄士 文武雙行將相才每車勇
 龍蛇能易辨衲子最難設 性淨秋空闊心清
 巨海寬天涯 毫末見世界 掌中觀萬法 不為
 侶西江一吸乾南堂與 南泉住菴時有一僧
 到菴師向其僧道某甲上山待到齋時作飯
 自喫了送一分來山上少時其僧自喫了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一時打破家事就床卧 師不見來遂歸見僧
 卧師亦去一邇而卧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
 住前住菴時有个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頌曰 吹毛劍利逆水波清丈夫志氣不順
 人情君征塞北戍伐西秦千古萬古共樂昇
 平南堂與 短袴長衫白苧巾 咿咿月下急推
 輪洛陽路上相逢着盡是經商買賣人虛堂
 急斬猫機用未為過猶勝厨中打粥鍋 總有
 此心招此齟惡人無奈惡人何實兼源 南泉
 謂座主曰你與我講經得麼主曰和尚與某
 甲說禪某甲與和尚講經師曰不可將金彈
 子換銀彈子去頌曰 盤走珠芳珠走盤當

摸脫畧好生觀世人知貴不知價信手拈來
 也不難王聖辨南泉因僧問和尚百年後向
 什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曰茶
 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
 啣取一莖草來頌曰類中難辨要分明戴
 角被毛卒未醒啣取草來方定動頭頭物物
類五
 自真靈汾陽昭行履從來異類中不知頭角
 與誰同若啣水草時相見擺尾搖頭四野風
佛印元異類中行得自由拽穿鼻孔卒難收
 草枝啣得相逢處高卧深雲任白頭佛慧泉
 南泉在山上刈茅次有僧問南泉路向什麼
 處去師拈起鎌子曰我這鎌子是三十文錢

買曰我不問這個南泉路向什麼處去師曰
 我用得最快頌曰菴鎌使得快如風三十
 青跌建大功南泉向上路難到到者方知觸
 處通原覺也菴鎌三十文錢買親面高提第
 一籌直下便知歸去路也須更上一層樓通
倦撥草瞻風探祖禪誰知草裏有南泉
 分明一句無私語徹骨風生天地寒王老
 真機迅若風示人方便孰能通菴鎌舉起神
 鋒露驚得泥牛過海東會問路分明拈
 路頭青蚌三十不輕酬用時最快無機巧無
 味之談塞眾流真如我這鎌子用得快當
 時三十文錢買南泉門下路歧通寄語行人

者精彩天童勿勿禪客問南泉款段徒勞
 痛下鞭今日為君重漏泄翻翻孤馬下遙天
 道場如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
 却知有頌曰 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處
 埋沙場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大法
 智三世諸佛不知有一一西南看北斗狸奴
 白牯却知有戴角擎頭師子吼四稜塌地又
 團團八角磨盤空裏走擬推尋劈脊摸拈得
 鼻孔失却口為問魯化一頭驢何似子胡一
 隻狗四悟勤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
 邊走眼皮蓋盡五頭弥大洋海裏翻筋斗狸
 山果二 狸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

堪笑無端王老師錯認斲箕作馘斗 越鳥
 巢南枝胡馬斯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
 通千山都坐斷萬孤盡朝東天王總合掌那
 吒撲帝鐘亥庵野老茶江神乞兒打筋斗
 莫作兩般看等是揚家醜朴翁南泉魯祖
 杉山歸宗四人離馬祖處去各住菴於路分
 袂五處師挿下柱杖曰道得也被這个碍道不
 得也被這个碍歸宗拽柱杖打師一下曰只
 是者个王老師說什麼碍與不碍魯祖曰只
 此一句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祖曰
 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祖作掌勢頌曰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同門同志始終相守長

大分離得緣好醜同條生也大家知同條死
 也誰知有一句分明播天下無味之談塞人
 口大回智難兄難弟一二三四同母而生个
 个相似竿木隨身逢場作戲莫言碍塞不得
 一句播天播地佛慈悲碍與不碍龍吟霧起
 播與不播蠅附驥尾南北東西千里萬里俊
 哉正覺顯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
 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
 放在首座前頌曰 寺將草料好供看何故
 皮毛要一般惹起羣中相似者翻令頭角不
 完全寶業南泉訪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
 江西來丈曰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師曰只

這是丈曰背後底咏師拂袖便出頌曰 八
 面當風祇這是拂袖之談動天地堪愛賣身
 王老師不作賤兮不作貴龍門遠兄難兄弟
 難弟馬祖真只這是撼動西江十八灘水面
 無風波自起不溪月南泉因趙州問明頭合
 暗頭合師便歸方丈州到僧堂前曰堂頭老
 溪披我雞五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
 尚無語自是上座不會州便掌曰這一掌本
 是堂頭老漢契頌曰 大事當陽已皎然十
 分須是更周圓堂中上座黑如漆冷地為誰
 喫暗拳保寧勇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
 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免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 溪東去溪西去難免官家苗稅賦直饒隨分供輸未解牽牛去住楊為垂垂揚柳暗溪頭不問東西却自由幾度醉眠牛背上數聲橫笛一輪秋懶菴南泉水拈自天然隨分些些任愛

遷大笑一聲天地窄更無佛法與人傳月林觀不放溪東西隨分納些些兒冷暖只自知分明說向誰木菴南泉水拈忘鞭索南北東西共一家王稅及時都納了牧童橫笛遠山斜天目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老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烟雨屬誰家鐵牛

甲南泉一日因齋次乃自將生盤去首座前出生時杉山堅和尚為首座乃曰無生師曰猶是末師終行數步座乃召曰長老長老師曰願曰作麼座曰莫道是末頌曰 古老巡堂親掠生渡水行舟不易耕莫道無生猶是末纖毫不了亂縱橫智門南泉問座主講得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師曰彌勒甚麼時下生曰現在天宮未來師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頌曰 禪床驚振被捺糊惹得兒孫不丈夫杖杖劈頭連打出也教知道赤鬚胡龍門遠雲居悟云昔日東山和尚謂眾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十字街頭被人喚

作賊且道此人被他喚作賊權喜則是煩惱
則是元來也不懂喜也不煩惱何故為伊
者到處乃頌曰被人喚作賊吞聲便飲氣雖
然言語惡真个好滋味不向如來行處行丈
夫自有衝天志 上天下地無弥勒安名立
字是何因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

人

文殊道

南泉因趙州問離四句絕百非請

師道師下座歸方丈州曰這老和尚每常口
吧吧地及其問著一言不措侍者曰莫道和
尚無語好州便打一掌云這一掌合是王老
師喚頌曰 離四句絕百非作者相諳識得
伊跣下禪床便歸去任他鷓子搏天飛

并南泉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師曰我今
日在莊上喫油糍飽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
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
到莊喫油糍頌曰咄哉王老師赤窠身也賣
喫些油糍歸至今被人恠典牛港不出方丈
門已到莊上坐好一釘油糍至今咬不破

卷九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

鄰舍叫失驢已卷九偷喫油糍賣弄口背年

老成魔謾神謙鬼若卷九阿魏無真水銀無

假老倒南泉可知札也復卷九無業示衆曰

若有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

腹裏去白雲端曰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

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會
 頌曰 無業何太切白雲何太孤胡鬚將
 謂赤更有赤鬚胡 南巖脉
 一道如弦直心親手更親箭穿紅日影方是
 射鵬人 鼓山珪 杭州鹽官齊安國師 明馬祖 一日
 喚侍者曰將犀牛角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
 子既破還我犀牛角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
 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
 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
 尚年尊別請人好頌曰 犀牛角子用多時
 問着元來掩不知無限清風與頭角盡隨雲
 雨去難追 雪竇顯 可憐一柄犀牛角子用多時

遭已破除無限清風隨手屢卓然頭角出空
 區 白雲端 扇子破索犀牛角中文字有來由
 誰知桂轂千年魄妙在通明一點秋 天童覺
 老師底死索犀牛角用屢其誰得自由侍者不
 知頭角具鼻根繩索被他收 祖印明 明月冷相
 照清風卒未休鹽官無限意何用覓犀牛 某
 清犀牛角子用多年歷掌清機授手傳頭角
 不全收拾取雨餘風月滿長川 佛燈劫 扇上犀
 牛從古畫索來既破西元牛絃教戴子重拈
 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勝因牧牛詩 炎暑燕人汗似
 湯鹽官用底豈尋常輕揮休問犀牛角在拈出
 清風宇宙涼 元丘陸 犀牛角子有來由幾度拈

采幾度休荷葉亂傾珠的瞭一番雨過碧潭
相見 頭相見 肩子分明都破了盃官却又索犀牛
 須知侍者難開口無可還他即便休天目札
 盟官一日謂衆曰虚空為鼓須彌為椎甚麼
 人打得衆無對有人舉似南泉泉云王老師
 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頌曰南泉

王老太無端却逐盃官作樂官西祖令嚴行
 禁上免它禪會錯欣歡南岩勝 虚空為鼓須
 彌為椎要打便打莫問是誰應菴華 國師嘗
 力置面鼓猶勝塗毒萬千千解打南泉非好
 手至今天下勿聲冤野牛于 盃官因僧問
 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

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安了後來
 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古佛過去久矣
 爾兩手分明過淨瓶不知身已在隍城直饒
 便具金剛眼也較滿山半月程上方菴鳥之行
 空魚之在水江湖相忘雲天得志擬心一絲
 對面千里知恩報恩人間幾幾天童竟廬山

歸宗智常禪師初馬祖 一日刻草次有講僧
 來參忽見一蛇過師以鋤斷之僧曰久嚮歸
 宗元來是箇麓行沙門師曰你麓我麓曰如
 何是麓師豎起鋤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
 勢曰與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
 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頌曰廬岳宗師接

上機新蛇特地施慈悲高苑座主驚忙怕起
 道窟心錯是非海印信大用縱橫掣電機
 迦羅眼尚膠禱迷徒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
 去一隨海印信
 干尋竿上翻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鈞大體還
 他肌骨好不茶紅粉也風流南華易
 斬蛇却非小小事直是教他脫苦輪座主
 高苑心未泯如何胡亂妄通言續川珠
 歸宗示衆曰吾今欲說禪諸子捨近前大衆
 進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問如
 何是觀音行師彈指曰諸人還聞麼曰
 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拄杖打

趣呵呵大笑歸方丈頌曰無學彈指起圓
 通耳根淨透出聞不聞妙哉觀音行棒頭指
 出金剛王嶮惡道中為津梁因借勤歸宗因
 泥壁次白舍人來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
 曰君子儒師乃打泥盥一下白遂過泥與師
 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
註五
 否曰不敢師曰祇有過泥分頌曰堂堂非
 是小人儒得得深雲訪隱居已典過泥殊不
 取更何言外見親疎寶葉源歸宗因小師薛
 乃問甚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
 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僧便問如何
 是和尚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

道來道來僧絕開口師又打頌曰 五味典
 一味喫了須噫氣金輪峯下今行時凜凜清
 風誠可畏石君明私醞香醇價又輕至今官
 路少人行歸宗一味如連苦踉過叢林幾後
 生長至卓歸宗因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
 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
 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
 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問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
 鼎蓋三下曰子還聞麼曰聞師曰我何不聞
 僧無語師以棒趁下頌曰 三聲鼎蓋普門
 開苦海勞生喚不回九十春光今又半空飛

花片點莓苔絕岸漁歸宗因僧問如何是觸
 日苦提師翹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三個見
 在一任選取頌曰 觸日善提一撮沙示渠
 三個更周遮衲僧相見呵呵笑春鳥喃喃罵
 落花海印信歸宗因江州刺史李渤問嘗聞
 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
 談否師曰人傳史君讀萬卷書是否曰不敢
 師曰身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着李俊
 首而已頌曰 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
 剗不回頭滿地生荆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
 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峯下墨池邊八
 駿如風追不及佛慧來芥納須彌特地疑琴

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處督轉神機
 唯自知惟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佛心才芥
 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
 書來處跳出當人智鑑中禾山方用盡自己
 心笑破他人口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
 變作狗喝一喝雷堂行萬卷詩書一時頭念
舞五
 總跨宗門便施誅畧古歸宗真老作只頑浩
 彎弓不知誰見雙鷗落絕毫絕瑩如山如岳
 堂堂氣宇冠儒林浩浩清風播窳廓蘇祥步
 韶州乳源禪師嗣馬祖上堂西來的的意不
 妨難道大衆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有僧
 出纔禮拜師便打曰是什麼時節出頭來後

人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頌曰 祖意西
 來豈易量搗眸已是錯承當閻黎不解知時
 節開眼堂堂入鑊湯此山應西來的的意何
 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
 身佩辟兵符趙善期通判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嗣馬祖住山後馬祖令
 一僧到問曰和尚見馬祖得个什麼便住此
 山師曰馬祖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
 住曰馬祖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別曰
 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
 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僧
 四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也頌曰 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拚馬祖鉢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
 荷葉雨至今貧恨一身多一問清荷衣松食
 住深雲蓋是當年錯見人埋沒一生心即佛
 萬年千載不成塵野雲南郎心葉薄妻冰清
 郎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
 信守孤燈簡首歌大梅因龐居士問久嚮大

鍾五

廿九

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你向什麼處下口
 曰百雜碎師曰還我杖子未頌曰大梅梅
 子熟龐老已知正眼驗真要相逢拍手歸
松源岳龐公親到豎降旗一劍當頭斬萬機
 不是從前生咬破為他梅子熟多時辛卷傳
 大梅因夾山與定山同行定山曰生死中無

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
 死二人互相不肯同上大梅夾山乃問曰不
 知那個親那個疎師曰一親一疎夾山曰未
 審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來日上方
 丈再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院
 後曰我當初在大梅失却一隻眼雲峯悅云
 夾山只知失却一隻眼殊不知換得一隻眼
 圓悟云是則兩口金剛王寶劍要且拂掠虛
 空金山則不然生死為諸佛根基諸佛乃生
 死爐鞴若解險絕承當即證六通八解乃頌
 曰有佛不迷無佛則無大梅頂門正眼割
 時已驗親疎家抱荆山璞人握靈蛇珠失却

與換得同歸故殊途作家金錠當面擲隨機
 俊鶴趁不及將謂赤鬚胡更有胡鬚赤未
 曾拈出定盤星多少行家怨下平待得權衡
 來就手方知斤兩自分明心即真生死有無
 佛虛名如電拂俊鶴持天飛不打藤邊鷄羅
 欠無餘若太虛不知誰解強名權
 行自古不相肯峯頂老人何足論山凹落盡
 桃花片流水依前繞竹門懶卷欄竹籬茅舍
 酒旗斜一个葫蘆敗兩家酒後不知天與地
 歸來滿地是桃花雪卷埋苦瓠連根苦甜瓜
 微蒂甜兩般滋味惡終後入黃泉應卷華佛
 之一字強安排有無生死一坑埋大梅老子

舌無骨臘月蓮花火裏栽雲集若青天白日
 切忌尋覓更問如何抱賊叫屈無門開大擔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西來無益
 益官聞之乃曰一个棺材两个死漢玄沙云
 益官是作家靈寶云三个也有頌曰 活中
 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
 到處益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關比隣三十末
 月堂吕二 因事長智認渠遭累反身曉行全
 家富貴競頭擡薦自埋沒逆順是非誰可出
 提起是令放得行兩手扶犁水過勝
 婺州五洩山靈照禪師師曰馬祖遠謁石頭便
 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頭撥坐師便行

頭隨後召曰聞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
 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
 拄杖棲止焉頌曰 石頭撥坐五洩便去石
 頭喚回却成多事 翠岩老在途在舍若為酬
 莫把先師一例求 雄雄宇宙如王者未免半
 邊無觸體 龍門遠 欲去高聲喚得回當時心
 眼一齊開要知不假修持力生死悠悠任往
 來 成枯木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五

雖五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雜六

僧錄曰右關教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杖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盤山積七則

東寺會二則

百丈政二則

石鞏一則

無業二則

魯祖雲二則

馬頭峯一則

石臼二則

漢

漢

水滌二則

西堂一則

泐潭會一則

中邑二則

鵞湖一則

紫玉通二則

華林覺一則

本奚二則

麻谷徹四則

大珠海三則

杉山堅一則

泐潭興一則

三角印三則

鄧隱峯二則

烏臼二則

亮座主一則

金牛一則

打地一則

秀溪一則

龐居士

幽州藥山寶積禪師

坊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即振鈴云紅輪決

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云

哀哀師觀之忽然省悟舉似馬祖祖印可之

頌曰 歌聲總統哭聲悲笑殺槃山老古錐

歷劫無明昏暗處一時頓覺發光輝文殊道

紅輪決定沈西去未委冤靈往那方踏得故

鄉田地穩本來面目露堂堂人只在不曾亡

崧山二則

柁樹二則

浮盃一則

龐婆附共十四則

初叅馬祖作街

龍山一則

則川三則

石林一則

石臼一則

龍山一則

龍山一則

龍山一則

率陀天上非人世須知別有好商量佛座珣

哀哀相應便承當畢竟魂靈往那方踊躍自

然全體露始知徧界不曾藏海印信未審魂

靈往那方無棲泊慶露堂堂水向石邊流出

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月林觀紅輪決定沈西

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孝子盡情宜說了槃山

無處可遮藏藏不得堪與人天為軌則遜香

演忽聞幕下哭哀哀頓使天台對五臺風月

一天今古在通身是口也難開誰巷演薤歌

聲咽些聲長聽得哀哀忽斷腸依舊紅輪西

畔没大千無地著凄凉天目礼薤露凄凉亦

可憐白楊丹旒去翩翩哀聲裏無消息打

君南邊動北邊北紅輪決定沈西去未

審魂靈往那方哭慟一聲無處避遮頭親見

本爺娘無華槃山又一日於街市見人在

肉肆買肉云精底割一斤來屠兒放下刀义

于云長史那个不是精底師聞之忽然大悟

歸以所悟告馬祖祖印可之頌曰二个事分

明不覆藏頭頭物物自相當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南華鳥江邊送客上扁

舟相對漁翁暗擲釣一掣錦鱗隨手上遠山

疊疊水悠悠妙華善槃山示衆曰三界無法

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瓊瑣不動齊

爾無言覩面相呈更無餘事尔重頌曰三

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水作琴一曲
 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雷實頌青青
 八座當軒竹點點遮門對面山更有一般堪
 羨處夜深流水響潺湲佛鑑三界無法何
 處求心山容兩過松韻風吟橫眠倒卧無餘
 事一任莓苔滿地侵佛性三界無法何處
 求心月明夜暗山高水深三界本因心所現
 無心三界自平沈本覺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山花似錦綠葉成陰杜宇一聲歸去也歎
 即猶自守園林塗毒三界無法何處求心
 驚蛇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
 終不到孤岑善權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

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或卷辭山舍無
 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
 午夢覺流鶯時一聲掩室依依楊柳欲歲
 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
 山北看桑麻愚谷因繁山示眾曰心月孤圓
 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
 是何物洞山曰光境未忘復是何物頌曰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
 采春已老落花流水遠江村月生光非照
 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滿地落花風掃
 盡依前流水遠孤村肯堂充描不成子畫不
 成卧龍長怖碧潭清擬心湊泊終難會達者

應須暗裏驚松源在 樂山示衆曰禪德可中
 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笑如石含玉不
 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頌曰 山
 既孤峻遊人罕至玉既無瑕莫辨真偽死心
 新地厚山高孰使然中藏巨璞不知年若人
 念念常如是堪作人間火裏蓮本竟一山忘

孤峻玉忘瑕到處仙源是我家堪笑葛洪曾
 未悟遠從勾漏問丹砂天目礼 樂山曰向上
 一路千聖不傳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
 楊岐云口上著頌曰 盤山向上路何言罕
 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
 不能傳白雲端 不傳不然海口難宣須弥頂

上駕起鐵船徑山米 千聖不傳到今日口上
 著來無等匹洞庭山脚太湖心行人路上空
 歌啣松源 樂山持頌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
 真否衆持所寓真呈皆不契師意昔化出曰
 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
 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頌曰 師

真醜拙不堪呈用盡身心笑殺人彼中莫覓
 絲頭意白鼻崑崙賀新正龍門遠 徹底冰壺
 無影像倒翻筋斗摸難成千峯雨歇黃梅後
 桂兔還從海上生雪卷理 清竒古恠娘生面
 妙筆丹青作麼施者厮十分傳得似依然畫
 既只成狸寶華源

水潦和尚詞馬祖來參馬祖禮拜起欲伸問
 次祖一踏路倒師忽然大悟起來可大
 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
 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頌曰馬駒一踏驢
 兕倒地大笑起來羊鳴犬吠野奔道一踏倒
 時堪大笑從前伎倆盡徒勞蛇頭却要重措
 痒萬萬十千出一毫白雲端水潦承機徹祖
 意馬駒一踏曉根源虛空撲落無開地却向
 滄溟駕鐵船照覺海上追奔天馬駒偶來
 騰踏露全軀百千妙義毫端現拊掌可可笑
 識渠千古佛筠管釀來應已熟不辭醉裏帽
 歌斜餘醪液有幽香在是酒元來不是花懶

卷在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
 陽橫按笑中刀猶欠頂門上一踏南岩屢說
 道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
 魚船雪卷水潦因僧到乃畫圓相放師肩
 上師撥三下却畫圓相指其僧禮拜師打
 曰這掠虛漢保寧勇別僧拜處但唾之而去
 復頌曰 趨去拳來乃是常如何得不見參
 商依公定奪無偏黨短自短長自長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詞馬祖持錫到章敬統
 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曰是是又
 持錫到南泉亦如是泉曰不是不是師曰章
 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曰章敬是是汝不

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拈兩處云
 錯又頌曰 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
 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
 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 章敬南泉路
 不殊明明道理話親疎多人不用磨金鏡漢
 自漢考胡白胡指月迷津迷自指示君持錫
 却如無疑分陽胎 顏色規模却似真人前拈弄
 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試到了終歸是假銀
 保寧勇 如是不是去却蔡忌擬犯封疆全軍
 失利杖頭突出古菱花舉世風流出當家圓
 悟劫 昨日出都門忽逢二商旅一指我南行
 一指我北去南行有官船過渡北去有車馬

大路雖然南北不通途都在中華一國土
墨惠 振錫通風似章敬章敬無私蒸頭釘其
 僧尋討到南泉深深一杓更酩酊如若柔是
 與不是全彰妙義章敬南泉一場失利草堂
 清是兩頭語未出泥水非兩頭語依前自死
 振錫卓然白日青天風力還他敗壞時漫天
 大網生光輝月堂呂 章敬道是南泉非逆水
 之波透者誰可憐个漢皮無血駕與青龍下
 解騎南堂典 是是放下南山真鼈臭不是不
 是勒四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塞斷
 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掛葫
 盧堪笑維摩談不二窮谷 妙轉之機掣電

飛目前生殺盡交馳明珠自有明珠價休向
 離邊彈雀兒木巷未麻谷問臨濟大慈千手
 眼那个是正眼濟曰大悲千手眼那个是正
 眼達道達道師近前拽臨濟下禪床却坐濟
 近前曰不審師擬議濟便喝拽下禪床却坐
 師便出去頌曰 大悲正眼問來端互換之
 撥仔細看會得不得亦瞞預也似鮎魚上竹
 竿海印信正眼英雄達正眼勝劣短長徒用
 揀那叱現出本來身且非父母能生產覺海
 元多年塞上只聞名今日陣前親見面疋馬
 單鏖戰數場好是見機開一箭保軍勇相逢
 狹路轉身難一陣交鋒瞬息間旗鼓縱橫渾

莫辨試問何人得勝還普融平胡鬚赤赤鬚
 胡珠交盤兮盤走珠狹路相逢誇好手兩邊
 靈刃血模糊石口薰賊隊相逢午夜時攙旗
 奪鼓討便宜蕩然天曉重相見滿面羞慚各
 自歸別山智麻谷因良遂座主來來師見來
 閉却門將劔頭去削草遂又來扣門師曰誰
 曰某甲師曰鈍根阿師下去凡數四如是遂
 忽然有省海去扣門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
 若不來禮拜泊被十二本經賺過一生師乃
 開門令通悟由印可之遂返都城講肆散席
 告諸徒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
 人不知頌曰逆順之機下易當大根良遂解

思量若非久積同風事爭肯回頭見法王
禪林深遠乍遊盤鋤草闌門豈易有真
 謂老師渾不是得相謾屢且相謾正覺遠開
 戶携鋤理最幽豁然大悟詰元由從來學畫
 空勞力始信黃河輓底流海印信閉戶携鋤
 已太賒更來當面受糊塗光中自覺遭謾久
 方信無人共出家白雲端詔石汾陽肯諾他
 便知回首逆風波不登麻谷玄閑路十二木
 經休得瘥點覺平生心膽向人傾到此門
 中有幾人別後都城舊知己暖烟斜日又昔
 昏昏門遠閉戶敲門向誰道遂公言下便知
 歸從前活計都拋下爭奈時人會者稀楚安

方尋言逐句謾多端只為從前被眼設撒手
 便能歸故國暗思岐路幾多般丹霞傳親到
 桃源景物幽一壺明月湛如秋反思洞口春
 殘日無數紅英逐水流成枯木麻谷高聲問
 阿誰一言駟馬卒難追遂公打破精靈窟現
 出金毛師子兒真仲文閉門入國已周遮一
 映回頭韓六便到家良遂知時人不委海山空曠
 夕陽斜拋唐需為人為徹咬著生鐵逆水之
 波虛空釘極松源諸人知履良遂知良遂
 知眾人不知王維已死無人畫留得青山對
 溪暉破菴先閉戶復携鋤雲深路更迂須知
 形影外肝膽向人輸唐空思携鋤不顧便好

鴉卜樹棲虛堂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
 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無門心不是佛
 智不是道飛鳥出林驚蛇入草無處尋難尋
 討笑倒嵩山破窻南史東寺問仰山甚
 處人山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
 珠是否曰是師曰此珠如何曰白月即隱黑

月即現師曰將得來否曰將得來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曰某甲昨到馮山被索此珠直得
 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
 乳頌曰 鎮海明珠到處晶從來一顆自圓
 明仰山東寺曾遭索义手還將取次呈本竟
 一善撫太阿缺决無傷手阨憤編猛虎鬚必

有全身策鎮海珠巧呈似離色離聲離名字
 旃檀林裏藝旃檀師子窟中乳師子圓悟
 師子窟中師子兒逸羣遊說海珠瑣馮山呼
 索渾無竅有理難伸穿得奇南唐無言可
 對口說開已是和光吐出來東寺不知何意
 志深深一文掘坑埋雲枯慶

慶州西堂智藏禪師嗣馬祖僧問有問有答
 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百
 丈曰從來疑者老兄僧問丈曰請和尚道丈
 曰一合相不可得後有僧問長慶慶云相逢
 孟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頌曰 終日
 論文不記年禪心淡泊契幽玄白雲繚繞青

山在一法無私萬古傳 大滿會

越山大珠慧海禪師 嗣馬祖 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清淡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

曰是即没交涉頌曰 偃塞蒼髯十萬本參

差翠玉數千竿風敲月户三秋冷雨打茅堂

六月寒 石溪月 大珠示衆曰身口意清淨是

雜六

九

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頌曰

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捫捫倒須弥山撒手到

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 黃龍南 大珠問

座主蘊何經論曰講金剛經師曰若言如來

有所說則為謗佛若言不是佛說又是謗經

除此之外試與老僧說看主無對頌曰 百

非四句都拈了敢問云何會此經却是虛空

能講得熾然常說有誰聽 本覺一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嗣馬祖 師問南泉諸

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

曰作麼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

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和尚作麼

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

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

說了也頌曰 祖佛從來不為人袖僧今古

覘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

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靈寶頌 涅

槃老子順風吹囉哩哩囉爭得知隔嶺幾多

人錯聽一時喚作鷓鴣詞白雲端不會誰不

會相逢且喫茶不尋雲水路爭得到僧家長

靈卓誰謂宗師有妙旨切切為人頌到底手

按瑤琴徹曉彈其來不入聾人耳佛羅惹倒

腹傾腸說向君不知何故尚沈吟而今便好

猛提取付與世間無事人徑山百丈南泉

論古今龍生龍子老婆心若人要識二禪老

綉出鴛鴦頰是針慈受深驚膠續斷弦視血

化驢乳從來不為人今古叅佛祖箭既離絃

無返回將欲奪之必固典語時默默時語人

從陳州來却往許州去圓悟勤百丈政示衆

曰汝等為我開田我為汝說大義普請開田

了衆請和尚說大義師展兩手示之頌曰

常憐百丈解開田今古行人手裏傳誰道舌

頭曾不動五音六律太周旋白雲端大義由

來不可陳休於言下覓踈親而今欲識大雄

老金毛生得玉麒麟佛迹開口說大義後

人莫容易百丈總持門淡而還有味龍門遠

百丈開田說大義理事圓融無不備梵音清

徹十方聞草樹鋤鋏皆聳起未後雙拳再展

開拖泥帶水為癡獸船流到岸五千里刻舟

求劍徒悠哉佛性泰展開兩手當時說大義

流通滿世間莫謂入荒田不棟而今到屢草

漫漫故卷忠大義開田創祖基分明書契示

傳持兒孫不肯遺先業乞食年年役路岐
普請開田力已齊紛紛帶水又拖泥展
 開兩手人休問昨夜三更月落西此卷淨百
 丈說大義全然沒巴鼻通身是水泥溺死在
平地無解冰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曰馬
 祖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
 前來師近前祖打一捆曰六耳不同謀來日
 采師至來日猶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
 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曰
 謝大眾證明統法堂一匝便去頌曰 鷄聲
 茅店月華明客夢沈迷尚未醒開得眼來天
 大曉擊頭拈面便奔程此卷整 十八佳人嫁

示酬每憑姘妣善搜求一徒嫁却潘郎後便
 解人前不識羞竹卷筒 池州杉山智堅禪
 師問馬祖與歸宗南泉路次逢虎各徒邊過
 了泉問歸宗通來見虎似个甚麼宗曰似个
 猫兒復問師曰似个狗子師却問泉泉曰
 似个大虫大滿智曰三个老漢張頭寐吾告
繼六
 要徹一時亦取這大虫始得復頌曰 一虎
 三人見不同高低各自立宗風為伊途路不
 得力空過浮生一夢中 一物兩名也大奇
 三人那个可為師頂門未具金剛眼透出來
 橫執辨伊 關先快五五二十五大虫元是虎
 狗子與猫兒豈可同時語夜閉門早開戶頌

信利牙爪可怖家家門首透長安盡是舉子

朝天路 佛蓋惠

梅州石鞏山慈藏禪師

初為獵人射鹿因遇馬祖令自射無

下手蒙省悟投出家既得法住山後常張弓

架箭凡見僧來便曰看箭一日三平到師曰

看箭平乃披襟當之曰此是教人箭活人箭

又作麼生師彈弓絃三下平乃禮拜師曰三

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

箭平後到大顛處舉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

為什麼向弓絃上辨平無對透再參既悟為

顛之嗣頌曰張弓架箭喚君回不省宗師

特意來个个盡隨迷醉走句中認影影難開

三平猶未全提得霹靂雷聲遍九坡汾陽

三十年來事一弓一弓擬定寰中寧知半

聖雖投款納驛牽羊信不通正覺透架箭張

弓用得深平生猶喜中紅心後來半個人雖

得猛火方成百鍊金佛印元張弓架箭豈徒

然中的雖多命不全半聖投機無別意功高

何必盡凌烟佛意泉張弓架箭三十年射得

三平半不全爭似萬人齊指處斜陽一雁落

秋天佛曰三十年來握箭弓三平終到擘

開胃半個聖人今日得大顛絃外幾時逢

佛珠古有石鞏師架弓箭而坐如斯三十年

知音無一个三平中的去父子相投和子細

這思量元伊是箭法法法解學當留箭因
何只半人為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漳州靈
云去認得斑斑急上弦吼風一鏃去驚天近
前子細來觀觀誰把藍田石射穿心同責張
弓架箭幾何年接得三平機不全若使當時
能拜射免教落節向弓弦水卷一

朗州中邑和尚惟六胡馬祖每見僧拍手鼓香曰
嗚哪嗚哪仰山到來從東過西立師曰子甚
處學得此三昧山曰從曹溪脫印學來師曰
如是如是山却問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
吾從章敬處得來頌曰 鼓香拍手口嗚哪
直引來人辨正邪千萬往來都不薦仰山練

見便同家汝陽昭曹溪脫印傳來錯章敬師
承受處處將謂胡鬚天下赤元來更有赤鬚
胡正覺逸仰山善問中邑善應覆去翻來拍
拍是令意更深中邑因仰山問如何得見性
去師曰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
獼猴從東造喚往往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

喚俱應山作禮曰邇來蒙和尚譬喻無不了
知更有一事只如內窓獼猴瞌睡外窓獼猴欲相
見時如何師下繩床捉山手作舞曰往往我
與汝相見了也頌曰 六窓一一喚獼猴睡
者如何解應酬只與加鞭令省悟當時中邑
謾悠悠本覺一凍眠雪屋夜推類窈窕蘿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夜不開寒掛園林看變態春風吹起律筒灰
 天童竟人人有个老猢猻暮四朝三卒未休
 喫著便能知落處八花磚上觀金毬惹受深
 一室虛涵對六窓猢猻猴留在更無雙忘懷絕
 愿猢猻猴死一國安寧六國降南堂典一室蕭
 然六窓廓尔中邑仰山自作自起拈弄一个
 猢猻羅六作出千般舉止浣盆浣盆我識得你統
 山歲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嗣馬祖因南
 承來見師面壁而坐泉撫師背師曰阿誰曰
 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頌
 曰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
 尋常已成多事檢點儂家事更多西岩惠

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嗣馬祖僧問如何是佛
 師曰莫妄想頌曰王令威嚴誰敢擬纖毫
 絕動鐵輪隨時人只見錐頭利幾人能見利
 頭錐懶老需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嗣馬
 祖因唐憲宗詔入內論議法師問如何是禪
 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
 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舉順宗問尸利
 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師謂帝曰佛性非見
 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如何是佛性
 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頌曰因地而
 倒因地起離地求起無是理不離所問語雖

親認着依前還不是枯禪鏡說理談真面紫
衣為湖大義枉勞神由來佛性難各違爭似
君王默契親天目空中一點是个什麼直
飭講無限經論其奈不識者行貨雖然價重
湏彌也被君王識破尼開林英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嗣馬祖示衆曰若論

此事賤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賤上
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
掀倒禪床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頌曰正
令威嚴斷不容星移斗轉免無礙將軍勒起
當頭馬殺氣紛紛袞黑風歎堂三角示衆
曰凡說法湏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問四黃四

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為什麼滿肚
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
去師曰直待皮穿頌曰平地安身未肯休
花陰柳迳逐時流放教滿肚無間氣始信渠
儂得自由慈受三角因僧問如何是三寶
師曰未豆粟曰意旨如何師曰大衆歡喜奉
行頌曰三角對酬禾豆粟龍宮海藏難收
錄空門曾問踈山僧便道如今粥飯足大洪
送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嗣馬祖師尋
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
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个半个他
怎麼驢年去頌曰人來面壁坐顛顛不話

多端說異同親切不教心外覓免將明暗辨
盲解秋霜博地生寒暑魯祖垂慈不用功

隋明老倒禪門傳魯祖見僧面壁親垂頤个

中若是丈夫兒剔起眉毛便回去佛中元魯

祖三昧最省力才見僧來便面壁若是同心

達道者不在揚眉便相志保山冀祖師面壁

播諸方無限禪人設度量無事晚來江上立

數株寒柏倚斜陽未明覺坐斷千山與萬山

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

年不自觀畢若真面壁咸言上上機衲僧到

此擬何之直饒截斷千江水也落宗門第二

槌海中信魯祖孤風振四維僧來面壁少人

知南泉提起驢年事且道如今是甚時白雲

魯祖當年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迺

上乘同道者請續此一句黃龍新堪笑池陽

老古雖僧來面壁擬何為大都端正人男女

清淨不勞紅粉施草堂清雖然不是作家好

惡他家自識喫拳還似打人面赤不如語直

維下黃龍魯祖山前古路通熙微一逕沒西東十五

杜鵑聲裏春光老零落桃花藉地紅普融平

無絃不彈有曲誰聽匏土革木宮商自正寥

寥千古少林人也道九年傳此令佛心才池

陽何處得捫摸後代商量涉異途古人剛地

成多事試問如今會也無龍門遠虎徑龍泉

逸行岩鳳棲霜倚鶴和杉誰人會得宗師意
紐轉乾坤好不參也符道者魯祖見僧面壁
此理何妨徑直時人更莫對量絃者不勞心
力中間或聞一類強言正是相為非惟謗他
古人亦乃困於上智會得祖師現前不會也
難遊避永明壽南泉黑豆未生時喃喃終至

洩天機休向未生前曉悟日出東方月落西
藥山呈池陽面壁許誰知萬古孤峯對落暉
終見攢眉便回去早知不是丈夫兒懶菴
魯祖逢人面壁老大慵懶追隨後之參徒罔
測一向打瓦鑽龜水菴一葉落江頭一望長
幾茎喬木倚斜陽曾經巴峽猿啼處鐵作心

肝也斷腸簡堂背前面後揚家醜揭地洪
首師子乳分付仙陀知不知法身午夜截北
斗足菴家財喪盡沒絲毫抵个一身猶恨
多却向池陽最深處殺人空手不持刀石菴
無目仙人揣骨頭暗中摸索認王侯價高
畢竟無人買冷却柏欄懨懨休雪菴日暖

佳人刺綉遲紫荆枝上轉黃鸝欲知無限傷
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南史人來面壁成
何事爭得心開見本源空劫已前諸佛子話
頭不舉自然回橫川魯祖因僧問如何是
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某甲無口師
曰將甚麼喫飯僧無語頌曰得因失有是

在非邊根源未斷枝派相連不言言口何在
 轉得身來難下載一帆風過洞庭湖對面酒
 知已遠背月全昌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
 師嗣馬祖 因于頓相公問佛法至理乞師一
 言師曰若問湏去情謂公曰便請師曰但問
 將來曰如何是佛師召于頓公應諾師曰更
 莫別求頌曰 如何是佛更莫別求相隨來
 也四大部洲月林觀 紫玉因于公一日問如
 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
 頓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失色師指曰這
 个便是黑風漂墮羅刹鬼國于作礼而謝頌
 曰 就身打劫壯吾曹喚得賢侯智眼高忿

色不知何處去珠回玉轉透雲袍南岩勝
 五臺山隱峯禪師嗣馬祖 一日薛祖祖曰甚
 處去師曰石頭去曰石頭路滑師曰竿木隨
 身逢場作戲便去終到石頭遂繞禪床一匝
 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曰蒼天蒼天師無
 語回舉以馬祖祖曰汝更去見他道蒼天蒼
 天便噓兩聲師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
 師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曰向汝道石頭路
 滑頌曰 石頭路險人難到到者方知滑似
 苔兩度三四雖踢倒滿身泥水又歸來虛堂
 風唱徹黃金縷重吹紫玉簫倚樓人不見風
 過樹頭搖 隱峯因南泉把淨瓶與師曰

淨瓶是境你不得動著境與我将水來師將
淨瓶傾水於泉面前休去頌曰 南泉特地
指瓶隱峯便來瀉水兩人自不識羞掘地深
埋自己 然堂一南泉不指淨瓶隱峯何曾瀉
水從教打瓦鑽龜佛法不在這裏 鼓山珪眼
中無翳休挑刮鏡上無塵不用磨信脚出門

行大路橫擔拄杖唱山歌

狂山果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 嗣馬祖上堂謂衆曰

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頌曰 從頭

數列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善會大

行筭指指巡文數不出 中卷空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嗣馬祖裝相國訪師問

曰師還有侍者否師曰有只是不可見客曰
何妨師乃喚曰大空小空惟二虎自蒼後出
裴見之驚悚師語二虎有客且去二虎於是
哮吼而去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提起
數珠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老僧常念觀世音
頌曰 常念觀音力伏猛獸道眼通明萬緣

何有良哉大士時時垂手念茲在茲安樂長

壽 龍門建新羅渤海竺乾此土月白風清三

界獨步對境無心剛菴有虎忽然提起數珠

時誰識當陽第一機奇奇敵勝還他師子兒

和堂與烏曰和尚 嗣馬祖因玄紹二上

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處玄曰江西師

便打日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
 後面个師僧我對看紹提近前師便打曰信
 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頌曰 烏曰分明棒
 有眼這僧直是眼無筋假饒打着百千个切
 莫將伊掛齒唇照堂一赤身挨白刃死中還
 得活一箭自迷踪萬車齊喪轍山珠烈焰
 不容致蟠泊大海那堪宿死屍任是三頭并
 六臂望風無不豎降旗徑山景鏖鄒在握當
 堂坐擬欲衝前便喪軀縱使機鋒如電拂到
 頭未免病棲蘆極耆需烏曰問僧近離甚處
 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
 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

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个也又打
 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
 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
 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
 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个漢僧礼拜師
 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坐師曰消得恁麼
 消得恁麼離六頌曰 呼即易遣即難互換機鋒
 子細看却石日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頌乾
 烏曰老烏曰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雪
 實相見不虛圖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
 我倒汝相扶交互為賓主相將入帝鄉高歌
 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准尔 佛性素

石曰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處來師曰烏曰
 果曰烏曰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
 然在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
 前三步曰我有七棒寄打烏曰你還甘否師
 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却四烏曰頌曰石
 曰發脚太遲馬祖開口太早十字街頭要錢
 須是打他拷拷月堂昌石曰因僧問如何是
 地蔵手中珠師曰你手中還有麼曰不會師
 曰莫謾大衆復頌曰不識自家寶隨他認外
 塵日中逃影質鏡裏失頭人頌曰貪觀天
 上月失却手中撓石曰山下路歸計轉迢遙
 觀面光輝日拍手笑吾曹且道笑他个什麼

為人不得力佛燈功喪盡自家寶何須問外
 歷萬緣具魚紋方見本來人塗毒策
 本溪和尚詞馬祖一日坐次龐居士至師緣
 顧視公以拄杖畫一圓相師近前踏却士曰
 與麼不與麼師亦劃一圓相士亦近前踏却
 師曰與麼不與麼士拋下拄杖而立師曰來
 時有杖去時無杖曰幸自圓成徒勞側目師
 撫掌曰奇哉奇哉一無所得士拈杖便行師
 曰看路看路頌曰辨六 轆子來瓦子擲拳頭來
 脚尖蓮子細點檢一場狼籍先賢為榜攝令
 人為法則莫學相似禪青天轟霹靂个中若
 是惺惺漢餓飯殘羹誰肯喫吐大因智起模十七

畫樣弄精鬼拂迹除蹤更見人行到水窮山
 盡處滿天雲散月華明十九條平路
 終無一局同欲分先後手劍目辨來踪工覺
 頭各呈見解互逞機鋒石火莫及電光同通
 拋下拄杖而立不同草草拈起拄杖便行亦
 豈匆匆者裏暑得隻眼許你親見廬公溪

月本溪因廬公問丹霞打侍者意旨如何師
 曰老老大大見人長短曰為我與師同參所
 以借問師曰若恁麼徒頭舉來共你商量曰
 老老大大不可共你說人是非師曰念公乎
 老曰罪過罪過頌曰一對鐵槌如綿團一
 雙烏鴉如白鶴忽然狹路相逢不免將錯就

錯鐘聲亮座主見馬祖講經論因參
 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
 不敢曰特甚麼講師曰持心講曰心如工伎
 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謬
 不得虛空莫講得麼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
 肯便去將下階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甚
 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曰這鈍根阿師礼
 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
 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礼謝
 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頌曰
 年錯謂將心講誰信虛空講似流蒸喚回頭
 方管地西山一去絕蹤由本覺一馬師瞎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亮師眼一入西山更不返我有三十二藤條
 寄與山中這擔板東山空昨夜月初明柴門
 猶未閉箇兒捉老鼠引得狗兒吠懶卷粗却
 是虛空解講經驢鳴犬吠一般聲郡樓昨夜
 寒暮鼓不是知音不解聽白拂順弓弦難結
 鴛鴦紐御道那栽栗棘蓬堪笑香嚴饒舌老
 今年猶勝去年窮雞六却是虛空講得經二十
 兩花狼藉曉風清睡人深入西山後多少關
 黎又錯聽開柱雲鎮州金牛和尚嗣馬
 祖每日自作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到
 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頌
 曰 白雲影裏笑呵呵兩手持來付與他若

是金毛師子于三千里外見說訛雪竇頌拳
 中十指展縮自由菩薩喫飯莫笑金牛有意
 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北慈恩金牛
 作舞也奇哉撫掌相拈喫飯來若謂因齋成
 慶讚都盧笑殺老黃梅佛因白菩薩子喫飯
 來一喚令人眼豁開却憶上方曾打鼓親持
 鐵鉢詣天台長靈卓長連床上狐屎尿三聖
 堂前狗吠春跳出金牛窠窟子月明照見夜
 行人佛眼遠欄衫席帽積塵埃柳巷花衢去
 復來拈得齋時檀拍板達人偏愛舞三臺佛
 心才然未錄去分明過典君不相語如何驗
 以因齋慶讚和泥土路饜只言呈作舞野狐

精七星利劔五長鯨 目 悟 勇 堂前事事已辦
 只欠開口喫飯一飽能忘百飢說甚因齋慶
 讚識得當面主人翁眉毛決定遮雙眼 佛 狂
 鐘鼓聲聲已喚齋堂前作舞老公家雖然
 一鉢充飢因不覺牙生滿口沙 飯 老 推 鳩 鳥
 落溪魚鼈死毒龍行徑草萊枯坐中若有江
 南客休向人前唱鷓鴣 箇 生 機 作舞金牛錯
 用心喚人喫飯笑忻忻黃金自有黃金價何
 必和沙賣與人 天 日 礼 崧山和尚 詞 馬
 和因典龐居士喫茶士舉索子曰人人盡有
 分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我為人人盡有所以
 道不得曰阿兄為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

言也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
 為甚麼不揖客師曰誰曰龐公師曰何須更
 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崧山幾被个老翁
 惑乱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
 取去舉索子時頌曰 未舉索子已前衲僧
 難為下嘴識得這個電苗不向黃泉作鬼不
 作鬼何准擬一拳拳倒黃鶴撲一踢踢翻大
 海水 布 空 共 七椀清風生兩腋一回舉著便
 惺惺相逢不用輕相揖須要當頭道姓名 正
 崧山與龐公見眾僧擇菜次師曰黃葉
 即去青葉即留士曰不落青黃又作麼生師
 曰道取好曰互為賓主也大難師曰却來此

間強作主宰曰誰不與麼師曰是曰不落青
 黃就中難道師笑曰也解與麼道士珍重大
 衆師曰大衆放你落機處頃曰 蹉過處甚
 分明無耳僧人子細聽但得白雲消散盡夕
 陽斜照數峯青佛鑑不落青黃道取好互
 為賓主也大難珍重東僧便下去後回相見
 作何顏大圓智膠投潦水和乳一卷一舒全
 須全上誰言不落青黃就中要人道取誰道
 取分付錢湯熟蒸爛煮佛住泰
 則川和尚嗣馬祖因龐居士相看次師曰還
 記得見否頭時道理否曰猶得阿師重然在
 師曰情知久參事慢曰阿師老老不啻龐公

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曰龐公鮮健且勝
 阿師師曰不是勝我我欠汝个僕頭士若下
 僕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頃曰 初
 見石頭久參事慢阿師老老龐公鮮健一項
 僕頭撲鋒互換大笑呵呵風和日暖正覺頭
 則川與龐居士摘茶次士問曰法界不容身
難六
 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僧洎答公話曰有
 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恁
 邇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
 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
 便歸方丈頃曰 相逢相識謾相邀碧水溪
 深隔斷橋無限說薛殊不聽急扃門戶更徒

勞保事勞二老機閑誰共委橫頭持下髮
 鬆山深不記來時路彷彿猿啼碧澗中
 二八佳人巧畫眉穿簾入戶意如親空勞
 笑語相調戲白髮山翁肯采伊寶燕源則川
 一日在方丈內坐居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
 丈室不覺僧到叅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
 三两步却回師乃収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
 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
 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南堂興拈云好
 則川亦好龐公看他兩作家恁麼相見如二
 龍玩寶兩無相傷所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
 動波到這裏方知有自由自在分且道是什

麼得恁麼靈驗良久復頌曰衲子懷中寶
 文星袖裏珠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又
 則川善唱居士能舞雲旣從龍風亦從虎師
 子頻呻象王回顧北斗歲身月宮趁兔踏破
 草鞋不移寸步樂行不如苦住富客不如
 貧王趨前退後說來端舞袖高歌却回去正
 覺頌難六忻州打地和尚詞為祖自江西領
 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
 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
 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祇如和尚每日
 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窻內取
 柴一片擲在釜中頁曰請問吾師皆打地

問處雖殊理不殊古人總在斯門入早是慈
悲曲為渠義若柔紫府山前真正事拄杖常
擎在手汾陽南北問津無限衆棒將打地報盲
解汾陽棒打著地始信無虛棄祇見巖
頭方失却錐頭利惹受深端坐似無為達人
却打地赫得虚空神走入波斯鼻福州寶壽

無江西樺樹和尚調馬祖一日因道吾從外
歸師問甚麼處去來曰親近來師曰用數這
兩片皮作麼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麼
生曰穢為有所以借頌曰從來父子不相
離石女何勞更問伊昨夜寒豈無影木白雲
深處露橫枝丹霞樺樹卧大道吾近前

被覆之師曰作麼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
是曰不在這兩處師曰爭奈蓋覆何曰莫亂
道頌曰樺樹卧起道吾蓋覆一喝當頭欸
翻路布圓悟相逢不相避个裏聊遊戲喝
一喝反天覆地大圓智石林和尚兩馬
見龐居士來乃豎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

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豎起拳師曰
正是丹霞機曰典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症
龐公患癖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頌
曰檐東過西移前作後馬首千差佛面百
醜月堂作家相見別無道理彼既搖頭此
亦搖尾頭尾相應須存終始多少杜撰禪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一向撥波求水佛鑿鑿潭州秀谿和尚

詞馬和因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

亂道作麼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麼

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床方

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麼生

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个人下茶也

雜六

二十四

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麼山呵呵大笑

頌曰 樓前巧燕雙雙語林上嬌鶯對對飛

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佛鑿鑿

兩陣交鋒笑似嗔雙眉倒卓眼生筋溪山雲

月誰為侶南北東西絕近鄰味堂遠

浮盃和尚詞馬祖一日凌行婆來禮拜師與

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

師曰浮盃無剩語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師

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歛手哭曰蒼天中

更添怨苦師無語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

邪為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

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

師猶少機関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

生是南泉猶少機関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

一問措婆曰會麼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

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

老婆問教口瘞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

便打一曰為什麼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

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
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
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燦破四
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豎起拳
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覷面提覷
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

華六

廿五

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
幾夜目前機頌曰 掌內摩尼曾不顧誰能
護惜娘生穉浮盃不會老婆禪直至如今遭
點污徑山界三電光石火尚猶遲伎死禪和
那得知轉面回頭擬尋討夕陽已過綠梢西
眼光燦破四天下婆子拳頭無縫罅當機覷

面事如何猛虎脊梁誰解跨 動絃別曲葉
落知秋擬議不來休休休中卷空行婆能
擊塗毒鼓遠近聞之皆膽怖唯有南泉與趙
州同死同生殊不顧阿呵呵伎死禪和春
何佛性泰年少行藏獨倚樓一家女子百家
求只因不入浮盃網對鏡看看白盡頭數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臨山洞山與密師伯經
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
流莫有道人君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
間忽見師巖形異鰲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
山無路閣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
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曰和尚住此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曰和尚先住此
 山先住師曰不知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
 從人天來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
 我見两个泥牛闖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頌
 曰 泥牛入海無消息天上人間何處覓謂
 言春去秋復來步步乘騎得渠力保字勇撥
 草瞻風海上遊海山深處葉隨流相將行到
 水窮處果見厖眉老比丘這比丘冷啾啾清
 風為線明月為鈎一合乾坤作釣舟孤峯絕
 頂垂綸坐不風流處也風流南堂典眼目高
 低鼻孔橫淺深輕重不多爭蚊虻上換肩
 入鶯鶯牙根借路行便把長河攬酥酪敢將

果拓作未堇隱山未是潛身處出沒任他烏
 兔更暗生建襄州龐蘊居士見馬祖初
 詢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
 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叅馬祖問曰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
 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頌曰
 一口吸盡雜六西江水萬古千今無一滴要知儻
 理不儻親馬祖可惜口門窄白雲端風吹日
 炙露屍骸泣問仙人覓地埋忍俊不禁多口
 老陰陽無處可安排伴字勇吸盡西江向汝
 道馬師家風下草草截流一掉破烟寒天水
 同秋清渺渺天童覺一口吸盡西江水洛陽

牡丹新吐帶鞍土揚塵勿處尋
 挫眸撞着自家底五祖演一口吸盡西江水道頭便合自
 知尾可憐龐老馬大師相逢對面千萬里傳
 被龐公借問來盡力道得只如此大珠道借
 問乾坤獨步人全擬分付太言觀西江吸盡
 無消滴誰解喉門鎖要津石門房一口吸盡
 西江水鷓鴣啼在深花裏自有知音笑點頭
 其來不入聾人耳寶華照一口吸盡西江水
 領上桃花香撲鼻枝枝葉葉盡含春也是因
 我得禮你高卷作大海波濤闊小人方寸深
 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鼓山珪一口吸西

江通身不隱藏聖凡不到處頂上放祥光
 也吞得管取海內無雙國悟勤一口吸盡西
 江水消滴不留洪浪起駒兒自是不尋常嘶
 風弄影斜陽裏白楊頌一口吸盡西江馬駒
 踏殺老龐不用燒錢引鬼自然安貼家邦尼
無著吸盡西江今古無雙及第歸也本身
 姓龐典牛游龐公孰謂問頭親馬祖言猶泥
 齒唇吸盡西江禁不住嶮崖句裏笑翻身水
 卷一一口吸盡西江水確箭生花猶未已葉
 栗枝枝垂雨露須弥藏針鋒裏大祥一
 口吸盡西江水龐老不曾明自已爛醉如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膽似天華縣茶瓶 三隻紫本深告 密坦哩孤
 忍坦哩智開口動舌是甚滋味因 你莫癡片
金機 西江一吸了無餘突出堂堂大丈夫盡
 道世間胡鬚赤誰知更有赤鬚胡密卷傑 拜
 鎚擗出油閑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初堂 淨裸裸赤灑洒沒可把若可知
 礼也退卷休一口吸盡西江水千手大悲提
 不起確紫生花春晝長狸奴白牯皆歡喜普
 老玉一著高一著一步闊一步馬駒踏殺人
 住住住住住拈禪錢居士見丹霞作走勢
 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麼生是頓伸勢霞便坐
 士向前以拄杖畫个七字於下畫个一字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
 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麼士
 遂哭出去頌曰 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
 中央天無四辟十方虛空掃踪滅跡通身是
 口說不出青黃碧綠亂捺抹夏南堂 因七
 見一尋踪訪跡見一忘七青天白日第二句
 中因凶得吉掛劍虛堂歸去來忠義之言難
 可失哀哀方卷 頭居士訪丹霞於霞前立
 少時便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却來士前
 主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
 曰者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畧無此
 子慈悲曰引得个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麼

引霞拈起居士僕頭曰恰似一个師僧士拈
 僕頭安霞頭上曰恰似一个俗人霞應喏三
 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霞拋下僕頭曰大
 似个烏紗巾士亦應喏三聲師曰昔時氣息
 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頌曰
 一出入徐行款步庠序威儀風流俏措互
 掩誰分僧俗雜六禮義花茲富是正覺遠丹霞典
 龐公終日用神通是處游歷盡全身遍界中
 千峯勢到岳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大圓智
 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菘蘿翁家破人殘相
 坦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劔方射斗光
 卷攪海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

長安南堂居士見丹霞來遂不語亦不起
 霞乃提起拂子士便拈起提子霞曰只與麼
 別更有在士曰此回見師不似於前曰不妨
 滅人聲價士曰本來要折倒汝一上曰與麼
 則啞却天然口去士曰汝啞却本分猶累我
 啞却霞擲下拂子便行士召然聞黎霞不顧
 士曰不為患啞燕亦患靜頌曰 丹霞初訪
 龐公日覲面分明竟不言豎拂只因無外物
 拈提何別有天然回頭患啞真燕實拂袖如
 靜外復玄欲行會師相見處石人行處笑喧
 喧板若柔 古人覲面機相見無可道豎拂有
 丹霞拈提是龐老龜毛逐語斜兔角隨意倒

患啞仍患靜分明好更奸分陽也動註別曲
 棄落知秋靜音鞭拂彼此相酬有意氣時添
 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聖毒業掛角於羊亡
 氣息倚天長劍用無痕纖波不動寒蟾影無
 限魚龍暗吐吞正覺顯居士因辭藥山山命
 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拍空中雪曰好雪
 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
 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
 闍羅老子未放你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
 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實頭別云初問但
 握雪團打復頌曰雪團打雪團打鹿老機
 關沒可把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滿

洒瀟洒絕碧眼胡僧難辨別 龐公全提滴
 水滴凍藥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
 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真淨文全禪相送
 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
 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鷓過新羅去也解道
 前路善為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
 住莫待去時飢上方五三尺寒光射斗牛鏃
 錐提處鬼神愁蠻夷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
 血頭流治久川禪師頭上漫漫脚下漫漫柱
 定即易瞥轉還難金剛寶劍逼人寒不墮機
 鋒句外看石溪月雲居悟曰若有人問雲居
 落在甚麼處即向伊道落在雪裏大眾會麼

頌曰 落在雪裏不犯脚手釘嘴鐵舌也
 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居士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
 頭共說無生話頌曰 收拾山雲海月情團
 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兔角杖敲得虛空
 曝曝聲石俱月春至花開秋後葉落父子團
 樂識甚好惡枯禪雙不說是不說非楊眉時
 目奸裏放痴父慈子孝無他事渾家一味討
 便宜尼開林美男兒懶墮女無良多口翁翁
 快口娘討盡便宜不知是何曾有會無生
 用極雲居士偈曰十方同聚會个个學無為
 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頌曰 撲頭塵土

靴襪破選佛場中無两个若道心空及第歸
 項上一提難放過佛慧來風月山川共一家
 雞來語下走龍蛇太白不曾登便殿筆頭昨
 夜自生花心開青長盡生涯賣笊籬白拈火
 裏討便宜看来伎倆只如此也道心空及第
 歸佛光居士一日曰雞雞十石油麻樹上
 攤婆應聲曰易易百草頭遺祖師意靈照曰
 也不難也不易飢來喫飯困來睡頌曰 口
 子南南畧不休把却菰蘿做大遊有个女兒
 不肯嫁他年定作老丫頭佛卷寬家復寬
 家面面相觀品弄沒聲琴清聲播千古
 居士以家業盡投湘水女子靈照日持

叢籬鬻於市中頌曰 雙角堆雲美態嬌
 誰教柄杖頭挑入屋宇可無人問撞着行家
 芝不饒目 爺持活計沈江水累如公街
 賈放離不是家貧連子苦此心能有幾人知
無除 父既心空及第歸女兒依樣畫蛾眉
 一家只了一家事那得閑錢買杖屨

居士因賣竹流籬下橋與摸女子靈照一見
 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女曰見爺倒地
 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 憐兒不
 覺笑嗔嗔却於中路碾泥沙黃龍老漢當時
 見一棒打殺者冤家黃龍南 居士倒地靈照
 扶起乞兒枝倆討甚巴鼻忠卷 孝順歲五

迎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夙世惡冤家
自 龐公倒地靈照扶起至今幾百年清風
 猶未已猶未已東海鯉魚千尺鱗已 菴深 居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
 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
 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

釋六

卅一末

意士乃笑頌曰 萬里無雲銀漢橫大方玄
 路等閑行阿爺智量世希有女子圓光頂賴
 生出 華齋 龐老家聲千古在說難說易互相
 酬就中靈照較些子祖意分明百草頭成 首
 居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
 報照還報日已中矣而有食也士出戶觀次

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
 於是更延七日頌曰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
 不同分月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西君惠 一棚
 戲舞渾家樂鼓樂喧天恣攬投戲衫卸下許
 誰知無端笑倒黃番綽 北海心 居士 臨示疾
 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
 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
 就枕公膝而化頌曰 欲識窮源處何人為
 指迷夕陽鷄犬外桃李自成蹊 盧堂愚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面向婆拈
 梳子插向髻後曰 回向了也便出去頌曰
 龐婆移轉髻邊梳一段風流舉世無萬幸但

將公道斷維那不用筆頭書 慈覺深 維那對
 泉要宣揚返被婆婆笑一場拈轉牙梳重註
 却相逢僧更錯商量 歡堂史

卅一束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六

維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雜七

僧錄曰有開教澤恩益禪寺住持淨戒重扶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三世

藥山儼 十四則

長髯曠 三則

嵩山 二十五則

丹霞然 六則

佛陀 一則

大真通 三則

大同濟 四則

鑿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 石頭師辭馬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師曰一切不為曰恁麼即開坐也師曰若問坐即為也曰汝道不為且且不為箇什麼師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
流豈可明頌曰 玄微及盡本條然若謂渠
間萬八千月印澄江魚不見釣人何必更拋
筌 丹霞淳任運不知名輕輕著眼聽水上青
青綠元來是浮萍 五祖演擺撥佛祖縛曠然
絕墨外一物亦不為縱橫得自在古監每
明辨去來金槌影動樹花開任運相將不可
陪法雲隨處作風雷 圓悟勤行行月冷風高
步步山寒水深達人披肝露膽見義劈腹剗
心 作堂連石頭打草要蛇驚密護玄機絕
情迅馬追風須辨的報云千聖不知名 圓悟
平常開坐與開行嶺上無心雲片橫照境

俱忘人不立從前日午打三更雪岩欽
 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其
 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曰恁麼也不得不
 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
 師用指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
 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
 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
 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
 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
 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頌曰 總不得

不無端野老馬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
 界山猶隔一重關揚無為四海狼烟靜中原
 信息通罷拈三尺劒休弄一張弓鼓山珪好
 箇話端阿誰解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徑山
 果倒腹傾勝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徑山只今
 便好猛提耳莫待天明失却鷄東菴聰重疊
雜七
 峯巒俱鎖斷知誰深入到桃源行人只見一
 溪水流 出桃花片片鮮肯堂充坐斷千峯路
 穿開碧落天那容問端的端的彌膝前松源
 恁麼不得總不得脫却布衫赤骨律劈頭
 一搭忽翻身便見口開并眼白雪菴理一重
 山了一重雲行盡天涯轉苦辛甚劄歸來屋

裏坐落花啼鳥一絃春星堂忌 剖盡枯腸夜
 蓋機通身不掛一毫珠清風步步隨身轉明
 月誰分上下池古華妙
 藥山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
 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
 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
 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
 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
 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頌曰師資會過意
 非輕脫落皮膚轉不親三篋束來成話壩至
 今錯認定盤星

藥山因僧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誦曲
 曰不誦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頌曰道
 中有至寶濟世無倫匹藥嶠發深藏唯云不
 誦曲不誦曲傾國相酬未相直壁立萬仞此
 心真不必當來問彌勒國相勤直如絃瑩如
 玉露非七膽傾心更無迂曲直饒徧地黃金未免
 易之不得易不得南海波斯面如墨佛世春
 藥山久不陞堂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
 誨師曰打鍾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
 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
 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惟得老
 僧傳燈錄與此稍異乃曰一日院主請師上

堂大衆纔集師良久便歸方丈閉門院主還
 後曰和尚許某甲上堂為什麼却歸方丈師
 曰院主姪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
 恠得老僧頌曰 藥山老應病藥請上堂推
 鍾著一丸不再愈顛狂孤負金仙換骨方
 軒蓮家法簡嚴非二非三月來明湛水雲退

露寒若真機自得妙處誰參不是文殊白槌
 後也應千古屈履曇天童覺明珠一顆價難
 酬不是知音便暗投翻笑藥山空費力水清
 魚現不吞鈎慈受深誰云藥嶠不陞堂日日
 相逢為舉揚獨耀無私常顯露莫將無語錯
 商量成枯木癡兒刻意止啼錢良駒追風顧

影鞭雲掃長空巢月鶴夜寒入骨不成眠天
 童覺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絲毫
 不犯總教戒亡掩空關鋪席宏開見也麼買人何似看人
 多十成好箇吹毛劍只作陶家壁上梭無準
 更鍾鳴衆集歸方丈苦殺當頭請法人法法
 本來無一法若言無法法纏身橫川珠

藥山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什麼師曰思量
 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
 思量頌曰 兀兀地思量無可得思量無可
 思量處真箇好思量大庾嶺頭逢六祖鰲山
 店上見曾却無準
 藥山一口因違布衲浴佛乃曰這箇從汝浴

還俗得那箇麼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
 慶云邪法難扶去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
 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
 盡善不盡善頌曰愛將惡水蘸頭澆引得
 清風慰寂寥無限遠山描不得喬松脩竹冷
 蕭蕭生毒策一番雨過一番晴雙眼已開桑
 眼青鴉鳩樹頭啼不已百舌黃鸝相共鳴懶
 巷懶
 藥山書佛字問道吾是什麼字曰佛字師曰
 多口阿師頌曰道吾忽尔見先師問字開
 拳顯妙機對佛是真真是佛藥山為破吐中
 疑汾陽藥山此問實堪嗟碎咏同風不易

誇問佛須知呈妙旨多因於此現空花延壽
 藥山手中書佛字問他端尔要心開只將
 佛字為酬對元是曾持五戒來橫川藥
 山夜叅次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
 持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曰特牛生兒也
 何以不道師曰把燈來把燈來其僧退入衆
 雲岩舉似洞山山曰這僧却會祇是不肯禮
 拜頌曰犢牛生子頗相諳两眼通紅色似
 藍把火照來無覓處大家普請一時叅龍門
 遠藥山看經有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
 為什麼却自看師曰我只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若是汝牛皮也須看透

長慶云眼有河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
 意不會藥山意頌曰 徹底更何疑覲穿會
 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汾陽耶門前
 自有千山月室內都無一點塵貝葉若圖遮
 得眼須知淨地亦迷人成枯木遮眼誰同藥
 嶠盲牛皮穿透骨毛寒五湖四海知多少字
 密行疎總理下一般保穿勇藥山不許衆香經自
 是時人眼不明常持經卷去來者學師遮眼
 不惺惺石門忠看破牛皮徹底穿到頭無義
 亦無文問伊遮得何人眼梵語唐言總不分
 天日禮你若學他看牛皮真箇穿長年橫案
 上字義自然圓橫川

藥山謂雲岩曰與我喚沙彌來曰喚他來作
 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捉上拏下
 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頌
 曰 藥山道頭雲岩知尾雖然頭尾相稱要
 且不識蓋耻應卷豈要共出一隻手只教
 喚着沙彌來鐵鐺無脚又無耳墻下春深蕒
 葉開橫川
 藥山一日坐次道吾雲岩侍立師指案山上
 枯茶二樹問吾曰枯者是榮者是曰榮者是
 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岩枯者
 是榮者是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
 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曰

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遺吾雲岩曰
 不是不是頌曰落霜黃葉作金錢癡駘啼
 兒見喜歡捉得獻娘俱道好不知誰是哂傍
 觀海印信一枝榮一枝枯中心綠葉更扶踈
 黃鶯任解千般語免得傍人彈子無佛慧泉
 抹粉塗坏復聚頭盡由行主線牽抽鱗皮打
 破曲吹徹收拾大家歸去休仔草房說盡榮
 枯轉見難沙彌平墮語言端光僧遙指據啼
 處雲散千空月色寒地巖恩雲岩寂寂無窠
 曰爛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意閒行
 間坐任榮枯草堂清藥山用處少人扶堪笑
 雲岩與道吾猶向榮枯生解會豈知潘閻倒

騎驢楚安方年老心孤笑藥山團樂諸子坐
 忘還從頭細問榮枯事鼻孔元來總一般雲
 若日三三兩兩不相同携手行行入草中撥
 轉脚頭穿誘履何妨騰月鼓春風東公光
 藥山因僧問平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
 塵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
 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
 頌曰塵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
 若活成群趁虎正脈從來付獵人師高聲云
 看箭雲寶平地飛鉄騎弓矢不開張好箇
 塵中主穿心向路傍佛心才獵人有神箭射
 得塵中主箭下便承當跳出曾溪路翻身路

著上頭聞敵勝驚群警尔聞國信馬駒出
 廐腰猶軟鳳子離巢力尚微生就玉蹄千里
 去養成金翅九霄飛舟難憑
 藥山一日齋時自打鼓高沙彌捧鉢作舞入
 堂山便拋下鼓槌曰是第幾和曰第二和師
 曰如何是第一和高就桶內留一杓飯便去
 頌曰 一般打鼓并作舞與你諸方事不同
 歷歷正聲霄漢外且非數日落寒中乃勝那
 父子相投魚味同擊盃打鼓展家風雖然百
 味般般有爭奈風吹別調中成枯木聲鼓拈
 槌第二籌鉢盛香飯飽還休東風扇後韶光
 美別岸垂楊弄翠柔重筆頂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同石頭然石頭執役三
 載忽一日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
 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鋤鏝剗草獨師以盆盛
 水冰頭於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剗髮
 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頌曰 石頭剗草
 驗英豪惜僅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
非七
 至今應不累兒曹谷源道
 丹霞於慧林寺遇天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
 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
 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
 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頌曰 古岩苔
 閉冷侵扉飛者驚危走者迷夜深寒焚汀州

火失燒漁家忙自疑按子青雪擁岫扉凍不
 春一尊木佛劈為薪眼睛動處眉毛落為謗
 如來正法輪要無盡老倒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剛突出罪過從來作底當誰道千虛不
 博實佛燈珣靚面難歲向上機家風千古為
 人施銀山鐵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楚

下不須推托更問如何若何要且無繩自縛
圓悟勤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
 昨向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文殊道
 丹霞寒燒木佛院主因禍得福可憐杜撰徒
 官紙管胡卜亂卜應菴華丹霞燒木佛院主
 眉鬚落彎弓射薪須是金牙作無相範荒
 院天寒燒木佛一堆紅焰對枯床渾身終夜
 烘烘暖罪過難教院主當橫川珠
 丹霞一日訪龐公見女子取菜次師曰居士
 在否女放下菜籃欵手立師又問居士在否
 女便提籃去師回須臾公歸女舉前話公曰
 丹霞在麼曰去也公曰赤土塗牛好頌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丹霞一問女子歛手擬議之間烏飛兔走何
 人證明菴中野叟赤土塗牛不談子醜妙高
 室主露頭露面便相酬慣出人前不怕羞自
 是奴奴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白面郎從
 不門戶恰相當可伶赤土塗牛妳打瓦鑽龜
 亂度量上方益淡薄衣裳取次粧放藍歛手
 自無良老鹿猶更多愁在不到奴奴漏泄香
 張無盡作者相逢用處親携藍歸去意深深
 雲收雨散江天淨一曲漁歌過遠村妙善
 爺頑賴兒還債徹底老婆心赤土塗牛妳北
 矧簡人前賣俏最風流一釣無端便上鉤縱
 使菜籃提得去奈何覆水已難收笑翁堪放

行把住設周遮一敗風流出當家不是當年
 添桶破爭能撒土又拋沙遠巷會揖問居士
 在否放下藍兒歛手咄哉一對冤家獨許龐
 公知有退菴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
 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西岩惠嘖嘖口背是
 卅霞飲決携籃已荅他要得家私無漏泄歸
 未莫說與爺爺開極雲
 丹霞問僧甚起宿曰山下宿師曰甚起喫飯
 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
 眼也無僧無對頃曰盡機不成瞎按牛頭
 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
 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巨寶願

丹霞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曰如漢
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
得龐公麼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
處安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
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
中這一句無人道得頌曰 是眼何窄是身

釋七

九

何安昨日今日事無兩般淮南兩浙秋熱春
寒恁麼會得也太無端三十年後莫受人謾
佛慈悲昨日今朝事不同一番寒雨一番風
太平基業分明在溪澗河源總向東塗毒策
蒸逢敵手著還新得意難藏眼裏身局罷不
知何處去空山惆悵爛柯人方卷願昨日與

今日同中却不同得龍攬滄海俊鶴摩青空
宗眼明如日機輪疾似風丹霞回首矣徧界
覓無蹤石溪月
丹霞一日手提數珠居士近前奪却曰二彼
空手即休師曰妬忌老翁不識好惡曰捉師
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師曰咩咩曰吾師
得人怕師曰猫少棒在曰年老喫棒不得師
曰不識痛痒漢打得也無益曰也無接引機
關在師拋下數珠而去曰賊人物終不敢收
師回首呵呵大笑士曰這賊改也師近前把
住曰更不諱得士與一掌頌曰 龐老無風
起浪丹霞浪起風生迤邐雷奔電掣遠颯虎

戰龍爭引水插田博飯居山火種刀耕兩散
 雲收日出信步東行西行南堂興
 潮州靈山大鎮寶通禪師石頭韓文公一
 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
 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者如何座
 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
 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曰適來
 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
 曰是師便打趁出院頌曰 解展機鋒是大
 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
 禪公始得間汾陽昭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

施設為韓公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
 狐蹤黃龍南潮者如山觀者如市本分弄潮
 人出沒如遊戲可伶不是弄潮人往往須向
 潮中死海印信一步繞行兩步移門前驚起
 鳳凰兒栖蹤不在梧桐樹羣鳥東西空繞枝
 保寧男問來歲數數珠呈百八循環意甚明
 底事如何班七觸風化潮陽從此令嚴行世覺
 二文公問起無多子大頭直答豈下差首座
 若教能返擲當時二老亦離家 佛法無別
 好商量門前扣齒便承當一般出院難分雪
 疑疑唐朝韓侍郎佛國白一串摩尼觀面當
 機賺却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竊伎倆春

秋元自不曾知石引牙齒厚皮包不過吾
家事事俗人知首空出院未為過長老引油
方合宜續引

大隸國韓文公五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
法省要與乞師一語師良久公問措時三平
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

定動後以智按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
於侍者遣得箇入起頌曰

徑截之言問大隸文公良馬暗窺鞭教手三

平加智按中霄雲散月當天大興

省要之言伸一問宋師據坐不輕酬無端醉
後添盃酒惱亂春風半未休若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將軍安坐碧油幢凛凛威風冷似霜却把機
關輕過泄至今千古錯商量北岸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類繁縱得三平老文公
只姓韓西岩

大隸國韓文公問如何是佛師曰看頌曰

轟然如雷警然如電非青非黃非見不見鬼

角杖龜毛拂萬法宗十聖骨即處分明千百

德何必釋迦又彌勒佛

潭州長龍嶺禪師明石師初往曹溪禮祖

塔回赤石頭頭問甚處來師曰嶺南來曰嶺

頭一尊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教欠

點眼在曰甚要點眼康師曰便請頭乃起一

尼師禮拜頭曰汝見箇什麼道理便禮拜師

曰披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頃曰

一鋪大悲千手眼十分圓就未開光君看筆

下神翅現更有靈蹤在上方保寧

長徒未向嶺南來功德圓成眼已開亦重善

財四首慶文珠元不下樓臺智海清

撥草瞻風到石頭關山重疊路迢迢嶺頭功

德圓成久一點紅爐雪未消華堂清

造鋪功德自何來垂足清機孰可猜點雪方

明休指注木人心眼自然開木山方

圓光皎皎耀寒虛妙手丹青畫不如當日石

須點點破至今赤土亂蒸糊普融千嶺頭功

德眼倦足等閒垂紅爐一點雪直下席亡依

天童覺國千精奇老石頭毫端點出佛雙眸

破繩床上閒垂足兩道神光夜不收佛無魚

大庾嶺頭功德成謾言點眼訪知音紅爐片

雪明端的象外風光照古今珠山如

紅爐一點雪知音管不覺龜毛扇子扇泥牛

一點血五祖演一足垂來親點眼嶺頭功德

已圓成長此只怕精神露却指紅爐片雪輕

心聞真南岳峯前老石頭憐兒何事不知羞

為人點眼長伸脚直至而今懶不收無淨輕

長徒因李行婆來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

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曰有甚諦處

師曰念你是女人故你拄杖曰某了終不見
 尋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處曰和尚無過婆
 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豎拳曰與
 麼總成鎮倒師曰實無諱處頌曰
 長髭李
 行婆相見打破鍋彼此兩無失是非轉更多
 大圓若見伊掃蕩葛藤窠奉勸參學者休哆
 咳囉囉大圓智長髭解接無根樹婆子能
 挑水底燈燈爛樹生真可笑佳聲千古播乾
 坤誰得麼方筆顯
 長髭有僧為煎茶三巡後僧問不負從上諸
 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
 為什麼有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

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
 狐疑良又下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
 師曰見利忘錘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
 子曰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
 後入師翹一足曰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
 曰直是維摩也絃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
 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錯勢僧
 却把住曰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箇來師曰
 不但維摩文殊也絃口不得曰看箭席不可
 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頌曰 是精識精是
 賊識賊猛虎驚蛇釋迦彌勒觀音勢至寒山

拾得一盞清茶古今規則 南堂與一句兩句
 為藤路布維摩文殊絨口無處暗箭藏鋒射
 中猛虎一掌相酬繪事後素方甚願第一句
 言不及見利志維何得何失拈起放下翹足
 而立文殊維摩繪箭交擊果不可當一掌推
 出縱是舜若多神額頭也須汗出 不發月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 胡石耶尋常持一
 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
 吃自餘是甚麼枕躡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
 事迹異常時人莫測頌曰 三種佳名一箇
 過邀君把手上高坡時八自沒登山力空負
 當年一曲歌 佛燈响

澧州大同普濟禪師 胡石耶 因僧問如何是
 本來人師曰共住不相識曰恁麼則禮釋去
 也師曰暗寫愁腸寄阿誰頌曰 共住同行
 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伊縱饒紹續家門者
 半是貧寒乞養兒 保寧勇

大同一日問龐居士曰是箇言語今古少人
 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麼曰話師再舉前話
 曰什麼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
 語士作舞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
 誰檢頌曰 慣逐羊腸路相逢莫問津江山
 異今古風物逐時新 方菴
 大同因龐居士來訪提起依體喚曰大同師

大同師師不頓士曰石頭一宗无解冰消師
 曰若不得龐公擊灼然如此士地下策離口
 卑教不直一文戲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
 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策籬曰龐公龐公
 士曰你要我策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
 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頌曰 提起依
 離清風滿窠宇放下策籬黃金如糞土可憐
 兩箇老古錘相見何用同作舞生毒策你愛
 我策籬我愛你木杓主山繞放高紫山又爰
 業居士大同師將錯便就錯歸去來兮天地
 寬一對鐵槌何處看暗堂透普濟把定被龐
 公痛處一錘直得左轉右側前依後隨策籬

提起處相呼作舞時若言依樣畫猶兒定把
 黃金鑄子期石溪月
 大同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
 識十二時麼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
 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字別子丑
 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
 茲訣頌曰 十二時中別不別通身是口難
 分說東村王老暗嗟吁連磨西未有妙訣
 十二時中時時別終日說兮未嘗說經
 行坐卧在其中吾今直下為君訣大圓智子
 丑寅卯何曾別古人今人如是說喪盡靈臺
 一物無佛祖分明為秘訣金華策識得子丑

寅卯旬應須繼紹此門風如王仗劍當堂坐
佛魔俱拂一司空不承月

潭州瀉山靈祐禪師_{明百丈}一日侍立百丈

問誰師曰靈祐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

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此

不是火師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

時岐路耳經曰欲見佛性當觀時節因緣時

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

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然心亦無法只

走無虛妄九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故

今既尔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

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未曰在甚處師乃

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擊木頭

曰提起都來只一星路然騰烟且天明連延

野外猶難救直得三年草不生保軍身力士

曾遺額上珠搜尋無處喚嗟吁傍人為指珠

元在始覺平生用意大無邊撥動寒灰火

便明曉來山外尚焚燒堪嗟法眼堂前客猶

向南方問丙丁上方大雄山下路遙長父

子相將草裏行拈得拈柴呈是大家私穩密

自對量門前幸有通津路信脚何妨步夕陽

四海五湖龍界高梧梢竹鳳雛鄉佛燈

通身是口偏身是舌口欲談而不談舌欲說

而不說說不說皆不瞥皎皎光明偏大千任

而不說說不說皆不瞥皎皎光明偏大千任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從天下紛紜說南堂只拈起枯柴吹兩吹應
 時星燄亘天飛可憐癡坐圓爐底面面相看
 總不知高麗泉用盡工夫夜欲闌東挑西撥
 見還難暮然豆爆寒灰裏便把柴頭作火看
 湖山重重何必逞風流箇事纔知便合休縱
 使見烟非是火也須燒手更燒頭寶葉原根
 尋到底得星兒冷焰騰輝是此時拈一莖茅
 輕點着不知燒殺五須彌重岩欽
 為山在百丈為典座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
 尋得一山名大為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曰彼是肉山和尚
 是骨人若居徒不盈千觀典座可住得丈呼

來說與時首座聞得曰合當某去彼何人也
 丈乃告眾下語出格者得遂拈淨瓶置地上
 設問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座曰不可喚
 作木突丈復問典座座乃踢倒淨瓶而去丈
 笑曰首座輸却山子也因命典座住山即
 大鴻圓祐禪師也果安千眾頌曰定奪英
 雄是淨餅毫釐分處更無情太平本是將軍
 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無覺正今全提作者
 知淨餅拈起定狐疑須知大智無私鑑解道
 為山却屬伊佛世淨餅踢處有來由自是
 行人不到頭須信春風生大野不風流處也
 風流竟幸百丈堂前定大滿金毛獅子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全威淨餅踢倒還元化千里淳風動地歸
清不頽山前有信旗單刀一直入籌帷長
 戈短戟都無用奪得將軍金印歸上方益大
 用應須作者知當場一踢絕狐疑堪嗟不紹
 家園者只向餅邊定是非通然達淨餅踢倒
 羸山子體用全彰邁古今洞徹玄關垂手康
 到頭須是遇知音疎山女七為山與仰山摘十六
 茶次師謂仰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
 形請現本形相見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
 用不得其體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
 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
 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

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
 摘茶更莫別思量處處分明是道場體用共
 推真應物禪流頓覺兩前香汾陽體用全
 彰用不難當時為仰自相謾禪流若具金剛
 眼互換機鋒子細看佛印元龍生龍子闔全
 威霹靂聲中掣電撥雨過雲收何處去為山
 千古獨巍巍野軒體用俱非鳥飛免走撼
 樹默然天長地久三十拄杖令雖巖也是憐
 兒不覺醜佛慧泉春暖相呼出翠微時行時
 坐幾忘歸黃昏一陣東風雨未免渾身透濕
 衣保寧祇聞子聲不見子形茶株撼處太
 分明要知寂子惺惺處便乃徐徐著眼聽志

交深家醜不可外揚父子體用全彰父奪子
 機猶可子奪父機無良大愚張翁乍與李
 公友待罰李公一盞酒倒被李公罰一杯好
 手手中無好手佛盤惹馮山得體仰山得用
 體用俱全夢中說夢誰一卷聞聲不見形撼
 樹却惺惺體用何須論歸家落日明橫川

十七

十七

馮山問仰山從何處歸曰田中歸師曰禾好
 刈也未曰好刈師曰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
 不黃見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
 仰拈起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
 馮王擇乳頌曰不作青黃見其如稻穗何
 馮王能擇乳鷄子過新羅天日乳

馮山冬月問仰山天寒人寒曰大家在這裏
 師曰何不直說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
 曰直須隨流頌曰北風逞寒威凜凜侵肌
 骨一句拈天寒幾曾容朕迹隨流認得本來
 身徧界莫非無價珍圓悟熱吹盡風流大石
 調唱出富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
 蒲萄酒一鍾正堂大家在這裏兩手扶不
 起放下近前看是什麼面嘴無際大家在這
 這裏初不礙隨流兩口無一舌葛藤殊未休
 茫茫大地人無數幾箇男兒鮮點頭寂中
 大家在裏許南山焦尾虎牙爪利如鋒日輪
 正當午已卷馮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

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
 得一夢汝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
 面少頃香巖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
 寂子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巖乃點一碗茶來
 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驚子頌曰 取水烹茶
 不失機當時原夢善知時如斯始謂仙陀落
 寫子神通豈及伊 本竟一 般草瞻風孤峯獨
 宿鼓無絃琴唱無生曲為仰香巖鼎之三足
 臨機不費纖毫力任運分身千百億 南堂典
 神機妙用開眼作夢非時現通顯異惑眾 石
 庵頭 一杯晴雪早茶香午睡初醒春晝長撥
 著通身俱是眼半窓疎影轉斜陽 雪岩欽

為山示衆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
 牯牛左脇書五字曰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
 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
 僧喚作甚麼即得頌曰不是為山不是牛一
 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
 出常流 世傑 古德垂慈力未酬才聞異相便
 爭牛聲前句後明女肯失却為山見不週且
 與同袍通一線蘆花雪覆菊當秋 沙隱 千
 羣萬羣水牯牛不出為山這一隻無心管帶
 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不大不小有筋
 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是晚
 來天地黑枚枚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準

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却這牛賊黃真
 南二昔日為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坵形
 容卓犖雖無力灌噴依前是好牛四野草青
 隨處放千峯雪白早須收若能提舉及時節
 極目桑田何用憂水牯為山峭峻機分明人
 類顯幽奇兩途語出分明夜鳥投林曉復
 飛道吾真山下為牛山上僧河沙異號未為
 能常愛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海印
 信不道瀉山不道牛酌然何處辨蹤由絲毫
 差却來時路萬劫無由得出頭白雲端改却
 形容換却頭當陽難隱箇蹤由驢名馬字雖
 呼喚多少傍觀滿面羞保來身山上山僧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下牛披毛戴角混同流普天成佛兼成祖獍
 有為山作水牛佛國白蹄角分明觸處周不
 勞管帶不勞收但知不犯他苗稼水草隨緣
 得自由真如為山山上老禪翁山下作牛
 而已矣是非此子不能消說甚參禪明自己
 穿拳祥反手書空事已成忙忙人問兩頭上
 出原不是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佛心才
 野迤躄泚賺殺人早曾耕徧大田春有時落
 草無尋處顯現為山老漢身張無不千頭萬
 頭只一頭騎去騎來得自由放去高原水草
 足也須時把鼻繩收佛無愁異類中行得自
 由須知千聖亦難收和光日照溪山曉笑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乳坤那一頭楚安方為山水牯牛禪人聚頭
 咬可憐負春人喚作嶺南獠天童覺春寒料
 峭凍殺年少切忌參商別無玄妙龍門遠為
 山水牯異常流不是為山不是牛舉世有誰
 能道得波聲漁笛釣魚舟南堂與一箇形骸
 兩姓名入泥入水可憐生回頭掣斷黃金鍊
 肯向毗盧頂上行別峯甲百年猶恐沒人知
 名字仍將左脇題入水入泥難放牧仲山只
 得半邊騎盧堂愚為山上堂云仲冬嚴寒年
 年事豎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
 師曰我情知汝若這話不得却顧香巖巖曰
 某甲偏荅得這話師躡前問巖亦進前叉手

而立師曰賴過寂子不會頌曰豎運推移
 事若何絲來線去定說說織成蜀錦千般巧
 不出當時一隻梭懶菴振叉手進前寂子不
 會殺人活人好箇三昧這般阿師叢林殃害
 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月林觀
 一竿絲線兩金魚不犯清波意自殊斜拽篋
 衣遮蓋後空餘明月滿江湖石溪月一箭暗
 穿紅日影雙鷗已落碧雲端不知李廣無玄
 妙多向弓弦幾處看開祖雲為山見尼劉鐵
 磨來師曰老牯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
 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
 去頌曰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

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百戰功成老太平優游誰肯共爭衡玉鞭
 金馬間終日明月清風富一生
天童覺老孛
 牛未到此間明朝大會去臺山白雲一曲知
 音少樵唱漁歌自往還
及無盡主人無德客
 無機石火光中閃電飛同死同生同得失此
韓七
 心能有幾人知
中卷空雲巢夢斷月華秋玉
 女翻身過斗牛卸却花冠歸舊隱玄途鳥道
 未容收
足卷蓋共樂昇平道赤時相逢終不
 展鎗旗隨宜淡飯清茶外困卧間行幾箇知
無半範岸草青青得自由等閑牽著便昂頭
 通身露出一般白莫是山前水牯牛
雪君欵

打鼓弄琵琶相逢一會家陽春同唱罷燕雪
 喫冬瓜
雲初慶滿山因僧問如何是百丈真
 師下禪床叉手立曰如何是和高真師却坐
 頌曰 百丈親奴面滿山鬼眼睛見人空解
 咲弄物不知名
松原去老婦臨粧絳唇唇人
 前自逞好精神顰眉冷咲渾相似不顧傍邊
 掩鼻人
石執斬滿山問仲山即今事且置古
 米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
 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
 汝仰便禮拜頌曰 相見錦江頭相携上酒
 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師資會遇意何
 深蒿地臨機問古今又香近前還退後曾經

百鍊見真金本竟一為山坐次仰山香嚴侍
 立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
 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
 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
 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狗口
 頌曰一窟金毛師子兒相將無事共遊嬉
難七
 同時啐啄知機變鳳轉龍盤也大奇本竟一
 為山垂語辨龍蛇一對驪珠絕點取師子窟
 中無異獸嘉聲動地徧天涯隱靜羅象王頰
 仰師子哮吼踞地盤空移星換斗坐斷舌頭
 合取狗口一回擲地作金聲九曲黃河徹底
清幽堂共待得即來月已西寒喧不道醉如

泥五更又欲向何去騎馬出門烏夜啼寂意
 滿山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握拳相交
 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頌曰仰
 山自外纔方入兩手相交復握拳寂子深深
 女人拜謝師特為老婆禪本竟一佳人十八
 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祇有五郎知稚態
 更無人道柳如眉慈受深芙蓉月向懷中照
 楊柳風來面上吹夜半庭前柘枝舞天明羅
 袖濕胭脂心開竟為山方丈內坐次仰山入
 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曰大有
 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曰慧寂祇管
 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

到這田地也難得曰懷慧寂所見祇如此一
 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為一人也不得曰自古
 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
 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
 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頌曰 宗門
 中今嗣合眼坐禪處平地打毬子急須著眼
 覷兩挑挑得上三築築不住築得住依前輓
 向毬門去 石溪月為山問仰山妙淨明心汝
 作麼生會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
 得其事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
 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妙淨
 明心一句全真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舒肝瀝

膽照徹古今箇中如不昧徧界是黃金雲寶
 馮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
 子凌有僧到王常侍處舉前話王曰彼中兄
 弟如何商量曰即色明心附物顯理王曰不
 是這箇道理上座快歸馮山去某甲寄一封
 書與和尚僧得書馳上師師開書見一圓相
 相中書日字師曰誰知千里外有箇知音仰
 山侍立乃曰雖然如是也祇是箇俗漢師曰
 子又作麼生仰作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
 却師乃大笑頌曰 南星北斗忽移位四海
 九州如鼎沸波斯匿王鼻柱天樓至如來脚
 踏地保寧旁 豎起拂子封白紙千里誰知有

雜七

二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知己行人莫與路為鄰四海五湖王化裏
羊甲 為山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
 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
 不會底師曰抵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
 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
 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為禪道且沒交涉名運
 糞入不名運糞出汚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頌曰 雪中送炭堪為喜醬裏添鹽更是佳
 徃徃盡隨言語轉却同跬步驟泥沙東史親
 為山問仰山什麼處來曰田中未師曰田中
 多少人仰拈鋤子叉手而立師曰南山大有
 人刈茅仰拔鋤子便行玄沙云當時便踏倒

鋤子頌曰 為山問處少知音拈地酬他佛
 祖沈踏倒玄沙傍不肯免教蒼翠帶春深
 子青淺種深耕正及時入泥入水更同誰南
 山茅草多人刈獨是爺兒兩箇知保寧勇借
 問親從甚處來拈鋤叉手口慵開雖然不犯
 當頭令爭奈音聲徧九垓成枯木盡道為山
 父子和插和插插七猶自帶干戈至今一井明如鏡
 時有無風匝匝波黃龍震老覺情多念子孫
 而今慚愧起家門是須記取南山語鑊骨銘
 肌共報恩天童堯金鞭擊動蒼龍窟吐霧擎
 雲出海門溟渤吸乳天上去空餘雷電滿山
 川佛心十數目分明舉即難袖僧無不膽毛

寒須知別有壘中路但向須彌頂上看蓮門
 速挿鋏义手異何同要顯全機立大功雖然
 有數通呈了留得高傳振祖風焚安方义手
 當曾鋏挿深幾人遺劔刻舟尋面前水拈全
 頭角田裏生涯自古今雪後始知松柏操事
 難方見丈夫心刈茅盡是南山事達磨休言
 在少林佛盤熟試問田中有幾人挿鋏义手
 意分明可憐不逐南山去撒手歸家罷問程
 佛性未挿鋏义手事希奇誰識為山父子機
 回首南山山下路刈茅人去已多時文殊道
 賊火相逢恰五更見成賊物不須爭暗中多
 少都分了天曉依然各自行無準範一日頻

來三五度有時歡喜有時瞋改頭換面休疑
 著元是尖簷帽下人虛堂愚為山坐次仰山
 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
 師曰一粥一飯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
 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逢人不得錯
 舉頌曰 莫分彼我彼我無殊困魚止滌病
 鳥棲蘆遠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為山在百丈曰司馬頭陀問野狐話作麼生
 會師以手撼門扇三下陀曰太籠生師曰佛
 法不是這個道理頌曰 因果雙行孰共
 知茫茫四海路多歧搥頭撥出初生月便効
 張公畫翠眉佛心才 春至自花開朱顏

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鏡中來龍門遠

盲人來與啞人抓說著無因話病苗一下被

他抓著後平生癢處一時消佛灯珣瀉

山因仰山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好燈籠

日莫只這個便是麼師曰只這個是什麼曰

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識頌曰雄七靚面提來子四

付與伊分明此意沒東西腕頭有力千鈞重

誰道通身是水泥雪岩欽瀉山問仰山

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什麼邊事仰空中畫

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感頌曰盡日

商量古佛言當時一畫却成冤至今尚有瀉

山在莫道宗枝絕子孫佛印元松直棘曲

烏玄鶴白未後商量空帶一畫若言向上玄

閑走殺諸方禪客地哉恩父子雖親共較

量宵中爭信有刀鎗當時一畫畫得斷徧界

葛藤無復生箇翁故瀉山一日見野火乃問

道吾還見火麼曰見師曰從何處起曰除却

經行坐卧請師別致一問來師便休去頌曰

野火連天誰云不見道吾有準聊通一線坐

卧經行風力可轉妙辨縱橫機輪掣電還會

麼若也擬議事久多變大圓智連天野火

了無涯起處猶來辨作家眼裏瞳人雙翳及

面前徧界絕空華道吾老也堪誇且道畢竟

從什麼處起汲水僧歸林下寺侍船人立渡

頭沙佛燈動野人炎炎何處起紫烟紅綾便
 燒人須知坐卧經行裏見得無殊用得親石
 溪月為山因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
 叱槽云嗽餒何物師曰喫喫頌曰白牛生
 下是白牛現起堂堂莫外求是我不能藏委
 曲直下分明是一頭般若柔白牛露也沒遮
 闌在處橫眠在處閒水草恣情甘美足醜翻
 純出潤良田汾陽昭五角霜毛露地牛人間
 天上顯蹤由不同雪嶺時時吼肯若滿山日
 日收冷吸月光無影像遍經塵園任遨遊牧
 童忽上須彌頂指出乾坤那一頭洞山露
 地白牛起問端隨緣叱叱齒牙寒不知飲啄

是何物喫喫直教滄海乾天童克為山問僧
 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
 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
 猶在曰歿蒸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
 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者病僧著僧便
 出去頌曰莫恠相逢無信息誰能長作置
 書郵直饒說盡千般事那箇心中得到頭柳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七

第七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六祖下第四世

黃藥運

則六

大慈中

二月

平田岸

則一長沙岑

則九

午湖蹤

則二

乘寬

二則

白馬照

則一雲際祖

則一陸大夫

則五

甘贊

二則

龍潭信

則二道吾智

則六雲巖晟

則七

百歲哲

一則

船子觀

則二高妙彌

則二李翔

一則

翠微學

一則

性空

一則

僊天

二則

三平忠

一則

黃藥禪師

遊天台

達一

僧與之言

味如舊相

識熱視之

目光射人

乃

偕行屬湖水

蒸漲捐笠

植杖而止

其僧率師

同渡

師曰兄要渡

自渡彼即

褰衣躡波

若履

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

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

不及言訖不見頌曰道人猛利難親近漾笠

中流驗作家憶昔高人何處去夜添和月過

平沙堂息前溪綠漲雨初晴浮笠波心寒

標平伎倆由來抵如此放教急急奔前程石

黃藥一日在盤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

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

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

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為

師便掌彌曰太鹿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

說鹿既細隨後又掌頌曰象王蹴踏師子

嘖呻奇哉三掌分付著人大唐扶得真天子
 不動干戈致太平枯禪鏡黃金殿上顯全機
 爭似揚眉瞬目時二度瓜牙親弄處干戈中
 立太平基東山海曾施三掌觸君王佛法何
 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池著慚
 惶北海心大機之用誰擔荷斷際孤風不可
 追濟比少年曾未委風光太子已先知石溪
 月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攔腮便掌重賞分明
 前際後際獨見太平寶劍拂開龍体现直至
 如今六國清尼同林共膝下黃金貴掌中天
 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盡濟寒西岩志轟雷
 掣電奮全機正是潛龍熟睡時忽地夢回春

恨斷曉風吹雨過前溪開極雲黃蘗一日辭
 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
 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
 裏許泉曰王老師聾師戴笠便行頌曰相見
 錦江頭相携上酒樓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
 愁龍門遠黃蘗因裴相國鎮宛陵達大禪苑
 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蘗名之公
 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
 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頌
 曰師前跪托請安名慕地當鋒喚一聲不是
 裴公誰敢應直教聾替也開聽分得裴相
 當時忘却名被人喚著又惺惺不知未具胞

胎日誰敢塗糊此性靈佛印元五彩粧來掌
 上擎老胡剛為立虛名君今欲得超諸祖須
 向金剛頂上行世尊身不是心兮不是佛黃
 蘗喚出是何物裴公從此認虛名天下衲僧
 跳不出草堂清棒來前面請安名黃蘗高高
 喚一聲剖出從前真面目從茲佐得國風清
 楚安才裴公悟處絕說說天水能翻萬丈波
 霹靂機中反活眼鋒銚句裏罷干戈峯頭路
 暫經過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借堂深名正字亦正形端影必端呼來并謔
 去醜屎雜旗檀日身息土木形骸權階佛呼
 喚喚去強名誰要知箇裏難安立拋國須當

大姓裴開極靈黃蘗云汝等盡是啗酒糟漢
 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聚
 衆為甚麼却道無禪師曰不道無禪祇是
 無師頌曰凜凜威風不自誇端居寰海定龍
 蛇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遭弄爪牙雪峯
 顯無師充塞大唐國啗酒糟漢會不得竹寺
 間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佛慧大唐國
 裏無禪師與君携手歸家裏拋鉤本欲釣鯉
 鯨誰知釣得跛鼈子端雲黃蘗山中明示衆
 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萊
 林有眼人佛鍾息大唐國裏無禪師不許會
 舌抵許知著肉汗衫如脫了方知棒喝誑愚

疑龍門達大唐國裏無禪師禮拜歸堂更不
 疑堪嘆河陽新婦子不如臨濟小厮兒鼓山
 珠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
 國裏老婆揮今日為君注破了徑山家外
 橫該宇宙身聖凡極盡不容塵衲僧意氣合
 如此當場誰是奪標人寶宗有禪無師真

可嘆大唐國裏何處討可憐多少路行人噴
 却酒糟隨路倒懶菴拒荆棘林中宣妙義蒸
 蒸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
 過短牆卷通二義從親處斷貧向富邊休腰
 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或菴休大冶烹金豈
 一途無星秤子定鎚銖抵這無師成漏逗角

舟已過洞庭湖進菴鬼門貼卦鬼猶驚又
 見毛頭掃帚星若得過閑公驗正夜深把手
 御街行中菴空國內無師眼窺高分明拈起
 七星刀衲僧皮下如無血未免依前唾酒糟
 噴菴壘洞門無鑰匙閣崔嵬風露高寒且非
 人世是則是天上人間知幾幾者僧一問不

將來黃蘗通身是泥水運菴若大唐國裏無
 禪師獨弄單提見也無茫茫宇宙人無數幾
 箇男兒是丈夫月林觀大唐國裏無禪師噴
 酒糟漢難解注只是無師苦口禪天下無如
 黃蘗苦井翁黃蘗在百丈開田歸丈問運
 閑熬開田不易師云隨眾作務丈云有煩道

用師云爭敢辭勞丈云開得多少田地師將
 鋤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頌曰相
 見言談理不虧等閒轉面便相揮畢竟水須
 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龍月連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百丈上堂曰山僧
 不辭荅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頌曰輕
 如毫末重如山地前天涯去復還黃葉殞時
 風骨露水邊依舊石爛斑靈堂忌大慈一日
 因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師曰般若以何為
 體州大咲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
 何為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頌曰

以何為體呵呵笑推倒當頭陷虎機鳥帶香
 從花裏出龍含雨向洞中歸心間寶
 台州平田普岸禪師百丈師一日訪茂源
 源繞起迎師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
 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曰一
 步較易兩步較難源曰著甚死急師曰若非
 和尚不免諸方檢點頌曰主山高與案山低
 幾見雲開又合時彷彿暮樓堪對處兩峯相
 峙絕高低絕像巖廝撲欣逢是對頭拳未踢
 去兩相酬中間手面交加處鵝眼鷹睛莫可
 求竹屋前平田見僧來便打僧近前把住挂
 杖師曰適來造次僧奪棒却打師師曰作家

作家僧禮拜師近前作提勢僧呵呵大笑拂袖出去師曰草賊大敗頌曰祖令初行亦可觀從他互換太無端幸然打著其間漢草賊終來識不難木克一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南泉師一日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田一

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蓉頌曰天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西寶意顯寶拂拂山香滿路飛野花香零落草離披春風無限深深意不得黃鸝說向誰上方

蓋獨步曾無語逢人口便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薄霧飾紅日輕烟襯綠苔若將詩句會埋没法王才佛鑑慧無事携筇閒縱步堂中首座問何來潛奇掩勝皆窮盡不謾遊山空往回未亮一落花芳草如鋪錦滿目春光入畫圖門外相逢親切處也勝秋露滴芙蓉圓悟芳草織茵迎步綠落花鋪錦拂衣香歸來說似諸禪子蕩蕩風光遠畫梁長沙因僧問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如死人手頌曰死人眼死人手金烏飛玉兔走直截根源取之左右張翁醉倒卧官街元是李翁

喫私酒中空長沙因僧問了即業障本來
 空未了應須還宿債只如二祖是了不了師
 曰空又問雲門門曰確頌曰長沙空雲門
 確信手拈非造作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
 總有絲毫騰蛇透脚大為秀長沙一日遣僧
 問同叅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
 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
 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
 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
 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抵如百尺竿頭
 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
 四海五湖皇化裏頌曰玉人夢破一聲鐘

轉丐生涯色色齊有信風雷催出蟄無言挑
 李自成蹊及時及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膝
 泥天童克朗州山澧州水四海五湖皇化裏
 百尺竿頭進步時築著磴著自家底老長沙
 也希有好路不行草裏走踏著南山鼈鼻蛇
 驚起面南看北斗佛鐵勸一句舉揚宗旨事
 法堂上草亦須荒回頭却說人間話大地山
 河常放光光未明無有佛三條椽下好商量
 岑大蟲岑大蟲澧州水朗州峯榮華岳長沙
 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師曰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
 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

師曰得聞題取一篇頌曰 黃鶴樓前法戰
 時百千諸佛墜降旗渠無國土居何處留與
 多才一首詩死心新聞名直下驚天地更問
 所居成自謗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下透
 長安宜源清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
 難齊秋空月影千江印春曉流鶯是處啼大

洪達千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
 知靚面難藏處黃鶴樓前鸚鵡洲禾山方海
 水有時終見底人生到死不知心秀才若會
 翻身句管取白衣入翰林處受源黃鶴樓中
 四望賒滿天風月屬詩家百千諸佛居何土
 風起長江湧浪花普教平百千諸佛倒騎

對面分明失路頭却問老師何處去勸君更
 上一層樓黃龍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
 嚴何處求靚面岩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
 州南華島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曾不現
 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寶峯
 龍門遠曰大衆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
 為甚麼却恁麼直秀才尋常嘲風咏月為甚
 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若是黃鶴樓有甚麼
 難題處聽取山僧題破乃頌曰 容顏甚奇
 妙光明照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觀
 黃鶴樓前共語時白蘋紅蓼對江湄衷腸已
 訴無人會惟有清風明月知天皇赤土纒

將盡鼓箕烏雞何事忽驚飛自從題入新詩
 後黃鶴樓前忘却歸月堂黃鶴樓前鸚鵡
 洲夕陽西去水東流要知諸佛居何處風葉
 蕭蕭月滿樓納堂黃鶴樓前題一篇無限
 惜大失平吳長沙一隻眼長長今古何曾有
 蹤跡心開貴堂堂妙相真難比歷歷梵音猶
 更奇可憐逐句尋言者蹉過長沙觀而機知
 不知黃鶴樓崔顥題詩佛性杰百千諸佛問
 米由崔顥曾題黃鶴樓雪後竹籬梅亂放一
 枚臨水最風流懶卷相鷓鴣鳥守空地魚從
 脚底過鷓鴣認不知遊卷演崔顥曾題黃鶴
 樓上頭春色少人遊清香已逐殘春去無限

狂蜂恣不休法堂崔顥曾題黃鶴樓長沙
 拈起當風流大千國土俱家業諸佛何曾有
 地頭混源寄秀才覓火和煙得長沙賣石著
 雲饒欲知千佛居何土贏得詩禪價轉高伊
 卷推黃鶴樓前一首詩把將掃帚畫蛾眉百
 千諸佛真消息觀面分明舉似伊源岳百
 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
 空歸去明月清風也笑人掩室開百千諸佛
 居何土崔顥曾題黃鶴樓倒腹傾腸猶不會
 長江千古自東流天目推百千諸佛在何居
 黃鶴樓詩錦不如問汝秀才題也未一篇題
 取草蹄踏石田長沙與仰山說月次山人

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
 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
 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
 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吞南泉迂化一則
 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頌曰
 客見長沙路陌同令人依約探家風須彌萬
 仞磨今古折箭量天枉費工佛甲元長沙似
 水洗水者僧自倒自起三聖特地出頭賣盡
 滿園桃李月堂昌長沙老長沙老入理深談
 何處討昨夜三更斗柄垂依舊天明日杲杲
 南泉迂化知不知今古傳來也大奇也大奇
 雪裏誰能解辨梅大圓智探花蝴蝶舞三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啄木掉頭鳴訝鼓處處相逢岑大蟲元來便
 是長沙虎長童蘿蔔頭禪聒噪人霜刀累
 切了無痕自古不通人咬嚼只容衲子鶻菴
 吞正堂辯也大奇也大奇長沙畫虎却成狸
 南泉一去無消息空使行人說是非佛如息
 王老踪由孰可知那塔更問大蟲兒直饒石
 筍抽條盡無處堪尋向上機殺子舒也大奇
 也大奇卷舒出沒看全機若非鑑物張華眼
 未免隨人說是非小溪月長沙因僧問如何
 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
 已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
 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誰

向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
 無歸頌曰 塵刹平常露此身疑生情動見
 疎親湖南城裏從來事未賤柴多足四鄰
 穿身誰問山河解轉身轉身方覺体全真清
 淨界中無一物一重山後一重人 大圓會一
 類圓明非內外老虛鏡裏絕纖塵山河大地
 非他物萬象森羅露此身既不會更無人向
 道湖南好養民 註 長沙因有僧問如何是
 諸佛師師云汝從無量劫來承甚麼人恩力
 頌曰 水墨丹青狀不成混然竹木箇精靈
 求恩乞福他桎校向道明明自不聽 保寧身
 混沌未分便有渠堂堂相貌絕名模長沙謬

道承恩力試問還曾識也無 珠山常
 衡州子湖岩利蹤禪師 湖南東 師住子湖院
 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
 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
 下二僧叅師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
 便歸方丈或有人問如何是子湖狗師云噉
 啖頌曰 子湖堂上絕人行只為堂前狗子
 獐見影聞聲心膽懾當頭寧免喪殘生 正覺
 遊子湖狗子最威棒來者投明莫暗行向道
 有時如不見當頭咬殺喪平生 佛因白 老大
 宗師沒巴鼻養狗之緣太兇戲奪牌禪客如
 川來鎗刀爭及吹毛利 龍門遠 子湖狗子劍

戟牙齒虎豹遺傷象龍被恥外道天魔望風
 頂禮立國安邦不勞弘矢而堂具貧家無所
 有只養一隻狗任是佛出來也須遣一口類
 如如蹉過跨門一機昧却見成公案子湖指
 慶太親直須急着眼看漸第幾子湖因僧問
 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真正
 理作麼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銀城與單于
 契書是什麼人作其僧無語頌曰 手裏然
 綸卷復舒扁舟撥洞天湖忽然惡浪翻空
 立收拾歸來一伎無月夜明
 鄂州茱萸山和尚時南來問僧曰閉齋為復
 是將山說水為復是問道參禪曰和尚試道

看師曰雕蚶鏤蛤不浚之泥勞君遠至曰灑
 身是鉄猶被一槌師曰降將不斬頌曰杖藜
 林下步蒼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花紅隋
 水綠一時流出洞中来北唐思游山說水事
 尋常早晚歸來夢似霜踏破草鞋回首看數
 聲猿叫白雲鄉保寧勇來時相伴去時相
 伴去須知去與來同行不同步地邊鴨聽雷
 嶺上風吹樹九曲黃河徹底渾三千年清只
 一度佛慈惠茱萸上堂汝等諸人莫向虛空
 裏釘樞時有靈靈土座出衆曰虛空是樞師
 便打虛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便歸方丈頌
 曰虛空是樞幾人諳獨有靈虛家善來疎倒

乘黃雖倚勢龍頭蛇尾更何堪本者一

荆南白馬晏照禪師荆南常曰快活快活

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完主問

和尚當時被劫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願如

今何得恁麼地師奉梳子曰汝道當時是如

今是主無對法眼代云當時但掩耳出去頌

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

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顛顛預預死也莽

莽鹵鹵出地蔽焉甜瓜撒蒂甜苦孰連根苦

拈起梳子時新羅夜打鼓實奉然一生叫快

活臨終沒依怙甜瓜撒蒂甜苦孰連根苦

照本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荆南初參南

泉問云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

何是藏泉云王老師與汝往來者是藏雲實

云草復漢師云直得不往來時如何泉云亦

是藏雲實師又問如何是珠雲實云亦

泉召師祖師應諾泉云你不曾我語師信入

雲實云百尺竿頭作恁倆不是好手者裏著

得隻眼實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

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頌曰問

樂摩尼珠摩尼在何許呼名應答聲諸方某

錯舉神鼎碧波深處釣魚翁拋餌牽絲力

已窮一棹清風明月下不知身在水晶宮佛

志泉別是非明得喪應之心指諸掌徃來不

徃來只這便是蔽輪王賞之有功黃帝得之
 罔象轉樞機能伎倆明眼衲僧莫尚替天童
 竟往來是歲珠何在省去方知不以求罔象
 得之猶特地回光返照便甘休中蒼鷹
 逐兔驅龍翫珠透青眼不瞬照物手寧虛徃
 來不徃來草裏湯塗糊百尺竿頭入虎穴分
 明月上長珊瑚悟勤收者易見者難見者
 易用則難見得用得二無兩般閒把一枝歸
 去笛夜深吹過汨羅灣避卷源分明月上長
 珊瑚一段風光燦太虛大地衆生同受用如
 來藏裏本來無必源岳一顆玄不味歷劫
 曾無向背可憐窮漢愚痴日逐伶俜牽隊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泉傾盡愁腸恰似水澆鴨背而今直下拈來
 對面一槌打碎普菴王宣州刺史陸亘大夫
 或稱侍御或稱中丞見南泉問南泉弟子家
 中有一片石有時或坐或卧如今擬鐫作一
 尊佛還得麼泉云得大夫云莫不得麼泉云
 不得不得頌曰問得也道得不得還不得
 侯白何曾白侯黑未是黑貴地王老師天下
 賊中賊賊大夫象簡曾拈得正竟逸得與不
 得天寬地窄坐卧經行無勞疑惑真如結南
 泉得得何似不得淑人君子其儀不成黃龍
 震親從家中來家中何所有持此一片石磨
 大堅且久靈山曾獻佛帝釋聊舉手心中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何物安樂并長壽龍門遠南泉道得拈出片

石南泉道不得拈出片石石中有玉淨無瑕

堪與大夫為寶壁見得不見一絲毫坐卧未

曾離頃刻不用雕鐫徒勞拂拭儀相堂堂分

明歷歷若人於此便回光何必當來見彌勒

佛也前得得後不得一貫誰知兩五百雨

日一十三擗蕭蕭風松瑟瑟隔山人聽鷓鴣詞錯認胡

茄十八拍石菴大夫鐫石意弥高王老無

端敦壞化裂破重關行活路一天風月照娑

婆掩室開得得與不得分明露肝膽無人知

此意令我憶南泉尚翁敬坐卧曾經幾度春

半封苔蘚半籠雲無稜無縫難提掇空把肝

腸說向人開松雲泐手持來難蓋覆依前兩

手還分付一枕清風睡正濃鳥銜花落品前

路諾意陸大夫問南泉曰摩法師也甚奇

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泉指庭前牡丹

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頌曰

見聞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

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雪寶舉則易

見還難彌盧頂上天風寒峩峨直下蒼龍窟

誰敢覩著晦堂心天地同根自唯然當時猶

喜遇南泉指言見此花如夢須信壺中別有

天白雲端大夫作牧見南泉舉古明今理事

圓正好捨身拚命處不知何故却茫然保寧

勇舉則易見還難同根天地又顛預南泉指
 出花如夢對此憑君子細看死心新一枝兩
 枝千萬枝金刀擬剪却難披不離披有誰知
 自綠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上方生
 山潤石韞玉林秀淵截珠見此一株花似夢
 灼然根本不同途王老師脫規摸解向長安
 正鬧處喚起悠悠陸大夫圓悟勤南泉瀝膽
 詢諸人笑指庭前別是春不是守株閒待兔
 且須騎鶴上青雲佛鑑勸執云天地與同根
 爭見爭如理見親一盤遮花渾已物滿天風
 月與誰論堪笑南泉老作猶來因語識人可
 辨陸亘大夫對面埋沒家珍佛燈珣若知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死本同根不應重來更問人却得南泉親指
 似等閒花發夢中春鼓山哇天地同根伸一
 問未曾擗步已亡家無陰陽慶花重發玉本
 無瑕似有瑕徑山果南泉據令不輕酬曾指
 庭花對陸侯舉世盡從忙裏老誰人肯向死
 前休真淨文須知天地共同根萬物從來元
 一體未審南泉庭下花幾人看了夢相似照
 堂一指點深紅與昔同更無天艷在芳叢南
 泉笑裏移春去留得殘紅醉蜜蜂心閑貫玉
 洞玄閑道路長蟠桃豈是等閑芳遮歲不許
 人間見只恐春風漏泄香正堂耕堪笑當年
 陸大夫獨誇身外更無餘不因指出花如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爭得雙眸翳盡除恚甚需未嘗脚下分泥水

剛向人前弄口唇滿眼芳花胡蝶夢不知辜

負洛陽春肯堂克同根一體都如夢夢裏惺

惺眼又花蝴蝶飛來過牆去不知春色落誰

家雪菴瑾天地同根物一體大夫曾舉向南

泉庭前指出花如夢幾箇親曾到檻前天日

體裁書擬欲扣天關往往無人可共論因得

老生輕指撥臨風不覺暗消魂虛堂愚天地

同根已自明大夫何用逞英靈壓良為賤南

泉老笑指庭花換眼睛無隱鑑陸亘四珠轉

玉南泉換斗移星花陰滿地日午夢覺流鶯

一聲南岩勝天地同根元一體畫師難畫亦

難描南泉轉步移身處引得黃鸝下柳條爾

岩若陸大夫問南泉師姓甚麼泉曰姓王公

曰還有春屬麼曰四臣不昧公曰王居何位

曰玉殿苔生公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曰不居

正位頌曰金鴨香消更漏長沉玉殿紫

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造無人獨自行石

仇衍玉殿苔生正不居四臣無路納嘉謨老

叢知是承誰力風暖歌聲落野鉏石林

陸大夫問南泉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

麼泉曰如國家用大夫作甚麼頌曰大悲

手眼問來親王老酬機列主賓倒轉鎗頭來

快便從茲六國絕烟塵野卷陸大夫問南

泉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泉曰分明
 記取舉似作家公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
 界成就曰適來搵是大夫分上事頌曰 馬
 前相撲入交失脚不來外求當面修則六合
 彼中身分明舉似人到處世界搵成就脫畧
 窠曰還滲漏月堂昌 池州甘贄行者見南

泉一日入南泉設齋時黃蘗為首座行者請
 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
 爭消得某甲贖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
 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贖頌曰
 甘贄有收有放首座徹底惺惺雲收雨霽長
 空闊一對鴛鴦盡不成松源岳 拋來撒去互

施呈地獄門前鬼眼睛覷破觸髅肝膽外摩
 醞頂上復重明虛堂愚 甘贄又一日入南泉
 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
 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
 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麼處座曰當時便
 去也泉傳破鍋子頌曰 一般設粥古今稀

十利功圓果不低鍋鏊盡穿無煮粒叢林遠
 近揔應知汾陽昭 甘贄設粥詣南泉請師念
 佛眾僧前狸奴典座言歸去當時鍋鏊一時
 牙忘明回 兩頭水牯忽相逢出入平田淺草
 中杖子擊采何處去悠悠千古永無蹤保寧
 勇槌下分明漏泄多尋常設粥却請訛狸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白牯無尋處枉使厨頭打破鍋佛曰白異路
 相逢句已酬閒吹菴管向汀洲漁人貪碩沙
 頭驚不覺扁舟逐浪流雪岑預財施無窮法
 施多為他狸牯念摩訶無端甘贄低頭拜捺
 撥南泉打破鍋張無盡特來設粥誇英俊那
 知王老更風流打破粥鍋呈醜拙狸奴白牯
 一齊收跡山如高吟大笑性猖狂潘閣騎驢
 出故鄉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甚堂準狸奴白牯念摩訶事似南泉打破鍋
 雖然佛法無多子天下叢林不奈何迹山
 南泉打破閒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為
 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顛顛任山果甘贄設

粥顯家風王老無端贄施功報去始將鍋打
 破也知賊過後張弓海印信甘贄設粥念摩
 訶致見南泉打破鍋萬事但將公道斷任教
 四海動干戈忠堂一甘贄設粥施財南泉將
 鍋打破輸他白牯狸奴贏得一場因果二人
 暗中紅心疑殺厨前典座莫疑好羹粥別無
 巧只要頻頻攪圓悟點太平自來不打諸人
 也須照顧甘贄米裏有蟲南泉鍋是鉄作君
 看大冶精金終不墮羣錮佛慈甘贄設
 白粥南泉費盪醋彼此落便宜至今斷來路
 或菴体針鋒相揍便干戈帶累南泉打粥鍋
 莫謂當年輕放過大都有罪不重科笑翁堪

甘贄設粥南泉打鍋一椀病痛徹底請訖更
 有些兒好笑明朝餓殺禪和雪菴理設粥般
 勤請念誦白槌各為念摩訶上來功德要圓
 滿渡去厨頭打破鍋橫川珠行者失却眼南
 泉破却鍋滿堂僧不厭一箇俗人多南出勝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嗣天悟師未出家時為餅
 鋪住在寺前每日常供餅十枚上天皇皇受
 已却留一餅與之曰惠汝以蔭子孫師曰是
 某將來何以返曰惠汝皇曰是汝將來復汝
 何咎師因有悟入遂投出家頌曰 將去將
 來事不差龍潭固問勿交加後來多少爭唇
 吻春鳥喃喃罵落花汾陽昭十餅每將留一

箇因思何謂蔭兒孫團團將去還將入不覺
 醍醐到頂門白雲端南岳山頭見石頭便歸
 古岸狎沙鷗謾分胡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
 直鈎佛國白持來送去樣團團覆蔭兒孫義
 不寒何似當時休擘破潭崙留與後人看無
 準範受惠當思報將他一餅回出家緣法到
 當下得心灰橫川珠龍潭因天皇曰汝昔崇
 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
 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
 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曰
 汝擎茶來吾為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
 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

良父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
 開辭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
 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頌曰脫白投師貴
 苦辛等茶問訊盡躬親無端再叙三年事笑
 倒街頭賣餅久白雲地據欵結案得失過半
 盡力擔當上船離岸無不指示汝擎茶行食
 處聖解凡情不過來軒軒頭甫起風雷月堂
 昌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荆山因僧問如
 何是和尚深深處師下禪床作女人拜曰謝
 子遠來無可抵待頌曰驪龍海卧瑞雲高
 四望歸宗萬劫潮木人來問西宮事回惠東
 園一顆桃叔子青回頭已落今時路不露鋒

銓豈得圓撥動少林闍子誰知別是一空
 天成枯木草戶柴門謝子來躬身下拜笑眉
 開深深密密親分付莫道寶山空手回珠山
 如深深親下拜三代禮全故此意如不然玉
 帛云乎哉無半篋歲稔時清禮義多相逢陪
 酒又陪歌當筵不辭開懷飲如此一天風月
 何東夏頌道吾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麼師
 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麼生宗師曰切忌
 道著泉曰灼然道著即頭甫生三日後師與
 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
 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甫生合作麼
 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復

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
 曰你不妨伶俐若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
 陀為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
 曰他却是異類中行若曰如何是異類中行
 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
 角生直頰向異類中行若亦不會頌曰言
 詮不到是同袍拂袖歸堂衆乃淘沙礫真金
 無辨別不須疑慮更切切汾陽昭金剛際下
 古觸髅幾被人踏血濺空明月任從君自掬
 寒松那棄白雲封叔子青道吾因石霜問百
 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向他道甚麼師喚沙彌
 彌應諾師曰添淨瓶水著師良久却問霜適

來問甚麼霜擬再舉師便歸方丈霜於此有
 省頌曰垂手還他作者機尋常語裏布鎗旗
 重詢擬進歸方丈一句分明更不疑丹霞
 道吾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麼師曰不
 識曰為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頌曰白
 雲深處路難通擬問踪由已涉功挂角羚羊
 無影迹從容還落正偏中丹霞道吾因滿
 山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
 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
 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搭不干他事速道
 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沒涉頌曰妙藥
 何曾過口神醫莫能捉手若存也渠本非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至虛也渠本非有不滅而生不亡而壽全起
 威音之前獨步劫空之後成平也天蓋地擎
 運轉也鳥飛兔走天皇覺道吾因趙州來著
 豹皮棍把吉撩棒在三門前等候纔見州來
 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
 喏一聲而去頌曰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禿
 驟龍驤誰敢定價三千里外見說訛生鐵一
 團無縫罅尼無著一吹無孔笛一撫沒絃
 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潘巷
 光道吾作舞一曲無譜若將耳聞未敢相許
 野巷潘州雲巖曇晟禪師葉山因道吾
 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
 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
 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頌曰
 遍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崩騰
 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埴兮忽生
 那箇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
 捧頭手眼從何起曹真一竅靈通八面玲瓏
 無象無私春入律不留不礙月行空清淨
 目功德臂徧身何處通身是現前手眼顯全
 機大用縱橫何忌諱妖童第應兄呼豈偶然
 嬉遊時在舊山前通身手眼如何會拾得寒
 山笑揭天秋洪演若師回鏡裏首那吒還復

舊時身不知手眼從何起便道全軀在剎塵
 拂心通身是手眼徧界不曾藏背摸床頭枕
 翻身嫌夜長天宰觀音妙音十八十九眼見
 耳聞是人知有左握軍持右擎揚柳担兼放
 開鳥飛兔走息大洪大悲許多手眼如人夜摸
 枕子徧身通身起來盡受奴驅婢使君不見
 認著牛迹裏失却大海水轉變未得時依前
 有依倚歸去來歸去來拍天洪浪如浮埃月
 堂昌徧身是通身是酥酪醍醐為一味毫端
 湧出須彌盧芥子吸竭滄溟水十靈吞煉正
 眼家廓照用同時人境俱奪捧頭喝下錯承
 當背手拈來已失却莫莫水是水兮山是山

切忌無繩而自縛悟大悲菩薩千手眼如
 人背手摸枕頭翻孫跳出布袋口不妨隨處
 逞風流懶卷徧身是通身是淨潔渾身泥却
 灰拽來露出狂風吹誰教背手摸枕子復打
 三棒鍊老雲巖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
 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
 也師堅起掃帚曰這箇是第幾月吾休去玄
 沙聞云正是第二月頌曰借來聊尔了門頭
 得用隨宜即便休象骨岩前弄蛇手兒時作
 麴老知羞天童雲巖同道吾自南泉回藥山
 師問藥山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
 困倦且待別時來師曰某甲特為此事歸山

來山曰且去師便出吾在方丈外問師不薦
 不覺齧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師師尼去問
 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師曰不為某甲說吾便
 低頭頌曰饑餓嫩草遙山去渴飲寒泉均潤
 回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潮
 雲巖因僧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

曰便好埋却頌曰便好埋却更無依托天上
 人間逍遙快樂切忌思量涉路途不勞彈指
 開樓閣瑞雲巖因藥山問開汝解弄獅子
 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
 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
 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瀉山為問承聞

長老在藥山弄獅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
 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獅子
 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頌曰尾翹金毛獅
 子子旃檀林下青莎裏置也置也威自全一
 出六出眉趂起非擬擬知幾幾星流不啻三
 千里天外風清哮吼時為君吸盡西江水

顯寶放出金毛獅子百獸不見踪由要得爪
 牙全露直須自把繩頭樞雲巖初叅百丈
 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百丈來曰百丈
 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
 味具足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
 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曰

柰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曰在百丈
 多少時師曰二十年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
 也不除頌曰 行盡千峯路轉高肯歸
 方憶舊雲房貪尋古調單子曲暨蹉胡家一
 韻長拔子青雲巖因僧問二十年在百丈侍
 巾併為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
 頭上寶華冠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
 王後僧舉問九峯虔禪師大唐天子及冥王
 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頌曰 玉鞭
 高舉擊金門引出珊瑚價莫論迥古輪王全
 意氣不彰寶印自然尊丹霞亭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嗣藥山洞山與密師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到叅師問曰闍黎近離什麼處洞山曰近離
 湖南師曰觀察使姓什麼曰不得姓師曰名
 什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廊
 幕在師曰豈不出入山便拂袖去師明日入
 僧堂曰昨日對二闍黎一轉語不稔今請二
 闍黎道若道得老僧便開粥二相伴過夏速道
 速道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共過一夏頌
 曰 燒香人靜杳無聲苔滿丹墀皓月明入
 戶當堂慵正坐出門尤懶下階行丹霞亭枯
 木岩前烟嶂昏羚羊挂角覓無門玉投暗擲
 千峰外一線虛通曉色分孤迥迥絕痕痕萬
 古寒潭攪不渾正坐當堂金殿冷回頭盡是

第一九八册

我兒孫自得禪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拂
 袖辨諸訛依前還自舉還自舉栢巖堂上雨
 花雨月卷果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詞藥
 山師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為交洎離藥
 山謂同志曰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也後知
 我所止遇伶俐座主指一人來遂分携至華

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吾後到京口遇夾山
 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曰如何
 是法眼曰法眼無瑕吾失笑山下座請問某
 甲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失笑望不吝
 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
 甚處不是曰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

去山曰此人如何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
 錫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直造華亭船
 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
 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作箇甚麼山曰不是目
 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
 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

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撓打落水中山繞上船師又曰道
 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
 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
 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

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錦鱗始過山乃掩耳
 師曰如是如是頌曰泛舟駕險三十春繫
 處竿頭死活人夾嶺桂分千古韻朗江山翠
 萬重新技子青捨短從長有幾人遠求船子
 扣玄津蘭橈數柱徒開口水色山光持地新
 竟海元不犯清波不擲釣怪哉當面觸鼉頭
 微茫一噴朦朧雨萬壑千溪水逆流保字勇
 長竿放去隨波浪絲線收來獲錦鱗橈下反
 身何脫洒回頭不見舊時人佛迹是蘆葦蕭
 簫江岸秋長天獨月向西流離鈎三寸無人
 道笑倚蘭橈自點頭張無盡慕口一橈玄路
 絕藥山之道始流傳離鈎三寸無消息覺海

方乘般若船徑山果白雲檻外思悠哉密密
 金刀剪不開幽洞不拘金鎖意縱橫無繫去
 還來丹霞洋一葉輕舟泛海隅金鈎釣得錦
 鱗麤幾多逐浪迷源者誰識清波意自殊拈
 木成離鈎三寸如何道駐擬還同眼裏沙蓬
 底月明載歸去劫前風韻落誰家真歇了離
 鈎三寸何不道法眼無瑕瑕轉多若使一橈
 全腕力朱淫無復水重波竟陵海首座渺渺
 煙波一葉舟竿頭絲線幾沉浮離鈎三寸如
 何道便有金鱗暗點頭尼無着一橈提起
 定網宗直得乾坤大地空只為夾山輕放過
 至今四海錯流通別峯印一橈打著這瞎漢

堪笑令猶行一半竿頭絲線釣鯨波煙浪擊

雲猶是鈍因註本一橈劈腦沒遮攔大海波

濤徹底乾盡謂單傳并直指誰知被祖師

謾密卷餘離鈎三寸已周遮臭口纔開隔海

涯贏得雲山渺秋水至今長映夕陽斜以雲

推三寸離鈎械一橈百千毛竅冷颼颼廿四雖然

兩手親分付要在渠懷自點頭無際本夾嶠

當年錯用心貪他香餌被他擒點頭三下無

言說水闊山遙恨轉深浙翁珠了無錐地可

容身却泛孤舟據要津不獨夾山遭毒手至

今賺殺一船人笑翁堪合頭著語酬船子恰

如掘地覓青天直饒橈下通明徹也是華亭

破漏船蘇臺辯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

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柁汝何

南史茂朱涇深處泛扁舟伶俐閣黎上立鈎

牙口一橈空宇宙遠山疊疊水悠悠著度單

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幾多窮性命

於橈下喪細思成敗是蕭何木宗本三十餘

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

老你且耐煩撐破船清溪微船子囑夾山曰

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

身吾二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

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鑿頭邊覓取

一箇半箇接續母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顛師遂喚關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撓曰汝將
 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頌曰 夾山撓下
 悟心休何患身名踏履舟今古華亭垂釣者
 煙波江上使人愁照竟蓼夾萱花碧海秋
 錦鱗躍浪上金鈎目前無法回頭看踏履船
 來得自由田一不犯清波意自殊口開目
 瞪尚踟躕漁舟覆却無踪跡落日秋風戰荻
 蘆佛陀老手當年靠夾山全機喪盡結深
 冤父南子北家何在撥轉天開地軸翻暗堂
 速鷲口一撓全救活點頭三下鼻撩天至今
 千古風流在誰道華亭覆却船佛照光撓透
 機先子欲酬迅雷楫下汗如流踏翻船子水

悠悠直入千峯不轉頭水卷一藏身無迹更
 無藏脫體無依便屬當古鏡不磨還自照淡
 煙和露濕秋光沒踪跡處莫藏身看來端
 是眼中塵全機打破繫驢榷棒頭敲出玉麒
 麟因杜明鏡當臺一椎打破東魯西秦無
 可不可肯堂一撓劈口虛空破三點驢頭
 覆却船父子至今俱不了江湖波浪錯流傳
 天童淨機輪元不挂絲頭會有金鱗上直鈎
 焉口一撓猶未徹踏反船子有來由松源岳
 吳口未開經萬劫絲毫纜犯鐵輪隨雨散雲
 收明月夜反動江波說向誰木菴夾山不
 在一撓上明月萱花夜夜寒誰謂華亭消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斷儼然秋色在江山辨空觀散席迢迢到海

涯點頭撓下喪全機父南子北今何在月冷

漁歌落釣磯天目札一下蘭撓鷲口鞭大洋

海底火燒天父南子北家何許風滿長空月

滿船素卷耽稱意金鱗一上釣華亭江水合

西流釣船盡底掀翻了惱亂春風卒未休并

有註藥貼分明說得親不知裏面偽和真諄

誨教誠癡兒女莫把方書誤後人虛堂愚一

棹緝揚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踏

反船西岩忠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鳥

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拆有來

由誰辯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欵一徑爭拋

擲東谷光藥山高沙彌嗣藥山因藥山問曰

見說長安甚開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

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

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

師曰不道他無只是他不肯承當頌曰

撞破虛空七八片逆開金鎖兩三重轉身直

入青霄外多少行人覓路蹤成枯木興亡虛

去又虛來為渠國土絕纖埃須彌頂上無根

草不受春風花自開枝子青高沙彌住菴一

日雨中來相看藥山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

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笛雲巖曰皮也無

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師曰今

日大好一場曲調頌曰 偶爾垂言借問伊
知音爭使落今時胡茄不犯官商曲玉笛橫
時却外吹丹霞津 鼎州李朝刺史 見藥山嚮
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
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
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

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
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
愜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
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
頌曰 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
汾陽問你幽菟聽如實神通現姓名 汾陽略

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把手共君行回頭不
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圓通偈 雲在青
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霜風
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張無盡 隴西賢相登藥
嶠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
玉女不曾烏 京北軒 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
餅中雲在天故國要歸驛便得離亭雲月渡
頭船 白揚順 制使當年問道時單鎗匹馬到
禪扉再四垂慈猶未曉揮毫落紙更明詩 洞
山聰 陌路相逢不相識雲水悠悠無定跡饒
君富貴百千般爭似儂家窮的 大洪恩 貴
耳而賤目背手抽金鍬仰面看青天箭過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羅國并山 雲在青天水在餅平生肝膽向

人傾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海心若陳見面太懸殊雲水重新誑惑渠謾

說當時曾省悟却將魚目當明珠天日禮撥

草瞻風不奈何深山有道要經過只因貴耳

而賤目引得全身入草窠毒菴即今非見

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讀不成

岩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丹霞一日在

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

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

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踏

根曰時至根苗自生頌曰曾扣西來問翠微

經行駐步大慈悲當時投子如能薦惡水重

將更潑誰水菴一師子出窟驪龍入穴搗眸

風生衆獸腦裂更弄爪牙反成漏泄時至須

憑返擲機分明踏破澄潭月投子舒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丹霞因僧參人事

了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甚

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

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

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

茫然走祇有閑黎達本源結舌何曾著空有

頌曰進不前退不後頭尾中間兩處走胡

僧撫掌咲呵呵此土西天未曾有佛鑑入

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曾經達本源結舌更
 無過若是叅方士須達末後句大圓智晝復
 夜初中後金鳥飛玉兔走於此茫然與悄然
 捻是鯨跳不出斗石溪月
 僊天禪師或作天仙嗣披雲和尚來纔入方
 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為物雲
 曰祇見雲生碧嶂馬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
 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
 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
 曰死却這漢平生也頌曰 有客訪師終入
 門由來賓主未曾分箭鋒相拄皆無咎善始
 全終誠罕聞本覺一眼明慣識陣雲高兩手

揮戈戰不休世事若將公道斷將軍歸去合
 封侯地象作者相逢箭拄鋒其中綿密不
 通風要須惜取眉毛好免使全身落草中竹
 屋簡僊天因僧叅方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
 暉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晒
 却即閒苦死覓箇膈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
 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來師曰
 隨我者隨之南比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
 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頌
 曰將軍帳上孰能過不劣僧初善切蹊蛇尾
 龍頭弓劔折山簾三十未為多本覺一
 馬頰山本空禪師嗣大顛因僧問去却即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言問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透源未得多
 少時曰即今象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
 即透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 心是性體
 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透源祇
 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
 然若無靈說繞隨語轉覲面千山後偈中雖

有收有放其柰錯下名言山僧重為別過乃
 有偈曰 心本非心性本非心性兩忘誰
 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透源孤負
 凡聖 心性從來體一同有無空處透真空
 古今妄外透源者春入園林處紅空空
 本空上堂祇這施為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

屢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
 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
 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
 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
 祖翁師曰大眾前不要牽爺侍娘曰大眾忻
 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眾性看僧作禮師曰

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
 負平生行脚眼頭曰 泰禪學道莫匆匆動
 轉無非觸祖翁口在面門猶不見喫茶清話
 故難通水中滋味知相似色裏膠清信不空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將情辭諂宗風 南堂與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 嗣大顛因問大顛不用

指東劃西請師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
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
那邊討師札拜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
圓頌曰徹底老婆心不向那邊討父子要
投機無端入荒草圓悟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八

田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增錄用右開教無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論三十一則 附清涼益一則 葉縣省一則

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嗣南泉師初謁南泉

泉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

彌泉曰二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

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

頌曰解把一莖野草喚作文六金身會得頭

頭皆是道眼中童子面前人類如如試問如

何是主人進前叉手叙寒温但知北極群星

拱不見黃河徹底渾葉源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
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
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
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
豈可強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 頌曰
平常心是道舉步入荒草翻嗟王老師到底
不能曉不能曉玉兔金烏任飛走雲峯恍惚
識平常道天然任自然行船宜舉棹走馬即
加鞭若遇飢來飯還應困即眠盡從緣所得
所得亦非緣佛磁卷二
所得亦非緣當人自了然雨中看皓月火裏
汲清泉直立頭垂地橫眠脚指天應須與麼

會方契祖師禪

若謂平常心是道枝蔓向上更生枝貼肉汗
 衫如脫了喚來眼上與安眉故山珪勸君不
 用苦勞神喚作平常轉不親冷淡全然沒滋
 味一回舉著一回新徑山果趙州昔日見南
 泉言下授機自廓然要會平常心是道平常
 不住道方玄本梵一白曰遲遲方花菲菲白
 雲流水兮兩相依長安路上人迹稀南泉也
 落第二機悲受深碍得銅盤不打老鼠所以
 抽身入還從屋裏來坡教臺凳總聊且勸三
 盃兄呼弟應殷勤處留得兒孫辨劫灰月堂
 呂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千重百匝四海一家

解却粘去却縛言無言作無作廓然本體等
 虛空風從虎兮雲從龍圓悟勤萬里長空雨
 霽時一輪明月瑩清輝浮雲掩斷千人目見
 尋嫦娥面者稀龍門遠向道平常心是道斬
 釘截鐵妙中妙若將玄路擬思量連累兒孫
 入荒草業識茫茫知不知終日紅塵無價寶
田二
 大為智玄途不涉透離微道合平常發上機
 無影樹頭春色曉金鷄啼在不萌枝足卷鑿
 悟得平常達本鄉時人多怕落平常青春只
 有九十日爛醉都無一百場雪卷理春有百
 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無門開趙州一日問南

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
 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
 夜三更月到窓頌曰拽脫鼻頭何處是亂
 拋泥水恣縱橫日斜倒坐騎馱去文見東山
 片月生保寧勇出窟金毛奪父機同声哮吼
 衆狐疑三更窓月如清晝誰敢重来弄嶮巖
 寶峯祥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羈人又久長
 留得寒窓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鼓山珪
 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釐不差且居門外徑
 山吳南泉搖頭趙州擺尾子細看來二俱失
 利慈愛深檀越家中作水牛收來放去任優
 游不曾犯着人苗稼何必南泉對趙州照堂

一戴角擎頭笑一場父子家和醜外揚知有
 底人何處去春來依舊百花香洽父川掣開
 金殿鎖撞碎玉樓鍾貪程未歸客徒自覓行
 蹤木巷永趙州一日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
 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
 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
 頌曰田二逐步移筇探淺深果然滄海碧沉沉一
 雙足迹分明在將謂歸家不可尋保寧勇古
 今難透趙州關取次施為不等閑拄杖靠來
 斜倚壁輕如毫髮重如山佈慈勤茱萸這裏
 無一滴趙州無言便走出春去秋來三百年
 拄杖至今猶倚壁鼓山珪深淺聊將拄杖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忽然平地起波瀾傾湫倒岳驚天地到海方
 知徹底軋狂山果趙州有語標遶栢今古藪
 林光烜爍若到茱萸堂上行到底反成箇老
 賊地趙州探水誰能知委一滴也無洎
 腹袞沸靠却拄杖囉囉哩哩文殊道一滴也
 無費盡工夫靠倒拄杖何處逢渠香爐上一

堆牛糞氣東壁上倒掛大葫蘆典牛游趙州
 曾探水茱萸無一滴東覩西覩了拄杖便靠
 壁滄海深處歸何人辨端的楚安方平地鼓
 波濤青天轟霹靂脚下爛如泥身上元不濕
 古往今來幾百年拄杖依然空靠壁無麻沙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丫角女

子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丫角女子懷胎
 頌曰 橫膺抱腹藏龍種剖膽刺肝觸鳳胎
 勿謂此兒容易得須知出自痛腸來汾陽
 出這老竭得恁饒舌清淨伽藍一時漏泄金
 剛門外笑呵呵菩薩堂中聲啞咽汝印信丫
 角女子出天真清淨伽藍蓋得人世俗不知
 林下意無錢難得買紅裙作趙州因僧
 問外方忽有人問趙州說什麼法如何祇對
 師曰鹽貴米賤 頌曰 鹽貴米賤諸事成
 現擬欲商量腦後拔箭無趙州因僧辭
 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

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
花摘楊花 頌曰 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
誰解撮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
雪飛仲紫來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
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保
翠身青山不異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黃

花有佛處田二纖毫_田不立無佛處萬別千差長安
路上未歸客尋溪由白摘楊花天童亮三千
里外兩重關袖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
北路揚花風散雪漫漫香散平有佛處不得
住生鐵秤鉅被蟲蛙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
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箇石人相可

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遍天下摘楊花
摘楊花唵嚩哩唵吽吽吽吽吽吽吽吽吽吽
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
瓜的坐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揚絮
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烏鵲
去又來園中桃李開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

無目仙人逢暗夜白楊鐵山崩倒壓銀山
盤走珠弓珠走盤密把鴛鴦閒綉出金針終
不與人看如汲岳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
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
處在坐西趙州因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
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 頌曰 因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當初得法緣不言東土及西天鎮州有菜名
 蘿蔔濟却飢瘡幾萬年汾陽昭鎮州出大蘿
 蔔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鴿白
 烏黑賊賊衲僧鼻孔曾拈得寶顯鎮州蘿
 蔔播華夷萬物還他本土宜孰謂當時人獨
 愛至今更是好充飢正亮造陶潛彭澤唯栽

四二

五

柳潘岳河陽只種花何似晚來江上望數峯
 蒼翠屬漁家海印作衲僧巴鼻徒穿鑿平實
 商量紹祖宗多謝張公勤苦力滿園留得過
 深冬佛慧來鎮州出大蘿蔔頭報君來處須
 分曉衲僧多是渾淪吞子細得他滋味少日
 鎮州蘿蔔天然別滿口明明說向人薄福

聞提人不信一枚秤得重三斤鎮州
 出菜名蘿蔔過後思量却難得王老兒孫不
 覆藏逢人直露真消息長生年趙州古佛尚
 多言蘿蔔出生鎮府田天下衲僧多咬嚼齒
 間蹉過老南泉七味進余見南泉王老師鎮
 州蘿蔔更無私拈來塞斷是非口雪曲陽春
 非楚詞匡山果趙老機關沒沒深鎮州蘿蔔
 接藜林過後思量也難得入泥入水老婆心
 大為日鎮州出大蘿蔔頭師資道合有來由
 觀音寺裏有弥勒東院西邊有趙州鼓山
 青出於藍水生於水寸步不通白雲萬里玄
 慈燈此兒活計口皮邊點著風馳與電旋謬

說鎮州蘿蔔大何曾親見老南泉石菴親見
 南泉箇眼目老人說話無拘束只因菜氣不
 曾除帶累兒孫咬蘿蔔中要帶趙州因秀才
 問曰佛不違衆生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
 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
 好曰某甲非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頌曰
 當機轉處不躊躇琉璃盤裏明珠趙州老
 子村校書一條拄杖兩人昇石菴趙州因
 衆百丈丈問甚處來師曰南泉來曰南泉近
 日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無事之人直湏悄然
 去口悄然一句且致忙然一句作麼生道師
 進前三步丈便喝師作縮身勢丈曰大好悄

然師便出去 頌曰 作家相見彼此難構
 忙然悄然進前縮後捏不成塑不就大路不
 行草裏走佛祖勸門裏有門外有不作嚴平
 犯牛斗師子吼野干鳴摘出离婁眼裏睛一
 手縮一手伸重陽決定九月九掀反海岳訪
 知音赤骨力窮露雙肘山二遠趙州示衆曰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幻菴覺拈云諸人切
 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
 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
 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趙州因大衆
 晚衆師曰今夜香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
 有一僧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磚引玉却引

得箇墜子 法眼問覺錢背先師意作麼生
 覺云如國家拜將相似乃問甚人去得時有
 人出云某甲去得云爾去不得法眼云我金
 也 頌曰 探竿影草笑人知正似將軍一
 面旗斬將安營都在我倒騎錢馬上須弥惹
 夏 千年田八百主誰當機辨來處趙州要

荅話拋磚引墜子覺老話端倪如拜將相似
 去得去不得言下分緇素箇裏高於萬仞峯
 不動纖毫擒佛祖因_因動趙州上堂金佛不
 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
 頌曰 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
 休何人不雕偽 金佛不度爐人來訪子胡

牌中數箇字清風何處無 木佛不度火常
 思破窻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 雪竇顯
 併却泥佛金木佛趙州放出遼天鷲東西南
 北諤擡頭萬里重雲只一突 白雲端泥佛不
 度水法華前陣曾止止君之退步若衆詳不
 使縱然波浪起 金佛不度爐海上江山入

畫圖千手大悲徒着力却慚舜若眼眉愈
 木佛不度火多口阿師曾議過限刀避箭不
 堪論無限英雄又蹉過_{大湯}金佛木佛泥
 佛度爐度水度火盡入趙州紅爐烈燄光中
 鍛過一聲白雪陽春萬古無人能和_{鼓山珪}
 九十七種妙相願陸丹青難狀趙州眼目精

明覩見心肝五臟極山果木佛不度火甘露
 臺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
 吟坐 金佛不度爐坐嘆勞生走道途不向
 華山圖上看豈知潘閔到騎馱 泥佛不度
 水一道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錐不要
 南山要鬣鼻三三三三佛形容總不真眼中
 腫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寶啼鳥山花一
 樣春治父川金佛不度爐風光滿帝都少年
 花酒客大醉幾人扶 木佛不度火大士無
 人我毫釐念不差永劫遭羈鎖 泥佛不度
 水明月照千里風高古木秋凍盡長江底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渾崙

咬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真佛屋裏
 坐趙州言是禍水拈會耕田黃牛能拽磨常
 老崇金佛不度爐圓光燦太虛直下便薦得
 不用更躊躇木佛不度火院主眉毛墮烈燄
 亘天紅舍利無一顆泥佛不度水衲僧難下
 嘴擬議隔千山迢迢十萬里真佛內裏坐趙
 州休話墮觀面便承當搔痒毳毳踏過金佛木
 佛泥佛穿來擲過關浮更說真佛在內無端
 已被塗糊尼無著總負佛屋裏坐開口成話
 墮幸自可憐生教我說甚麼月林觀泥佛金
 佛木佛度水度火度爐妙體本來無處所莫
 將真佛強塗糊天目趙州因尼問如何是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密密意師以手插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
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 頌曰

密家深深意最長幾人冷地錯商量師姑若
會趙州插鐵打心肝也斷腸慈受深荒羅綿
樣硬贅頭河北風流老趙州醜處著益淡添
水軒頭一笑史無休正堂辨猛虎深藏淺草

窠袋回明月入煙蘿頂門縱有金剛眼未免

當頭蹉過他高峯妙趙州因僧辭師問甚處
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
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頌曰 僧去
閩中路不遥報言軍馬鬧嘈嘈問師回避歸
何處恰好安眠日正高汾陽昭聞訛閩中兵

馬多叮嚀遊子避干戈臨岐指箇截身處無
限雄師不柰何正覺逸七閩歸路日爭鋒回
避須教不見蹤恰好截身何處是青山雲外
萬千重佛慧未趙州因僧游五臺問一婆子
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
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

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
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
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為汝勘
破了也 頌曰 臺山路上老婆禪南北東
西萬萬千趙州勘破人難會來往草鞋徹底
穿汾陽昭趙州勘破婆子葉落便合知秋天

下幾多禪客五湖四海悠悠惹明圓靈龜未
非無凶吉變動臨時在卜人路頭問破誰人
委王老東村怒目嗔投于青趙州作者勘婆
婆太平時代用于戈趙州收得龍泉劍掃盡
煙塵揔是他佛甲元僧問遊臺路婆直指不
誤雖然徑直言柰緣多恁去趙州勘破歸

田二

九

會者憑何據月色曉堂分雲收山岳露浮山
遠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
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黃龍南撥動
干戈老趙州坐觀勝敗有良謀婆婆勘破人
誰委多少禪流錯路頭海印信趙州勘破老
婆禪語默分明在目前近日五湖參學者剛

於岐路走如烟淨照珠言中辨的老禪和薦
直臺山路不蹉勘破却回人莫問岳陽船子
洞庭波雲峯忙昔日趙州為主將老婆戰罷
許誰評而今何事臺山路却被時人取次行
大馮秀臺山一路去悠悠親到還他古趙州
勘破老婆回首日長江依舊向東流佛慧泉

干戈中立太平基塊兩條風勝古時婆子為
君勘破了趙州脚踏少人知白雲端何事趙
州婆子話雄雄今古振嘉聲高空有月千門
開大道無人獨自行保半身趙州一勘老婆
也千古英風價轉新南去北來由未薦臺山
從此長荆榛照覺地似在不狂趙州老或九

或聖人誰曉是非長短任君裁
 婆子被伊勘破了真淨文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麼去
 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
 舉景福順勘破不勘破婆子能招禍直饒千
 眼補陁人也是大蟲看水磨雲居祐趙州勘
 破事非真走殺臺山路上人要識婆婆親指
 處一回舉首一回新地咸思臺山路上婆往
 往人問過末後趙州知一言便勘破雲蓋智
 是箇遊臺發問端婆婆指路盡顛預可憐眼
 裏無筋骨却把時人一樣看僧曰撥動煙
 塵老古錐坐觀勝負有誰知從來古路平如
 掌自是行人不見歸圓覺演婆指臺山路不

差游人恁麼去無涯趙州勘破歸來後四海
 五湖同一家草堂清鷲直臺山路不迂趙州
 親去定賢愚古今來往何妨礙未透金塵終
 是窟三祖宗臺山下路崎嶇多少行人在
 半途五里牌邊相借問不知驚馬是龍駒上
 方益臺山路上白頭婆無限行人幾度過直
 道玄關人田二不曉趙州特地斷諳詎雲漢恭叢
 林老作是無儔凜凜威風四百州一擊鏡闕
 曾於碎息大難將雨露酬真如詰鷲直去鷲
 直去不逐指頭不行舊路大丈夫漢乾坤獨
 步先率悅本欲平夷道路反成土上加泥而
 今五湖四海剛被勘婆話迷圓通仙臺山有

路是人過兩兩三三借問多要識趙州親勘
 破舌頭無骨奈渠何成枯木高握金鞭出禁
 城霜風凜凜馬蹄輕烟塵掃盡歸來後四海
 行人賀太平非融平五臺山路入嵯峨蕩直
 能替指似他更有趙州多事漢歸來道我勘
 婆婆張籍不勤破誰知老趙州玉鞭鞭起卧

華并老婆心切勿交加要路逢渠指不差休
 問禹門來變化風雷只在葛洪家呈古佛趙
 州勘破路難過無限平人走似梭日暮臺山
 空寂寂至今猶未絕請記林通臺山路上
 老婆禪蕩直教人好進前賴得趙州親勘破
 徒茲四海路平然雲蓋行路難行路難最
 難難過是臺山唯有趙州公驗正昂頭掉臂
 總閑閑總閑閑遂府出鉢孟法堂中臺山一
 路坦平自是行人不慣明鏡醜婦之冤智者
 愚人之患味山常臺山古路是人游箇箇尋
 婆問路頭堪笑趙州總勘破寥寥千古使人
 愁味山如玉簫吹作鳳鶯吟惹動遊人離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心一陣東風捲寨廓四方八面少知音佛智
 松壺山路坦平婆子苦商量趙州勘破了清
 風滿大唐西巷每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
 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
 卧在山泉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
 知痛痒此山壺山路上人難進獨有趙州
 親到來勘破老婆回首處使此行人眼不開
 楚安方指路婆婆在五壺禪人到此盡癡
 一拳打破扶桑國杲日當空照九坂西蜀廣
 道者老婆元是魔王脚三軍不動旗閃爍趙
 州無柄缺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石頭四婆
 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得趙州勘了

這四緊閉門戶減魚群趙州老老大大不鮮
 山中打坐自言去勘婆子倒被婆子勘破
 善繫無繩約善行無轍迹不戰屈人兵直面
 當機疾老婆勘破五庵山有誰參透趙州関
 圓悟勘年老成精不謬傳趙州古佛嗣南泉
 招魂夜命因圖象良馬追風累索牽勘破了
 老婆禪說向人前不直錢天童覺明是小人
 智過君子大矣語成便白拈去膽大心寬無
 你會處指首趙州大法王主典中博大用全
 提似海深魔軍戰退鬼難禁趙州勘破婆婆
 變草偃風行無處尋南堂與趙州老子爛泥
 裏刺勘破老婆藥林受賜婆婆不在五壺

山平地行人作易難，蒸直坦然今古路區區。
 却過趙州閑雪賣，空壺山路蒸直去。趙老見
 婆無別語，勘破回來，知不知莫信。閑人說是
 非，冷父川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瓊龍
 樓。親從宣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文殊
 道婆子幾年尋，劍客趙州勘破有，請說解使
 不由家富貴，風流何在著衣多。十二 一按
 牛喫草一與賊過梯，早知燈是火飯糲也多。
 時逐華波干戈中有太平基，不用干戈始得
 之。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騮不易騎。明大
 憚四海同一宗，兩口同一舌。趙州勘婆子有
 理向誰說。此是趙州 跳坐臺山古路頭，往來雲

袂被戈矛趙州提起那羅箭，穿過觸膜即便
 休。尼無著地，天高地厚人難見。海闊山遙只
 自知，勘破却回休。借問得便宜，是落便宜客。
 甚休趙州舌頭連天，老婆眉毛覆地。分明勘
 破歸來無限平人，瞋睡妙慧尼中。智趙州勘
 破百發百中，趁得老鼠打破油甕。佛眼光村
 婆暴富，誰說問問趙州賣俏。矢上加尖，菘菘
 種蒸直蒸直青天白日，勘破了也。一文不直
 月林觀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
 風人間，恐無價。菘菘西臺山路上，箇婆婆平
 地無風起，丈波下却斗門通底。問更無一滴
 到黃河，無淨苑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設我不得文殊紫趙州言劫破心頭打額
 頭如何無轉智特地覓冤讎野雲南趙州問
 僧甚處來僧云摘茶來師曰闍頌曰。道著
 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反身筋
 斗雲跨鶴阿呵呵雲蓋智趙州一日敲火
 問僧曰老僧喚作火汝喚作甚麼僧無語師
 曰不識玄旨徒勞念靜頌曰二趙州眼放光
 燦破四天下鉢盂上安柄至今成話柄老袖
 豈直下是非著不得著不得處好承當木人
 昨夜通消息南海波斯過大唐野老以趙州
 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了却
 下禪床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

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
 轉半藏頌曰一走下禪床行一轉看了如來
 五千卷婆子年高眼尚明夜深月下穿針線
 左轉右轉金剛寶劍全藏半藏由基
 發箭紅心心裏中紅心滿得須彌頭倒旋正
 坐禪趙州一匝天輪轉婆子知音未足酬音
 為人天關正眼大千沙界一毫收足卷鑑不
 知兀坐常輪轉空下禪床繞一遭背面却言
 野一半老婆惡業自家招天目札趙州劔氣
 衝牛斗婆子神符懋肘後一條拄杖兩人扶
 好手手中誇好手杖六歲拜趙州因僧侍次
 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

道了也僧無對復笑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
 口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
 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
 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
 有何言句僧崇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
 師指示子下禪床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
 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
 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
 也頌曰二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
 作甚麼揚無爲趙州喚作火全身入荒草我
 今不是渠渠今正是我月林親趙州曰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前栢樹子曰和

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庭
 前栢樹地中生不假牛犂嶺上耕正示西來
 千種路鬱密稠林是眼睛汾陽祖庭前栢樹
 趙州道廬陵米價吉陽數三歲兒童皆念得
 八十翁翁會也無洋山遠趙州庭前栢天下
 走禪客養子莫教大大了作家賊慈明圓七
 百甲子老禪和安貼家邦苦是他人問西來
 指庭栢却令天下動干戈雪竇豎千里靈幾
 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回循趙州奪得連城璧
 秦主相如總喪身○入門何必辨來機老倒
 禪和不自知栢樹庭前剛指示反令平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針錐雲峯悅趙州有語庭前栢栢者相傳古
 到今摘葉尋枝雖有解頌知獨樹不成林黃
 龍南三庭栢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話播叢林
 盤根抱節在金地栢者休於格外尋。萬木
 隨時有彫喪趙州連栢鎮長榮不獨凌霜抱
 貞節樂奏清音對月明。趙州全不犯工夫

觀面寧存細與翁重疊示君君不見連前栢
 樹本來無光中悅深院盤根翠色幽老師曾
 指示禪流年年不改凌霜節下截清風何日
 休正竟逃趙州連前栢三冬刮地寒處處綠
 楊堪繫馬家家門首透長安天衣懷人問誰
 前栢予是嶺南客反憶臘月天雪裏梅花拆

津中信僧問西來意趙州栢樹用皮下若有
 面官差不自由翠巖其青青庭栢何年栢祖
 意分明示趙州海變桑田有窮劫靈苗無影
 不凋秋風覺性造化無私不思力一一青青
 歲寒色長短大小在目前可笑時人會不得
 其中文趙州連栢衲僧苦厄井口轉轆轤吞

不得野軒連庭前栢樹示禪流幾箇親曾見
 趙州明年更有新條在幽亂春風卒未休保
 衲身趙州庭下栢森森摘葉尋枝古到今明
 眼衲僧如觀著西來祖意合平沉劫為劫
 州庭栢森然直露滴風清添翠色摘葉尋枝
 不可求盤根萬古終無極大滿弄真箇恁時

方誠性足精靈眼護精靈時人不曾西來旨
 只看青青栢在庭佛曰白羚羊掛角絕狐疑
 翠栢庭前演妙機此道不將人境會呆天紅
 日夜長輝羅漢雨舌頭無骨趙州老栢樹庭
 前說向渠好是晚來無限意喧喧啼鳥噪禪
 居三祖宗萬里長空雨霽時一輪明月映清
 輝浮雲掩斷千人目得見恒娥面者稀佛
 勤庭前栢樹子少悟出常情雨過山添翠雲
 收日月明燃堂青青庭栢指西來趙老門
 風八字開歲寒枝有深深意誰把靈根著處
 栽佛燈瑯西來祖意問如何栢樹庭前指似
 他射虎不真徒沒羽至今天下有請說味山

如天下禪和咬少林趙州有語庭前栢庭前
 栢老倒禪和眼赫赤不善東西失本源屈我
 觀音作胡客五祖成趙州庭前栢衲僧皆因
 測一堂雲水僧盡是十方客琅琊趙州庭
 前栢眼裏電光掣雲外往來多村翁行步劣
 道吾真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線見便生擒
 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承天宗
 蘇武不拜驛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迢迢瞞
 庭前栢樹宿根深葉葉真珠寸寸金佛
 祖長長出不得千古萬古只如今的堂打
 人罵人易勸人除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下
 高灘崇覺堂趙州遮栢說向禪客黑漆屏風

松蘿亮隔佛日才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
 咒最靈奇揭諦波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
 雞正堂辨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
 時見便忘千古音龍牙言庭前栢樹子分明
 向君舉大靈滿長安燈籠吞佛祖金華集靜
 鞭聲裏駕頭來緊握雙拳打不開打得開雲

塵香塵何處是靜鞭聲裏駕頭來十六暗堂遠西
 來祖意遮前栢鼻孔察察對眼睛落地枯枝
 纔踣跳松蘿亮隔笑掀騰天童中庭前栢樹
 子一二三四五寶八布衫穿禾山解打鼓石
 菴地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趙州遮栢洗脚上
 船退菴奇清涼法眼禪師舉栢樹子話問覺

鏡背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曰先師無此
 語莫謗先師好眼曰真師子兒頌曰庭前
 栢樹子趙州無此語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
 矩佛甲元僧問西來栢樹酬何必斯言謗趙
 州今人長憶清涼老一句當年喚轉頭大滿
 秀新羅鷄子刺三飛飽鳥籬邊悵不去趙州

庭栢一何高誰道先師無此語白雲端日炙
 風吹瘦影孤趙州嘗指倚遮株昇元大小清
 涼老未會先師此語無正竟趙州無語幾
 人知江北江南見者稀山寺掩花復何在相
 逢空愛白公詩大洪遮庭前栢樹子趙州無
 此語若是本色人直下未相許真淨文誰道

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虫元是虎胡蜂不懸蓋
 時窠猛特豈在家中死急著眼却回顧若會
 截流那下去匝地清風隨步履慈通趙州
 遊前栢樹子崑崙眼睛如點漆笑他法眼謗
 先師覺公心苦口如蜜堂行主無人能
 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頭打箇背翻
日二
 筋斗工堂辨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十七
 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
 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元珠道一人背手
 抽金鏃一人反身控角弓南北東西覓頭着
 果然一鴈落寒空已甚深葉縣省和尚回僧

問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
 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
 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哪省曰汝見箇
 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
 打破乾坤當下心息頌曰一庭前栢樹子簷
 頭雨滴聲風來荷折柄千古意分明○簷頭
 滴滴分明歷歷碧眼黃頭二俱不識識不識
 普天匝地成狼籍東山源
 趙州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
 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
 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荷師曰閤黎若回寄
 箇鏃子去頌曰 南望雪峯由萬里北游未

踏趙州開眼他一隻破鉢子二百餘年去不
 還正覺也石橋一路滑如苔閣嶺風高凍不
 開相見盡言游歷去幾人曾到雪峯果佛慈
 衆沙門使眼不容物萬象森羅從彼出鉢子
 何人識趙州放行底事須綿密海印信大地
 是眼何處稱天下不柰雪老何趙州寄箇鉢
 子去方得此語圓堵堵鼓山哇大地是眼沒
 處扇袖僧到此便贅訛須知別有安身訣會
 得安身事更多鉢子安著在甚麼處照坐二
 雪峯何處倚趙州寄鉢子沙門一隻眼狼籍
 乃如此阿呵呵大唐國裏鼓声起新羅國裏
 舞婆娑別峯印大地一隻眼誰敢倚其中鉢

子寄特去那知到雪峯橫川珠
 趙州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
 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頌曰 蒙頭
 不覺齣齣睡開眼從教酸酸紅若謂平常便
 無事須防豆爆冷灰中心開賣。無賓主話
 意深深流落叢林古到今火冷灰寒口掛壁
 衲僧凍死不知心石田煮
 趙州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
 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
 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為甚麼不
 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頌曰

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觸髓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雪實顯至簡至易同天同地揀擇明白云何護惜口似推眼如眉涉語默眩怱變堪笑下和三獻玉縱茶則却一雙是圓悟勤世間無物可羅籠獨有差我萬仞峯忽若有人猛推落騰身雲外不留蹤隨蒼綠至道無難萬水千山唯懶揀擇鵝黑烏白纔有是非還謾惜不會不知全得力明白裏頭如放行腰金猶頌青青麥月堂昌亂撒明珠顆顆晶走盤應不貴金聲誰家女子能針線一串穿來不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星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頌曰象王嘔呻師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北東西烏飛兔走雪實顯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葉舟中載大唐渺渺兀然波浪裏誰知別有好思量口雲

端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爾價玲瓏底相知恭鹵忘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天童覺五年分疎不下往往反成話擲須知至道無難於此誰知縫罅佛德勤天雷如鼓雲騰致雨雨霽雲收新月一鈎至道無難

唯蠶揀擇五年分踈太隔脉東海鯉魚多赤
 稍南山大蟲有白額凡聖風雨濛濛烏雲
 變變蟲蟲上山狐狸入海隨後追尋龍王不
 在此歎堂史天高地厚尋常事海瀾山重更
 要論霹靂震摧山鬼窟獨携霜劍定乾坤無
 巷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蠶揀擇

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
 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廩奴甚處是揀擇僧無
 語頌曰 似海之深如山之固蚊虻弄空裏
 猛風螻蟻撼於錢柱揀方擇方當軒布鼓雪
 實顯團團秋月印天心是物前頭有一輪入
 穴蝦蟇無出路却冤天道不平均白雲端金

毛師子大開口門天旋地轉雷擊電奔脩羅
 殺膽外道亡鬼含靈蠢動莫不沾恩佛經勤
 當門一脉透長安游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
 前誇俏措金鋌擊碎萬重關無在
 趙州因僧問至道無難唯蠶揀擇纔有語言
 是揀擇和尚如何為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
 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蠶
 揀擇頌曰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
 鬼號神泣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
 立雪裏顯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
 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白雲
 端針線工夫妙入神泓情接意一何親太平

胡越無疆界誰是南人與北人胡越對點結
 紅錦青絲線巧手織來成一片其中縫罅不
 能無爭奈時人見不見九月日暖風和鶯
 轉新柳垂金線擊東君東君不惜無私力一
 點花紅一點春無卷全 趙州因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某甲不問這箇道師
 曰你問那箇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頌
 曰知道還他老倒翁親言相指事匆匆四二
 山路遠終須到一徑長過君任通幾子青趙
 老家風不熱諶問他大道蒼長安有誰平步
 歸家去多是區區自作難水菴一大道透長
 安言端語亦端服盡雪消去春來依舊寒於

趙州因僧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
 呈漆器頌曰 你家相見時堂堂呈漆器鳥
 龜落漆桶也有第一義南堂與 漱石冷冷古
 湖陰喬松千尺帶寒青多應只看昂霄操誰
 信根頭有茯苓南史茂 道人相見問如何舉
 手寒温事已多老倒趙州呈漆器岳陽船子
 洞庭波 趙州因僧問白雲自在時
 如何師曰爭似春風處處閑頌曰 爭似春
 風處處閑花開花落豈相閑白雲自在猶難
 擬亂鼓無心沸世間佛甲元 趙州因僧問
 相意教意是問是別師曰會得祖師意便是
 教意頌曰 波斯讀梵字冥寄人作詩烏頭

彷彿附子依稀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
 白雲飛注趙州曰與文遠行乃指一
 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
 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搥曰公驗分明過
 頌曰 雖然公驗各隨身去住皆由守鋪人
 踏破草鞋歸去後落花啼鳥一般春佛
 天子由二啓開市裏山僧在百草頭揮手御街來
 往不怕巡火所由鼓山一正一邪一倒一
 起文遠趙州靴裏動指在山果鎖頭開藍遠
 侍者刺腦膠盆老趙州兩箇人前誇好手而
 皮三寸不知羞索趙州因僧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板齒生毛頌曰 九年

面壁自虛淹爭似當初一句傳板齒生毛猶
 可事石人踏破謝家船投子
 趙州與文遠論義曰關劣不關勝勝者輸果
 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
 我是驢曾師曰我是驢驢遠曰我是糞中蟲
 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
 師曰把將菓子來頌曰 兩陣交鋒勢莫窮
 信旗獵獵卷秋風遠庭不用深深入勒馬歸
 來却有功慈趙州老古錐家風繼金粟
 文遠小厮兒窟中師子屬共撫無絃琴同唱
 還鄉曲花簇簇錦簇簇一片好良田督尔生
 荆棘赤脚漢趁兔著靴人喫肉兩堂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頌曰 酸甜滋味本天然帶葉連枝穎穎圓南贍部洲人未識菴摩羅果信虛傳保身不立孤危擬本峻趙州老子王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刻盡茫茫眼裏花

行如何是佛殿裏底世出世間難可比萬國同歌河海清稽首拜手元是你月林觀一尊殿裏佛兩度放毫光準擬酬高價無疑亂度量蒙養聯 趙州因學人問下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頌曰 床窠先卧粥

稀後坐濟濟錯錯滿滿酒酒要會趙州洗鉢盂了事沙弥消一箇來大道梅花落盡杏花披未免春風著出袂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白雲粥了今教洗鉢盂籠心往往更心籠直饒到此分明了也是平生不丈夫佛化趙州喫粥話尋常問禪客心若不負人面上無慚色雲蓋喫粥了也洗鉢盂家常逐日最相於西來何處半零落六祖癡頑不讀書三祖下入叢林伸一問鉢盂洗却更何疑從前官路無迂曲底事將人不見歸 下入叢林乞指示大施門開無擁滯往往靈山受記人未有如斯箇次第正竟

送粥了尋常洗鉢孟奈何依樣畫葫蘆靈光
 洞徹河沙界是則名為大丈夫雲居枯喫粥
 了洗鉢孟何曾指示曹溪路謬言隨衆三十
 年記得履單忘却筋無為之乎者也衲僧
 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
 大姐洗堂粥了今教洗鉢孟趙州此語不

相辜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慈
 笑深粥了今教洗鉢孟豁然心地自相符而
 今參飽叢林客且道其間有悟無天童竟作
 入叢林問作家由來枯木別抽芽鉢孟洗了
 相逢著又得濃煎一椀茶長蘆卓大隱居屢
 小隱山世人無路得相干五湖禪客朝朝用

誰解回頭子細看華生清叢林乍入問來由
 喫粥無過洗鉢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
 屢也風流開臨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
 蟲篆刻新只向平田淺草庭等閑推出玉麒
 麟伸性來推窮物理成家計會合時換便識
 心多謝春風無厚薄貧家桃李也成陰護國

元開單展鉢每相親十二時中處處真直下
 要明端的旨韶陽句外露全身保享勇喫粥
 了也未誰道趙州有指示粥後還教洗鉢孟
 敢問諸人悟也無趙州老執為傳把斷要津
 水逆流伶俐衲僧繞眼釣魚船子下揚州
 且門遠趙州指示洗鉢孟衲子奔馳枉費工

日用不知何處覓分明說向似盲聾南堂
 喫粥了也洗鉢盂已是分明說向渠有時吟
 地思量著點鐵成金舉世無月林觀十方通
 透八面玲瓏駿駒顧影狐兔潛蹤无無著
 粥了令教洗鉢盂餓船無底要人扶片帆高
 掛乘風便截海須還大丈夫每卷餘乍入叢
 林乞師指示拈出鉢盂令去洗行盡千山與
 萬山回頭撞著自家底不須指不須洗烜懣
 靈光照天地而今高掛在虛空長靈室內展
 脚睡又殊道相逢陪酒又陪歌醉倒家中要
 我馳馳到家中猶罵詈不知醒後又如何且
 老牛只為分明極反今所碍遲早知燈是火

飯熟也多時無門開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
 天風光都占斷不費一文錢志卷觀只將乍
 入來申請一到叢林志便高喫粥了也洗鉢
 去宗師不用更切切橫川洪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九

田二

本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僧錄可古關教無靈益澤寺住持淨戒重拔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四世

趙州論三十一則

附京兆寬一則

芙蓉訓二則大禪佛一則

普化六則秘魔岩一則祇林一則公機一則

曹子

趙州因僧問父嚮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約
師曰汝祇見畧約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
橋師曰度驢度馬頌曰 趙州石橋本無星
急水游魚不易停橋上只觀驢馬迹誰人敢
向御街行北塔作孤危不立道方高入海還
須釣巨龍堪笑同時灌溪老解云劈箭亦徒

勞重寶眼我愛趙州對楊滿酒僧問石橋度

驢度馬碧眼胡僧笑點頭其餘誰是知音者

地處思異類渠行李心真出語親隨流自得

妙到岸不迷津京北府天亭長鯨已雁浪

頭飛跋鼉橋邊尚碾泥度馬度驢難解會綠

楊影裏路東西地處思趙州石橋只見畧約

度驢度馬應病與藥換步移身在富全貧當

頭如認著東魯問西秦月堂昌

趙州問沙弥喝衆向侍者曰教伊去侍者乃

教去沙弥便却重師曰沙弥得入門侍者在

門外頌曰 得入門在門外說向人人不會

更高聲我耳背山珪瑟瑟風松蕭蕭雨僧

師子咬人韓驢逐塊徑山果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
 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麼
 却無師曰為伊有業識性在 又問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為什麼入這皮
 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頌曰 大用全橫得
 自由有無雙放却雙收幾多業識逢人犬從
 此時時憶趙州佛甲元少年學解昧宗途老
 倒依還滯有無古佛純金誰辨色感為機智
 競躑躅圓通秀有無雙放復雙收趙老機關
 世莫倚試上海門高處望千江萬派盡東流
 井融平趙州口裏有雌黃句下誰人見短長

堪笑幾多逐塊狗夜深無故吠虛堂慈受深
 道有道無無剩語千呼萬喚不回頭尋香逐
 氣隨他去空使流光暗度秋成枯木有佛性
 無佛性正却倒倒却正踏破澄潭水拘折無
 星秤火熱水面紅檝從空裏釘肯類盲龜嚙
 死蛇一對牙閑緊咬定正覺逸趙州古佛言
 言中的話有話無燕金趙壁更有布衫重七
 斤天上人間無價直地處思佛性分明脫有
 無醋酸何用掛葫蘆薄霧輕烟留不住扁舟
 已過洞庭湖暗堂速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
 有從來只向兩頭走未能一鏃破雙閑業識
 依前還作狗本覺二狗子佛性有毘盧愛飲

彌勒酒狗子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
 家中全酪酏胡言漢語罵妻奴正堂辨無直
 路却縈紆趙州東壁上依舊挂葫蘆有張公
 喫村酒李公醉不醒面南看北斗石菴瑤狗
 子佛性無斫額路上逢子胡業識性在遭一
 口大地全無碧眼胡狗子佛性有春風吹動
 千株柳知而故犯可憐生一一面南看北斗
無菴全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纒涉有無喪身
 失命無門開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師曰無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
 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真淨文趙州露
 刃劒寒霜光燄燄更擬問如何分身作數段

五祖廣力壯年高膽更雄清風隨虎雲從龍
 嗟味無限尋聲跡掛角羚羊不見蹤寶峯祥
 宣德門前過回頭便招禍若要無事時且歸
 堂裏坐鼓山珪有問狗佛性趙州荅曰無言
 下滅胡族猶為不丈夫徑山杲狗子無佛性
 慈悲似海深尋言逐句者埋沒丈夫心疎山
四三如狗子佛性無寶劒出規模落在將軍手橫
 按立當途楚安方問頭既實荅亦堪誇洛陽
 雖好爭似我家趙州苦口太饒舌儂家信手
 拈楊花大溈智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
 合掌聽須彌爰粵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兩堂典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歲古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須臾贊
 乙己大人丘叢林為寇讎利牙如劍戟生殺
 有来由山崇勢至道無難言端語端趙州開
 口露出心肝典牛游連馬連人劈一刀虚空
 逆血湧波濤千千萬萬人爭看誰解分開蓋
 膽毛中卷空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
 口能招禍尼無著捉狗子無佛性全提摩竭
 令總擬犯鋒銚袞却窮性命渭卷光會無所
 依兩親相擊旱地雷聲青天霹靂或卷地狗
 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啼
 鷓鴣文殊道趙州狗子無佛性當空掘出秦
 時鏡光明潭不見星兒上下四維俱徹映

卷演狗子無佛性殺人便償命苦痛萬千眼
 目邪却打正卷卷大食波斯飲百盃停停
 把拖萬人魁逆風使過黃牛峽不問程塘灘
 瀕堆東山空狗子無佛性打破大圓鏡七九
 六十三一切智清淨或卷豎狗子無佛性羅
 睺星入命不打殺別人被人打殺定商記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挑符千邪俱不入百性
 盡消除和源狗子無佛性泥捏活大聖不
 是泗州人說著也不信別卷狗子無佛性
 勸君不用舉欲透萬重關須是千鈞弩或卷
 二十四州鐵鑄成一箇錯颺在大街路無人
 踏得着中卷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

非雖入耳東壁挂葫蘆扑第話無之一字殺
 人無數多少英雄橫屍當路錄山仁二八佳
 人刺綉遲紫荊花下嘯黃鸝可憐無限傷春
 意盡在停針不語時初堂仁利刀截斷命根
 跳出狐群狗隊拈起萬煨羹蒸鐵額銅頭粉
 碎石巷趙州曰無崖崩石裂未攀先知只
 得一板少室狗子佛性趙州無呂公一箇
 藥葫蘆接采醫却人間病大死一回方見渠
 身盧單狗子無佛性干將入楚庭一揮三首
 落千古得虛名千峯現
 京兆寬曰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
 和尚還有也無師曰無曰一切眾生皆有佛

性和尚為甚麼却無師曰我非眾生曰既非
 眾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畢竟是何物
 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見思否師曰思之不
 可及見之不可議是名不可思議頌曰拈
 却這僧問去却京兆荅浩歌歸去來清風遍
 六合五祖演裂破須弥鼻孔踏反大海乾坤
 面前百千諸佛盡是我家兒孫楚安方
 趙州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荀去師
 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
 頌曰彎弓直勢射難當陷虎之機理最長雖
 是貪他一粒米誰知失却半年糧海印信趙
 州荀被婆偷去遭擗如何肯便休合出手時

須出手得抽頭處且抽頭野軒趙州老婆
箇賊當面勸渠返遭一箇賊不成罪歸已天
下衲僧知幾幾地趙州挨拶老婆時迎
業難陀盡皺眉却被老婆揮一掌從來多事
落便宜張無不從來柔弱勝剛強捉賊分明
已見賊當下被他揮一掌猶如啞子喫生薑

田三

五

佛鍾勸虎穴魔官到者稀老婆失脚人懷疑
趙州喫掌無人會直至如今成是非金陵俞
道婆去若立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
傾蓋白頭新暗堂遠一路雄兵犯界河煙塵
塞路絕人過安邦賴有張良在畫角城頭唱
楚歌曹寶宗驟馬加鞭上酒樓何如坐地看

楊州是非長短俱裁了鼠竊終難似狗偷無
準範相見又無相觸忤攔腮使掌不相饒思
量箇樣無滋味莫是趙州身命招開趙州
示衆曰看經也在生死裏不看經也在
生死裏諸人且作麼生出得去僧便問只如
俱不留時如何師曰實即得若不實爭能出
得生死頌曰看經也在生死裏飯籬裏坐無
喫底不看經也在生死裏錦衣堆裏無著底
忽然烏鵲叫一聲反身踴躍潭家喜休擬議
如今拋向衆人前千手大悲提不起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
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

問曰為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
 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頌曰
 趙州有語喫茶去天下衲僧惣到來不是石
 橋元底滑喚他多少衲僧回汾陽昭見僧被
 問曾到此有言曾到不曾來留坐喫茶珍重
 去青煙時換綠敝苔長青青趙州有語喫茶
 去明眼衲僧皆賺舉不賺舉未相許堪笑禾
 山解打鼓雲峯悅曾到還將未到同趙州依
 舊展家風近來王令關防緊從此人情總不
 容佛印元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閒開口便知
 音觀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黃龍
 南一甌茶自振家風遠近高低一徑通未薦

清香往來者誰請居止院西東照竟為此間
 曾到不曾到入義人情去喫茶院主不知滋
 味好却來爭看益中花佛同白蘇林宗匠實
 難加臨事何曾有等差任是新來將舊住殷
 勤只是一甌茶止覺逸三等擊甌禮數全一
 般平挹更無偏石橋破院無珍味且夾油麻
 一田三例煎佛慧泉寶匣龍泉發夜光窠窠長掛
 在虛堂四來高客如相訪茶罷休勞話短長
 大山秀趙州喫茶話自古至及今易開終始
 口難保歲寒心雪蓋智相逢盡道喫茶大
 抵風流出當家休問曾到未曾到自有行人
 滿路誇珠山常驪珠絕類玉無瑕馬載驢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帝子家曾到不曾休擬議與君同泛一甌茶

羅漢由箇中滋味若為論大展家風說早春

三度口行人事了這回莫道不沾唇佛雖勤

趙州一甌茶驗盡當行家一期雖自好爭免

事如麻龍門遠趙州滋味最為親覲面承常

有幾人三度傳來親切處馨香滿口又全真

更安方三等接人喧海宇一茶驗客播叢林

高山流水深深意不是子期誰賞音雲巖因

高下來相訪只點一甌茶人情厭疎淡骨肉

生冤家爭似盧仝閉關自煎喫發輕汗平

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石若明趙州喫茶宗

門奇特到與不到正白拈賊黃龍新曾到不

曾到且喫一盃茶待客只如此冷淡是僧家

代卷志曾到喫茶去未到喫茶去趙州老禪

扣口甜心裏苦心裏苦直至如今無雪處慈

交深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

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應巷

草百尺竿頭毘布巾上頭題作酒家春相逢

不飲空歸去洞裏桃花笑殺人自得暉人來

訪趙州唯道喫茶去無端院主不惺惺更與

一甌令醒悟本覺一趙州三度喫茶禾山打

鼓難比休於句下尋求識取口中滋味若識

得觀音院裏有弥勒佛性秦曲盡周遮禮數

頻苦茶何用勸三巡鼻中若有通天竅終不

回頭問別人文殊道曾到未到普請喫茶口
 甜似蜜心毒如蛇毒卷中趙州喫茶逆拔毒
 蛇窟空落地鐵樹開花夜叉羅刹弥勒釋迦
 改頭換面無窮數莫道風流出當家普卷上
 趙州喫茶去毒蛇橫古路踏著乃知非佛也
 不堪作松源趙州老漢熱心腸一盞齋茶
 驗當行回首路傍橋斷處白蘋紅蓼映斜陽
 浙第坡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出急家反手
 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
 問佛也道三斤麻無神才趙州曰僧問萬法
 歸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
 布衫重七斤頌曰 編擗曾揆老古錐七斤

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
 與誰雪竇題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
 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雨滿山溪白
 雲端獨坐獨行真竭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
 方八面難拘檢天下誰能奈你何保寧身問
 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游皓月當空
 澄巨浸鯨鯢無奈不吞鈎無克趙州布衫
 重七斤問處分明蒼虛親大地山河都蓋却
 誰是當機栽剪人文殊道七斤衫重絕纖埃
 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風
 兩入門來普取平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
 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佳山來趙州老對

面人難曉一歸何處昔州布襖金銀琉璃砑
砑碼碼 夜半墨漆黑投得一箇賊點
 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鼓山珪等閒提起七
 斤衫多少禪流著意齊盡向青川作窠窠不
 知春色正江南運菴長鏤湯無冷地黃河輓
 底流金剛難押番後掛燈毬或菴搜到
 懸崖撒手內三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
 無用掛在趙州東院西石菴當機覲面提
 覲面常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逼人上辟北碣
 筒趙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
 去青州計斷倘倫趙州在東司上見遠侍
 者過蕭召文遠遠應諾師口東司上不可與

汝說佛法頌曰老僧正在東司上不符佛
 法為人說一般屎臭旃檀香父子之機俱漏
 泄鼓山珪趙州有密語文遠不覆藏演出大
 藏教功德寶難量任山果東司上不說佛法
 喚來與伊劈面踏不用重論報佛恩將此深
 心奉塵利無全明明道不說此理憑誰識
 春風一陣來滿徑花狼籍菴菴
 趙州因真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
 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
 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
 將傳語師下禪床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
 采不下禪床今日軍將來為甚麼却下禪床

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中等
 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頌曰
 上等接人了無回互據坐堂堂是何謂度師
 王用處若軒昂為渠拽倒破禪床天日北跏
 趺迎上客曲录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
 樂鄉西巖志折脚禪床接斷薪猶堪偃首揖

高賓明四三知列土熏天富難闢他家傲骨貧石
沃月人王爭似法王尊不下禪床接上根休
 說君臣猶有間入山先要主賓分月坡明趙
 州三等見人未舉已先話墮都衙喚得便回
 頭也是大蟲看水磨枯禪鏡禪床下下不撞
 身自小持齋到老人只有箇牙堪喫飯那知

世有六王尊開杜雲趙州曰侍者報大王
 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
 來也頌曰報客傳言信已通义手低頭便
 鞠躬對面一雙清白眼當頭蹉過住山翁楚
 夫方侍者來言報大王趙州曾揖下禪床憐
 兒不覺傍觀醜爭奈全身在帝鄉天堂象一

句機鋒無價萬福承當不看他拈尾作頭
 又道大王來也褚禿秀驥子駕駘滿道途皮
 毛孰敢辨精麤若無伯樂當時鑿失却追風
 千里駒慈及深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
 水侍者親入帝鄉趙州只在草裏南出騰來
 也官殿隨身去也笙歌滿路侍者白頭如新

趙州傾蓋如故別華白 趙州到一菴主處
 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
 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
 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頌曰 問答元來總一坡當頭一著英瞞頂
 將軍自有佳聲在不溥封侯也是聞佛提足
 疋馬單鎗戰祖閑死生只在刹那間趙州最
 是難容漠菴主當頭楔兩拳文殊道無星秤
 于兩頭平提起應湏見溥明若向箇中爭分
 兩知渠錯認定盤星佛性來趙州老漢少喜
 多嗔不會為客勞煩主人洪堂率虎步龍驤
 徧九垓會從平地起風雷等閒喚出菴中主

便見千江水逆回佛心才老作萊林是趙州
 兩拳提起不輕酌無星秤在當人手斤兩都
 盧在裏頭楚安方五陵公子爭誇富百衲高
 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倒祇重衣衫不重
 人三聖昌上菴豎起拳頭趙州左眼半斤下
 菴豎起拳頭趙州右眼八兩君看陝府鐵牛
 何似嘉州曰三大像若謂總涉請訛露柱燈籠合
 掌慈受深換手槌曾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
 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管取來年喫嫩茄暗室
 遠菴主當年用溥親衲僧眼裏要生筋趙州
 舌有龍泉劔開口等閒疑殺人泮憐水淺
 不是泊船處能縱能奪自有據一槌擊碎兩

重開填溝塞壑無回互毛無著 菴主奉頭

拳處親趙州話魯指西秦知音不在千盃酒

一盞空茶也醉人順水張帆逆風把

柁釣盡江波不出者箇月林觀菴主 拳頭沒

兩般趙州平易作艱難叢林多少杜禪衲誰

解出頭天外看殊山 閃爍旌旗驟往來幾

人遙望起疑猜此時若得樊公脚一踏鴻門

兩扇開無準範 趙州曰文遠侍者在佛殿

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曰禮

佛師曰用禮作甚麼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

好事不如無頌曰文遠 脩行不落空時時

晤禮紫金容趙州拄杖雖然短分破華山千

萬重徑山 禮佛無端撞趙州却將知見作

冤讎如今四海平如掌雲自高飛水自流照

堂一只 知瞻禮紫金容不覺腦門遭霹靂平

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同不相識菴老 聽

趙州回僧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

門北門頌曰句 裏呈機劈面來燁迦羅眼

絕纖埃東西南北 門相對無限輪槌擊不開

四 廓閑闔鎮趙州幾於城下起叉牙

將軍戰馬今何在野草閑花滿地愁照 覺

袖裏金槌一擊開東西南北絕纖埃石橋南

畔臺山路報你游人歸去來善 融平 豁遠門

開入趙州東西南北任遨游龍樓鳳閣依然

在失却來時好路頭漢南四門開豁往來
 游脚下分明到地頭四百條花柳巷二三
 千處管絃樓圓通仙趙州老有一訣四門開
 路頭徹入門來明皎潔出門去莫漏泄通一
 綵為君說元正日太平節黃龍新者僧問趙
 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
 語水平不流受恩深處先宜退得意濃時正
 好休狂山呆南北東西老趙州見人騎馬也
 騎牛清風月下尋歸路夫子門前問孔立悟
 堂速趙州因僧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
 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
 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頌曰

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
 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寶殿初長嬰
 兒急水毬袖子隨波卒未休若問德山行正
 令何似當時問趙州天衣何謂識兮還具
 六八萬四千殊不足初生孩子尚喃喃急水
 打毬攔口壑白雲朝日忙忙打箇毬生來
 念念不停留若知落地無蹤跡始會雲門六
 不收慈受急水打毬子念念不停留未能
 全六識先見轉雙眸紹續門風只這是不須
 向外更尋求佛性初生孩子始徒然六識聰
 明心性巧急流水上打毬子出出沒渡人不
 曉既為掌上珠須作家中寶好老趙州恁麼

道佛鑑勅

趙州回僧問和尚姓甚麼師曰

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頌信親言出親口趙州古佛豈徒然世界壞時渠不朽若能於此究根源決定面南看北斗雪竇顯常州有蘇州有吃寮舌頭師子吼壽山高兮福海深八十一号九筇

四三

十二

九若能直下便回光千古萬古名不朽佛鑑

勅常州有福州無江風作惡浪花飛不用刻舟徒記劍片帆已過洞連湖津巷中蘇州有常州有未到蘇常不知有既到蘇常何處有今人不識古人意空向城中顛倒走退巷奇蘇州有與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

平無德漢被人拶著強分疎退耕寧

趙州問一座主講什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否曰得師以脚趂空吹一吹曰是什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洪此是五百力士捐石義便道無頌曰一超方令地軸反一吹還又轉天闕講師不識圓陀

脫空捨前山過後山主堂居上捐石從來義

不同洪波深處逞神通高標不在蘆花岸隊隊雙趁曉風歎堂定趙州回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

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
 如是大遠在頌曰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
 朝昏十二時使殺老僧渾不管不知開裏有
 誰知鼓山珪使得十二時辰呼來却教且去
 倚官挾勢欺人茫茫無本可據在山果鍾送
 黃昏雞報曉趙州何用聞煩惱裂破虛空作
 兩邊古廟香爐出芝草靈菴安貼邦鄉老
 趙州時辰使得最風流今朝有酒今朝醉明
 日愁來明日愁對卷趙州在南泉井樓
 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
 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
 去禮謝曰適來謝和尚相救頌曰 南泉趙

州用最密後人不了轉尋覓往返之言子細
 看二人把手並頭立汾陽趙州自作自受
 南泉外頭相救直饒數目分明也是私路上
 走月堂目描不成塑不就接上懸身叫相救
 南泉敲處有來由一段風流如錦綉阿呵呵
 一二三四五大蟲咬猛虎詢堂思等聞施設
 豈徒然平地波瀾欲浸天更向胡梯敲數下
 兔教失脚墮黃泉佛性趙州曰在殿上
 過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好一殿功德者無
 對頌曰 殿上從來好功德如何侍者却疑
 惑趙州露出赤心肝問著依然墨漆黑馬堂
 殿上喚來先應諾不知業識太茫茫雖然功

德已成就爭奈當初不放光山好一殿
 功德總是過去佛百福相嚴身不使旃檀山
 日日香煙夜夜燈看來當甚乾蘿蔔山
 趙州回到臨濟方始洗脚濟便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正值老僧洗脚濟乃近前側
 聆師曰若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拂袖去師
 曰三十年行脚今日為人錯下註脚頌曰
 洗脚更不安排側聆時非是啗啄趙州臨
 濟二老人相見何勞下註脚鼓山珪一人眼
 以鼓推一人頭如木杓兩箇老不識羞至今
 無處安著桂山杲臨濟趙州禪林宗匠特地
 相逢恰似撲相撞見今持行脚僧呼為兩箇

閒和尚雪巷瑾趙州見僧來便面背書梵字
 僧展坐具禮三拜師轉身僧收坐具出去師
 曰苦苦僧呵呵大笑頌曰 苦苦向誰語發
 撲要是千鈞弩三十三天撲帝鍾大地山河
 俱作舞典牛游苦苦中苦樂中苦誰道黃
 金如糞土象骨老師曾輓毳秘魔叔下授老
 鼠應華田三苦中樂樂中苦趙州這僧俱欠悟
 直饒頓徹根源也是泥中洗土佛照死不昧
 當陽第一等臨機拳趂不輕耐焦磚打著連
 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鼓捲室關
 趙州到雲居居云老老大何不見箇住處
 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

與麼即和尚自住取師又到柴莫莫云老老
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莫
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
騎今日却被驢撲頌曰展陣開旗各運謀箭
鋒相敵未輕休等閒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
水逆流挂空開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聞得

便攢眉案案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率卷珠 趙州因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師曰老僧只管看頌曰 風雲頭角黑剎皴
苦死交爭額上珠淨洗眼來閒地看老僧未
免費精神因悟勤珠在浪花深處白拈雲爛
霧忘悠哉老僧祇管從邊看得失從渠眼自

開卷銀 趙州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欄中失却牛頌曰 欄中失却牛有
問即有訓更若求玄妙糊孫築氣毬慈雲照
趙州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
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
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

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
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頌曰
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曰
眼見鬼無相範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南泉
真師下禪床立僧曰如何是和尚真師上禪
床坐頌曰 師下禪床立神號并鬼泣師上

禪床坐龍蝓并虎卧一槌打與兩分張拈起
 元來是雙破本老一 趙州曰一秀才云和
 尚是古佛師曰秀才是新如來頌曰 廣寒
 宮殿淨無埃已是逢君八字開卅桂不須零
 碎折寺閒和樹枝將來南史茂 趙州因僧
 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僧去毫
 釐無差時如何師曰天地懸隔頌曰 毫釐
 有差天地隔毫釐無差天地隔隔不隔俱端
 的但能信手摘楊花湏會風生庭前栢趙州
 關好標格曹溪路上沒蹤跡長安車 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根煙
 掩室關 趙州曰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

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人從陳州來不
 許州信頌曰 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
 斫無痕堪笑日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大為行病餐毒藥訪良醫醫使元餐藥治之
 病去藥回滋味別舌頭具眼者方知佛性
 世有逃形畏影人奔程告訴謗勞神若知形
 影元無二坐對高堂秋月輪 趙州曰僧問
 南泉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
 作馬頌曰 脫得驢頭載馬頭東家西家卒
 未休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
 流懶老 趙州示眾曰此間佛法道難即
 易道易即難別處難見易識老僧這裏即易

見難識若能會得天下橫行頌曰 識不識

見非見說易說難如油入麪杜源岳

趙州臨順世令僧持拂子與趙王曰若問何

處得來便說此是老僧平生用不盡底頌曰

一生受用應無盡這箇都來有幾莖分付趙

王千古在任他南北竟頭爭保李勇 趙州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冬至一陽

生頌曰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閃若解知

時節冬至一陽來國性勤 鐵樹開花千萬朵

石頭抽笋兩三莖泥塑金剛開口咲明朝冬

至一陽生佛鑑勤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

若知春氣力特地好風光龍門遠 冬至一陽

生乾坤通一線可憐無限人不識娘生面在

山果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嗣歸宗師一

日辭歸宗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

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為子說一上佛

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

曰時寒途中善為師聆此言頓忘前解頌曰

八十婆婆學畫眉癡心欲比少年時一朝打

破當臺鏡始信從前萬事非慈受深 芙蓉

一日訪同叅實性大師陞堂以右手拈拄杖

倚左邊良久云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大難

委悉便下座頌曰 陪盡老精神杯盃越樣

漸誰知村酒店難勸御樓人西出忠

五臺山大禪佛智通禪師師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眾駭之明日上堂眾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頌曰悟來不在苦多端解了都由警爾問定道師姑田三十七

女人作癡人積雪作銀山汾陽昭半夜高聲似少神箇中明自有疎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作奇男五月炎威當酷熱

浹背汗流無處說區地清風劈面來大禪眼裏重添屑草堂清童子學順朱赤處背模黑若將白紙來一點下不得若下得翻成紙上

塗煙墨黃龍震悟了還同未悟時何須更說與人知賊賊敗露無藏處便道師姑是女兒大洪迷驚眾連聲叫悟由了知諸聖不相投師姑元是女人作有何佛祖向心頭延壽悲師姑元是女人作百衲禪僧多箇措薦回沙塞口嚼蘆燕繞紅梁渾不顧破卷先

鎮州普化和尚盤山師初於盤山處密受真訣而伴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虚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揔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回

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頌曰 若
 倒分明兩路差箭鋒相拄勿喝斜龍蛇混雜
 人難辨白日長空下雪花汾陽昭明暗俱打
 誇無上擒柱方知無伎倆伎倆無亂稱呼至
 今誰解辨真虛海中高室公子醉雙陸亂撒
 明珠發異光一擲輸贏誰辨得滿盤散子不
 成雙佛智符符斐羅須要逞聰明金榜何曾得
 掛名拚下幘頭歸去好莫騎驢子傍人門鼓
 山非不是風兮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烟院
 裏有齋常記得時時掛在口皮邊亦巷速旱
 天忽震數聲雷遠近飛雲若往來甘雨未曾
 施一點返將風勢卷將回紫峯悅一撈銀山

鐵壁推大悲院裏趕村齋善財拄杖如無用
 乞與伴狂老萬回水巷一水急魚行遊峰高
 鳥不棲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松源岳以
 此振鈴伸召請旋風連架打將來大悲院裏
 邇齋去肘露皮穿可恠我天日禮擺鐸搖鈴
 恣賣乖大悲院裏趕村齋河陽木塔休穿鑿
 是甚堂前破草鞋笑弄堪大用全提作者知
 標迦眼活電光逝大悲院裏翻身處臨濟甘
 為小厮兒古出非明日大悲院裏齋鐵圍山
 岳盡銜開猪頭象鼻烏背魚腮石人撫掌呵
 呵笑寒山拾得在天台石卷以普化嘗暮
 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

便作騷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
 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為
 人開頌曰十字街頭金鐸鳴蹇驢生菜恣
 膨膨狂翻筋斗盤山恠踢倒飯床臨濟驚隻
 眼未開真瞎漢兩頭俱打震威聲鎮人何必
 揭棺看會得來時即去程野軒遵先師會裏
 呈真處臨濟堂前喫菜時連此三回露檢索
 咄這沁臺盤乞兒往山果草裏相逢兩赤眉
 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號渾相似試問何
 人得勝歸上方並一箇驢鳴兩箇賊堪與諸
 方為執則正賊草賊不須論大施門開無壘
 塞往山果騰噎生菜似頭驢臨濟堂前捉敗

渠聳耳長鳴隨踢踏不知業債債誰除天日
 禮普化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
 撲勢馬步使令入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
 不是頌曰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
 風顛雖然大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汾
 陽四機境相投是安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
 田三
 十九
 尿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官人江陵柔階
 頭放下剗初鈴相撲呼他馬使名五棒打來
 無雪處却言渠不是官行天目禮普化一
 日同臨濟赴施主家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
 須弥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法尔如然師遂
 踢倒飯床濟云太麓生師云這裏什麼所在

說意說細濟沐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家齋
 濟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又踢倒飯牀濟
 云太龐生師云瞎漢佛法說甚麼龐細濟乃
 吐舌頌曰 要識真金須入火再三煅煉見
 精龐上行買賣不饒讓好物從來價自殊海
 印信相逢一瞎一龐生齋主渾家表瞎驚誰
 識二尊龍象駕毘盧頂上等閒行野軒蓮蘭
 羞供養不尋常兩度遭伊踢飯床總似這般
 無禮漢將何因果利存上方益掣顛掣狂
 普化張口吐舌臨濟共展大機大用漏泄祖
 師閑拔南山鱉鼻添牙焦尾大蟲插翅南堂
 興入海須是崑崙得珠還他罔象飯牀兩次

翅翻這漢是甚驢養典牛淋臨濟慣白拈普
 化慣掣顛一場好笑具後世作三玄別半印
 普化踢倒飯床臨濟大張其口放出踞地金
 毛驚得須弥倒走通身是眼鑑不徹通身是
 口只隨後不隨後寶劍出匣風雷吼塗毒菜
 普化因臨濟一日同河陽木塔在僧堂地爐
 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
 凡是聖師曰你道我是九是聖濟便喝師指
 河陽木塔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
 小厮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
 出去頌曰 騏驥驚駘辨者稀淺深毛色混
 同之若無伯樂垂精鑒千里追風不易騎海

甲信普化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撥人與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頌曰 風顛用盡到無餘一箇棺材八箇舁舁出鎮州城外去聽他木鐸自分踈北欄簡撮得虛空作近隣便於北斗裏

田三

廿

藏身這掠虛漢何多事猶把空棺誑後人東山源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嗣永泰端常持一木杖每見僧來禮拜即杖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杖下死道不得也杖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一日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攬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頌曰 梨荒老倒眼弥麻自救無療更持杖嶺南獵獠當時見一棒打殺這魔家洞山秘魔巖下坐擎杖來者教伊識本家苦切為君都不薦失却真杖捉安杖汾陽昭把斷重津過者難擎杖須信

獨體乾霍山到後知端的同死同生未足觀
不實顯 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歎
 回首恐人生惟笑報云千里懸予來黃龍南
 手把長杖坐要津乾坤誰是妄游人當時若
 遇英雄漢往往反成脚下塵佛印元自誇獨
 握誅龍劍及遇真龍不奈何也似將軍空索

田三

北一

戰無功徒枉動干戈海印信 祕魔杖子動家
 邦來往禪人被死降禪佛單刀直入處始知
 項羽到烏江崇勝球 道得無言杖下死霍山
 猛跳入懷中三千里外虛相賺更有何人透
 此宗夢菴信 杖下要分生死路霍山直拔透
 重關雖然賺我三千里瞎却衆生眼萬千

堂思 嶽崖之處無處插簣去却藥忌露當門
 齒杖下放身捨命箇裏如龍得水三千里外
 懸吾來捋虎鬚号拔虎尾惠通且 拈得便用
 胡麻廝繳冷地看来知息者少月林觀急水
 灘頭把釣竿洪波洶湧暮江寒錦鱗也解隨
 鈎上一吸滄溟徹底乾幸菴琮 祕魔為法力

求人特地擎杖據要津剛被霍山懷裏坐至
 今有理不能伸或菴 鑿威風凜凜不容攀跣
 入懷中便解顏不是酒勝寬似海爭知詩膽
 大如山雪菴瑤 湖南祇林和尚詞永泰
 每此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
 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

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
 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
 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
 家頌曰 信手揮來一一親祇林劍下絕煙
 塵太平曲調無人會孤負皇家定亂人心
 貴無魔無我已降魔添得時人眼裏花今日
 鏝卸無用處也知賊不打貧家雪卷瑤劍有
 魔益熾劍無魔自清只願降魔全失照不知
 身是老魔精皖山疑 河中公畿和尚嗣章
 敬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翁師曰羅漢
 路向什麼處去翁拍牛云道道師喝曰這畜
 生翁曰羅漢路向什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

道翁曰直饒與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翁便
 拍牛走頌曰 問路指路兩無差互彼此拍
 牛有放有收機鋒相觸針芥相投蕩蕩一條
 羅漢路大家把手去來休如卷用

此二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

田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僧錄司右開教無量禪寺住持淨成重校

祖師撰錄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十七則 睦州十七則 烏石觀一則

裴休四則 嚴陽一則 多福一則

石梯一則 大隨六則 靈樹二則

浮石一則 靈雲五則 俱胝二則

未山尼一則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詞黃藥初在黃藥隨眾

恭侍時堂中第一座州時勉令問話師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田四藥便打如是三問

田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惟蒙和尚賜捧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脚去座遂告藥云義玄雖後生却甚奇特來辭時碩更垂提誘來日師辭藥藥指社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師曰黃藥來愚曰有何言教師曰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藥恁麼老婆為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曰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搦師承頌曰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師黃藥非干我事師返黃藥藥問曰汝四太

速生師曰只為老婆心切磔曰遮大愚老待
 見與他一頓師曰說什麼待見即今便打遂
 鼓磔一掌磔啞啞大咳此係侍經錄所載五
 燈會元時馮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大同小異馮山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
 得黃磔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頌曰睡根三番打不開忽然狂蹶吼如雷君
 看馬帶紅纓紋只是去年魯秀才野軒道
 一拳拳到黃鶴樓一趵趵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白雲端之雷電
 喧轟海岳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
 雲散白日滿天星斗不保身雷電風行
 便合休巨愁無便上灘頭反身一吸滄溟竭

鍾鼓山河四百州照覺搖便言佛法無多
 子大丈夫兒月日非助下三拳明有信不送
 黃磔付將來真淨文叢林猛烈是黃磔拈棒
 便打途中客回到大愚却知思老婆面上與
 一搨黃磔酥一搨便當未為奇六十山藤
 是太遲至竟不能知痛痒上堂猶道拂蒿枝
 佛國白田三度龍門點額回高安灘裡浪如
 雷湧身再向洪波激透出滄溟眼便開雲漢
 茶九包之錐千里之駒真風度箭露機叢
 樞劈面來時飛電卷速雲破處太陽孤掙虎
 鬚見也無箇是雄雄大丈夫天童覺點額三
 回下禹門雙腮曝日赤如焚一朝忽透桃花

浪騰騰頭角生風雲風雲生兮不可留揚鬚
 獵獵歸瀛洲老龍相見還相問吐出明珠更
 不羞上方益問的的意不是作戲三轉被打
 有甚巴鼻是古佛驚峯打不死高安輕撥
 便活見機獨露三拳當鋒誰辨一唱長靈卓
 臨濟度三夏不參黃檗禪上未六十捧手脚
 逸忙然忽悟婆心切反行肋下拳無人知此
 意林下憶三玄張無盡劈開華岳連天色放
 出黃河到海聲暗驢死後蒿枝折大地如今
 有幾人龍門遠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
 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荒
 真淨文打破當年山鬼窟豁開正眼耀乾坤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三拳肋下無多子一喝雷轟迸海門佛性
 黃檗棒頭曾不顧高安拳下錯商量范茲徧
 界生荆棘佛法初無一寸長佛照光棒下承
 當早自欺聽人饒舌固非宜縱知佛法無多
 子爭侶當時未問時迺菴淡黃檗堂前喫棒
 去大愚肋下築拳來若言佛法無多子到底
田四分明眼未開誰卷淡一頓渾家盡滅門更加
 兩頓累兒孫銀山鐵壁俱穿透萬里無雲宇
 宙分家黃檗高安老骨搥端居寰海定
 龍蛇孫床兒子無巴鼻一箇葫蘆敗兩家失
罪地黃檗山頭喫棒大愚肋下築拳佛法的
 的大意猶隔十萬八千破菴二度扣關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不聞赤手迢迢空往來忽然業鏡百雜碎始
 覺凌前滿面天永禍福無門口自招三
 遭暗棒打驢腰可憐敗國亡家恨萬古春風
 吹不消天日臨濟師黃檗何曾把手行堂
 腮并築肋孝順兩邊生朴翁拄樹鳴條浩
 浩風雨雲交叢在其中千波萬浪驚天地到
 海方知信不通庄堂是臨濟出世後唯以棒
 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頌曰臨濟喝
 霹靂一聲邪腦裂忽然透出蒼龍穴擊碎明
 珠拗角折海印信入門便喝已是切怛無限
 杜禪和由更論該括大洪息萬里青霄絕點
 塵一聲霹靂震乾坤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

如今有腦門口雲端一劍定烟塵憑何辨主
 賓梯山齊入貢誰識聖明君大洪送當鋒唱
 喝震春雷萬蟄龍蛇眼豁開忽若反身無伎
 倆任送千古卍塵埃佛田白驀然一喝迅雷
 奔勢戶雖開命少存若有轉身方用路休觀
 芳草怨王孫道如赫日光中轟然霹靂禹
 門浪急風高無限錦鱗點額普平一喝當
 機疾怒雷燃迦羅眼頂門開西天四七二三
 老那箇堪任這一槌佛心才順逢無蹤聖凡
 泯迹白日青天雷奔電激正法眼藏滅無傳
 臨濟老漢白枯賊雲若日驀地如雷喝一聲
 聖凡送此不留情直饒劫火焚三際此喝常

存性轉明雲蓋蟄戶幽高凍不開虛空忽
 震一聲雷蛟龍一一拏雲霧蚯蚓頭食土
 埃張無盡入門便喝全無已鼻引得兒孫弄
 粥飯氣徑山呆張公未醉李公扶泛此嘉聲
 滿道途却被金剛開口唵誰能愛你護身符
 佛燈响龍控懸何海月秋烟霞風雨一時收
 波濤急急人難會截斷千江水不流剋符道
 者入門便喝絕商量空奮雙拳立紀綱反轉
 殺人三角眼鼓林千古受灾殃佛照光暗鳴
 叱咤萬人氣索佛法商量猶欠一著且無若
 相逢便喝怵怵怛怛十字街頭打併檀榼
 典牛非喝下忽雷驚聲前休領略當鋒鐵

時蹉過第一著不在壁立處豈向平地泊野
 水白連天秋空飛一鴉應菴華之乎者也雪
 月風蒼頭面各別事同一家成菴射晴空轟
 霹靂官路栽荆棘沒興遭逢著前凶後不吉
 無準範臨濟曰黃檗普請鋤茶園檗後至師
 問訊按鑿而立檗曰莫是困耶師曰總鑿地
 何言困檗便打師接杖推倒檗呼維那拽起
 我來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漢檗却打
 維那師鑿地曰諸方即火葬我這裡活埋
 頌曰奪旗掣鼓著精神父子雖親法不親為
 報四方禪客道等閒莫作守株人真爭丈百
 頭馬象一頭騾踢踏縱橫不奈何今日風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臨濟是却令黃檗打維那佛鎚色黃檗倒地
 維那扶起火葬活埋清風未已真如詰黃檗
 活作死醫臨濟死作活用維那聽事不真未
 免喚鍾作甕月堂臨濟栽杓次黃檗曰深
 山裏我許多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
 鍬拍地兩下田四壁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

師作噓噓聲田四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五
 頌曰帶礪山河畫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
 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翠岩真手
 裡鏝頭今日用喻已玉石千鈞重直饒八臂
 大那吒盡力搖來搖不動佛鑑慈風吹雨打
 節還枯千尺龍蛇挿太虛堪咲兒孫無伎倆

一生送此被搭糊懶卷拒臨濟示眾曰汝等
 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諸人面
 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
 是無位真人師便打云無位真人是什麼軋
 屎橛後雪峰問乃曰臨濟大侶白拈賊
 頌曰卞壁無瑕奪日輝秦王雖愛不輸機可

憐又入相如手一陣清風滿路歸佛印元春
 風浩浩烘天地是處山嵐烟靄裡無位真人
 不可尋落蒼又見隨流水白雲端播土揚塵
 沒處藏面門出入太即當撒屎撒尿渾閑事
 浩浩誰分臭與香保宰勇眉橫鼻直眼睛烏
 擒住元來是鬼奴屎橛拋來渾不管看人猶

自面模糊上方益叢林獨步更無雙臨濟機
 鋒不可當至今四百年來事亦有兒孫再舉
 揚道場如無位真人面門出入凡聖不名死
 生何立雖然徧界不曾藏恍兮惚兮無處拾
 雲蓋呂無位真人臨濟道勸君不用更尋討
 鳥道無功游者稀百尺竿頭要覩到通照達
 聲色不干眼耳天地本自同根岩下忽聞啼
 鳥反身又到松門佛心才無位真人赤肉團
 興來擺手出長安將軍自有嘉聲在不得封
 侯也是閒疎山常面門出入每相見日月由
 來不識真海岳慣游知己少反身歸卧嶺頭
 雲疎山如面門出入見還難無位真人咫尺

問去路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鼓山
 挂腦後見腮村僧大開眼了作夢雖然趁得
 老鼠一棒打破油甕徑山杲萬法一如不用
 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即今生死本菩提三世
 如來同箇眼長少岑赤肉團上無位真人左
 眼八兩右眼半斤貴賤賣黃金白銀保寧
 勇漳泉福運頭如肩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真淨火幻荅當面貼認著被渠使不認貼荅
 時滿口有牙齒無位真人處處獻新攤胸扭
 住不落主賓虬屐極虬屐探三人證龜作箇
 鼈月堂呂無位真人不隱蔽面門出入露堂
 堂應機接物頭頭現直得家聲播大唐禾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方鐫印銷印全提正令要識網宗不隔一瞬
 尼無著拖春雪滿空來觸處是卷開不知圍
 裏樹那箇是真梅訥堂思棒頭落節來反本
 閃電光中立信旗殃害叢林無雪處笑人錯
 認口頭肥 故若林臨濟問院主甚處去來曰
 州中雜黃米來師曰難得盡麼曰難得盡師
 以拄杖劃一劃曰還難得這箇麼主便喝師
 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
 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頌曰
 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俱不取後代見孫
 渾莽鹵宏綱委地憑誰舉正覺這院主下唱
 典座禮拜臨濟令行古今獨邁真如詰臨濟

全機格調高捧頭有眼察秋毫掃除狐兔家
 風峻變化魚龍雷火燒活人劍殺人刀倚天
 照雪利吹毛一等令行滋味別十分痛處是
 誰遭 天童覺寶劍持來刃伴霜寒四臨陣斬
 蠻王有情有理俱三段一道寒光射斗傍 白
 雲端難米關黎意氣驕輕如春雪自飄飄 上
 方落地人皆愛力不禁風當下消佛鑑慧一
 堆紅釵互晴空不問金銀鍤錫同入裡盡教
 成水去那容蚊蚋泊其中 江山 萬里無雲
 青天白日斗轉星移雷奔電激辰得勝旗奪
 運城群唱太平歌吹無孔笛 南堂與吹毛在
 握逞全威不許休門傍戶窺是聖是凡俱坐

斷直教千古轉光輝
 毒業行喝也打禮拜
 也打臨濟大師可知禮也
 已養深不問是誰
 俱截斲殺人頭是上將軍
 棒頭有眼明如日
 要識真金火裡者無祥才
 臨濟到京行化至
 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
 太無厭生師
 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
 生婆便閉却門
 頌曰千尺絲綸直下垂
 錦鱗撥刺上釣時斜
 風細雨歌歸去醉倒蓬窗
 百不知別筆即家
 常添鉢繞村行
 驀地一聲無厭生化主分明
 嫌少在籬門掩却強性
 怪天目裡添鉢家常
 乞食時柴門掩處莫遲疑
 白拈手段重拈起
 鐵眼銅睛換却伊
 野牛平蠅見血鵝提鳩拳

來踢報膝漆相投難提掇
 屢轉風流匠堂鬼
 臨濟陞堂有僧出師便喝
 僧亦喝便禮拜師
 便打又有僧來舉起拂子
 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
 來舉師亦舉拂子僧不顧
 師亦打又有僧
 來舉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
 指示師亦打雲
 門代云抵宜老漢大覺云
 得即得猶未見臨
 濟機在 頌曰大抵宗師
 謁者難得盤桓處
 且盤桓僕家自有同風
 事蘆管橫吹宇宙寬
 翠岩真主賓都落第
 三機陣陣開旗不展旗
 石火光中分昧負倒騎
 鐵馬上須彌鼓山莊
 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
 毒舌盡消除更饒急
 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
 蜘蛛狂山呆棒頭有

眼眼裡無筋多逢濁富罕遇清貧自入洞門
 烟鎖斷不知世上幾經春雪卷珠閃電光中
 賓主分虛空背上立綱宗祖師活計只如此
 後代兒孫掃地空松源岳臨濟上堂次兩堂
 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
 師曰賓主歷然師名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
 問取堂中四山二首座 頌曰兩堂上座總作家
 其中道理有分擊賓主歷然明佶鏡宗師為
 點眼中蒼汾陽昭啐啄之機箭拄鋒督然賓
 主當時分宗師憫物垂緇素北地黃河徹底
 渾慈明回箭鋒相拄自饒訛李廣雙鵬射得
 多堪嗟人來望天際歷然飛鷁過新羅佛印

元兩堂上座齊下喝眼裡瞳人帶金屑錐刀
 同用不能分黑漆崑崙迷夜月浮山遠一喝
 須教水送源歷然賓主未輕酬當人若解通
 消息半夜扶桑出日頭海印信兩堂齊下喝
 歷然分賓主踏著此機關南金賤如土北藏
 息賓主歷然句下分三玄送此振乾坤如今
 多少途中客盡日區區獨自奔雲漢恭兩陣
 交鋒作者機當人施設在臨時若逢李廣將
 單手定因安邦付與誰草堂清離婁明不到
 師曠聽亦訛箇中識賓主日午下星河黃
 龍求以平報不平王法本無親臨濟雖明眼
 也是黃龍精徑山果兩堂齊喝主賓分照用

同時透古今臨濟正宗傳盛化兒孫得旨意
深深大渴智一喝當機賓主分莫將知見強
踈親反身師子威揮甚眼裡無筋一世貧
無著總臨濟目定上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
師下椀林擒住打一掌便托開定佇立倚僧
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定纔作禮忽然大悟

頌曰田斷際全機纒後踪持來何必在茫茫容巨
靈撞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九重寶篋頭不
隋前後獨超古今喚四千歲夢飛出九皋禽
直下一槌光逆散斬新彈子出爐金天童覺
掣電之機過趙州為人湏到結窮頭掌中擎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佛鑑龜一棒一

條痕一捆一掌血若無般若靈根到此如何
打發南華品出頭露角指點方見見處不留
分定鐵線下床扭住纔擬議拓開一掌佛法
意眷背汗流喚得四白蓮蒼向半天開月堂
呂半斤是八兩八兩是半斤不識耀州鑊喚
作出山銀懶卷樞案頭書勅令行時閻外全
捉殺活機回首華山孤頂望巨靈神亦豎降
旗暗堂達全收全放不通風點破捋來已不
中禮拜起來雖悟去街頭咲倒李三翁別峯
中臨濟日麻谷第二世到叅教坐具問十二
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床一手收坐具一
手搦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

轉身擬坐繩床師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
 方丈 頌曰 大悲觀音開正面官不容針
 通一線鼠拽葫蘆有底忙鬼爭漆桶無人見
 鼓山珪昧却當陽箇一著牽來拽去互施呈
 不知除却王維手更有何人畫得成 在山果
 十二面觀音兩箇都不識把手歸去來形端
 而影直人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子金博金
 退谷雲臨濟示眾曰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
 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且道
 那一人合受人天供養 頌曰 霹靂未收
 聲閃電不留影三更月到窓半夜驢觀井快
 騎駿馬驟高樓一塵不動須彌頂 景菴印臨

濟訪平田於路見一嫂使牛師問嫂平田路
 向什麼處去嫂將牛打云這畜生諸處走到
 這裏不知路師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麼處
 去嫂云這畜生養來五載尚使不得師云欲
 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
 頌曰 有客平田問路頭高擡白棒打耕牛
 春光眼底無多子一對鴛鴦逐水流 笑翁堪
 烏藤倒柱向平田便把羸牛痛下鞭更說養
 采經五歲始終只是老婆禪 天日禮白水田
 遙問路頭雪眉婆子打耕牛草鞋泥滑青山
 遠不是愁人也著愁 橫水 日前條路平如
 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撥撥老婆牛性發赤身

挨捧可憐生竹屋簡臨濟目僧問投象亦全
 其力投兔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師曰
 不欺之力 頌曰 力在如今作用時情存
 毫忽便成欺誰知脩水千峰碧盡入秋風一
 瘦蒸屋堂愚臨濟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唱僧
 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麼處
 僧便喝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唱僧
 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大敗師
 曰過在甚麼處曰再犯不容師曰大衆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頌曰孔明
 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為報將軍莫
 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崇學堂 臨濟目僧問

如何是三眼國土師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
 中著清淨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中
 著無差別衣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中著
 光明衣說化身佛 頌曰 法身報身化身
 咄哉魍魎妖精三眼國中逢著咲殺無位真
 人 徑山泉 臨濟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
 通八年丁卯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
 泗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
 名人不喫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
 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
 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
 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

瞎驢邊滅却 頌曰 正法眼藏何生滅 棒
 下分明須見五當時 正今不曾行瞎驢 送此
 爭饒舌 佛印元圓寐 將歸叙別時 叮嚀法眼
 好任持 喝下不開 淚水路 瞎驢送此 少人騎
 黃龍南 正法眼藏 誰傳得 喝下滄溟 徹底 虬
 送此 瞎驢無覓處 鐵山歸路 黑湯湯 佛慧泉
 劈破華山 雷未猛 照開滄海 月非光 瞎驢滅
 却正法眼 直得哀聲 振大唐 白雲端 出門握
 手 再叮嚀 往住事 送叮囑 生路遠 夜長休 把
 火 大家吹滅 暗中行 保寧勇 叮嚀法眼 示將
 終一喝 玄關絕不通 自此瞎驢無覓處 緣多
 江上問漁翁 照覺搖 决別雌黃 辨作家當頭

一喝定龍蛇 令行塗毒 無能進 縱得瞎驢 徒
 駁沙 三祖宗 臨濟全撥 何指的 瞎驢親 喜遇
 知音 宗風要見 長無隊 派水高山 意轉深 靈
 源清 密室遺言 不再微 臨行何必 在叮嚀 鳳
 毛一息 驚天地 水石生光 四海清 雲溪 恭忽
 雷 總震雨 如傾九曲 黃河漲 四溟 賴得 斗門
 能下 開洎 洎萬里 絕派聲 普融平 信水 半夜
 什 盧能攬 撓一 梅七百 僧臨濟 一枝 正法眼
 瞎驢滅 却得人 憎心心 相印祖 祖傳燈 夷平
 海嶽 變化 鷗鵬 只箇名 言難比 擬大都 手段
 解 及騰 天童覺 玉洞玄 關道路 長蟠 桃不是
 茅 閒芳 遮蔽 不許時 人見 只恐春 風漏 泄香

上方益丹鳳引錐樞竹定鞿羊挂角兔應難
 瞎驢滅却正法眼聲價喧然宇宙寬佛心才
 瞎驢滅却正法眼出得兒孫徧大唐須信茫
 茫烟浪裡酌然別有好商量佛鎚懸萬派朝
 宗勢未休魚龍出沒任沉浮瞎驢滅却正法
 眼直得黃河却倒流南華曷到老不曾開語
 路臨行四首却叮嚀深深海底猶嫌淺直向
 金剛水際行鼓山珪瞎驢一喝眾皆驚正法
 那堪付與人三要三玄俱喪盡堂堂擺手出
 重城徑山呆叮嚀正法信非虛堪嘆臨行拈
 帚鬚魯者華山圖籍上又沐潘閻倒騎驢海
 印信三聖一喝少人提掇雖是死蛇解弄也

田四

十二

活來蠅臭肉硬糾糾透網金鱗活潑潑臨濟
 瞎驢君子可入草堂清瞎驢滅却正法眼臨
 濟反身便倒騎佛祖位中留不得斷無踪跡
 許誰知慈受深萬仞峰前握手時清歌一曲
 少人知但見瞎驢驚宇宙不知法眼付傳誰
 靈寶宗也大奇也大奇烏頭彷彿附子依稀
 萬里一條寒澗水蔡州打破幾人知幾人知
 喫馬面夜叉牛頭獄卒湛堂準大寐宗風示
 後昆金剛寶劍利當門瞎驢滅却正法眼那
 箇男兒解出群正堂辨臨行特地揚家醜帶
 累傍人滿面慚霹靂一聲雲雨散至今父子
 未相諳誰巷演睦州陳尊宿講道明到黃檗

學者扣激隨問還答詞語峻嶮諸方歸慕謂
 之陳尊宿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戲用後歸
 開元於歙居房懺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
 之號因見講僧乃名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
 板漢 頌曰 垂慈只要總通靈不是宗師
 妄自生擔板直教源放下免伊虛度百千生

四

十三

汾陽昭睦州喚隨卦斷四不回擔板漢揚無
 為二不重師承重至公諸方誰敢觸機鋒指
 教臨濟叅黃檗接得雲門嗣雪峯纖履只知
 供母飯閉門那更話禪宗叢林到處蒙露瀾
 莫測風雷起老龍 腦後與一錐頭頭墮坑
 坎直饒喚不回也是虛擔板透過睦州關

坤一隻眼長望卓草草棘棘唯唯喋喋識濟
 北為大樹投雲門隋險崖巖峻莫借言如枯
 柴夫是之謂陳蒲鞋 圓悟勳電火光中休草
 草劍輪鋒上莫切切等閒放却全身入終不
 當頭犯一毫鼓山珪睦州擔板那客眨眼關
 狹短長不須增減徑山杲睦州擔板驚人扶
 喪者多應在半途言下要教通徹去迥然心
 眼頓醒甦楚安方睦州擔板漢作事休分拈
 衲僧鼻孔撩天言下要知端的南堂典朴寔
 頭禪無伎倆一句分明如搗相客來只是叫
 擔板不知的當誰擔板 柳菴在睦州擔板漢
 送來見一邊淺深三尺水上下兩重天雲菴

瑤山之我我水之湯湯冷眼觀著無處慚惶
 別峯印紅爐起浪拍天飛疾焰過風孰敢窺
 任是三頭并六臂到此休誇第一機木菴永
 睦州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甚
 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為甚麼舉拳曰金
 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見成公案未除瑕放過方能脫鎖枷四海澄
 清人富庶更來石上種油麻覺海元見成公
 案便相當秤則稱兮斗則量非較當年三十
 棒至今平步也翔翔佛燈功呼蛇易遣蛇難
 袖裡金槌不易者長安夜夜家家月誰知愁
 樂有多般海印信見成公案沒商量不動絲

毫便厮當二十烏藤聊放過可憐雪上更功
 霜無際見成底事沒商量剔起眉毛未厮
 當日暮碧天鴻雁斷海門斜去兩三行木菴
 永公案已見成放汝棒三十木馬走侶烟泥
 牛趁不及復卷卦睦州因秀才相訪稱會二
 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麼秀
 才問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
 也不識 頌曰 一點會無異微塵却不增
 百千諸佛眼同共此靈明明格禪師拄杖
 秀才筆仗兩皆浸手中出八法論書如未明
 面前一點黑如漆佛鑑慈一著撥先用得親
 可憐窮子眼無筋須知八法論書處前箭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輕後箭深水庵一睦州上堂香座咏苔云在
又曰寺主咏苔云在又曰維那咏苔云在三

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曰

頌曰 八字打開十分漏泄孤危不立道方

高伎倆更無隨意說別別南斗七号地斗八
護曰睦州示衆曰大事未明知喪考妣大

事已明亦如喪考妣 頌曰 春去秋來古

與今相逢休論幾時深飢渴飲無他事儘

聽滿頭霜雪侵保寧勇揚子江頭波浪深行

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侶有波

時用心千峯瑛青峰楚日僧問大事已成爲

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巷不開及

至巷開又吹落 頌曰 家山歸到莫目循

竭力寅昏奉二親機宜功忘恩義斷便成不

孝闡提人丹霞淨睦州常示衆曰忽然忽然

大覺理拈云不然不然 頌曰 忽然不然

如鉢如鉗神仙秘訣父子不傳別峯印忽然

忽然頭上是天不然不然脚下是地直下來

也無處回避田私峯深睦州見僧來恭便喝曰

上座如何偷常住果子曰某甲方來自甚道

偷常住果子師曰賊物現在聲 頌曰傾盡

寶山寶全身入荒草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

討松源岳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

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

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
 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
 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
 况盖覆將來 頌曰 學道先須入頭處既
 得入頭莫孤負明明向道尚猶迷何况言中
 曾盖覆本覺一睦州問僧近雜甚處僧便唱
 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
 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頌曰 兩喝與三喝作者知機變若謂騎席
 頭二俱成瞎漢誰瞎漢拈來天下與人看雪
 竇頭睦州檐板漢解使不解筭人前贏得五
 百家中着了一貫 善庵王睦州因僧問高揖

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起
 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寔那師曰拄杖不
 在荅帚柄聊與三十 頌曰 出群須是英
 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選佛若無如是眼假
 饒千載亦奚為鹽凜凜將軍令已行八荒四
 海要澄清提來劍氣干牛斗沈蕩氛埃見太
 平天童覺殺人不自眼救人須出手論寔不
 論虛合什始為斗高揖釋迦不拜彌勒喫棒
 趁出猶費力滴水水生知未知拋磚引玉有
 人識月堂曰睦州曰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
 藏教也無師曰有甚解餌鮓子快下將來
 頌曰 鈍鑿頭遙得意時問老着子不愁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九八册

人不善根抹者只見枝頭更長枝長重車睦
 州只愛錐頭利遠僧不見鑿頭方直饒轉得
 百千歲這般供養也尋常鼓山連一氣轉一
 大藏教頓漸偏圓權與寔無邊妙義炳然數
 元來一字也不識徑山米等開一問每千古
 洪此叢林共播揚嗟睦州無相度錚錚
 子要先嘗懶菴問若傾湫荅如倒缶出草
 羚羊時挂角明眼衲僧如何卜度尺短寸長
 一任貶剝投子舒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停因
 長智十萬八千木菴永良玉不雕羨言不文
 烟村三月裡別是一家春唐觀睦州因僧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頌曰重重去盡自平常春暖風和日漸長
 外鳥啼聲細碎若蒼狼藉滿山房自得呼登
 壇道士羽衣輕吼力雖窮法轉新拊拍破開
 天地暗蛇頭擲落鬼神驚暗室達披篋側笠
 千峯上引水澆蔬五老前中有瓜田雞納履
 睦州倒退在傍邊南岩昨日栽茄子今日
 種冬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味菴睦
 州問一官人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
 不知箇什麼官人云不知道師曰酌然不知
 頌曰酌然不知無孔鐵槌當面一擲佛祖
 難窺官室睦州曰僧問大衆臨筵合談何

事師曰後園生菜熟水冷淘 頌曰脫略情
 塵老睦州帚頭虎尾一時收芳草渡頭韓幹
 馬綠楊堤畔戴嵩牛正堂辨睦州目僧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一隊衲僧來一隊衲
 僧去 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
 睦州關大地無寸土大川齊一隊衲僧來一
 隊衲僧去搆得搆不得鏡蛇橫古路雪碓網
 睦州曰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時有僧問
 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
 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
 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蓋子撐落地碟子成
 七片曰如何是捏聚師乃歛手而坐頌曰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遼嫩柳條條綠陌上桃蒼樹樹紅勿謂東君
 無管帶更加暖日與和風佛性泰睦州目僧
 問靈山還有蛇不師曰這蚯蚓 頌曰水中
 鹽味色裡膠清若人辨得天下橫行草堂清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嗣黃檗時林老觀曹山
 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
 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
 話頭祇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麼不道曹
 山乃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啞却
 我口若言我道即塞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
 山山深宵之 頌曰烏石老古錐門風能峭
 絕有問毗盧師開口端的別齒有嚙鐵機天

無第二月軟語若金剛漚和是生滅南堂與
 毘盧師法身主通身是口寔難舉縮却舌頭
 啞口時獨許洞山暗相許不相許猫兒偏辭
 捉老鼠喝堂一烏石曰雪峰一日伺便扣門
 師開門峰驀胸搦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
 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祇要識老兄
 頌曰一不作二不休賓主互換有來由焦磚
 打着連底凍赤眼撞着火熬頭松源岳峻硬
 門庭古莫倚曾即欲入竟無由為渠八字打
 開着媯綠覆田秧滿疇竹屋箭烏石曰雪峰
 扣門師問誰峰云鳳凰兒師曰作麼生峰云
 來咱老觀師開門搦住曰道道峰擬議師便

托開掩却門峰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
 老觀門你這一隊噎酒糟漢向甚處摸索雪
 竇云這孤息負德漢有甚麼交涉當時入不
 得豈是教你入今既摸索不着累他雪峰俱
 在老觀門下 頌曰養成羽翼鳳凰兒老觀
 門下偶差池冷地忽然思舊債却來別處討
 便宜 田口 足無著搦烏石引麪次有僧來未師引
 麪示之僧便去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什
 麼處曰當時便去了也師曰是則是只得一
 撮 頌曰草舍柴門僻更恣何期過客也經
 由蒿湯偷禮不知愧猶對傍人賣口頭斬橋
 倫唐相國裴休見黃檗曰見大安寺壁畫高

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
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
頗似禪者尋請至舉前話黃檗朗聲曰裴休
公應諾壁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寶
珠 頌曰鄧城寶劍沉埋久一道寒光射斗
牛不是張華辨端的只應千古枉淹留 慈受

深翰墨場中喚得回桂林昨夜覺蒼開暗香
漏泄通消息散作人間調鼎才自得暉浮雲
宿霧兩朦朧行徧千峰與萬峰驀地喚回霜
夜夢舉頭親見月當空萬卷柔裝相國問僧
看什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
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為什麼却有两卷僧無

言新羅龜山代云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頌曰曾落石霜機外笏又扶齋行到唐天只
將四海垂綸手鯁鱉魚龍一串穿虛堂愚裴
相國入大安寺門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為
第一曰以密行為第一公不甞遂問此間有
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

田四

十九

羅以何為第一牙曰不知公便拜曰破布裹
真珠 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希具揮法眼
真箇不知黃龍新以何為第一不知家親切
破布裹真珠傾城換不得月坡明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嗣道州 初叅趙
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曰放下著師曰既

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日放不下擔取
 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山常有一蛇一布隨從
 手中與食 頌曰一物不將來有頭擔不起
 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惡毒既忘懷蛇虎
 為知已清風幾百年至今猶未已黃龍南移
 高就下縱威權解脫門開信可憐不得空王

真妙訣動隨聲色被勾牽真淨文不妨行細
 輸先手自覺心龕愧撞頭局破腰間斧柯爛
 洗清凡骨共仙游 天童覺一物不將來教渠
 放下着廓爾悟無生活計俱拋却吳古佛盡
 力放不下着力擔不起得謂一物無元是自
 家底見得自家底心中大歡喜日茲家業興

一舉九萬里龍門遠一物不將來兩手提不
 起直下要承當渾是自家底佛燈玃劈面呈
 機不等閒鐵毫盡處重如山斷腸曲調如親
 聽流水悲風不用彈塗毒菜赤心片片少人
 知滿口含霜特地疑奉報五湖學道者不須
 孤負一雙眉月庵果趙州放下著確嘴忽生
 舌雖然無一事驗盡當行家雪堂行薦社膏
 盲打一鍼當時無處着渾身呵呵笑入巖陽
 去蛇虎為隣不可尋密卷傑嚴陽勢狗頭臭
 穢於人怕日何老趙州與酬羊肉價野牛平
 杭州多福和尚嗣趙州因僧問如何是多福
 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日學人不會師曰

三莖四莖曲 頌曰一莖兩莖斜其意毒如
蛇三莖四莖曲無疑入地獄言下若知非心
空及第歸堪笑蔣山老無端入荒草應萎華
一莖兩莖斜疎影動龍蛇心疑生暗鬼眼痛
見空華三莖四莖曲還我一叢竹時引清風
來落葉填山谷德麼會得多福一叢竹若也

不會三莖四莖曲無样才

興化軍梯山遠福石梯禪師別某吏一日見
侍者托鉢上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
去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
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即得師曰我只問你
本分事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是上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齋去師曰汝不認為吾侍者 頌曰父子相
將草裡行星馳電捲迅雷轟賺他無限英靈
漢錯認鞍轡過一生 華卷侍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別長庚女因僧問却火
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
德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甯後到
投子舉前話子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
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曰大隨師已漂
化僧拜至投子子亦遷化 頌曰切忌隨他
不會他大隨此語播天溼真淨性中繞一念
早是千差與萬差此塔祚懶菴的于大隨師
人問隨他師亦隨返顧不能休駐意更生異

見却狐疑汾陽為汝開天路萬別千差一道
 歸汾陽昭劫火光中立問端衲僧猶滯兩重
 關可憐一句隨他去萬里區區獨往還雪竇
 頭隨他去隨他去千手大悲攔不住劫火光
 中相往來銅睛鐵眼無尋處正覺逸壞與不
 壞俱非內外不隔絲毫尋常面對道吾真隨

田四

十一

他去亦太無端袖裡金槌豈易看問罷不知
 何處去白楊風送壠頭寒佛慧多劫火洞然
 大千何在壞與不壞漆桶不快肯更隨他去
 被謗又太煞若是箇中人終不到錯會法雲
 秀步步相隨是大隨左邊吹了右邊吹思量
 未免空窺氣何不留將暖肚皮保寧勇壞與

不壞舌無骨蒸面看時眼突出大隨猶在劫
 火中天下熬熬謾啾啾白雲端劫火洞然大
 千壞面前鼻孔鎮長在只為隨他一句言腰
 間失却箇皮袋地處思壞與不壞兩相猜劖
 閣龍舒謾往來何人更有樊公脚一踏鴻門
 雙扇開慈受深劫火洞然俱敗壞青天白日

愈光輝王孫醉寢迷春夢不覺鶯啼柳絮飛
 佛智裕臭烟蓬焯中迸出鐵蒺藜當陽如未
 委喪却目前機佛性奉壞與不壞言端語端
 舌頭咬破自覺心酸大隨投子終無兩般萬
 里區區獨自往還楚安方陷虎之機總不知
 便隨派去落東西大隨自是持綱手放去收

來要驗伊圖照本六合頃翻劈面來暫披麻
 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閑事引得游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針錐太湖三
 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通照達了然無
 別法誰道印南能一句隨他去千山走衲僧
 蛩寒鳴砌葉鬼夜禮龕燈吟罷孤窓外徘徊
 恨不勝唐景蓮壞與不壞兩彩一賽本無是
 非說甚憎愛雲過長空了無罣碍君不見衲
 僧鉢袋子接得將來日裡晒佛鎚熱壞與隨
 他去如何不肯休未明端的意特地覓回頭
 龍門達劫火洞然大千俱壞這箇魔魅百生
 冤債禪流若問壞不壞昨夜石人闍禮拜南

堂與嚼錢負鞍無回必牽犁拽擺不辭勞食
 生逐日區區去誰管年高白髮饒箇堂機劫
 火光中共唱酬隨波逐浪設悠悠割盡衷腸
 人不會草鞋拈取蓋龜休石庵珥才伸剗火
 光中間便解隨他去復回回到悔來坡下路
 亂山依舊碧崔嵬北洞簡

田四
 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
 箇衆生為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
 無語 頌曰如龜六歲已報名休向人前弄
 眼睛一隻草鞋都蓋却直至如今猶未惺北
 塔非問處爭如荅處親眼中難著透金塵長
 安一路無多地過得潼關有幾人 佛慧泉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
 都盖了大随却被這僧謾白雲端露足藏頭
 可煞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随流去
 浮木相逢是幾時保寧勇皮骨曾將問大随
 當頭一着更孤疑可憐無限尋聲迹不薦矜
 羊挂角時那覺大随庵外一龜兒僧問如

何骨裹皮草鞋盖了無人會白雲流水共依
 依地藏思皮裹骨兮骨裹皮吉凶徒自亂針
 錐草鞋覆了獨歸去千古何人識大随昔融
 平千古清聲老大随機鋒辟立有難窺未能
 直下超凡聖只道將鞋盖却龜禾山方懶庵
 的子大随師一著當頭更莫疑大地山河都

盖了泛他衲子下針錐吳古佛骨裹皮兮皮
 裹骨大随老子無窠窟上士聞之笑未休中
 流特地生疑惑龍門遠皮裹骨兮骨裹皮不
 明道了復何疑拈起草鞋如未委不如別處
 且烏龜佛性法不孤起伏境方生烏龜不
 解上躡草鞋随人脚行佛燈學道須教正

眼開莫將狂解意中猜脫鞋龜上人難會逐
 使携囊時地來天童覺木禪庵畔定光光兒
 非銅非鐵無相無為有擎天之力有拔地之
 威有射鵰之手有嚙鏃之機口如大海眼如
 看人問天上許誰知南堂典骨裹皮兮皮裹
 骨大随放出遼天驛東西南北謾擡眸不知

已過新羅國無準靴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
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遮蓋了這僧無事可
思量此山應

千載靈龜庵下出團團骨上卦重重草鞋蓋
却無頭尾且聽旁人定吉凶橫川珠

大隨問僧甚處去曰我眉禮普賢去師舉拂

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裡僧作圓相拋向後

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頌曰

抑標狀頭光閃爍錫羅捲裏面鄒鍍者搭背

負出門去好是無人敢駐留保寧勇大隨山

下路縱橫老竹蒼藤處處生四海五湖為客

慣二更無月也須行慈受深識法者俱欺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者已水中辨乳添是鵝王天童覺一輪明月
照瀟湘更不逢人問故鄉自是天涯慣為客
任他猿叫斷人腸上方益把火入牛欄反身
外面看梨巷千點白春雨發聲寒月堂昌
大隨曰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
鞞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鞞箕有唇米跳
不出如白赤土畫鞞箕團團無縫罅佛眼
覷不見海神不知價鞞土揚塵無處尋山高
海闊白雲深南堂典鞞箕有唇米跳不出天
下衲僧赤髭髯更須撥轉上頭關十方世界
黑侶漆惠菴華

大隨因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山

前麥熟也未

頌曰山前麥熟報君知佛祖

端由雜者稀莫學朱涇老禪伯滿船空載月

明歸象田柳大匠不巧大儒不學動輒中方

圓舉皆成禮樂堪笑御村賣卜人徒勞鑽破

烏龜殼無準範

大隨燒畚次忽見一蛇師以杖挑向火中曰

四

二十四

咄這箇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裡死如暗

得燈時有僧問云正恁麼時還有罪也無師

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錢牛驚

頌曰劫初劫末法弱魔強定光老子鍊作者

梁文經武緯把定封疆碧天雲散祖風涼佛

日光輝舜日長南堂典

韶州靈樹如教禪師初長慶安因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

千年田八百主師曰即當屋舍没人修

頌曰來機深辨有舒有卷移却案山重添鐵

線千年田八百主直下承當還莽鹵即當屋

舍没人修片瓦根椽誰去豎君不見甜瓜徹

蒂甜苦執連根苦月堂昌

靈樹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默然後

遷化欲立行狀碑要選此語刻石時雲門為

首座僧問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雲門代云

師頌曰師師師知知知三三兩兩過遼西

一雙紅杏換消梨非却覺靈樹當初密對揚

時中文采已全，較後人不見雲門老一字。千般護度量，佛印元師之一字太巍巍，獨向窠中定是非。畢竟水瀕朝海去，到頭雲定覓山歸。白雲端靈樹大師雲門首座只知立碑不覺話，隋智海山僧為伊點破知。燈是火，數如麻，信火是燈，能築箇智海清師字，相酬作者知。韶陽千古特光輝，范范宇宙人無數。到底誰明一字師？吳古佛西來祖意若為酬。手把明珠已暗投，却枝雲門添一字，致令千古關啾啾。寶峯明靈樹面皮多葛，但韶陽板齒上生毛。拍右會得國清才子貴。拍左不會家富小兒嬌。此唐元師之一字見還難，直下應瀆。

透祖關，縱使祖關開，正眼前頭更有萬重山。佛照九師之一字太孤危，文彩全無作者知。不領韶陽提起處，且沒默處認殘碑。天日禮漳州浮石禪師，嗣子湖上堂山僧開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時，有僧出云：雜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頌曰：達磨西來，唯賣卜吉凶，在汝不由人。箇中只是依爻，斷豈有人情，疎與親本覺。一金木水火土，始終顛倒數五六，下四三初爻，傳白席苦，苦卜得此卦，一生貧達信不來，病人死懶，虎骨金木水火土，一二三四五，南泉王老師不打，豈官鼓，即虎骨金木水火土，大蟲。

元是虎好咲將軍藍田空没羽無準範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嗣長慶安初在瀉山因
 見桃荅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尋劍客幾回
 落葉又抽枝自没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
 不疑瀉曰没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
 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弟兄未
 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蔵我恁麼道汝作麼
 生會蔵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 頌曰
 分明應世三十春因悟桃花色轉新人人盡
 得靈雲意不識靈雲是何人 首山念二玄沙
 道處少人知密密相逢更莫疑今古相傳親
 的自少年多是白頭兒 昔日靈雲自有知

桃花已落布華夷寰中拔劍當鋒者未徹橫
 身斬萬機涉陽昭傷嗟尋劍客桃荅遇春開
 靈雲一見處令我咲哈哈神鼎註二月桃荅
 處處新靈雲一見更無親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舊明回本無迷悟數如麻
 獨許靈雲是作家借問徧叅諸祖客不知何
 處見桃荅田四雪竇頭春暖桃荅樹樹紅靈雲千
 古道還同玄沙留語叢林問南北東西路莫
 窮 正覺這不是玄沙定紀網靈雲那得事全
 教桃荅覺了咸皆妄未徹何人共躡量師子
 離群山岳靜象王回顧海澄光二師不並歸
 何處釣魚船上謝三郎 浮山遠桃荅見後謂

無疑壯志由來本是伊若問玄沙言未徹現
前賊物自家知雲峯悅二月三月景和融遠
近桃蒼樹樹紅宗匠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
咲春風黃龍南二龍象相逢世不群一來一
去顯疎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
塵 子路當時問要津滔滔天下丈夫人相

逢相見若如此更有春風春又春翠若其二
學劍宗師定不差禁林浩浩是玄沙一塵纒
舉知端的東海東邊萬萬家春暖桃蒼帶
露開靈雲一見悟靈臺玄沙諦當傳千古誰
解唯黃息衆猜淨照珠桃蒼間處忽伸眉未
徹玄沙也大奇幾度狂風吹擺後依前似火

萬千枝佛慧泉二月春庭雨霽時小挑紅綻
兩三枝紅白爭妍人盡見因甚靈雲獨不疑
法雲秀靈雲偶尔見桃蒼三十年來得到家
何事玄沙未相保枯根株上別抽芽楊無為
靈雲悟後復何如未徹無人辨得渠千古華
山山脚下豈知潘閣倒騎驢白雲端萬年松
下忽相逢田四拔樹鳴條浩浩風堪咲字七晚來無覓
處崔嵬和雨在雲中何年曾崑崙捧出無瑕
玉赤水波心得夜光今古有誰能辨別釣魚
船上謝三郎成枯木奇哉一見挑蒼後萬別
千差更不疑獨有玄沙言未徹子孫幾箇是
男兒真淨文蠢動含靈同一性山河大地盡

知音昔人解道黃鶯道似共挑巷說舊心
 居林挑巷見了疑盡因甚玄沙却不然今
 古叢林爭浩浩欲驅良馬路揮鞭三根宗靈
 雲老倒泄生涯消息傳來謝家未徹根源
 箇端的送教春力自開巷為山秀靈雲聲價
 傳千古默檢元來未作家芳草滿園畫春色
 如何唯說悟挑巷地處堪嘆春風漏泄機
 挑巷新發舊年枝螺江有箇釣魚客咲殺靈
 雲道不疑佛曰春來物物盡紛華堪羨靈
 雲是作家一見挑巷心境絕老胡空自涉流
 沙雲蓋日靈雲眼中絕翳玄沙袖裡藏鋒把
 手直上峰頂一咲天地斗空佛心才靈雲見

了絕說說獨步窠中不較多敢保老兄猶未
 徹令人疑著偈頭陀長靈雲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盡著巷巨奈釣魚船上客却未
 平地撥魚鰓洪覺乾溪上挑巷開爛熳不知
 誰解見靈雲頭頭總是吾家物一念圓成盡
 屬君通魚達靈雲昔日悟挑巷十里春風樹
 樹斜散道老兄渾未徹夢中開眼見玄沙吳
 古佛山鳥芳時分外啼挑巷如火映前溪明
 明三十年來事可咲靈雲說悟迷和甲明陌
 上咲春風枝頭漏消息紅光燦太虛豈藉陽
 和力學劍宗師既不疑玄沙未徹家新寄掃
 除學路刮肌亦格外之機如電拂和甲明掃春

來依舊一枝枝同地同天道不疑未微之言
人莫問令人特地咲嘻嘻龍門遠百煉精金
大冶中任他騰簸巨天紅湏更拈出教人看
添得行家價轉豐開福字十分風來露堂堂
玉蕊瑤枝未比量劉被倚人論好醜曰茲難
嫁與潘郎佛性秦二月挑蒼爛熳時靈雲一

見更無疑四玄沙未微誰相委鼻孔涎來向下
垂南華易靈雲一枝迎曉露玄沙一朵已離
披畢竟水瀕朝海去到頭雲空見山歸大殊
道終日者天不舉頭挑蒼爛熳始擡眸饒君
便有遮天網到得牢關即便休佛燈劫盡道
見挑蒼悟道此語不知還是無茫茫宇宙人

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打破鬼門關日輪正
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徑山挑蒼
尋劍客不語咲春風白頭歸未得家住
東敢保老兄猶未徹玄沙之言何太切君乎
陌上挑蒼紅盡是離人眼中血鼓山挑
挑蒼滿樹紅靈雲一見便心空當時不遇玄
沙老爭得名喧宇宙中珠山如挑蒼端的悟
靈雲添得玄沙劫外春滿地不知何處去塵
塵剝剝露全身楚安方玄沙未微呷汁同罪
千佛出世不通懺悔佛照光學劍難提鋒刃
頭艷光蒼發便心休不疑句播乾坤內得旨
唯憑月滿秋雙泉瓊二玄沙聞舉悟中知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下云言未保伊一擊海濤皆湧沸天光回燦
 眼睡睡 靈雲桃峯見親切英俊超越古今
 哲星簇孤輪明皎潔和刃精揮用無絕玄沙
 敢保君未徹雲水休話箇生滅新羅打鐵燒
 脚熱磨礮還用三尺雪道香其滿樹桃峯行
 人競折靈雲悟後了無疑更有玄沙言未徹

噓石若明 仰面穿針不見天低頭拾芥不見
 地天地針芥無處安堂堂面目眼中翳君不
 見諦當未徹在齷人趁大秋月堂日 桃峯春
 暖盡情開一見無疑頗俊哉不是釣魚船上
 客無人把手上高臺東山空 靈雲悟桃峯玄
 沙傷不肯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今春峯

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花落春風靜
 目清結春風二月半桃峯紅爛熳靈雲到處
 逢衲僧着眼着看者短棹孤舟誰居彼岸龍
 牙言 一箇烏梅偈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蜒蜻
 蜒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鉄釘天童淨 一
 見便見猶隔鐵圍玄沙老漢腦後痛錐名高

豈在鏤頑石路上行人口偈碑塗毒菓 靈雲
 一笑見桃峯三十餘年始到家送此春風春
 兩後亂隨名字落天涯慈航朴 靈雲親說悟
 桃峯端的無疑眼裡沙繼使玄沙言未徹相
 逢且喫趙州茶誰庵演 乞兒拾得錫暗地空
 寶惜撞着明眼人一文也不直木菴水 不疑

不徹不失片片春風狼籍三今江北江南游
 子徒勞外覓休外覓明如果日黑如漆別舉
甲三月桃老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
 逐惡玄沙老半是真情半脫空雲果老一見
 桃老便採眼鎮園生陷出無門倚墻仿解知
 多少一度春來一斷魂少生世一見不勞朱
 粉施玄沙掃帚畫蛾眉只知掩得靈雲醜落
 盡眉毛自不知井翁紅入芳蹊錦色鮮酌
 然一點不相謾物歸元主自投合誰謂靈雲
 著眼看昔廉單靈雲目長生問混沌未
 分時如何師曰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
 如片雲點太清曰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師

不答曰恁麼則舍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
 得絕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
 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如鏡常明曰未審向
 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
 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頌曰 午夜霜凝星
 斗寒長空雲盡山月落青天喫棒人盡知蒼
 龍退骨誰能覺金鳳衝開玉鎖關麒麟掣斷
 黃金索迢迢劫外孰能拘南北東西迫超卓
空寶宗金雞啄玉卵飛出鳳凰兒入戶能長
簡歸家著錦衣佛德靈雲目長慶問如何
 是佛法大意師曰驅事未去馬事到來頌曰
 靈雲因問出家才驢事前行馬後來長慶不

明真寔地句中認影影難開予今報你諸禪
 侶九衢杲日照香街沙陽驢事未了馬事
 來鐘聲纔斷鼓聲催祖師愛喫和羅飯北有
 文殊在五臺佛莊泉驢事未了馬事來一老
 欲謝一老開安南已得烟塵息塞北將軍唱
 凱回揚老為東行不見西行利南頭賣賤北
 賣貴橫千豎百笑河沙九九不成八十二林
 半勇驢事未了馬事來鐘聲未了鼓聲催春
 來縱步園間看無限挑老夾李開佛然問
 端如箭透垣墻賴位靈雲手段長駿馬蹇躩
 皆控勒鞭教戰勝出沙場南岩勝松陰行不
 盡踈雨下無時世事幾與廢山中人未知來

卷四 驢前馬後識靈雲滿眼風埃絕點塵行
 徧天台并雁蕩歸來重看錦江春心問黃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時忌
 却不憶塵生 頌曰家破人已何所依無心
 無緒話求歸十年忌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總
 不知投子青 靈雲目僧問如何是端坐
 念寔相師曰河裡失錢河裡撿頌曰 河裡
 失錢河裡撿拈來天下任縱橫和雲買得南
 山地淺種深鋤恣意耕佛心才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天有初住菴時有左
 頂笠携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
 三問師皆無對及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

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嘆
 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器不如棄
 庵注諸方叅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
 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說法逾旬果天龍
 和尚到師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
 大悟自此凡學者叅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
 唱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
 用不盡言訖示滅 頌曰天龍一指悟俱胝
 當下無私物匪齊萬五千差寧別說直教令
 古勿針錐汾陽昭對揚深受老俱胝宇宙空
 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育
 龜手實顯老倒俱胝一指頭金華山下幾回

秋至今坐石安禪處猶弄精魂未肯休仲印
 元丈夫無氣死無殊忽遇天龍陡頓蘇一指
 頭禪用不盡大悲千手費工夫野軒問荅
 樅開豈易酌無錢難作好風派心中有事說
 不得只得忙忙豎指頭佛曰頓悟天龍一
 指頭河沙佛祖便同儔饒他鶻子懸河辯百
 億須弥一芥收吳古佛不用將心向外求箇
 中消息有來由報言違磨西來意只在俱胝
 一指頭佛曰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
 窮風流玄沙拗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飈颼
 那門法席簾蓬戶在門頭誰謂村居院落幽
 雨散雲收山岳露珊瑚枝上挂金鈎忠照預

俱脰一指頭喫飯能方休腰纏十萬貫騎鶴
 上揚州徑山果俱脰一指報君知朝生蟲子
 得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雞雖不易騎
 玃玃所覺俱脰老子指頭禪二十年來用不殘
 信有道人方外術了無俗物眼前看所得甚
 簡施設彌寬大千刹海歌臺端麟龍無限落
 誰手珍重任公把釣竿天童覺獨脫風塵舉
 世無不明兵甲作良圖河清海晏送來事自
 是時人不丈夫逢毒策俱脰一指禪古今成
 話桶打破鬼門關露柱尋無罅誰庵淡一著
 高一著一步闊一步五百年間生指出這條
 路這條路十聖三賢皆罔措月林觀佳人睡

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膚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報恩淡
 俱脰有一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人謂師
 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
 指師一日潛袖刀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
 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指師以刀斷其
 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
 是佛童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頌曰俱脰
 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岳連天碧黃河徹底
 派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
 底一時休山生清俱脰鈍置老龍利刀單
 提勘小童巨靈搥手無多子打破華山千萬

重無門開

瑞州末山了然禪師

曰灌溪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

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唱曰何不

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什麼頌曰

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峇堯在目前又道本

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真淨文非男女

相獨間問正躰堂堂孰可攀三十三末一句不傳千聖

眼九天風靜月彎彎白淨非男女相末山

主今古堂堂常獨露常獨露子見也塵清聲

籍籍播寰宇月林觀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一

田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田五

僧錄司有圖教蓋本碑寺傳持律或重校

祖師檄緣

六祖下第五世

德山鑒 十四則 洞山价 十六則 神山密 三則

石霜諸 六則 漸源興 一則 夾山會 十則

清平遵 二則 投子同 十九則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 龍潭簡州周氏子在

蜀常講金剛般若經時謂之周金剛遂將青

龍流鈔出蜀至澧陽路徑造龍潭到法堂曰

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

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栖止焉 頌曰浩



渺深坑納眾流謾持香餌擲金鈎風雲匝

雷震動應訝龍王不出頭 保寧勇 親到龍潭

不見龍龍潭龍不在潭中青天白日與雲兩

千古人同咲葉翁 佛目白 親到龍潭不見龍

妙符先覺證玄宗茆菴盤結孤峰上靜對寒

繪挂碧空 日漢由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

遭一玷瞥然歸去牙如劍捧頭撒出光皎皎

大靈卓 血盆似口劍如牙竭世樞機未足誇

親到龍潭龍不現者回失却眼中蒼心聞真

潭不見龍不現親到龍潭湏活薦莫學承虛

接響人守株待兔亡機變知機變餓子撲落

地樛子成七片 通庵 潭不見龍不現全身

已在空王殿夢回忽曉曉鶯啼春風落盡桃
 花片皖山堤 德山一日侍龍潭抵夜潭曰
 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
 潭點紙燈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
 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
 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潭陞座
 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
 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
 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
 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
 遂焚之於是禮辭而去 頌曰明暗相陵不
 足云絲毫有解未為親紙燈忽滅眼睛出打

破大唐無一人白雲端 一時瀑布岩前落半
 夜金烏掌上明大開口來張意氣與誰天下
 共橫行保身勇 明暗相形事渺茫誰知腦後
 迸神光都來劃斷千差路南北東西達本鄉
 大洪遠明暗分時光定動火光滅處見來由
 龍潭截斷辭源後佛祖孤峰罵未休照覺松
 一陣旋風霧霽開千峰突出碧崔嵬驚猿怨
 鶴拋來久半夜山前喚得回上方益 吹滅龍
 潭火一星當時心眼太精明微塵佛祖絕踪
 跡跛鼈奔騰作麼生旻古佛 黃金為骨玉為
 稜莫把他家此日尋多少從未悟心匠盡將
 底事繼威音龍門達 德嶠龍潭啐啄機芥針

投合契玄微孤峰盤結憶頭坐不顧青山雲
自歸京北府天寧遠龍潭露起老龍吟嚇殺
 南山白額蟲不觸波瀾拿鼈鼻軒然頭角氣
 如缸市堂身親到龍潭不見龍紙燈吹滅眼
 頭空一條白棒掀天地滅却西來達磨宗佛
照光百結欄杆破牒頭年年落第出神州却
 因一隻穿楊箭臨老來封馬上俟華月生開
 口不見齒伸手不見掌夜半忽相逢葛藤長
 萬丈雪庵瑤南未本欲破邪說紙燈滅屢難
 分雪踏著鈿鎚硬侶鐵錯認烏龜喚作鼈三
來窮谷建親到龍潭已暗投夜深誰共御街
 遊紙燈吹滅狼烟息坐斷中原四百州天目

禮 驀劉相逢不再三纔開臭口見鄉談紙燈
 滅處饒端的不許蒼龍卧碧潭朴翁姑
 德山禮辭龍潭直抵為山挾複子上法堂從
 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
 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
 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
四五
 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
 喝拂袖而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
 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
 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
 在雪竇拈兩處云勘破了乃頌曰一勘破二
 勘破雪上加霜會嶮隋飛騎將軍入虜庭再

得完全能禁箇念走過莫放過孫峰頂上草
 裡坐虎穴深林人不到到者運須是獵人老
 虎睡驚鐘舉目瞥然跳出獲全身法中住偷
 營斫寨入中軍應是機謀已十分袖裡全糧
 猶未動山前飛騎去紛紛上方並德山老能
 法戰一喝聲光吼雷電騎虎頭兮收虎尾持
 帚鬚子真可羨急走下山三十里又被滿山
 追一箭佛羅意大用不拘今古規模倒拈錫
 尾平捋帶鬚若非深辨端倪何以坐觀成敗
 俊處穎脫囊錐高來卷舒方外孤峰頂上浪
 泊天正令當行百雜碎四悟動騎虎頭
 把虎尾霹靂一聲驚萬里坐觀成敗老將軍

腦後一槌誰敢擬擬不擬箇箇無棍長者子
 懶庵需齋畧雙全膽氣豪當頭不怕陣雲高
 排關自謂寨旗手未免孤峰漫草窠頑石空
 七事隨身一毫不用再展鎗旗乾坤震動孤
 峰頂上休更說夢退毒辛德山凡見僧入
 門便棒 頌曰德山棒劃斷聖凡魔騰喪善
 能方便捋虎鬚忿怒那叱亦摧蕩淨印信一
 棒一條痕辛酸不可論丈夫多恚氣幾箇是
 知息大洪息突出雙頭卒辨難曾得一擊碎
 渣閑自淺天下太平後流落人間號德山白
 雲端 驟雨迅雷擊雲與電影隨將軍雖有令
 何侶帝堯時大法速两手托開無縫塔一脚

踴倒須彌山青天霹靂無遮護阿師猶自覓
 禪關成枯木一條白棒劈頭來血滅星飛痛
 可哀祖佛更無回避處妙高峰頂也崩摧
日白德嶠分明顯大奇棒頭揮出絕離微令
 行佛祖無空過一似輪王握萬機要蓋日一
 條柳標倚青天別向三乘教外傳未眨眼時
 遭八百擬開口處着三千強無直當機截斷
 聖凡膝上寒光照雪茫茫宇宙無窮皮下何
 人有五善融平坐斷生死要津不問凡聖迷
 悟一棒打破面門自然乾坤獨露佛心才入
 門棒沒商量拶出紅流便屬當不是奴奴
 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佛燈劫棒下真鍮

不博金德山徹底老婆心後人只見波濤湧
 不見龍王宮殿深鼓山珪入門便棒即當不
 少依而行之胡麻厮繳徑山果曾透龍潭向
 上機便將一棒力橫揮當頭突出何人辨只
 許叢林作者知楚史方一條白棒胡揮亂撞
 撞着聲頭魂飛膽顛共牛游殺活並行醍醐
 毒藥是賞是罰一任卜度及無善法皎潔晴
 天吼怒雷錢山萬疊盡驚開日思塊雨條風
 日安得全提有此來寶業源德山小叅示
 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
 禮拜師便打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曰甚麼
 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

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頌曰德山自得任
 公手一線分明下兩鈞透細金鱗絲弄水岸
 邊運把釣絲收佛印元誅龍之劍未可揮蛇
 大獵之家豈藉狐兔君不見諸葛亮作軍師
 或施擒縱少人知百萬雄兵如指掌小醜擒
 采又縱之兵歎訝馬頻嘶無限兒郎唱大奇

如是四方英勇將聞名早已豎降旗法印信

祖令全提孰敢論纖毫纔動陷關津這僧不
 辨箇時節為法忘身有幾人成枯木烟塵掃
 蕩將軍令正勅派行宣德音公子只知歌既
 醉夜深還被活生擒廣孝橫按鎊錫居間
 外當鋒誰敢犯重圍堪羨新羅箇袖子全機

破敵也光輝是古佛高提祖印踞寰中孰有
 當機定吉凶不是新羅這衲子爭教千古振
 清風大為拈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秀發
 光輝日新不費纖毫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
 活得自在千古照耀同水輪話作兩極句中
 眼活龍頭蛇尾以指喻指撞著露柱瞎衲僧
 塞斷咽喉無出氣擬議尋思隔萬山咭嚙舌
 頭三十里回悟德山老人癖癖怪怪法眼
 圓明精精靈靈六韜三略武緯文經新羅衲
 子有丙無丁南堂典德山目廓侍者問
 送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作麼作麼曰勅
 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

廓過茶與師師撫廓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
 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師又休去頌曰
 跛鼈飛龍騎形殊理不殊欲明二大士棒下
 識真軀汾陽正士忠臣氣豪英一言佐國
 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袖裡藏鋒迥莫倚任他高作運機籌
 若者舉鼎拔山力未到烏江不甯休海印信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蟆割咄咄大陽忽
 轉跳出來千峰萬峰空突兀白雲端換睡高
 聲叫不聞夢中調語自紛紛明朝一下方眠
 覺懊惱昏沉不可論保寧勇覲面來時作者
 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輸機謀主有深意欺敵

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謾誰腦後見腮子人
 難觸犯眉底有眼方渠得便宜天童覺不問
 文班與武班御街侵曉競朝天傍觀莫笑金
 吾老駿馬驕多不著鞭上方商嶺東西路
 不分兩問茅屋一溪雲師言耳聾知師意人
 是人非不欲聞佛杜泰臨機一味放憨癡其
 委尤深捧喝時堪嗟人來誇敏手得便宜是
 落便宜別峯頑皮老虎卧林丘一任侑人
 放滴油滿肚只因曾飽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準範只一箇休去伎倆自然消諸聖在甚
 處脚下路迢迢積川昨日罵詈一番了老
 倒踈慵不解聽今日又來由你罵饒人些子

當者經用極雲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

時雪峰作飯頭見便云這老漢鍾未鳴鼓未

響托鉢向什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侶岩

頭頭曰大小德山未會未後向師問今侍者

喚來問汝不肖老僧那頭密啓其意師乃休

去至明日陸堂果與尋常不同頭至僧堂前

撫掌大咲曰且喜老漢會未後句雖然如是

只得三年師果三年而沒頌曰鍾鼓猶未

鳴托鉢何處去一撈便回頭會得未後句空

峯原未後句會也無德山父子太含糊座中

亦有江南客莫向樽前唱鷓鴣天童覺凜凜

霜風戛地寒漁翁擲釣五湖寬錦鱗觸散波

心月收取絛綸上古灘空峯祥鼓寂鍾沉托

鉢回岩頭一撈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

是遭他授記來張無盡德山托鉢家為奇好

語令人特地疑虎豹出林誇小距叢林千古

立雄基南堂典一搥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

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田三徑山果鍾未鳴鼓未響依前托鉢歸方丈德

山不會未後句岩頭密意誰相亮只得三年

也大奇留與諸方作榜樣鼓山珪千尺絛輪

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兒童不慣風濤惡

走入蘆荅不敢窺真淨文鍾鼓未鳴先托鉢

雪峰平地成饒舌當時一徑入僧堂且看岩

頭有何說珠堂一雪峰公然喚四岩頭密塔
 有力果然只得三年賊口元來是勅典牛游
 凜凜吹毛照膽寒不容擬議豈容傳擡眸已
 是身三段此是吾家紅鐵團明大辨斫却月
 中桂清光轉更多狐狸俱屏迹師子奮金毛
 密庵傑德山托鉢話低頭得人怕三家村裡
 人醉後胡齷罵李唐瑞德山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頌曰佛是西
 天老比丘星移斗轉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
 數戶貫休前百草頭森卷林德山曰臨濟
 侍次師曰今日困濟曰這老賊寐語作甚麼
 師擬拈捧濟批到棒末頌曰卧龍絕奮迅

猛虎便吃哮時人只見波濤湧不知新月出
 林梢中卷空德山示眾曰道得也三十棒
 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
 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
 棒送一送看他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
 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送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
 山麼浦擬議濟便打頌曰單于自負藝過
 人小將教詔去侶真到彼果然贏小捷回來
 未免陷全身海印信譬若金籠鸚鵡兒背如
 紅玉一青木雖然學得人言語問着元來總
 不知佛結點德山因僧來參便乃閉却門

僧打門師曰誰曰師子師開門僧繞入禮拜

師驀頭騎曰者畜生許多時向甚麼處去來

頌曰見兔放鷹目邪打正脚未跨門直湏猛

省未庵未德山上堂大衆及盡知也直得

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

識此人叅學事畢明或作團投子青云然雖如

是德山大侶四五歲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乃頌

曰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棲蘆暫得甦爭

侶石人眠半夜免教莽諫守林居湏知老綻

非干木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

元是崑崙進國圖叔把斷襟喉風磨雲拭

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

鈞天童堯筠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曰

雲岩目薛雲岩臨行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

邀得師真否如何抵對岩良久曰抵這是師

沉吟岩曰价聞黎承當個事大湏審細師猶

涉疑頌曰鉢量非功不隋今星移斗換豈

同輪多年曆日雖無用犯着應湏總滅門正

堂洞山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

忌泛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

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湏恁麼會

方得契如如頌曰動靜泛來每與俱回頭

驚地始逢渠直饒與麼猶堪咲喚作如如又

却迂本覺一水中影子自身有若寔無身影

亦無百尺竿頭繞進步一毫端上現毗盧日
住動洞山後曰供養雲岩真有僧問先師曰
 只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日意旨如何師曰
 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
 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有
 恁麼道頌曰 爭解恁麼道五更雞唱家林
四五
 曉爭有恁麼道千年鶴與青松老九室鑑正明
 驗正偏玉機轉側者蒸到門風大振兮規步
 綿綿父子變通兮聲光浩浩天童覺洞山師
 雲岩岩曰自此一別難得與汝相見師曰不
 然自此一別難得與和尚不相見頌曰 高
 高孤頂雪濛濛剗外行藏路不通半夜嶺極

消息轉不聞春色暗香濃王辨洞山首語
 南泉值馬祖忌修齋次泉曰未審馬祖還來
 應供否衆無對師出云待有伴即來泉曰此
 子雖後生却堪雕琢師曰莫壓良為賤頌曰
 白雲之賓青山伴位裡借功者互換無底合
 盟轉手擊穿心椀子通身飯天童覺千尺絲
 綸直下垂一波繞動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畫
 處漁人披得一簑歸四根點有伴即來地開
 天開冷光重出匣古路絕纖埃萬象森羅齊
 合掌須彌岌岌舞三臺景在甲洞山赤湏山
 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
 未完其微瀉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

師曰乞師指示為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
 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為曰此去
 灤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
 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既到雲岩問無情說
 法甚麼人得聞岩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
 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
 為甚麼不聞岩豎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
 曰我說法汝尚不聞况無情說法乎師曰無
 情說法該何典教曰豈不見弥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是省述偈曰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
 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頌曰 者箇分明有

情無情者箇竅親無處不真一打不著萬劫
 沉淪一透不破驢牽鏡磨一朝透徹以楔出
 楔鼻安面上口裡有舌不借不借東說西說
 要休便休要歇便歇無情說法有情曉有情
 說法無情別不是等閑虛作解大地山河太
 饒舌人人盡有不相應露柱燈籠向你說 大
 洞智四五好好萬象森羅俱是寶頭頭物物現家
 珍不識之人即荒草南堂典南陽師肌骨好
 洞山价也難討滿山翁雲岩老重注破成鼓
 倒分明行官路不覺入荒草葛藤自此到而
 今業識茫茫何日了月堂洞山示衆曰秋
 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頭向萬里無寸

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且作
 麼生去後有僧到瀏陽舉伯石霜霜云出門
 便是草僧回舉伯師師曰大唐國裡能有幾
 人頌曰 出門便是太忙然萬里無來未得
 圓欲識家山歸去路暮煙輕鎖綠綿綿佛慧泉
 草漫漫門裡門外君自看荆棘林中下脚易
 夜明簾外轉身難者者幾何般且隨老木同
 寒瘡將逐春風入燒癩天童覺出門便是草
 閑殺龍門老北去禮文殊南來登五老賢疑
 已蒼浪言歸恨不早獨立秋風前思量望江
 島好好不用更尋討龍門遠萬里無寸草但
 請恁麼去出門便是草各自有公據有公據

何拘束清風月下守株人涼兔漸遙春草綠
往山果不出漫漫草路遮出門猶更隔天涯
 回機踏著通霄路何處青山不是家珠山如
 庭前黃葉亂紛紛階下苔錢伴錦紋戶外任
 教荒草綠石人踏斷海山雲淨日成萬里無
 寸草出門便絆倒爭如不動塵四山日杲杲
田五
 壁立萬仞絕承當天上人間無處討無處討
 忽然突出拄杖頭直趨寶山親取寶圓悟身
 新豈路坦然豈止正偏圓萬里無寸草何人
 可向前機不轉隨塵緣透得脫犯風烟瀏陽
 端的破中逢出門已是草芊綿投機倘若諧
 來脉兩岸俱玄一不全佛燈慈虛玄為道沒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織埃玉殿空然瓊綠苔挂鐸梭飛秋蛻骨冷
 溟老蚌盡懷胎足卷壁洞山目僧問寒暑到
 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
 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
 殺閻黎頌曰 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
 在安排玩瑞古殿照明月恐俊韓檀空上階
 重寶頌無寒暑處如何唱和熱即乘涼寒即
 向火多口阿師一場懺懺人人盡欲出常流
 折合還歸炭裡坐果大道熱時熱殺寒時寒
 寒暑由來穩不干行盡天涯諸世事老君頭
 戴楮皮冠泥堂準偏中有正正中偏泥落人
 間千百年幾度欲歸歸未得門前依舊草芊

芊耳重年無寒暑處洞山語多少禪人迷處
 所寒時向火熱乘涼一生免得避寒暑佛燈
 劫無寒暑處為君通枯木生花又一重堪咲
 刺舟求劍者至今猶在冷灰中佛性春裡頭
 者勿寒暑直下滄溟憑得乾我道巨鼇能俯
 首咲君沙際弄釣竿天童覺水到渠成風行
 草偃頽之不齊觀之難面誰信崖頽石裂時
 黃金白銀如糞泥月空昌盤走珠珠走盤偏
 中正正中偏羚羊挂角無踪跡獵犬遶林空
 踞踏因悟避暑逃寒問是非不離寒暑少
 人知正中來也無回互句裡藏鋒辨者稀嚴
 天雪火雲飛風吹日炙杜閣黎治火川寒時

寒熱時熱無寒暑處天然別綿州附子漢州
 蓋打刀須是邠州鐵洞山老子不瞞人親傳
 當面截身訣並山莊寒暑分明說向君不容
 擬議辨踈親匾檣蕪折兩頭脫舉目長空一
 咲新松源舟洞山目僧問三身中那身不墮
 眾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後有持此問曹山先
 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
 去又問雪峰雪峰以拄杖打云我亦曾到洞
 山來頌曰此切堪傷向外求至親何故侶
 怨讎始終滿面無慙色更有曹山乞你頭保
 牢勇不入世未指緣劫壺空處有家傳白蘋
 風細秋江暮古岸船歸一帶烟天重竟玉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總舉乾坤靜皇道無私顯至尊貴極盡譽絲
 指斥將軍正令不容存王堂辨三人證龜喚
 作鼈啞子得夢向誰說電光影裡浪驅馳踏
 破澄潭一輪月木卷水吾常於此切不是神
 仙訣洞山空腹高心曹山寧可截舌切切不
 是標名虛事梳未了吾今為君訣林心
 洞山目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師曰火
 後一莖茆頌曰野火燒時越轉新至今烟
 燄兩難淋旱地紅蓮遮日月無根樹長翠成
 陰枝子青春風吹動綠波搖無限船師逐海
 潮只見江鷗飛白浪豈知明月在雲霄成枯
 木善應隨流妙意深明明一箭中紅心當鋒

不是由基眼對面鏡山高萬尋佛智杳古人
 出世寂難遭唯有江西路更高人問已僧遷
 化事便言火後一莖茹石門以鐘然火過一
 堆灰爭奈人情會見稀畢竟水須朝海去到
 頭雲芝覓山歸佛地也洞山有頌云五臺山
 上雲蒸飯佛歿階前狗屎天禧竿頭上煎髓

月五

十三

子三箇胡孫夜斃錢頌曰 山猿得樹尾連
 顛嘆道階除夜斃錢敲磬髑髏無用處淺來
 千聖不曾傳 洞山因老宿拈袈裟角問云
 父母未生時還有這個麼師曰只今豈是有
 耶宿搖手頌曰轉位投機覓更難回途復妙
 豈相關新豐洞口翻波浪一掃須教徹底乾

王堂辨洞山有一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師
 師至僧所僧便問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
 師曰你是什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闍提
 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
 曰老僧亦送人家屋簷下過曰回互不回互
 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什麼處去師曰粟
 舍裡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
 扣頭三下曰只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頌曰
 只解恁麼去沙禽夜宿滄洲樹不解恁麼來
 石筍穿開古路苔莫道鯤鯨無羽翼今日親
 送鳥道回天童竟聖量几情淨盡時轉身無
 路事還非屋簷下過粟舍裡馬腹驢胎一道

歸石溪月洞山因龍牙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待洞水達流即向汝道頌曰洞水
 無緣會達流見他苦切故相酌西來祖意寔
 無意妄想狂心歇便休橫川珠洞山因僧問
 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鳥入蒼苔頌
 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繞四驚妾夢不
 得到遠西正堂辨洞山冬夜果子次問秦首
 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
 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什麼處座曰
 過在動用中師曰侍者撥退果卓頌曰洞山
 果子誰無分撥退臺盤妙轉機今夜為君輕
 點破牡丹花下睡猫兒明任作洞山玷辱家

風首座埋沒自己雙雙綉出鴛鴦千古扶持
 不起運庵若拄天拄地黑如漆不分晝夜是
 何物拈來拋向屎坑中火裡紅蓮香拂拂盧
 堂愚洞山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
 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
 前師曰持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十四其僧拂
 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
 後辭師師曰善為時雪峰侍立問曰祇如這
 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辭再
 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
 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頌曰洞山日午
 打三更便有遊人把路爭除却華山陳處士

誰人不帶是非行慈受澤洞山曰看病僧
 曰火風離散時如何師曰來時無一物去亦
 任從伊曰爭奈羸瘵何師曰須知有不病者
 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悟則無分寸不悟
 隔山波僧曰前程還許卜度也無師曰雖然
 黑俱漆成立在今時頌曰火風離散後一物
 鎮長靈佛國黃金地天堂白玉庭前程休卜
 度所至要惺惺一念心清淨人間亦只穿市
 生典洞山不安僧問和尚病還有不病者麼
 師曰有曰不病者還者和尚否師曰老僧者
 他有分曰和尚看他時如何師曰老僧看他
 時則不見有病頌曰卸却臭皮袋拈轉赤

肉團當頭鼻孔正直下觸體乾老醫不見沒
 米辟少子相逢向近難野水瘦時秋潦退白
 雲斷處舊山寒須勤絕莫顛預轉盡無功伊
 就位孤標不與汝同盟天童覺洞山因僧問
 和尚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行鳥道師曰
 不違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是下無私句
 曰祇如行鳥道田五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聞
 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
 不顛倒因甚麼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
 面目師曰不行鳥道頌曰古路脩然倚太
 虛行玄猶是涉崎嶇不登鳥道雖為妙點檢
 將來已觸途丹霞津洞山問僧世間何物最

苦曰地獄家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
 大事是名家苦頌曰人生家苦不知休逐浪
 隨波真可憂一句若能超佛祖蒙頭壞衲更
 何求成枯木鑊湯爐炭焚何般地獄三途未
 苦酸須信新豈親切語架梁之下莫顧頌
 洞山曰一大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燕盡
 分明無道理老胡筭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
 右軍無限風流歸手裡日雲地洞山恭與平
 便禮拜興曰莫禮老朽師曰禮不老朽者興
 曰渠不受禮師曰渠不曾禮頌曰渠非老朽
 不禮不受威音世前毗盧頂後把定壺中白
 日長觸著匣內青蛇吼良醫叮囑病人服藥

不如忌口天壹覺上座莫要禮老朽興平未
 易揚家醜尊貴涎來不出門渠儂豈在威音
 後自得洞山因僧問如何是衲僧孔竅師
 曰十八女兒不繫裙頌曰衲僧孔竅少人知
 劉披宗師已識機十八女兒裙未繫先教阿
 母畫蛾眉海印信洞山目僧問時時勤拂拭
 莫遣惹塵埃為甚麼不得他衣鉢師曰直饒
 道本來無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鉢且道什麼
 人合得僧下九十六轉語皆不契末後云誰
 使將來他亦不受師深旨之頌曰祖師衣鉢
 漫悠哉不受渠猶眼未開誰信普通年遠事
 豈送恣嶺付將來木覓一洞山不安令沙彌

傳語雲岩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
 雲岩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
 汝沙弥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岩打一
 棒沙弥無語頌曰 洞山有路透雲岩絕履
 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路方知不隔一
 毫端維象結 牟老心孤是洞山引人行路絕

田五

十六

躡攀者僧若也知機變一去雲岩更不還
屋簡 潭州神山僧窻禪師洞雲若 與洞山行
 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
 曰大佶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說
 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
 頌曰 即日貴人舊家貧漢兄弟相承尊卑

互換向晚途中眼不開夜明簾外橫旋轉時
 牛戴帽異中來百鍊真金色不變天皇堯二
 抗力雪霜平步雲霄下忠熱國相如過橋蕭
 曹謀略能成漢巢許身心欲避堯籠辱若驚
 深自信真情叅跡混漁樵 白衣拜相喜難
 加暫時流落向天涯移身換步人難見夜來
 歸宿五侯家佛性奉 衣錦還鄉人盡見長時
 富貴許誰知無言童子呵呵笑贏得風光滿
 面歸伊庵樵 神山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
 麼師曰把針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
 侶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工
 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曰如大地火發底道

理頌曰大地火發間不容髮南海崑崙天寨
 不機祖祖相傳一頭拈播天童覺達放順杖
 將寡教眾隱顯同途得失共用針針相似不
 外來同行語話要不開自泛大地火發後古
 廟香爐不著灰月堂神山與洞山過獨木
 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聞黎
 洞乃放下木橋頌曰 平地無端鑿陷坑木
 橋拈起使人行沉沉寒水如何渡月夜金雞
 報五更丹霞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
嗣道吾抵滿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滿曰施
 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滿於地上拾得一
 粒曰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滿曰

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
 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滿
 呵呵大笑歸方丈頌曰 萬廩千倉常住物
 出生來歷要不明不知一粒從何得雨過西
 山爽氣清拈禪錯 石霜在方丈內僧在
 窓外問咫尺之間為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偏
 界不會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會藏意旨如
 何峰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問曰這老漢著
 甚麼死急峰問曰老僧罪過 玄沙云山頭
 老漢蹉過石霜頌曰千疑萬慮扣禪關徧界
 非藏豈小言象骨玄沙猶定動悞他游子失
 歸源高賢不用隨聲色地久天長自對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陽石霜雪老盡悠悠月下相逢互唱醉爭
 侶釣螺江上客一聲漁笛過滄洲佛慧泉雙
 眸自小患生盲兩耳送來只聽聲指點萬端
 都不見如何彈指得不明保寧勇咫尺之間
 不覩師顏幸然獨露誰作遮欄老倒石霜魯
 指月區區雪老重饒舌釣魚船上謝三郎金
 剛腦後添生錢南華勇咫尺之間問石霜師
 云徧界不曾藏鬧市交閑急着眼塞北牛馬
 海南番洞山聰遍界不曾藏千眼應難見雖
 然咫尺間欲覓無背面象骨苦提撕箇中猶
 未辨玄沙與發機射人用好箭投子舒
 石霜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髮

鎖子兩頭搖頌曰三更月落兩山明古道
 程遙苔滿生金鎖搖時無手犯碧波心月兔
 常行投子者無鬚鎖子卒難開枯木堂中莫
 亂猜千古兩頭搖不動待他麟角衲僧來保
 寧勇石霜示衆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頌
 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
 竿頭頌曰五十方世界現全身長沙岑瞎却
 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
 盲無門開石霜因裴相國來師奪公手中笏
 曰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人手中為笏在山
 僧手裡喚作什麼公無對乃留下笏頌曰
 不是圭方不是笏反身直入蒼龍窟擊得驢

龍照海珠知君大手方拈出香實頭不是主
号不是笏祖祖相傳非外物掣電光中着眼
看直下承當早埋沒遇作家須拈出中下聞
之生恍惚太平恁麼多羅畢竟未離窠窟那
堪明眼人前特地一場切怛佛鑑意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嗣道吾一日隨道吾往

檀越家弔慰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
道死也不道師曰為甚麼不道吾曰不道不
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
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即不道
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
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三年後忽聞童子

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
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遙禮曰信知先師遺言
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沒
唯石霜是嫡嗣乃造石霜霜見便問前來打
先師因緣會也未師進曰却請和尚道一轉
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遂禮

四五

十九

拜石霜設衣懺悔他日持鉢復到石霜於法
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麼師曰覓
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
師靈骨師曰正好着力霜曰這裡針割不入
着甚麼力師持鉢有上便出頌曰兔馬有
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岳黃金靈骨

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着無處着隻履西歸
 曾失却空寶頌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
 照梳頭一送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保年勇道吾解語無舌漸添無手行拳打得
 魂消魄喪方得此道流傳石霜為父雪耻苦
 屈之言難宣歛子持來四顧茫茫白浪滔天
 黃金靈骨今何在留鎮閭洋千萬年妙法慧
 木人把板雲中唱石女穿靴水上行生死死
 生休更問送來日午打三更長靈年生也全
 機現死也全機現不道復不道箇中無背面
 直下便承當不隔一條線逼塞太虛空赤心
 常片片圓悟勸無鬚鎖子兩頭搖無瑕璧玉

三回歇又遭別足太無端誰料正言選便返
 佛性泰當時苦口曾不道悟來靈骨方尋討
 練江寒月兩蕭蕭浮雲散盡天如掃妻庵作
 生邪不道死邪不道一片清風開浩浩一時
 漏泄道吾機又着欄杆倒頂帽楚女本地
 靈明無一物幾人認得黃金骨扶鐵脊上便
 行時大轉沒來還若訥丹霞生前曾弗遇
 知音死後徒將靈骨尋只在目前何處覓黃
 金鎖子任浮沉本覺一明頭落節暗裡喫交
 毒手當渠痒處搔雪裏鷺鷥飛不見一隻銀
 餅挂樹梢雪寶宗無生曲子物外禪客唱者
 能唱拍者能拍唱拍相隨秋天月白大鴨辰

翅滄溟窄浩浩清風生羽翮
市堂與急水灘頭下釣時
錦鱗紅尾尚遲疑
暮然跳出洪波裡
嶼霧擊雲宇宙依
唐唐華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
初住京口寺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時道吾失嗟師遂請

益後散衆系船子省發後歸聚徒道吾令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師曰法身無相又問如何是法眼師曰法眼無瑕僧曰舉侶吾吾曰者漢此回才徹頌曰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因風吹火借水獻老絲毫不立萬別千差且看來年二三月啣泥燕子入人家
蘇東深吳口

開來經萬劫絲毫繞動錢輪隨雲收雨散月明夜天動江波說向誰
木庵求

夾山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柶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曰舉侶師曰門庭施設不無老僧入理深談猶

較石霜百步頌曰當機一句玉珊瑚內外玲瓏溢日寒無漏國中曾不住月華影裡見應難舟實不立纖毫已是塵那堪奔走問他人高揮宝剑無踪跡月裏姮娥現半身成拈木拂牛劍氣洗兵威定亂歸功更是誰一且氣埃清四液垂衣皇化自無為
天童覺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阿在手誰敢當鋒青山萬朵白雲重重京地

瑣學佛人人被熱綬被塵見得幾何般狂風

掃地雲吹散獨立闌干宇宙寬別峯中隱顯

全該不露顏白雲繚繞舊家山石人半夜敲

金鎖天曉泥牛過玉關仰堂仁夾山因僧問

如何是佛師曰此位無賓主曰尋常與甚人

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荅

來田五頌曰親言言震幾人知今古無傳類莫

齊玉馬雪行歸夜半鈴羊挂角日沉西敲于

當頭不犯難開口假借傍來落二三卓尔混

融無向背西天佛是老瞿曇成枯木大方獨

立峭巍巍八面玲瓏萬象圍正坐當軒無位

位圓通無碍應群機味山如夾山因僧問如

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

落碧岩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

會頌曰月皎青松鶴夢長碧霄丹桂挂粉

半岩高聳仞千峰雪石筍生條半夜霜敲于

鮮含明月珠生腹龍擁深雲雨洒空莫向平

田翻巨浪直湏點點盡朝東丹霞深古鏡重

磨又一新一四出匣一驚人石頭城下風雷

吼老老禪翁把要津宝翠祥二十年前此地

遊木蘭巷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地樹老

無荅僧白頭敲山珪境話會來猶未是却問

而今作麼生清涼元自鼻頭直夾山依舊兩

眉橫在山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雁聲
 天外急遊子夜還家成 月桂寒松碧嶂
 深石人未會雪中吟從前此曲知音少鶴唳
 青霄出鳳林成 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
 人閒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只有湖水無
 行路天目 禮 夾山示衆云目前無法意在
 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 頌曰九
 轉靈丹難却易一鎚便當易還難相逢話盡
 壺中事重把仙書子細看長 年來萬事
 總成魔老去閑添白髮多道春不傳天子令
 時清休唱太平歌鼓 瘖人面前休說夢
 生錢團上須有縫明明說與却伴聲只管外

邊閒打哄徑 握不成團撥不開德雲鏡
 度下崔嵬有時行到海南岸密密還從舊路
 回景 夾山普請次維那命佛日送茶
 日云某甲只為佛法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
 尚令請上座日云和尚即得日乃將茶去作
 務屢見師遂撼茶碗作聲師不顧日云釀茶
 三五碗意在鑊頭遣師日餅有傾茶勢籃中
 幾箇既日云餅有傾茶勢籃中無一既便傾
 茶大眾俱以目視之日云大眾鶴望乞師一
 言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日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師召大眾已
 有人也歸去來乃住普請 頌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須臾下往往事從閑話生
 莫將閑話為閑話井前鉢擔板漢沒拘束餓
 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屋堂忌夾山在為山
 作典座為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
 為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頌曰相
 逢借問衆僧藥莫比庵圍香飯施紫氣夜隨

丹鳳轉金龍曉纏月中枝被于青變生為竅
 逐時新好是二年同一春龍宿鳳巢輕膏意
 調和味塞口多人正覺遠雨過龍庭苔蘚潤
 夜央金殿燭初紅宮姬雅奏昇平曲禁外虛
 勞視聽大洪預龍宿鳳巢裡二年同一春
 桂老香撲撲平地是青雲大洪思夾山嘗道

一小師徧遊禪刹殊無趣向及聞師道舉遠
 播乃回省覲云和尚有如許奇特事何不早
 向某甲道師曰汝蒸飯時吾為着火汝行盂
 時吾為及鉢甚處是孤負汝處小師因而悟
 入頌曰汝蒸飯時吾着火汝行盂時吾展
 鉢尋常恁麼老婆心自是你僕機不活機若

活夾山本無奇特事百川倒流開聒聒廿三
 夾山因僧問會處却不問不會處請師一言
 師曰戶挂洞林影中轉取頌曰威音那畔
 不能行撒手還家懶問程寢殿無人空寐寐
 滿窓唯有月丹霞清鄂州清平山
 令遵禪師廿四曰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

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索又問如何是有
 漏師曰汝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觀
 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 頌曰有
 漏汝籬無漏木杓烜赫禪和妄生卜度伶俐
 座主何處摸索金牙解使神鎔李廣箭穿鼉
 鷄珠玑覺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汝
 籬木杓直下承當鼻孔失却法雲秀汝籬木
 杓錢貫井索見成家風受用廓落生涯放得
 信緣看佛法更於何處著不用安排只麼淫
 自然心地常安樂天童覺二乘諸漏扣空王
 雪後那堪半夜霜秦漢旌旗度沙漠唐虞黼
 黻拱岩廊張無盡汝籬木杓錢貫井索打尾

鑽龜徒勞卜度休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龜
 昂有漏汝籬無漏木杓學語禪派徒勞卜度
 江邊有箇釣魚人擲鉤驚起遼天鷗白鹿先
 汝籬木杓錢貫桶索說妙談玄俱是錯清平
 鼻孔塞乾坤天下衲僧無處摸明來握土成
 金悟去百草皆藥拗折俱胝指頭踏斷趙州
 略約平常一向用無窮限量知見徒斟酌雪
 資宗丈二鋼釘八尺鐵椽揷在眼中猶自不
 管中庵空清平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
 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
 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
 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

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出
 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眾曰先師
 入泥入水為我自是不識好惡 頌曰父
 子相逢意已彰尊卑何必叙炎涼叮嚀指點
 家園事行盡荒郊話短長 大洪處土埋處處
 鐵菱角半夜經由未覺難天曉嶺根傷中倒

方知行過鐵門關 實堂行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 頌曰 趙州問大死
 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州曰我早猴白伊更猴黑 頌曰活中有眼
 還同死藥忌何須鑒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
 不知誰解撒塵沙 雪竇頌 大死底人同活人

十四

三千豪俠又隨塵李陵本是收番將却作賂
 番上將身 佛印元 死去活來牙上露投明酒
 到已先行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下
 成 白雲端 虛空產出鐵牛兒頭角分明也大
 奇踏破澄潭深處月夜闌牽向雪中歸 長安
 趙州解燃無絲線投子能穿沒鼻針好手手
 中呈好手紅心心內中紅心 佛鑑 大死底
 人還却活不許夜行投明到陳州人出許州
 門翁翁八十重年少 鼓山 未忝不陽艷競
 我桃李春翻令力畔者半作賣茶人 匡山
 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
 護護不得鰲頭一旦忽擊出 王堂 榭前夜

半弄傀儡行動威儀去就全子細思量無道理
 裏頭畢竟有人牽雲菴謹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床立又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亦下禪床立頌曰水出崑崙浪接連天高地迥秀林巒禪床略下雲山斷凡聖無踪海岳寒投子青老婦低垂事舅姑起來四五

明要見賊十身調御下繩牀曾經巴磳捺暗夜鍊作心肝也斷腸佛鑑投子下禪床通身誰辨的擬議即干差覲面難相識京北天投子下繩床今朝為舉揚驢前馬後漢切忌亂承當徑山果玉麟帶角誰霄漢金鳳啣蒼下絲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携手御街遊水菴一投子下繩床終非孟八郎不搖三寸舌未免兒不賊眼底欲條直臨機爭探囊裂破古今無面目縱橫何處有開防或庵林投子因僧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頌曰七八雖然正好觀四三焉得便顛顛靈光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古輝天地隱顯尋常不用搏洞山石圓缺曾
 伸問老翁石龜啣子引清風昨朝木馬潭中
 過踏出金烏半夜紅杖子青圓後圓前作者
 知四三七八解呈機令人長笑善吞吐留與
 輦林作是非正覺速吞却三四枚吐出七八
 箇吞吐總完全不知是什麼佛事吞却易
 吐還難須彌頂上天風寒昨夜三更白如晝
 不知誰共倚闌觀佛性秦投子投子撲輪無
 阻要吞即吞要吐即吐若還帶齒粘牙爭得
 超今邁古石庵投子因僧問和尚住此山
 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頌曰山
 家世界別塵世罕曾聞只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持贈君還也奇丫角女子白頭絲正覺
 丫角女子白頭絲猛欲堆中雪片飛一等住
 山誰可擬開雲流水不同歸白雲端老等接
 前春正濃濛濛柳絮舞晴空金錢擲罷嬌無
 力嗟倚闌干屈曲中懶庵掘住山境界問如
 何女子雙鬢髮已皤田五靚面不逢休更會白雲
 飛過舊山河天日體投子因僧問春雨淋漓
 百草為什麼不抽芽師曰芭蕉只麼長僧問
 如何是玄中玄師曰去年端午今年亦然曰
 畢竟如何師曰故非同別誰說前後僧問如
 何是第二月師曰仲春漸暄曰如何是第一
 月師曰孟春猶寒頌曰投子投子超今邁

古遇人識人頭及面土一月二月寒暄說說
住峰高處見翠微紅蓮舌上無橫骨龍門遠
孟春猶寒第一月仲春漸暄第二月若無閑
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江南并兩浙春
寒與秋熱蒙庵岳投子目僧問一大藏教還
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僧又問黃

龍新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新曰演入
大藏教 頌曰頓漸偏圓權寔空有釘紫鐵
舌河目海口一道清虛亘古今八角磨盤空
裡走圓悟演出大藏教言端語亦端兩頭
都坐斷一衲倚天寒治父川一出二八半合
半開羸鶴翹寒木狂獺嘯古堊要知奇特事

當甚破草鞋未庵永投子因僧問曹溪猶如
指月靈山猶如畫月如何是真月師曰昨夜
三更轉向西 頌曰昨夜三更轉向西曉來
任運落前溪舉頭不薦團樂底無限清風付
與誰慈受深昨夜三更轉向西昏昏宇宙幾
人迷澄潭影轉風初息猿猱微聞嶺外啼

廣需昨夜三更轉向西明眼宗師為指迷若
於話下尋端的未免泥中又洗泥已盡深
投子目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叱叱曰
飲噉何物師曰喫喫 頌曰 玉角霜毛
露地牛人問天上顯踪由不同雪嶺時時吼
百若瀉山日日收泗山露地白牛起問端

隨揆叱叱四五齒牙寒不知飲散是何物喫喫直二十七

教滄海乾乳明慧投子問僧甚麼處來曰東

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

語頌曰蒼龍帶雨離深洞彩鳳啣苔入帝

關一句古今無滲漏祖師不在東西山行實堂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

分明頌曰半滿金言玉轉環靈山一會受

欺謾拈來題目分明也付與兒孫看眼者佛

心才投子因雪峰侍立師指菴前一塊石曰

三世諸佛總在裡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

者師乃踞庵中坐快添桶頌曰說明道白埋

塵混垢變化有由敗露不走誰知暗裡骨橫

抽要在轟轟霹靂手月堂有客釣鰲魚區

區走五湖不知泥裏蚌滿腹是驪珠仲鑑

投子因僧問劫火洞然時如何師曰寒涼地

地頌曰天地為爐萬物焦石人駕浪渡雲

霄風生半夜霜威重月落水寒逼鬢凋投子

投子因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

識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

誰頌曰共坐同行世莫知幾人當面便逢

伊縱饒結續家門者半是貧寒乞養兒保寧

投子因僧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

和尚莫冢沸挑鳴聲師便打僧又問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

一頭驢得麼師便打 頌曰投子投子撥輪
 無阻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泊百川倒流開聒聒
 頭賣一條拄杖兩家使一往一來無彼此者
 僧若得投子撥隨手拈來打投子 圓悟
 投子與僧遊山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
 向什麼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作蟬鳴聲
 其僧有省 頌曰輕薄寒蟬殼枯乾敗葉形
 拈來臨耳畔連噪兩三聲 內堂典 投子拈雨
 示僧云數日來好雨且道什麼處來僧無語
 後目看華嚴經方有省 頌曰陌上遊人競
 採芳不知眼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卷雨一

四五

三五

百十城流水香 純象望 百卷香裏鷓鴣啼白
 面即君醉似泥赫日光中開得眼福城東際
 草萋萋 竹屋前 投子因僧問三身中那身說
 法師乃彈指 頌曰三身說法問端由彈指
 輕輕海岳收金鎖塔關紅日晚夜深人咲碧
 峰頭投子青投子因僧問菩提煩惱是一是
 二師曰是二僧便問如何是菩提師曰且坐
 喫茶曰如何是煩惱師曰這僧聒噪人出去
 頌曰入草覩尋草裡人重重有路掌中平不
 遇大商空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木菴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二

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田六

僧錄司右國師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五世 仰山癖二則 香巖間五則

米胡二則 王常侍三則 三角菴主一則

六祖下第六世 興化獎八則 寶壽沼六則

三聖然三則 太覺二則 灌溪開二則

崔禪一則 歷村一則 虎溪一則 桐峰一則

米倉一則 雲山一則 陳標尚書二則

大禪佛二則 南塔湧二則 無着喜三則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明海山有梵僧從

空而至師曰近離甚爰曰西天師曰幾時離

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進山既水師曰

神通游戲則不無聞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

曰特未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

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頌曰 遠離西竺路迢迢親向支那弄海潮

若要清風生開外棧來更與四藤條南華品

小釋迦大文殊聞名號任稱呼藤條在握不

能用被他碧眼設塗糊疎山如瞬目西天此

土揚石此土西天出息千重百匝入息一念

萬年禪禪間浮樹在海南邊南堂典應真來

訪仰山翁須信聲聞未盡空問著不知閑棧

子元來只是有神通本覺一仰山住東平時

滿山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

道是為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為
 山送來若道是為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
 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師遂撲
 破頌曰仰山撲得為山鏡告眾拈來行
 正令憐懂禪流眼不開仰山直下蕎頭釘汾
 陽無提起分明照正邪眾人皆不啓唇牙辟
 如賣物無人買最後須歸本主家洞山古
 鏡封來辨者難示徒行今來當觀會中若有
 仙陀客器得如今照影寒佛印信師鏡拈來
 呈眾了癡人往往爭妍醜佛印信當時撲破不可弄
 免教壞却兒孫手白雲端為山古鏡仰山提
 日上東方月落西樸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

索草萋萋似穿身似師資相照見非輕將示禪
 徒眾失驚此鏡分明分不得到頭分作兩分
 明佛曰全放全收意亦優為山送至仰山
 頭可憐一片如秋水三問無人撲破休智
 情父子相傳鏡絕塵須知秋夕不同輪可憐
 無限迷頭者錯認空華鏡裏春佛心才八十
 婆娑學畫看風流意比少年時若無明鏡分
 妍醜盡道不勞紅粉施上方益比謂拈來伸
 一問如何舉眾盡茫然不因一撲百雜碎定
 作人間醜婦冤佛印仰山隨為山游山到
 磬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啣一紅柿落在
 面前師取柿拭過呈似為為云子甚愛得來

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馮云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 頌曰 鴉銜柿子落師前致問何來事依然各分一半甜如蜜如今不會更何年公陽昭馮仰分明亘古今父子相見意輒深果熟馨香鴉銜至捱來聲去似交襟要會二人端的處中秋月落映潭心 則山

取仰山因滿山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道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馮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馮乳頌曰父子有時揚密意神通变化不相知喚回業

識茫茫者笑倒馮山老古雖其淨一喚回頭識我不依倫離月又成鈎千金之子總流落漠漠窮途有許愁天童覺有本無本學益學損搬運不時提起却穩師子一滴迸六斛馮乳散入別人屋業識茫茫辨出時烏鷄不在廬花宿月堂昌仰山問馮山大用現前請師

四六

三

辨白馮下座歸方丈師遂入馮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馮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馮曰你試舉看師珍重出去馮曰錯師回首曰闍黎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 頌曰是即全是非即全非大用現前携手同歸不知猶自涉離微松源嶽問處分明答處親縱

橫有路慣反身相如奪得連城璧秦主安然
 致太平本卷永仰山卧次夢入弥勒内院眾
 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一尊
 者白起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起曰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眾皆散去
 及覺舉似馮馮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頌曰 夢中擁衲叅蒼舊列聖森森坐其右
 當仁不讓健稚鳴說法無畏師子吼心安如
 海膽量如斗較目淚流蚌腸珠剖謔語誰知
 泄我攬厖眉應笑揚家醜離四句絕百非馬
 師父子病休醫天童覺夢裏談空也大奇百
 非四句若為離當時能舉摩竭令何必堂中

下一植本覺一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捏恠捏
 恠誑譁一眾無門開仰山因龐居士問久嚮
 仰山到來為什麼却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
 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
 也要露柱證明師攬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
 舉似 頌曰 兩個八文為十六從頭數過
 猶不足擎來亂撒向階前滿地團團苔蘚綠
 白雲端賊偷賊物太希奇好手還他火伴知
 今日併賊齊捉獲得便宜是落便宜保亨勇
 仰山後叅岩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頭拈
 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頭曰我
 不肯汝放抵肯汝放 頌曰一豎一展一放

一收仰山弄險過似石頭賴是隨風回棹
 幾乎反却釣魚舟新橋倫仰山一日在法堂
 上坐見一僧來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
 視師師垂左足僧過西邊叉手立師垂右足
 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
 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騰
 空而去四六頌曰 草舍蕭蕭寄白雲故人訪
 遠意殷勤寒暄禮節皆通罷難免杯茶供養
 君南史茂仰山在洪州石亭粥後坐次有僧
 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
 云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個十字僧又左旋
 一匝云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一圓

相兩手托如脩羅擎日月勢云是甚麼字師
 乃畫圓相圓却卍字僧乃作撲至勢師云如
 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
 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拜騰空而去 道環
 之虛未盈空印之手未形妙運天輪地軸密
 羅武緯文經放開担聚獨立同行機發玄樞
 兮青天激電眼合紫光兮白日見星天童魯
 仰山因僧思邈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
 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
 智一聞千悟得大捺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
 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還
 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

甚慶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慶否曰常
 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慶樓基
 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
 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
 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
 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
 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
 衣向後自看鄰禮謝 頌曰 得坐應須更
 自看涅槃城裏未為安披毛戴角重相見歷
 盡艱難幾許般大洪恩無外而容無礙而冲
 門墻岸岸閑鎖重重酒常酣而卧客飯雖飽
 而頽農突出虛空兮鳳搏妙翅踏翻滄海兮

田六

五

雷送游龍 天童覺幽州桑梓問來端歷歷山
 川在肺肝思底返思都巨得披衣向後更須
 看本覺一凡聖總無別路歧返思思底幾人
 知春風不到槌源洞葉落花开自有時甚受
 淵 仰山問僧近離甚慶曰庐山師曰曾到
 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游山雲
 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出草入草隨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
 顧無瑕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
 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雪竇顯出草何如入
 草時全身入草為慈悲仰山垂手隨他去直
 至如今在路岐本覺一欲識庐山五老峯個

中何地不相逢舌頭無骨隨人轉
 銑不同慈受深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聖云
 慧寂師曰慧寂是我聖曰我名慧然師呵呵
 大笑頌曰神通游戲不為難互換機鋒
 始可觀雙放雙收底時節呵呵大笑幾何般
 本覺一慧寂剛言是我名幸逢禪者更饒人
 若將利器比君子大笑欣然滿座春圓悟勤
 仰山向火次有僧參師曰一言說盡山河大
 地僧問如何是一言師以火筋插向爐中又
 移向舊處頌曰一句稱提萬象分肯同摩
 竭掩重門夕陽影裏風濤急不覺移舟下渡
 昏投子青仰山見雪師子乃指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好便與推倒
 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解扶起頌曰
 一倒一起雲遮師子慎於犯而懷仁勇於為
 而見義清光照眼似迷家明白轉身還墮位
 衲僧家了無寄同死同生何此何彼暖信破
 梅兮春到寒枝涼颺脫葉兮秋澄潦水天童
六竟推倒扶起覲而千里唯小釋迦風前按指
 直饒海印發光也是雪峯道底徧界是文殊
 徧界是慈氏樓閣門開竟日問誰識善財童
 子最卷印仰山因陸郎中問不斷煩惱而入
 涅槃師堅起拂子曰只如者個作麼生入曰
 入之一字也不用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為即

中頌曰 生死涅槃翻手覆手正眼豁開二
 俱非有獨步大方塵塵正受片片亂飄岩上
 梅條條縱舞溪邊柳石門聽仰山一日見香
 巖乃問近日師兄見處如何曰據某甲見處
 無一法可當情師曰你解猶在境曰某甲只
 如是師兄又作麼生師曰你豈無能知道無
 一法可當情者為山聞舉曰寂子已後疑然
 天下人去在頌曰 寂子香嚴論見處直教
 聞者轉疑深相逢未肯三分語那得全拋一
 片心本覺一仰山卧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
 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
 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头為山問曰寂子

用劔刃上事頌曰 法身說法肉眼看物大
 智如愚大辯如訥拈起數筭別處春推出枕
 子露眠床劔刃上事放毫光月堂昌田中插
 鐵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龍牙言
 仰山因梵僧來參師於地上畫半月相僧近
 前添作一圓相以脚抹却師展兩手僧拂袖
 便去頌曰 寂子偶逢穿耳客曾將半月示
 伊家僧添半月反然去却道親逢小釋迦本
 覺一仰山夏末問訊為山為日子一夏不見
 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慧寂在下面鋤
 得一片畚下得一篲種馮山曰子今夏不虛
 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馮

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
 虛過道了乃吐舌為曰窳子何得自傷已命
 頌曰 開一片田密密綿綿兩頓粥飯其道
 自辦一夏與諸人相見自是諸人不薦若也
 薦成一片是什麼一片看取當門箭 龍門連
 窳子不虛過饅頭邊有功祇恃一籬栗千載
 顯家風 卷卷 翁翁年德兩俱專家有詩書
 富可論飽飯愁眠無個事却來敲枕弄兒孫
 別山 智 開得一片田推得一籬栗卞和三獻
 楚王王設若不遇別實人至今猶在荆門哭
 午間一齋早晨一粥斷絃復是鸞膠續陽春
 白雪有知音山自青方水自綠 辛卷飾 仲山

同陸侍御入僧堂公乃問多師僧為復
 是喫粥喫飯僧為復是叅禪僧師曰亦不是
 喫粥飯僧亦不是叅禪僧公曰在此作什麼
 師曰侍御自問取他頌曰 未問威風頗不
 威幾多龍象在雲堂旃檀林裏曾無雜造次
 風流豈易量 木覺一 仰山因刺侍御問了心
 之肯可得聞平師曰若欲了心無心可了無
 了之心是名真了頌曰 口朝鼻孔無空過
 眼蓋鬚鬚有古風信采骨頭花十八等間擲
 出浦盆紅 卷卷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山 因百丈遷化遂
 奈為山滿問我聞汝在百丈處問一吞十問

十卷百此是汝聰明伶俐意解識想生死根
 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茫然歸寮將
 平日看過底文字尋一句酬對竟不得乃嘆
 曰畫餅不可充飢屢乞為說破為曰我若說
 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終不干汝事師
 遂焚平昔所看文字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
 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後心神泣碎為山抵齒
 陽忠國師遺跡憇止一日芟除草木偶拋尾
 磔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
 為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
 說破何有今日之事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
 不假脩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

踪跡声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為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山曰此是心
 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慧齊親自勘過頌曰
 粥飯隨緣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閑渠無端豎
 著菴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雪竇宗放下身
 心如弊帚拈來瓦砾是黃金驀然一下打得
 著大地山河一法沉九峯丹香嚴曰仰山見
 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
 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
 更說看師又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
 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
 頌曰無地無錫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

儂家近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石山七
 年去年來貧復貧祖師擡脚重千斤愁人莫
 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松源岳當機親
 面提親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鞭過人上壁
 香嚴初開堂馮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
 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師
 曰四六祇為春行秋令頌曰拄杖將來便徹心
 淚流不覺思沉吟春行秋令人驚性絕後光
 前絕古今汾陽昭接得杖哭蒼天不言絕後
 與光前春行秋令人難會踏破草鞋脚底穿
 正覺逸尊人寄物哭蒼天春令冬行也倒顛
 若有會中真衲子禪床好與即時歇本堂一

家世拄杖佛祖付馮馮山寄來香嚴幾哭父
 子技機陽春雪曲不是知音大難相續疎山
 香嚴示衆曰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嚼樹枝
 腳不踏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
 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
 拈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
 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頌曰香嚴倚樹示多
 人要引同袍違本真擬議即從言下取喪身
 失命教如塵汾陽為你開迷路雲散長天日
 月新汾陽昭呵呵大笑沒針錐上樹何如未
 上時任使香嚴多伎倆傍觀不免為擡眉佛

尋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
 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保字勇古
 聖悲心利後人口銜枝上露全身直使玄路
 無消息未免家中養二親石門香嚴垂語
 真堪賞口銜樹枝懸樹上此時不問祖師機
 且道渠儂底模樣地藏思狹路轉身難東西
 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落花開上方益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新松趁嶺種芳草
 逸池生手不攀枝脚不踏樹口裏嚼得當頭
 蹉路問着西來對不對罰錢依舊有人悔月
室昌故園春色在枝頭惱亂春風卒未休無
 事晚來江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惠庵華香

嚴上樹口銜枝手不攀枝脚繫垂纜開口噴
 不答也又相違未上樹時道將來金剛寶劍
 頂門揮卷類香嚴上樹住住住擬問如
 何葛藤露布月林觀香嚴真杜撰惡毒無盡
 限啞卻衲僧口通身是鬼眼無門用無地無
 錐始是貧卻來樹上強懸身雖然相識滿天
田六
 下畢竟知心能幾人無禪才香嚴曰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師曰觸
 髅裏眼睛後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
 云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觸髅裏眼睛霜云
 猶帶識在頌曰枯木龍吟真是道觸髅無識
 眼初明喜識盡時消不盡當人那辨濁中清

曹山

京兆府米和尚問僧近

離甚康僧曰藥山師曰藥山老子近日如何
 曰大似一片頑石師曰得涓麼鄭重曰也無
 你提掇處師曰非但藥山米胡也涓麼僧近
 前頓視而立師曰看看頑石動也其僧便出
 頌曰米胡好片頑石多少遊人不識及乎衲
 僧一見不免將南作北大為詰米胡令僧去
 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
 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頌曰碧岫
 峯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
 行令爭似靈苗不犯春教子音第二頭遺破
 悟迷快須撥手捨筌易成芳未盡成駢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昔難知覺噬齋兔老冰盤秋露泣烏寒玉樹
 晚風凄特米大仰辨真假痕玷渾無貴玉圭
 天王覺悟人千箇道無憂有信遭他第二頭
 寐寔山花寒食後夕陽西去水東流龍門迹
 襄州王敬初常侍見為山視事次米和尚至
 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虚空否公擲筆
 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
 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
 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
 相見公曰師子咬人犇獾逐魂米聞此語即
 省前謬遂出胡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
 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豎起雙

四六

十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筋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頌曰寶
 主機先有路通筆端不是判虛空筋頭再運
 回天力千聖齊教立下風兼此冲常侍舉筆
 萬事皆吉直下承當急急如律米胡叅官忘
 前失後且告貴人為我相救兼此機輪活
 耽走珠盤妙處都蘆在筆端豎起依然還放
 下靈鋒寶劔倚天寒兼此用王常侍與陸
 濟至僧堂乃問這一堂僧還看經也無濟云
 不看經公曰還習禪也無濟云不習禪公曰
 經又不看禪又不習究竟作什麼濟云總教
 成佛作祖去公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作
 廢生濟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頌曰世出

世間希有事顯露須憑過量人只將補袞調
 羹手撥轉如未正法輪任山果一著高一著
 一步闊一步明眼人前猶涉露布風接不在
 梧桐樹於源事到無心不苟欺為玄鶴白
 尚懷疑自非親見黃頭老爭敢逢人泄漏機
 王常侍與睦州一日師問何故入院
 進公曰看馬打毬所以來逢州云人打毬馬
 打毬公曰人打毬州云人困麼公曰困曰馬
 困麼公曰困曰露柱困麼公茫然無對歸至
 私第中夜忽有省明日見州曰某會得昨日
 事也州云露柱困麼公曰困州遂刃之
 頌曰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

於言下證無常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
雙耳聳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
此道今人棄如糞龍門遠看人騎馬打毬子
不覺今朝入院遲官路雪殘春正好江梅著
意要題詩懺卷

新州三角山法過菴主明馮山因荒亂魁師

八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
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振威一喝魁不
悟以刃加之。頌曰師將真實濟光人豈謂
行恩反害身真實與伊元不識而今更是好
訴貧洞山語
深山深處隨時荒無價之珍不隱巖鏡遇光

人便分付兇人少鑿返加傷正覺逸

菴僧真實濟兇人一喝分明出差玆莫道賊

魁非別者當頭雪刃用來親天目礼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明臨濟

師在三聖會裏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

一遭拄杖頭上不曾摸着一箇會佛法底人

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明

裏來師後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

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摸著

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

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

過覺云我直下疑你昨日遭兩喝師又喝覺

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存慧於三聖師兄
 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
 存慧箇安樂法門覺曰這暗壞來這裏納敗
 缺脫下納水痛打一頓師於言下為得臨濟
 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
 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

四六

十三

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
 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頌曰太孤太賒日杲杲璞玉渾金惡種草無
 負平生雪此冤不如一陣香風掃南岩勝
 翎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餅南方自
 古清如鏡何必無端用甲兵雪巖錄

興化因後唐莊宗幸河汜回魏府行宮詔師
 問曰朕取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
 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幙頭脚師曰君
 王之寶誰敢酬價
 頌曰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等兩
 手展開幙頭脚勅書挂在鳳凰樓北塔祚
 北蕃王子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
 餘斜影在翩翩直自入雲端白雲端
 君王之寶誰解尋討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莊
 宗所得未為真精鑑還他興化老地歲息
 君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
 原無價寶不同趙壁與燕金 天童覺

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

為萬世師金輪景御四天下

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酬滿庭和

氣龍顏恍爭奈胡僧笑點頭上方益

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一入相如手佳聲

滿大唐佛心才

一寶有來由撥得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青

白眼當機誰敢謾輕酬笑翁堪幞頭舒起君

王寶司空見慣興化老千古君臣際會時落

花滿地無人掃北海心收得中原無價珍幞

頭拈起露全身勞他興化重酬價八兩元來

是半斤林英君王寶自難酬價興化何曾敢

借看天地既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鎮中原開

興化示衆云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

單刀直入興化與亦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

拜起便罵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師

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

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便下座頃日

龍虎相交是底時未容擬議已參差分明二

喝不作用却使禪人特地疑海印信禪龍出

水而離山四起風旋萬頃烟若具阿那律正

眼橫身三界背摩天雲漢單刀直入不須

論擬議之間賓主分不得放他旻德過須知

興化棒頭親鼓山暗中携手上高山及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天明各自行無限途中未歸客明明開眼墮
 深坑徑山不呈德一喝如雷響與化一喝響
 如雷錦袍玉帶真瀟灑記得當年老萬四便
 老把握七星刀尋作者倒司農印對冤讎當
 陽一句分賓主九曲黃河水逐流南若林一
 喝兩喝全機出沒賓主歷然未免貽半夜

摸烏龜明月照積雪雪卷理同時照用不同
 時權實雙行作者知有得雖然亦有失還他
 龍雨自交馳雪卷理與化因僧問四方八面
 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
 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
 廟裏躲避得過頌曰此間非常觸忤人如

禽空啄柴荆捺須知與化奔馳疾值雨何曾
 濕青身洞山移樓浪擊雲勢其猜漁翁倚棹
 傍巖隈江邊依舊空歸去帝里同風不到來
 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味空心一
 陣狂風暴雨來卻於古廟且闕限雖然打入

鬼窟裏吞炭藏身又一回故山古廟裏頭
 迴避得紙錢堆裏暗嗟吁閑神野鬼皆驚怕
 只為渠僕識梵書徑山天生白額南山廟
 牙爪曾當八面風月落三更穿市過癡人投
 曉覓行蹤雪空行剗心剖腹繼傳燈鬼面神
 頭打葛藤傑出諸方無等匹也知只是赴齋

僧亦名原四方八面沃邊疆暴雨狂風無處
 藏古廟裏頭休躲避移舟別有好商量既日
 塞北煙塵終載靜江南花木四時榮不須特
 地分疆界萬里山河似掌平虛空與化謂
 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
 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
 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
 貫設饋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搥曰克賓維那
 法戰不勝不得與飯即便出院頌曰二虎
 爭戰俱用勢力一陷牢中不能返擲若返擲
 天下獵人無處覓海印克賓法戰挫英雄
 與化行振祖風棒下直明無生忍莫教知

解入塵籠無處丈夫當斷不解斷與化為
 人徹底漢已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赴出
 院真中文主中主問賓中賓賓主分明到底
 親有理罰錢無說處太行山下淚霑巾白佛
 得失是非都莫問縱橫杖放在當人失錢遭
 罪尋常事休把條章說故新回通克賓與
 化今雙行白髮通身透頂生穿過衲僧青白
 眼值教天下競頭爭佛心丹山生鶯鶯師
 子產後猊林下摩醯眼徒誇第一機經山
 法戰從來許克賓掣旗奪鼓兩分明直須盡
 法方知愧老漢當年要話行鼓山罰錢出
 院眾人皆見有理難伸風流滿面直饒與化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全提未免令行一半這一半明眼衲僧點檢
 看治父川漢高拜特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
 任赤旛高豎化城降皇在盤弓不在秤
 赫日轟迅雷六月飄霜雲與化老古雖不妨
 太孤絕金毛哮吼亂峯前百獸聞之皆腦裂
 懶奉 罰錢出院揚家醜與化聾頭遇克賓

四六

父子不傳真妙訣棒頭敲出玉麒麟
 與化打克賓一棒一條痕古人雖已往留得
 典刑存三十年後幾箇知恩
 釋釋靈克賓脚下走塵煙若無塞外將軍令
 那得嘉名四海傳 主賓會合風雲異
 醉後添盃禮義全棒打自家親骨肉叢林扛

鼓返成寬 與化逐克賓觀音戴鬼面
 靴裏動指頭未免傍人見 棒頭有路
 透玄津徹底何曾打克賓雪後始知松栢操
 夜深方見把針人 興化打克賓猛雨
 焉腰騎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家
 法森嚴特異常親生父子沒商量罰錢打了

趁出院檄攬點茶滋味長 法戰場開
 給克賓解施武畧對將軍如何有罪全無當
 待長奇誅自策勛 興化打克賓言親
 語不親棒頭如雨點敲出玉麒麟
 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欺却
 須索取這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突了作

慶生索得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
雪屈以拄杖一特趕散 頌曰克賓維那法
既不勝曾因國難披金甲後來出世法嗣與
化不為家貧賣寶刀與化臂健尚嫌弓力軟
雪竇眼明猶識陣雲高暗堂走興化示衆曰
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肯
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
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一
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
在胡喝亂喝作麼 頌曰紫羅帳裏撒真珠
密意師承會也無摸象象盲徒亂說當蓋古
鏡見差殊考 與化老也大差三十三天

上撲下紫羅帳裏撒真珠古也今也誰酬價
得一牛還一馬休說人間光照夜不見錦綉
銀香囊直至今如今成話上方對衆全提
摩竭令豈是閑開兩片皮喝下暗驅成隊走
夢中推倒五須彌任山紫羅帳裏撒真珠
禪客相逢總掠虛拍手呵呵開口笑釋迦彌
勒是他奴鼓山興化見同來上法堂
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
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拙作主在僧擬讓師
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
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推也有實也有臉也
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

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侍者
 禮拜 頌曰霹靂驚天地那容掩耳聽須知
 典化若一半是人情山 珪 鏐 鈔 在 裡 天 魔
 膽落明眼衲僧休更卜度徑 山 未 恰 如 創 子
 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心皆剖出
 方知王法不相饒退 卷 林 長 松 不 改 四 時 青
 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若帚掃眼中塵
 子而前人如門分激欲灑灑水光浮不見孤
 帆不見舟斜陽欲落未落處盡是離人今古
 恣伊 卷 惟 須 彌 倒 卓 海 水 逆 流 同 參 相 訪 作
 蓋寬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雪 卷 唯 驅 耕
 夫牛照即用奪飢人食用即照不得同參把

手行安知袖裏有穿窬南 岳 勝 與 化 因 僧 問
 軍期急速時如何師曰日料半斤食 頌曰
 離城別閣暗愁時月落星分信馬蹄風掃曉
 曉林木迥夜深汀岸火光微投 于 青
 鎮州寶壽第一世沼禪師臨 濟 因 僧 問 萬
 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 頌曰老大精
田 六
 工慣經歷看風使帆果端的任他海獸作波
 濤直過如飛沒蹤跡海 印 佈 萬 境 來 侵 莫 管
 伊干戈元是太平基當時踏者來時路月下
 騰騰信脚歸菴 室 開 寶 壽 曰 趙 州 來 師 在
 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身入方
 丈州收坐具而出 頌曰動絃別曲落葉知

秋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只因腳底無羈絆去
住縱橫得自由遊卷演寶壽因僧問訊師曰
萬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
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
師曰千聖見在曰阿誰證明師擲下拂子僧
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
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頌曰捲則渾崙
無縫筈則八面生光百千諸佛同處一方轉
機輪於掌握奮大用於當場非獨三十年後
面前蒼荀馨香佛燈功寶壽因胡釘鉸叅師
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
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曰和尚莫錯打

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
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曰
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無奈何
胡於此有省州曰且釘這一縫頌曰現出
虛空眼便花更教打破事如麻直饒指出當
堂縫分明鷄子過新羅治父川直饒釘得這
四六一縫檢點將來非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
向俗人呈家醜月卷果一縫分明在當頭下
手難饒君釘得終是不完全鼓山珪寶壽
問僧甚麼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彌猴麼曰見
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
不得師便打頌曰舊人相見話衷心借問

西山路徑深對衆直言呈伎倆紅爐鍛鍊要
 真金汾陽帖西山路上有彌猴嘯雨哀風動
 客愁忽遇此林師子子萬般伎倆一時休中
 際能寶壽問僧甚處來曰崔禪慶來師曰將
 得崔禪喝來麼曰不曾將得來師曰與麼則
 不從崔禪來僧便喝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
 頌曰五湖禪客扣禪關恰似初行學上山膝
 身欲出青雲外力到峯頭一步難佛經意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荆臨濟住後上堂曰
 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便下座興化云
 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頌曰騎驢戴
 笠迎南去躍馬搖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俱突

曉日高猶聽打三更保身反是羅兮覆是
 繡弟兄同氣復連枝為人不成歌曲祖父
 田園要及時圓通偃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
 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踏地三春同到金
 明池佛鑑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
 分明話墮天北陽燄何曾止得渴畫餅幾
 時充得飢勸君不用栽荆棘後代兒孫惹着
 衣徑山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深濛雨亦
 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佛燈
 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
 一炷香鼓山兩箇孩兒抱花鼓左邊打了
 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清風動千古

懶卷云 乍雨乍晴山裏寺
或來或去洞中雲
滿天星月明如畫
此境此時誰欲分德山消
南山鼈鼻蛇觸著
兩頭動毒氣要傷人
還他貧子弄舌卷珠
黃昏打棹奔城快
日午回舟入港
遲夜半相逢兩相喝
不知蹉過已多時
在卷賢二水分流共一源
誰知正語却成偏

斷腸不是因芳草
破壞家門落一邊燕無為
三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臭肉
采蠅 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
頌曰水
毋有骨靈龜無殼暗驢
臭肉來於蠅佛意祖
意如山岳正覺二靈龜有殼水
毋無骨破驢脊上足蒼蠅
曹溪古路行人絕 破脊驢

多臭肉 蠅誰知興化不徒行
慣從五鳳樓前過
手握金鞭賀太平白雲端
匝地風光無間道
因何不信却生疑
老婆為君重指出臭肉
團上青蠅飛黃鶯勝青青
掩映蒼龍窟脩竹
超然物外物若將脩竹
比喬松未及喬松老
風骨佛世他一團臭肉
有商量皮下流芳若

斷腸忽若禪人親咬破
看來滿口是清香龍
門進三聖到德山
繞展坐具山曰莫展
炊巾這裏無殘羹
飯師曰縱有也無著
處山便打師接住
棒推向禪床上山
大笑師哭蒼天便
下各堂堂中首座
踰跏天恭問行脚
高士須得本道公
驗作麼生是本道
公驗師曰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
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專
頌曰呼為雲吸為雨龍龍清風動寰宇笑哭
不是等閒聲路見不平應有主要斬不平人
不與平人語而今何處見踪由別起眉毛看
鷄子女聖卓殘羹餒飯無處安着換手磁罈

劈頭盖却兩箇無孔鐵槌一樣無繩自縛佛
澄均南北山相對東西有路分不絕場陣裏
爭見李將軍木菴未魏府大覺和尚臨
齊因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
踏北岳頌曰臨濟宗乘會者稀唯有大覺
顯大機人問本來身有語頭枕衡山北岳隨

山主山之後案山前下是地方上是天
身乎太長衫袴短醉狂贏得樂豐年伴幸勇
灌溪志開禪師臨濟因僧問父鄉灌溪到
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曰如何是灌溪師曰劈箭急頌曰
一派曹溪與灌溪龍行風雨動雲霓峻機箭

筈波瀾急撼得毗盧海岳低小州克灌溪參
臨濟濟搗住師師曰領領濟拓開頌曰
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峯倚闌頽顧望回首
與誰同多交瑞定州善崔禪師日崔德
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
叩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

出口崔禪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
 珍重 頌曰鑊鉞橫按寶光寒俠客嘆囉敢
 正看飛過青霄聲震吼乾坤直得黑漫漫保
 軍勇大展家風示衆人垂鈎入海釣金鱗遊
 魚弄水騰波浪船棹俱拋出大津地十
 三慣繡羅衣裳自憐紅袖聞馨香人言此是
 嫁時服含羞刺出雙鴛鴦空史甲 棗州歷
 村和尚副臨濟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抵這便常否師
 擲匙向火中 頌曰煎茶未了人來問拈起
 茶匙呈似他當初若遇收燕手性命難存爭
 奈何投于青 虎溪菴主副臨濟因僧問菴

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
 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
 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聲師曰鬧市
 裏虎 頌曰鬧市中心虎能歌不能舞命值
 木星君不遇羅睺主來那覺虎溪老住菴年
 深都不記鬧市中心虎四邊如鼎沸空清
 桐峯菴主副臨濟因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
 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怕勢師大笑
 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 頌曰見之
 不取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爪牙未倫君不見
 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
 見也無收虎尾捋虎鬚空寶顯 滄州米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師曰：清問僧近離甚處。曰：冀州太湖。師曰：聞來時太湖向你道甚麼。曰：知道米倉路峻。師曰：到這裏又作麼。生曰：不與教是時。道路師曰：聞來已孤太湖去在。曰：某甲亦不甯和尚。恁麼道。師曰：來時路峻如今路平。曰：不妨和尚。此路師曰：漆桶裏漢有甚麼限。頌曰：發足超方地，頭親到過着。嶮峻道途殺活教，子變豹米倉大。路平如砥未免漆桶裏着，到不搭紅粉也。風流大抵還他肌骨好，佛燈均雲山和尚。詞以清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將得西京主人書來麼。曰：不敢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餽飯誰

人肯契師曰：獨有閻黎不肯契僧，便作吐勢。師喚侍者扶出，道病僧頌曰：這僧掩耳偷鈴，雲山將錯就錯，差是碧眼胡兒，別有反身一著。木卷永睦州刺史陳操尚書見睦州一日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一官人曰：來者恁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薰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頌曰：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在巖前。雪堂行奪鼓，旛旗驗衲僧。便將黑豆換雙睛，昔年曾被雪霜苦。看見揚花落

也驚尼無著也 拈得須弥第一槌銅頭鉄
 頌豈容伊益梅舟楫并霖雨不是斯人更是
 誰復卷封季咸曾相壹丘子随變難分亟自
 逃輸與高樓凝望者炯然明可察秋毫卷五
 陳尚書問睦州看甚麽經州云金剛般若經
 公曰六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頌曰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
 信枝頭老鳳凰春來翻作黃鸝叫正堂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叅仰山山開
 目坐師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
 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

通亦如是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
 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
 頌曰集雲峰下四藤條幾險當時打折腰堪
 笑後來稱猛將只知空說霍嫫媼野軒遵
 竺國支那成印定更無毫髮可叅差眼橫鼻
 直喧天下一頓殘羹永不飢保寧勇 當
 場翹足有來由四下藤條未足酬又向霍山
 門下去見機雖足未風流地處思集雲峯下
 四藤蒿打破潼關路一條似鶴似雲天地外
 如龍如鳳在烟霄圓通二藤條喫了任閒
 遊未到牢關未肯休打鼓打鍾俱是令知機
 識更有誰侍 子陵灘水急如絃摸得黃魚

縮項編提向市中頗索價他家不直半文錢
 佛心才強盜逢惡抵家賊賊繞敗別無他
 山藤徹骨令甘伏反與渠僕貼面花衣卷
 千年萬歲老枯椿鐵杵銅槌任擊撞且在爛
 泥堆裏立吐實華源霍山因行者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為甚麼禮俗

田六

二四

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 頌曰黃金打
 作鑰石筋白玉碾出象牙梳黑漆崑崙多伎
 倆海中拾得夜明珠應受深來州仰山南塔
 光湧禪師 仰山因僧問曹溪意旨如何師
 曰一鑊入寒空 頌曰重峯層似挿寒空塔
 鎖深雲勢莫窮千古松聲未有韻萬年溪水

去無蹤 投子青南塔湧向火次有僧來參師
 曰一言說盡山河僧便問如何是一言師以
 火筋挿向爐邊却收舊處 頌曰一句稱提
 萬象分摩竭空自掩重門當初衲子微開眼
 挿筋爐邊當火焚 投子青杭州無著文喜禪
 師 仰山往五臺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
 老翁牽牛行邀師入寺翁曰近自何來師曰
 南方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
 少奉戒律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
 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
 同居師曰多少衆曰前三三後三三日晚遂
 問翁擬投一宿得否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

師曰文喜無執心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
 久矣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今
 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
 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此為
 何處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
 者是文殊也不可再見即稽首童子願乞一
 言為別童說偈曰面上無瞋供養具口裏無
 瞋吐妙香心裏無瞋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
 常言訖均提童子與寺俱隱 頌曰麻周沙
 界聖伽藍滿目文殊接話談言下不知開佛
 眼回頭只見翠山巖明松識顧問南方住若
 何對云三五衆非多吉祥自述龍蛇混三三

田六

小五

之說告和和無著未明重話會均提為指不
 仙陀金剛背後看名字滿目荒山不奈何
 陽昭千峯盤屈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
 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實顯堪
 笑前三與後三當初相對語喃喃却目無着
 分明見從此清涼沒可參佛甲元二樓臺雖
 有額全無試問頑童起初初忽拍金剛看背
 後年衰多被鬼挪撇 前後三三問若干應
 機召發轉顛預如今大有如斯者負鉢腰囊
 到處揮正覺逸三積翠千峯倚半空龍蛇凡
 聖混其中其中凡聖知多少前後三三數莫
 窮 寺額突然耀指端大悲千眼莫能觀自

從一覩金剛肯直至如今作野盤 前後三
 三是多少大事光輝明皎皎回頭不見解空
 人滿目白雲卧荒草 道吾真 聖者由來不可
 陪相逢相問豈安排三三前後輝今古一句
 無私振九垓 照覺心 前三三與後三三算數
 等量卒未諳芳草萋萋烟景裏鷓鴣啼處是
 江南也 戴恩 文殊前後三三獨泛輕舟過
 海南洪浪波心看水勢一輪明月印寒潭
 雲 公 青山門外白雲飛綠水溪邊引客歸莫
 恠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 龍門遠 三
 三之旨極幽深老漢當牙下一針為報禪徒
 應諦聽船乃隨流石乃沉 般若柔 前後三三

不失宗迦起千聖數難窮金剛腦後全軒露
 疊疊青山鎖翠空 丹霞津 無著文殊不易逢
 相逢各自問家風清涼海衆知多少前後三
 三數莫窮本覺一腰金上太行賊眼盡驚慵
 不因遭毒手誰肯夜燒香 月堂昌二 寬鞋著
 瘦脚短袖入長臂竿木既隨身逢場運作戲
 前三三後三三一 六 時堆在擔頭擔到得家中
 重點檢目前包裹露毘毘 前後三三謝師
 指南龍蛇躍躍虎視眈眈擬數看數欲談何
 談均提諤有垂鞭意象王蹴踏亦奚堪 我子
 好陌路相逢眼裏塵低頭禮拜昧天真起來
 不見文殊現打破大唐無一人秀岩瑞前三

三與後三三不可承當不可參更問清涼多
 少衆月移松影落寒潭佛法初無止
 與南何須對面立玄談文殊固是能機變前
 後分疎落二三無著因老翁邀師入
 寺命坐對談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
 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
 有這箇否師曰無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
 對頌曰文殊大士托玻璃遂問南方有箇
 奇無著忽言無這箇謀他多少老闍黎至今
 猶未知端的搯手拈茶不用疑汾陽昭自別
 南方涉路岐與茶廳用玻璃如何恰到清
 涼寺問著元來總不知正覺逸南方不可離

須臾無著曰何却道無寄語後來禪子道也
 茶拈起莫生疎佛印元玻璃寶盞對君煎茶
 味雖濃夢不醒更問三三多少衆爭教人不
 辨輸贏象田仰五臺凝坐思遲遲白日青天
 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璃盞子與茶時
 象潭沫無着因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
 日六
 文殊嘗現於粥鉢上師以攬粥鉢便打曰文
 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文殊乃說偈曰苦瓠
 連根苦甜瓜撒蒂甜脩行三大劫却被老僧
 嫌頌曰槃迦羅眼頂門開悟了不須師更
 來打落粥鍋休說偈脩行須信禍為胎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僧錄司右開林慧覺禪寺住持冲式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六世 大光海一則 九峯慶十則

鳳翔石柱一則 湧泉欣二則 雲蓋元一則

覆船荐一則 張拙一則 洛浦安財二則

田七

韶山普五則 天蓋幽一則 大原海湖一則

岩頭齋財三則 雪峯存三則 高亭簡一則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胡石看

因僧問祇如遠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

不是祖又來作甚疾師曰祇為汝不薦曰薦

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 頌曰 少林續

談事堪奇臘夜梅開雪後枝黃蘗昔年曾有
語大唐國裏沒禪師丹霞洋靚面全提少室
令當機不薦過新羅清風樓上逢知已撥動
烟塵不柰何見卷聖瑞州九峯道慶禪師
胡石看因僧問祖祖相傳後傳何事師曰釋
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
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
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
頌曰 寂光影裏現全身貴異天然迥出倫
家富兒奴偏得力夜分燈火照西隣丹霞洋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
誰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

須彌 頌曰 自家冷暖自家知祖意西來
 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
 石溪月九峯因僧問西天坐夏以蠟人為驗
 多有得道果者未審此間如何師曰頭戴午
 夜月脚踏黃金地曰此人還轉也無師曰爭
 得不轉曰如何轉師曰今世已聞龍退骨
 頌曰 午夜山房月色深十分明白自隨功勳
 撥開向上通天窳煙嶂重重不見人自得還
 九峯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無心
 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覓泥猶自可波
 中求水實堪悲 頌曰 牽驢飲江水鼻吹
 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連嘴 方庵顯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
 人不曾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 頌曰
 不壞身正是正是不壞身適來曲多少扭得
 鼻頭辛石溪月九峯因石霜遷化衆請首座
 住持師時為侍者白衆問首座曰先師道休
 去歇去冷啾啾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炉去
 一念萬年去四七明什麼邊事會得即住持會不
 得不可首座對曰明一色邊事師曰與麼則
 不會先師意在座曰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
 去得即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即不會師遂焚
 香香炷未斷座遂脫去師拊首座背曰坐脫
 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頌曰

張家養得數箇兒大者効命治家業中有一
 男藝最精氣宇如王威德別別踏翻滄海
 兮不顧驅龍喝散白雲兮不羨明月海印傳
 石霜繼嗣擇高才上座貪程去不回只愛寒
 灰無焰起豈知枯木放花開度侍者實堪哀
 先師大意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佛慧果

世間何事最堪悲無孔由來是鉄鎚爐冶不
 能烹得破任教千古與風吹保年勇坐亡立
 脫數如麻幾箇於茲路不差翻憶石霜曾有
 語不光華處盡光華智海者一片虛空亘古
 今麟龍頭角競踈親坐亡立脫知多少鐵樹
 花開別是春開極寧帶角披毛異類身寒灰

枯木眼中塵雖然未會先師意爭奈臨行一
 者親才霞津枯木堂中第一人坐觀成敗枉
 精神可憐明一色邊事直至而今沒眼筋
 莫道古祠香火斷神前自有酒盞上方益
 壓元脫廿七去有生機侍者因何不肯伊若謂石
 霜明一色似將掃帚盡蛾眉地威思香煙淡
 淡風飄處首座凝凝坐脫時不是久參度侍
 者石霜巴鼻有誰知張無盡本分漁人一釣
 舟千波萬浪裏遨遊兒孫不慣風濤惡走入
 蘆花不轉頭慈受深脫去還如臂屈伸先師
 旨趣得來親貪他一粒多羊燕失却家中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解珎義重天倫度侍者平生肝膽若為論芳
草渡頭輕舉步等閒身在杏花村 佛燈詢

石霜一宗親傳九峯香消脫去正脉難通月
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坐斷十方
猶點額密移一步看飛龍天童覺涅槃城裏
未為親帶角披毛始是真相逢盡道休官去

林下何曾見一人 大洪遂 一片虛凝絕謂情
白雲消散彩霞橫行人莫恠貪程速坐守寒
巖異草青 石人 不怕獅子吼須彌頂
上反筋斗滄溟竭盡正三更生鐵崑崙雲外
走 至實宗 死中得活人無數活中得死古來
稀只知枯木回春早蹉過寒灰再斲時度侍

者也是癡雖然會得先師意未免全身陷虎
機 因悟勤 萬丈寒潭徹底清霜天午夜欲生
冰釣魚要擲金鱗餌撥轉蘆蓬向月明正堂
辨九峯因僧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
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岳還曾乏寸土麼曰四
海余尋當為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
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
曰突曉途中眼不開 頌曰 寒谷生洪律
全超極清功園林變花柳何必待春風方老
顯巨岳何曾乏寸土演若迷頭狂未回參尋
喜有得力句突曉途中眼未開且居門外
石洪月 九峯因僧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

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
 坤眼曰適來為什麼道乾坤在裏許師曰若
 不恁麼弱體前見鬼無數三理會頌曰
 識問不亂答識答不亂問答有來由直下
 明知見果然明得破不被觸體換奉勸參學
 人子細參詳看大圓智一拳拳倒黃鶴樓一
 趨趨反鸚鵡洲日七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塵堂九峯因僧問古人道因其立
 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
 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
 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
 曰為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

女頌曰是真是妄披金擇沙同門出入宿
 世冤家方菴顯九峯示眾曰常住法身不生
 不滅僧問既是不生不滅為什麼六道輪迴
 師曰為有心故曰以何方便當證法身師曰
 以虛空心合虛空理曰證後如何師曰任從
 三界轉徒聽四生奔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禮拜者頌曰精金須百鍊百鍊色不迴學
 道貴無心無心道即恢更深秋夜月古廟香
 爐灰法身無一物山岳空崔嵬南堂典鳳翔
 府石柱禪師石霜師遊方時到洞山時度
 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
 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

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
 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
 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
 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祇是函蓋
 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
 是石女兒擔枷帶鎖山曰關黎分上作麼生
 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
 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頌曰海底泥牛耕白月雲中木馬驟清風胡
 僧懶捧西乾鉢半夜乘舟過海東 丹霞淨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嗣石霜因僧問如何是
 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酒曰

請師挑哲師曰播鼓轉船頭棹穿波底月
 頌曰依依半月沉寒水耿耿三星落碧嶺昔
 日雲巖曾漏泄金輪王子寶花冠 丹霞淨
 湧泉欣因唐武宗廢教在院看牛時有道德
 二禪客到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乃云蹄角
 甚分明爭柰騎者不識師驟牛而去二禪客
 相次憇於樹下煎茶師回下牛近前問訊與
 坐喫茶師乃問二禪客近離甚處云那邊師
 曰那邊事作麼生禪客提起茶盞師曰此猶
 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師曰莫道
 騎牛者不識好 頌曰芳草漫漫宜變秋牧
 童白牯恣優游異中有路人難見却謂騎牛

不識牛升霞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嗣石
 霜因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
 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
 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大
 殺道秋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
 人識得渠師聞知乃禮拜乞為舉霜不肯師
 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
 霜曰得在師胡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
 言下頓省 頌曰古殿巖開月鎖松霜凝雪
 露韻無窮星前人卧千峯室佛祖無因識得
 儀技子青無人接得渠遺逼馬相如果來橋
 上也記得柱頭書無人識得渠蒸局醉樵夫

回頭斧柯爛大海亦成枯二童覺接得與識
 得誰復較錙銖若問堂中事堂中事轉疎只
 如雲蓋悟去又作麼蘇魯蘇魯最卷甲福州
 覆船山洪荐禪師嗣石霜因僧問抱璞投師
 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
 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
 頭不出口四七 頌曰舌頭不出口三三成九九
 算到香臺邊彼此落人後月坐月張拙秀才
 見石霜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何姓曰
 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下不可得拙自何來公
 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
 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繞動被雲遮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
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頌曰老倒石
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
心千古寥寥掛唇齒佛如慈臘傳不羨擅嘉
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
煩惱病重增笑翁堪 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
懸崖幾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孔舞
春風 寶葉源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 嗣夫山
父為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濟陞堂曰臨濟門
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
向誰家蓋甕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
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

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
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
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
至見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捷
鳳巢非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超風請師一
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
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
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
解語師付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與化代云但
知作佛莫愁衆生 頌曰無伴石人夜入山
雪籠紅頂綠衣寒喝開劫肇三峯頂捧出金
欄對日看 杖子青喝下承當草已深却來蘭

淨訪知音溪山雲月何嘗異今古誰人鑑此
心成枯木執侍巾瓶二十年搖頭擺尾出林
泉悠悠直往南方去蓋瓊淹來得穩眠雲居
拈搖頭擺尾赤梢鱗徹底無依解轉身截斷
舌頭饒有術拽回鼻孔妙通神夜明簾外芳
風月如畫枯木巖前芳花木長春無舌人無
舌人正令全提一句新獨步窠中明了了任
從天下樂欣欣天童覺洛浦因僧問供養百
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
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頌曰拾得疎
慵非覺曉寒山懶墮不知歸聲前一句圓音

美物外三山片月輝丹霞淨是佛由來尚法
功明心方與道相同花開花落緣何事盡屢
無私造化中成林木百千諸佛眉彎曲無證
無修眼搭癡踏着未消連底凍一時認作碧
琉璃佛智格故山岌岌鎖寒烟未肯將心輕
授傳王女夜尋無字印石人遙指月明前
得呼洛浦因僧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
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
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游塵遣誰掃乃
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
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
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頌曰太平鄉國

路空賒歸興悠悠思莫涯撒手到家何所有
 琉璃寶殿鎖空華丹霞淨洛浦因僧問如何
 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泣三草秀片
 玉本來輝 頌曰畢鉢巖前曉帶春香風時
 結鷲峯層須知玉像瓶中塔別有輝天照地
 燈投于青洛浦因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
 更復何言日七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
 惟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惟
 頌曰巖前雖有雲千頃戶內殊無半夜燈極
 目危巖今古宿暮天斜照碧層層丹霞淨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嵐
 覆處出就箴鋒白月輝時碧潭無影 頌曰

群花未發梅先拆萬木凋零栢轉奇雲淡不
 影飾月影烟輕那露引風枝丹霞淨洛浦因
 龐居士禮拜起曰仲夏毒熱孟冬薄寒師曰
 莫錯曰龐公年老師曰何不寒時道寒熱時
 道熱曰惠靜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曰啞却
 我口塞却你眼 頌曰直下啞却我口分明
 塞却你眼由來洛浦龐公未出睦州擔板覷
 面全提照古今冬寒夏熱憑誰揀丹霞淨
 洛浦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
 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
 非一槩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岐路
 明曰月飾松影高低樹日照池心上下天

赫炎空非卓午團團秋夜不知圓

丹霞淳

洛浦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雲覆孤

峯峯不白兩滋石筍筍初生 頌曰海底龍

吟雲雨潤林中虎嘯谷風清莫言滿路生荆

棘况是貧家少送迎 丹霞淳洛浦因蛤溪道

者相訪師問自從挈溪相別今得幾年曰和

七

九

尚猶記得昔時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

月也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子細看師曰打

即打會禪漢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住山事

繁 頌曰這般消息不尋常蟾桂枝枝有遠

香昨夜姮娥呈巧妙眼睛直上綉鴛鴦 丹霞

淳洛浦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奉

中舊寶不揀披沙曰恁麼則展手不逢也師

曰莫將鷓鴣喚擬作鶯啼 頌曰淘金豈假披

沙得石觸波瀾猶費力露柱三更忽放光此

時未審何人識 丹霞淳洛浦示疾十二月一

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

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

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

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

空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上

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

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

喚從問曰閣黎今日抵對甚有道理汝合體

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
 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實那句
 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
 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
 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
 粘着伊 頌曰餌雲釣月釣清津年老心孤
 未得鱗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
 天主堯 紙衣下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樞樞
 嬰孩涅槃會上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南堂典 洛京韶山窠普禪師 研夾山 因僧問
 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
 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 頌曰

最好韶山境烟籠翠色輕欲描描未就猿鳥
 一聲聲石洪月韶山因違布衲訪師在山下
 相見違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
 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違近前把住曰久嚮韶
 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違
 曰擬伸一問師還荅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
 作爭解彎弓射蔚遲曰鳳凰直入烟霄去誰
 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
 家風似老僧曰一句迥超十聖外松蘿不與
 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
 月唯過在甚處師曰個個之辭時人知有曰
 恁麼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

門下徒施巧曰學人則恁麼未審師意如何
 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曰莫便是和
 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
 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邊無語師遂同歸山繞
 人事了師召近前曰聞黎有衝天之氣老僧
 有入地之謀聞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
 閣黎按劍上來老僧捩鎗相待向上一路速
 道速道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鑿師曰不鑿曰
 為甚不鑿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蓮無語
 師便打頌曰趨時適變隨物窮通鳩鷓之
 志誰辨雌雄韓侯未遇布衲家風三秦席養

非無計忠義何勞憶蒯通方庵頭韶山因僧
 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
 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頌曰一片孤
 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
 回新月半鈞升萬戶山行獨向滄溟截衆
 流等閒舞掉擲金鈞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
四七
 一聲天地秋木庵永韶山因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絕頂無根草無風葉自搖
 頌曰妙峯孤頂偏肥膩天產靈苗不觸地翠
 葉無風常自搖清香那逐春光媚丹靈井
 韶山因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戶
 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頌曰叉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須知已隔津更重進步轉漂淪頌頌若作黃金貨祇可贖他無眼人丹霞淨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曰夾山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為甚廢却造浴室僧無語後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 頌曰雖然蒼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

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丹霞淨太原海湖禪師曰夾山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座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麼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穩如橋陳如是甚麼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床鬼 頌曰多是從

人學得來一生空把口胡開欲窮此岸虛明地七佛前前總不該丹霞淨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曰德山一日叅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攬一手搥 頌曰巖頭老漢凡聖孰辨半僧半俗可貴可賤三文取箇黑撈皮江邊相喚撓鰕蜆 法雲秀平川走充放蒼鷹一搥便啗雙眼睛毒手奪來人買去柰何斤兩未分明保寧勇一喝敬天動地雷海翻太華洞然開巖頭膽喪竟飛也謾道當時手搥搥味山如好手呈機不露

鋒慣拚雙劍定雌雄忽雷迸出驚天地華岳
 三峯倒卓空湛堂深大鵬搏風蒼龍出海手
 握手搦日上月下霜雪嚴凝識歲寒雙陸盆
 遠須喝采最卷印前箭猶輕後箭深無限平
 人被陸沉箇裏豁開天地眼吹毛拈起任橫
 行木卷永巖頭初叅德山展坐具禮拜次山
 以拄杖挑却坐具於階下師下階拾起搭向
 背上便去叅堂山曰不肯子放只肯子放
 頌曰動絃別曲葉落知秋不肯子放只肯子
 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逐卷
 演巖頭示眾曰吾教意如塗毒鼓擊一聲遠
 近聞者心皆喪身失命時有小巖上座出問

云如何是塗毒鼓師兩半按膝亞身云韓信
 臨朝底 頌曰佛法無情報余曹忽生忽殺
 在吹毛若教韓信得妙訣自是深明防漢高
 高若勝巖頭因僧問古帆不掛時如何師曰
 後園驢喫草 頌曰槌打不碎火烧不着天
 上人間何處安泊阿呵呵是什麼莫咬破須
 爛嚼海印信古帆不掛是巖頭月冷風高下
 直鈎誰見後園驢喫草脫籠卸馱飽鈎鈎
 大洪遂後園驢喫草一老一不老驀地撞出
 來剛湊得恰好徑山呆後園驢喫草莫隨言
 語討跳上驀驢騎來往長安道鼓山珪風信
 不來春色老却憶後園驢喫草滿天明月贈

行人野客溪邊歸路早方安後園驢喫草
 可憐無限虛生老半夜盲人問故鄉不知身
 在長安道靈寶宗後園驢喫草蘆花輕雪飛
 霜前雙白馬孤影落天池塗毒菜古帆未掛
 時後園驢喫草日短苦夜長行人須及早
 雪老理巖頭因僧問古帆掛後如何師曰小

四七

三三

魚吞大魚 頌曰古帆掛後更何疑學問依
 前又是迷大小二魚俱一海爭奈釣頭餌不
 齊汾陽師小魚吞大魚直路太繁紆古帆休
 更問處處得逢渠徑山小魚吞大魚門上
 釘桃符邪魔俱不入佛法也消除鼓山
 的的古帆已掛後小魚吞却大頭魚雖然李

廣運神前自古張頭解草書生一不動蒲
 帆問一言大魚却被小魚吞直從意外超唇
 吻始信巖頭無腦門天目禮巖頭因僧問塵
 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鑼裏盛油頌曰塵中
 辨主最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怪銅砂鑼油今
 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汾陽昭塵中辨主眼
 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耆婆雖瞋眩至
 今南北絕人行佛印元礎潤天將雨雲開月
 正明漁翁閑引釣牽動一潭星海印信銅砂
 鐸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
 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雲漢恭銅砂鑼裏油
 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參取莫

教孤負此生身草堂清終日屋中走屋中渾
 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貧抖擻大為看銅砂
 鐺裏滿盛油生菜還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
 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佛如頂起砂鐺時
 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塗毒
 策村飲夜歸來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
 瞋驚著汝息菴觀銅砂鐺裏滿盛油潦倒巖
 頭不識羞却向螭螟眼睫上棲頭浪宕逞風
 流空叟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
 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無境
 微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
 眼睛都要見銅砂鐺裏滿盛油橫川洪巖頭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問欽山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頌曰
 隨機有問隨機答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
 端翻譯出却將梵語作唐言退耕寧巖頭凡
 有所問只噓一聲頌曰龍卧碧潭靜雲收皓
 月圓七星光燦爛誰薦未生前大洪遂巖頭
 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投頌曰巖頭
十四
 一撥虛空迸裂父子不傳神仙妙訣破菴先
 巖頭示眾云大凡唱教須從無欲中流出三
 句只是理論咬去咬住欲去不去欲住不住
 或時一向不去或時一向不住頌曰三文買
 箇撈波子撈蜆擺蝦經幾年逆順短長休要
 說誰家屋裏竈無烟虛堂愚巖頭值沙汰於

第一九八册

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
 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
 舞掉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
 撓舞掉即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
 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
 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曰買賣交關直
 須當價若少分文定遭行罵休行罵遠近聞
 之成話擲海印信時展家風與眾殊探身虜
 穴有功夫拈撓擊颯留無計夜靜同誰泛五
 湖三祖宗親兒弃了更無親撒手歸家罷問
 津呈撓舞掉波中客休向江頭覓渡人真如
 老來無累亦無日獨寢高堂只此身除却

江中混波客復誰還是不羈人吐我箇老婆
 親兒不柰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猪袖
 秀舞掉呈撓意自殊相逢江上話程途親兒
 擲了獨歸去春水溶溶碧滿湖智海普融平
 舞掉呈撓古渡頭婆婆相見問來由何人拈
 得親生子拋向江心更不收上方蓋鄂陽江
 口擲釣絲四七掀蜺撈蝦不計時十五慕被老婆相借
 問叢林千古振雄規如今過在邪師客擲手
 相逢論棄兒意在目前如會得莫信傍人說
 是非佛燈珣借路經過常式事誰知祖擲累
 兒孫婆婆耐恨江頭棄留得佳聲四海聞
 老親兒棄了復何言月在波心印碧天獨

有一身無繫累困眠醒坐任隨緣鄂山如鄂
 陽江上垂釣線時節相逢錦鱗現拈來信手
 任縱橫逐浪隨波無顧戀大樽省一子親生
 步步隨呈撓舉掉拍人歸老嫗遭打機先露
 海岳掀翻動四維箇堂機一葉扁舟泛渺茫
 呈撓舞掉別宮商山雲海月俱拋棄贏得莊
 周蝶夢長尼無著也相逢把手上高峰四額
 寥寥天宇空一曲漁歌人不會蘆花飛起渡
 頭風無恙全舞掉呈撓逢賊脚扣舷三下親
 擒捉只這一枚都颺却棹歌歸去風濤落林
 翁從從來六箇不知音一箇全拋惡浪深義
 斷情忘無處覓三千刹海冷沉沉天目禮鄂

消渡頭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
 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南支茂舞掉呈撓
 鄂渚逸驗人何若結生寃自從賺了婆拋子
 誰敢拚身上渡船梓巖玉巖頭在鄂渚湖三
 丈買箇黑撓波每日撓鰈撫規且恁麼過時
 僧舉似雪峯峰云窮鬼子道他快活也不徹
 頌曰且於湖伴撓鰈規不向滄溟釣巨鰲一
 葉扁舟一篋笠開眼閑坐任風濤海印信野
 半舟橫芳草渡人來舞掉或呈撓撓鰈撫規
 隨時過却向何時得六整水卷一巖頭因沙
 汰在甘贄家過夏補衣次贄行過師以針作
 刮勢贄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什麼贄云說

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

三十季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噎女子聞云

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煮上座割將去也

頌曰針頭割去幾人知婦兒女子莫猜疑聖

凡命脉果何在神以神解神向此須明上上機

長靈幸無孔笛子兩頭吹韻出青霄徹九維

可憐一對冤家種人人鼻孔大頭垂佛燈功

不點自行不撥自轉伎倆天然機輪如箭如

今分付當行家百歲光陰已不多若能直下

猛提取天上人間爭奈何已卷深夜半三更

采討火我罵你芳你罵我相喚相呼歸未歸

也有無衣草裏坐孟堂忌福州雪峰義存

禪師明德山初參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

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

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頌曰此疾懷來沒量時尋醫求卜過多師濃

煎一服通神散血汗滂流徹四肢保寧勇是

法平等無高下伊余有分必相亞雖無一法

輕與人捧下龍蛇從變化雲巖因雪峰與

巖頭欽山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打瞌

師一向坐禪一日喚頭曰師兄師兄且起來

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箇漢

行脚到處披他累今日到此又只打瞌頭唱

曰瞌睡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

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點臂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

四七

七

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 頌曰說盡平生去住因到頭難過赤心人忽然自肯成家業瓦礫拈來也是珠成枯木鼇山成道足人傳莫是從前話未圓賴有玄沙知始末徧身紅爛在漁船龍門遠丈夫凌勵志英雄向外馳求枉用功到得鼇山開眼覩方知屋裏用無窮佛性拘孤村陋店雪絲絲平地無風起浪痕醜拙只因蔽不得曾襟流出蓋乾坤缺山仁三四九度太顛預到底須尋舊路還待得

鼇山消積雪至今平地起波瀾因有眠床
 有飯連聲何事叫師凡明朝雪霽鼇山路依
 舊一程還一程象外起雪峯住菴時有兩僧
 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
 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
 去書曰某書上師兄其一自鼇山成道後迄
 至于今飽不飢同叅某書上僧到巖頭頭問
 甚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
 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
 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

坐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
 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
 要識末後句祇這是頌曰末後句為君說明
 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
 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
 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雪實頭末後句考
 無問處田七萬仞鍊山橫在路當日巖頭不柰何
 至今雪老難伸吐倒持虎鬚方識虎未解行
 人休離母透過牢關舉似君把定咽喉淚如
 雨佛印元雪老却入菴中後路上無人見得
 伊頓有故人千里在同條生死不同時白雲
 雪老別鼇山卓菴間中坐一日見僧來探

頭道什麼末後句少人和却得巖頭重注破
 同條生同條死末後句莫錯舉照覺切瑤
 琢席變態詭訛葛陂化龍之杖陶家居藝之
 接同條生兮有教同條死兮無多末後句秋
 這是風舟載月浮秋水天童覺雪老大開方
 便路低頭却入菴中去者僧有眼恰如盲却
 被巖頭行一步者僧好休不肯休依然依路
 去悠悠元來不會雪峯意却被巖頭變墮頭
天童覺龍吟枯木菴中出天上人間無等匹
 虎嘯巖頭石上來晴空忽迸一聲雷堪笑春
 池猶拾礫空山空到又空回佛心才露面出
 來猶不識低頭歸去更難知那堪末後一句

子直到于今四海疑雙明復雙暗獨立
 絕殊方乘機覲面提其鋒安可當同條生兩
 鏡相照無能名不同條死鐵樹花開亘今古
 末後句始到牢關拈却門前大案山目悟勤
 末後句為君說踏着秤鎚硬似鐵寒則普天
 寒熱則普天熱若是透磨兒孫各自知時
七
 節知時節為君說九尾烏龜莫當鼈山石十九
非雪峰費盡平生力惜憚和意轉疑可
 憐末後一句子巖頭土上更加泥龍門遠同
 條生兮不同死第既耳脣兄目替家門蕩盡
 徹骨窮却把黃金如糞土末後句休莽鹵甜
 者甜巧苦者苦北海心雪峯一日陞座聚集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定師輓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頌曰雪
 峯輓毬孰辨機一千五百幾人知貶起眉毛
 千萬里湏是吾門師子兒北塔作天弓寬地
 兮潤雪峯輓毬幾怛一輓直上湏彌山無
 量人天眼開豁眼開豁脫却多年臭皮靴步
 行走馬到新羅報道花湏連夜發天末雪老
 平生好輓毬來輓去輓無休一千五百人
 同戲誰解輪換賽一籌佛曰收來輓去事方
 圓獨許漁郎上釣船明月蘆花同一色落霞
 孤鶩共遙天莫若信象骨木毬一輓出三世
 如來能事畢可憐天下徧參尋只道黃連不
 是蜜石若明輓向人前事未休再安舊處有

來由一聲斷鴈鳴雲漢兩岸蕭蕭蘆荻秋無為一作雪峯因玄沙來三箇一時輓出沙
 便作偃倒勢師曰尋常用幾箇曰三即一
 即三頌曰團團輓出沒來由不立名模見便
 休三一三重注脚螺江依舊向東流圓覺
 山寺裏頭無可作輓出木毬兩三箇不
 獨玄沙遭一擲雪峯老人亦話墮擲卷掘雪
 峯上堂南山有一條鬘鼻蛇汝等諸人切湏
 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
 雲門以拄杖攬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
 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
 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頌曰象

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獲兄倍
 不奈何喪身失命知多少韶陽知重撥草
 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
 大張口大張口同閃電刷起眉毛還不見
 今歲在乳峯前來者一一看方便師高聲
 云看脚下實臨濟喝方德山棒子胡狗
四七
 方誰敢向未若南山鼈鼻蛇一千五百衲子
 喪韶陽本色弄蛇手自古及今曾未有忽然
 放出若星流象骨禪翁遺一口正覺逸象骨
 甌蛇當大路稜師可惜便亡身雲門弄得雖
 然活爭似南山不用親白雲打鼓弄琵琶
 相逢一會家雲門能合調長慶解隨邪古曲

非音律南山鼈鼻蛇何人知妙訣的子是玄
 沙真淨文玄沙太剛長慶少勇南山鼈鼻死
 無用風雲際會頭角生果見韶陽下手弄下
 手弄激電光中看變動在我也能遣能呼於
 彼也有擒有縱底事而今付阿誰冷口傷人
 不知痛天竟象骨老人示徒擬議遺他一
 口韶陽突出驚人未免傷鋒犯手尼
 雪峯示衆曰飯籬造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
 玄沙云飯籬裏坐餓死人水裏沒頭沒渴死
 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頌曰通身
 是飯通身是水饒舌沙彌下口難悟得頓除饑
 渴念迷時往往更求餐竟一雪峯示衆曰

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
 打鼓普請看 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
 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
 不可恁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 頌
 曰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絕塵埃打鼓看
 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為誰開 寶巖 眉毛鱗

四七

六一

裏遊南岳大海波心泛釣舟薄藝隨身終不
 說從他打鼓看無休 白雲端 疾皎過風奔流
 度刃唱拍相隨拳踢相應蒸然轟起震天雷
 百草頭顛春色回 圓悟勤 打鼓普請看直得
 眉毛寒拾得寒山舞笑倒老豐干 楚老方 撥
 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

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石門易天不能蓋
 地不能載造破面門漆桶不會鑊船同駕入
 滄溟持得驪珠如斗大 佛心才 雪峯一日登
 座召眾曰看看東邊底又曰看看西邊底汝
 若要會拈拄杖擲下曰向這裏會取 頌曰
 東邊覷了復西覷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

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 治父川 雪峯與
 玄沙行次師指面前地曰這一片田地好造
 一箇無縫塔沙曰高多少師上下顧視沙曰
 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靈山受記未夢見在
 師曰你作麼生沙曰七尺八尺 頌曰父子
 同行相將入草起無縫塔功高策巧帶水拖

泥漏逗不少雖然落七落八爭奈有道理好
 佛燈內指出長生地不迷造成無縫塔觀茲
 大家從此無餘事渴飲飢餐且度時野巷
 雪峯示衆曰三世諸佛向火龕上轉大法輪
 玄沙云近日官令稍嚴師曰作麼生沙云不
 許人攙行奪市師不覺吐舌雲門云火疎為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頌曰火
 燄騰輝說最親無邊諸佛近前聞誰知更有
 傍觀者鼻孔捺天不喜君白雲端一堆猛燄
 亘天紅三世如來在此中轉大法輪今已了
 眉毛眨上起清風保亨勇紅燄光中也大奇
 明明演說白毫輝可憐雪老并韶石燒卻眉

毛忽不知普融平阿誰路着雪峯蹤三世諸
 佛火龕中賴有雲門相暖熱火星吹得消堂
 紅蕊受不將謂猴白更有猴黑互換投機神
 出鬼沒烈燄亘天佛說法亘天烈燄法說佛
 風前剪斷葛藤窠 言勘破維摩詰圓悟勤
 三世諸佛轉法輪一大藏教說不盡象骨當
四七
 機正令行玄沙見機行正令或說或聽聞不
 聞電捲星飛誰與論撥轉那邊開揆子眉毛
 留得兩莖存空遠有是父方有是子同條
 生也同條死三世如來烈燄堆互換說法元
 如此莫顛言休倒語截斷葛藤須薦取百恭
 雪峯普請住寺莊路逢彌猴師曰這畜生

一人背一面古鏡摘山僧稻禾僧曰曠劫無
 名為什麼彰為古鏡師曰瑕生也曰有什麼
 死急話端也不識師曰老僧罪過 頌曰人
 人有面古鏡何法門而不替參玄上士迷頭
 緋線老婆頓證 典教毒堪笑山翁不識羞為
 他頭上更安頭巖前跳躑無尋處一片殘霞
 晚未收無年身大地為爐冶何年鼓鑄功圓
 同諸佛面高鑑十方空 杜叩 明鑒覺未萌全
 體現鏡分鑑照便成瑕要知瑩徹圓明處長
 短青黃總不差 白楊順雪峯在洞山作飯頭
 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
 一時去山曰大衆突箇甚麼師遂覆却米盆

頌曰滿鉢盛來一物無豈同香積變珠蘇日
 月並輪長不照木人舞袖向紅爐投子青瑛
 龍作雨非意測猛虎扶物不露迹洞山雪老
 共相酬寥寥千古無人識伊卷推雪峯因僧
 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迷連
 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 頌曰達磨
時七
 迷時在少林今人不曉為傳心堪羨迷人逢
 達磨三冬過後又新春天木像裂破古今沒
 窠臼富挾大關血盆口脚尖趨出佛如麻李
 四張三無路走衣卷雪峯因僧問寂寂無
 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
 子下揚州 頌曰寂寂無依病正深雪老當

年痛處針一喚喚回春夢破千山渾作木龍
吟自得輝雪峯示衆云此事不從香吻得不
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宿得合從甚麼處
得也須子細 頌曰一滴真珠紅潑酪放勤
相勤兩三回到頭欲盡東君意吞卻臨行上
馬盃 皖山疑雪峯因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
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
入僧後到趙州舉此話州曰不從口入不可
從鼻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
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
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 頌曰古澗寒泉浩
渺瀾分明枝派暗流時不從口入無滋味苦

死令渠話不知雲蓋呂黠黠雲攢覆雪峯青
青趙老一雙瞳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
蓋代功實峯豈縱奪還他老作家奔流度刃
數如麻深深澗裏無人到飲者重添眼裏沙
佛心才飽老當年笑郭郎人前舞袖太郎當
及乎鮑老出來舞依舊郎當勝郭郎其淨文
趙州象骨巖舉世無倫擬共撫沒絃琴千盡
清人耳古澗寒泉嗙目覩然不從口入飲者
忘筌重出語苦又死不答話同彼此相逢兩
會家打鼓弄琵琶箇中誰是的白鳥入蘆花
田作多雪峯古澗泉深趙州石橋水苦若知
弄水同源飲者不妨疑悟不從鼻孔入白浪

高三級從此不答話豈免酬高價金剛園子
 栗棘蓬解透橫行四天下佛性本雪峯曰世
 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
 一丈玄沙指火爐曰闊多少師曰如古鏡闊
 沙曰老和尚脚根未點地在 頌曰世界能
 將古鏡齊言中辨的卻成迷白雲起處青山
 秀天曉依前月落西_{四七} 十方世界一而
 鏡鏡裏看形未足真摸着鼻頭渠是我那時
 方見本來人_{四七} 雪峯聞一僧在山下卓
 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
 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恠一日將剃刀同侍者

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曰是
 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跪師前
 師即與剃頭 頌曰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
 避猛火趁手作得家生到老自能穩坐水深
 杓柄長舀水洗頭剃雪峯刀上眼忽開琉璃
 殿裏無關閉_{月堂} 雪老垂慈旨訪他一毫
 頭上辨龍蛇須知不涉言詮外脫體風流出
 當家_{東山} 雪峯因問師施銀交床僧問曰
 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托
 地曰少打我 頌曰大王信重送交床傍問
 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阿
 誰詳_{洞山} 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

要津船頭若有風浪動滿目沉沙不見人汾
陽昭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
雅如今大有受恩人不知誰是報恩者正亮
進不知將底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痕一片
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休寧勇此旨
沉行七十年多人言論少人甄托地便令輕

四七

廿五

打我認着依前又更顛般若柔受施兩邊皆
是幻臨機何不惜眉鬚也知此外無長伎咄
這黔州老瞎驢寶萊源雪峯因闍王封柑橘
各一顆遣使送至東門既是一般顏色為甚
糜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
沙將一張紙蓋卻頌曰柑橘闍王親手封

將來直問擊宗風長人入水分明在更問玄
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金界碧霄
空汾陽昭闍王兩般馳獻上雪峯一寺倒封
回人情上下俱周羨免把完全更擘開保宰
身柑橘將來不用疑缺牛蚊子咬應癡闍王
猶未識師旨更請玄沙下一錐延壽慧分明

柑橘勿說獻花借水辨龍蛇白紙一張都
蓋了免教天下動干戈冰父川一般顏色兩
般名紙蓋難設眾眼睛雪嶺當時便封轉闍
王猶未息疑情橫川珙雪峯示衆曰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把手撥伊不肖入時有一僧出
曰和尚恠甚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

師便打頌曰大地是箇解脫門三世諸佛
 一口吞將為雪峯有奇特却來設我好兒孫
 頌曰雪峯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
 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雲門云雪峯向你
 道什麼頌曰雪峯騎駝馬雲門跨驢兒一
 踢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
 人不知無量劫無量劫未是箇甚麼觀面全
 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苴堆頭且高臥雪
 峯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曰
 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窓櫺中拋入師
 便開門頌曰巨岳塵飛燹煥生兒兒落塵
 裏如錐錐泥燒火救火閉門開門拋柴家醜

外頭見萬象森羅一口吞月堂高燒楮帖
 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
 誰知門外有寒人石林雪峯問僧甚麼處
 來僧曰浙中來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
 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打趲
 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麼處來曰湖南
 師曰湖南田七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豎起
 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即不到也師又
 打趲出此僧住後九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
 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
 為他逐舉前話被同行呵叱與他說破這僧
 當時悲泣嘗向中夜焚香遙禮頌曰帶角

擎頭去復來雪庭兩見戰旗開軍前不悞將
 軍令空有英雄出九垓九垓雖出有牢關未
 透牢關未足觀捧頭有眼明知日要識真金
 火裏看佛燈功見說閻山多盡毒千方百計
 避無由殤中既有催魂鬼一命還他方始休
 塵堂愚雪峯普請次自負一束藤路逢一僧
 便拋下僧擬取師一踏踏倒婦舉似長生曰
 我適來踏得者僧甚快長生曰和尚須替者
 僧下涅槃堂始得 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
 人死西家人助哀也好與一踏 頌曰暗拋
 香餌在江湄果是金鱗釣得歸不是絲綸故
 得疾幾乎輸與鷺鷥兒上方盡偉哉雪老法

中英肩上藤薪靦面呈目前不薦當頭着和
 身一踏倒囊傾會知擔重目柴束自然便重
 不便輕何山奉報諸禪侶孩兒須是的親生
 佛慈悲雪老擔藤憇歇時一僧纔見便慈悲
 近前擬取攔臂踏舉似長生更一推石門
 雪峯踏者僧不殺長生扶者僧不起可憐一
 束爛枯藤狼藉至今愁滿地西巖惠雪峯與
 玄沙夾籬次沙曰夾籬屢還有佛法也無師
 曰有曰如何是夾籬屢佛法師撼籬一下沙
 曰某甲不與麼師曰子又作麼生曰穿取籬
 頭過來 頌曰父子相勢入故園篾頭時過
 短籬邊爛泥有刺無人見踏着方知脚底穿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願老扣雪峯因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
 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
 頌曰透網之魚不識釣貪游浪水認浮頭高
 灘坐釣垂慈者回掉收綸却上舟汾陽昭透
 網金鱗休云滯水搖蕩乾坤振鬣擺尾千尺
 鯨奔洪浪飛一聲雷震清颺起清颺起天上人間知
 幾幾雪竇顯張三賣物高擡價李四還依市
 價酬交易不成猶作鬧李公店舖一時休海
印老倒漁翁坐釣臺金鱗赫赫鼓波來海門
 空闊繞施羅霹靂一轟天地開真淨丈二放
 去收來得自由不堪憂慶亦堪憂可憐滯句

承言者爭是爭非空白頭 透網金鱗掣電
 機休云滯水與拖泥雷霆一聲青霄裏傾湫
 何處不滂瀰真如出出網分明向道休風雲
 會處有來由雷霆昨夜聲相應依舊為霖徧
 九州圓通摸浪擎雲勢可驚平空驟雨似
 盆傾不因放却淮河開九曲潮頭卒未平上
力益洞裏無雲別有天挑花似錦柳如綿仙
 家不會論冬夏石爛松枯是一年五祖演鯢
 鯨已掉摩霄翼海客猶懸釣月鈎不顧翻空
 洪浪惡一帆風信出鼉頭佛心才全死中全
 活全活中全死一箇訝郎當一箇福建子徑
 山呆金鱗透網飲吞舟一向衝波逆水流却

被漁翁閒引釣隨波逐浪謾悠悠
 鼓山_{法俊} 鵲冲天寒雞晚眠脫略窠窟
 遲速不偏截斷命根急處放當頭
 手脚緩時樣滴水冰生不認渠坐
 籌幃江海量君不見透網金鱗活
 計新住持事繁笑殺人_{月堂}百草頭出沒
 三界外遊遊徒布漫天網_虛下釣鼇釣_拙鯁鱗
 振鬣撼乾坤兀日昂頭洪浪噴捧雨
 點喝雲奔宵將爭戰定功勛_{悟勤}張猴白李猴黑
 硬如綿軟如鍊_鷲路相逢兩會家臨濟未是
 白拈賊_{逐卷}新羅拄杖遂寧鉢衲子家風那
 箇無一等看_芥如墨黑誰能重與較_{錙銖}
 空_恩雪峯同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

海未渡為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
 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
 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
 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閣
 黎事 頌曰未渡生死海不應覆却船渠本
 無生死超然離二邊長如杲日殿中天舒光

照到雪峯前_{悟勤}生死海中猶未渡傳言
 送語幾千程一棒打翻東海鯉迷人直下便
 狂_惺兀無着_愁雪峯上堂舉拂子曰遮箇為
 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曰遮
 箇為中下師打之 雲門曰我不似雪峯打
 葛藤_鷲拈拄杖云我這箇只為中下機人有

僧問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門便打 頌曰
 迅雷不及掩耳下椿要在急水水深椿脚若
 長耳畔雷聲四起拈起拄杖為他中下上上
 人來放過不打秦人一入桃花源子孫千世
 為神仙月堂呂大機圓應大用直截雪峯雲
 門只得一極畢竟如何不說不說 松源岳雪

田七

廿九

峯曰闔王問擬欲盖一所佛殿去時如何既
 曰大王何不盖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様子
 師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頌曰空
 王殿様子雪峯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
 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 印卷竟 雪峯送南際
 長老出乃作女人拜際斂手應諾諾師以手

斫額便歸 頌曰送客隨家豐儉施盡情為
 餞免生疑却蒙惠重過相贈斂手遙知向暮
 歸 按子青襄州高亭簡禪師 嗣德山 初隔江
 見德山遙合掌呼曰不審德山以手中扇子
 再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後
 於襄州開法嗣德山 頌曰江上相逢問逗

留師資針芥便相投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大洪迷德山棺木裏瞠眼高亭
 死水裏藏身賺他多少英靈漢錯認山河作
 眼晴 少室睦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四 田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亦

僧錄司不關教義蓋谷禪寺住持律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六世第七世

宗師二十六人

機緣一百二十九則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湖南山因僧在房內念

經師隔窓問闍黎念者是什麼經曰維摩經

亦一

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什麼其僧從此得

入頌曰 不問維摩念甚麼新羅鷄子穿雲

過杖頭擊著沒威靈惆悵嵩山破竈隨佛意

念底却是維摩經一回舉著一回精鷄鷄故

鄉歸不得大都言語太分明無問經不問

念維摩念底分明見也麼欲入塵沙法門海

一言演出不須多透天章和尚順風將欲到揚

州風轉船頭水逆流把柁全憑王老力瞥然

到岸不須憂道場如須彌山高不見巔大海

水深不見底敲土揚塵無處尋回頭撞著自

家底南堂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時如何

師曰磨不轉頌曰 雲居有語機關絕不轉

令君返照看截錢閉關停妄解百花俱發一

花園開花結果從他有因地抽條長碧天佛

截水停輪話已圓借婆裙子拜婆年後人不

見雲居老往往思量落二邊佛截水停輪

中此情吾師知道不惺惺微露一言令省覺

不轉何曾更有停佛雲居示眾云老

僧二十年前住三峯菴時魏府有興化長老
 來問云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老僧當
 時機思遲鈍道不得為伊置得箇問頭奇特
 不敢辜他伊云想菴主答這話不得不如禮
 拜了退而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因
 化主到魏府興化乃借問山中和尚住三峯
 菴時老僧曾問伊話祇對不得而今道得也
 未化主遂舉前話興化云雲居二十年只道
 得箇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箇不必頌曰
 何必不必一七二七龍樹馬鳴敲光透出道
 吾真雲居道何必興化道不必眼若不開夢
 中叫屈明堂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

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 大慧果
 何必不必金刀玉尺甜者如藥苦者如蜜二
 十年來無處雪屈 別峯 何必不必方圓
 曲直眉目分明若為辨的影草既隨身觀面
 當機疾一雙孤鴈忽高飛兩隻鴛鴦還獨立
 眼 菴 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觀面當機官馬廝
 踢 無得 雲居上堂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
 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麋羊挂角莫
 道踪跡氣息也無僧問麋羊挂角時如何師
 曰六六三十六挂角後 如何師曰六六
 三十六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
 道無踪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

石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
 一曰挂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
 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
 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
 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
 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此五燈會元所
 載與傳燈錄稍異傳燈曰師謂眾曰如好獵
 狗只解尋得有踪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
 迹氣亦不識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
 六三十六又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
 踪跡有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
 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六六三十六曰
 羚羊

羊挂角向甌峯獵犬茫然不見蹤却是石橋
 橋畔老三千里外鮮相逢正覺迷羚羊挂角
 六六卅六貧兒得古錢瘦馬餐枯粟報你叅
 玄人聽取無生曲昨夜火燒空跳出水中浴
 草堂清獵狗迷蹤還敲棘氣息全無何處逐
 趙州城裏忽相逢依然六六三十六雲
 居因新羅僧問是什麼得與麼難道師曰有
 甚麼難道曰請師道師曰新羅新羅頌曰新
 羅僧問答新羅飛騎將軍意氣多奪得鎗來
 騎賊馬不勞餘刃罷干戈率卷亦即此推此
 雖此全此平步青霄高山仰止目前包養不
 爭多森羅萬象眼中花就身打劫新羅新羅

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師曰居山好伴
 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
 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
 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僧
 禮拜曰僧家畢竟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
 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

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
 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
 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突兀
 嵯峨萬仞橫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
 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岑說子四顧巍峩瑣碧
 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

歸來何處尋成林木僧家畢竟歸山好丫角
 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跡到白雲巖
 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
 付八月鴈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佛如雲
 居因僧問六戶不明時如何師曰不涉緣曰
 向上事如何師曰慎者不護頌曰 春到石
 人視遠山鶯啼花木碧波開湏知雲外巖松
 瑞千古迎風任歲寒杖子青雲居臨終時問
 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今日初三師曰三十
 年後但道只這是乃端然告寂頌曰 瞎漢
 臨危不識蓋問人出氣借咽喉可憐便說初
 三日活陷爛泥堆裏頭實業雲居曰僧問

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
 何勞師曰不同興化頌曰 苦殿烟收紫氣
 旋拱班宸幄退堯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
 金光瞞漢天投子青雲居因荆南節度使成
 納遠大將入山送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
 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曰尚書其人
 應諾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
 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頌曰 迦葉不
 覆藏橫身獨自當語意分明在今古露堂堂
 佛眼遠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兒孫見如土
 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撫州
 曹山本寂禪師明阿山 僧清銳問 清銳孤

貧乞師拯濟師曰銳閣黎近前來銳近前師
 曰泉州白家酒三盞猶道未露唇 玄覺云
 什麼處是與他酒喫頌曰 清銳孤貧心太
 鹿曹山携手步亨途白家三盞沾唇酒醉後
 添盃一似無佛印元清源白家酒三盞未露
 唇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地
 思 湍屋黃金不肯親吁嗟甘怨自孤貧無端
 更飲三盃酒醉後郎當笑殺人南華月 販海
 波斯入大唐先將玳寶暗埋藏却來伸手從
 人覓爭柰難設有當行肯堂元清貧三盃便
 輕酬萬里曹門出鄭州盡情斫却月中桂惱
 亂春風卒未休天童仲 張堯李慶各有病痛

各有病痛赤眼撞著火柴頭焦磚打著連底
凍升翁銘曹山慣用白家酒擬向人前盡底
 傾醉倒十洲雲水客闍黎猶自不惺惺皖山
凝于木逢場探淺深辨龍蛇眼决踈親兩箇
 馳子相逢著世上思量無直人退谷雲銅公
 塘鐵奉化得人憎得人怕不是明州人定說

蘇州話無準范曹山因鏡清問清虛之
 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
 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謬曹山一人即得爭奈
 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豈得箇不恁麼
 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頌曰 不與麼
 太無端曹山甘被鏡清謬如如理事誰相悉

畢竟無身也大難也大難大家諸聖眼前看
 方庵顯鴻濛未判絕踈親畢竟難將事理分
 夜半正明還不露金剛腦後鐵崑崙雪巖欽
 曹山因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
 醫曰為甚麼不醫師曰教你求生不得生求
 死不得死頌曰 生死既不可求根塵萬

病俱休從此俱空獨露蟾輪一片清秋雪巖
 曹山因僧問學人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
 不雕琢曰為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
 手頌曰 抱璞投師未意濃一條狹路忽相
 逢誰知妙手不雕琢分破華山千萬重雪巖
 曹山因紙衣道者來叅師曰莫是紙衣道者

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纒
 掛體萬事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
 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拊其背曰汝祇解恁麼
 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真性
 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
 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
 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踈親念異便於玄體
 昧心差不與道為隣情分萬法沉前境識鑒
 多端喪本真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
 時人頌曰 麻纏紙裹若嬰孩優盜羅華火
 裏開一點靈光千古在月輪孤處借胞胎南
生典三勞形苦骨不知春得意忘言便出塵不

假胞胎不借借金鳥出海月離雲 紙衣下
 事不假胞胎懸崖撒手襖襟嬰孩涅槃會上
 道場開單傳直指狀元來 曹山因僧問朗
 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漢曰請師接
 上階師曰月落後來相見頌曰 朗月當空
 未入關落花流水不相干明明一句超九聖
志
 光境俱忘誰解看 皓月光中立問端上他
 階級轉顛預會須月落來相見別有靈光照
 膾寒在卷四曹山因鏡清問心徑苦生時如何
 師曰難得道者曰未審此人向什麼處去師
 曰只知心徑苦生不知向什麼處去頌曰心
 徑苦生何處去謝家人不在漁舡蘆花萬頃

水天濶白鳥深沉任轉旋自得輝心徑苔生去
 莫知口如鼻孔眼如眉迢迢劫外封疆闊明
 月蘆花類不齊梵室高曹山因僧問雪覆千山
 為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
 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衆山色頌曰雪覆千
 山沒路岐孤峯不白峭巍巍五陵公子雖增
 氣野老相逢不展眉梵室混不得類不齊六
 爻宛轉見重离夜深下視千山白不是其中
 人不知石溪月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
 正偏孤負一條官驛路茫茫沉在月明前絕
 曹山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
 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

志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頌曰
 運斤成風匠石之奇喬松槿壑梁棟之姿
 宗中辨的量外知機這邊那邊芳著著無虧
 走盤不定芳落落明珠雲耕靜曹山因僧問
 端坐團圓時如何師曰望不見身曰還假用
 也無師曰纔說坐時便是用也不可移山塞
 海說赤一禪說道方為用也頌曰 團圓莫謂清
 虛理若謂清虛總喪身却是眉毛曾問眼鳥
 睛那自見瞳人本光一 曹山辟洞山山云
 子歸鄉莫打飛鸞嶺過麼師曰是山云來時
 莫打飛鸞嶺來麼師曰是山云有一人不打
 飛鸞嶺過便到此問子還知麼師曰渠無彼

往山云子見甚道理便道渠無彼往師曰若
不到這田地爭解恁麼道頌曰 不打飛禽
便到來大圓鏡裏絕塵埃東君節令分明也
桃李年年二月開口得曹山因僧問世間
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最貴曰為甚麼死
猫兒却貴師曰無人著價頌曰腥臊紅爛不
堪親觸動輕輕血汚身何事者無人著價為
伊非是世間珍丹霞曹山薛洞山山問曰
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
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頌曰 家
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
無變異猶如擲劍擬虛空丹霞齊時一鉢

飯飯後一覺睡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用
徒聽曹山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
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
作賊人心虛頌曰 聞鐘告衆打吾心游子
閑言醉更深楞嚴會上圓通者正法明王觀
世音及若聞鐘便道打吾心語淡分明理
事深上泯默默點頭笑可謂真偷不博金分
陽即曹山因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
能盡底去曰為什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
家親頌曰 六門曉夜任開張家賊難防事
可傷識得家親恩愛斷更無一物礙尊堂已
老顏曹山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

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鞞鞋
 采頌曰 引問當機看起倒僧對師云一時
 掃曹山索把袈裟來智深功德禪和妙法
 乘器量方圓識得伊問君掃地示慈悲前後
 一時俱掃却也是拈他第二機汾陽師曹山
 因僧問靈衣不挂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
 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顛酒頌曰 清白
 門庭四絕隣長年閒掃不容塵光明轉處傾
 殘月又象分時却建寅新孝滿便逢春醉步
 狂歌任隨申散髮夷猶誰管你太平無事酒
 顛人天生覺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狂言不
 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移東

公光曹山問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
 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
 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頌曰 出路
 從來無十成有言須是脫凡情江邊玉女呵
 呵笑嶺上石人側耳聽成枯木應物現形如
 水月當時應物不留情如驢覷井終難喻如
 井覷驢何十成本覺一驢覷井井覷驢智容
 無外靜涵有餘肘後誰分印家中不蓄書機
 絲不挂投頭上文彩縱橫意自殊天生覺驢
 覷井井覷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
 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殊無盡驢覷井井覷

驢冬瓜葉上長葫蘆會不得莫踟躕定盤星
 上絕錫鉢無甚全曹山因僧問五位對賓時
 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
 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
 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却問僧祇如不
 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
 如是如是赤一頌曰 月中玉兔夜懷胎大日裏金
 烏朝抱郊黑漆崑崙踏雪行轉身打破瑠璃
 椀并安津故園安居象帝先夜明簾外信無
 傳金鷄啼破玉人夢曉色依依錦帳前 曹
 山因僧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
 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

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
 頌曰 翡翠簾垂絲綸未濟紫羅帳合視聽
 難通犯動毛頭月昇夜戶密移一步鶴出銀
 籠脫身一色無遺影不坐同風落大功天童
 覺刀斧斫不開靈機絕點埃清風掃殘雪和
 氣帶春回退公曹山因僧問國內按劍者
 誰頌曰 嗟峨萬仞是曹山氣岸雄雉坐祖
 關橫按鎔錫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頓帝性
 秦湖南龍牙山居道禪師兩河初參洞山
 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
 汎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頌曰 龍牙未息
 狂心地徧問諸師不肯休先達愍他親志切

直言洞水逆頌流汾陽古源無水月何生
 滿岸西流一沐分落巖罷詢熊耳夢雪庭休
 話少林春投子青洞水無緣會逆流見他苦
 切故相酬西來祖意實無意妄想狂心歇便
 休橫川共龍牙在翠微時問如何是祖師意
 微曰與我將禪板采師遠過禪板微接得便
 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無祖師意又問臨
 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
 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和尚打且
 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打脚時問二尊宿
 祖師意未審二尊宿道眼明也未師曰明即
 明已要且無祖師意頌曰 龍牙山裏龍無

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
 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
 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
 實顯子卿不下單子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
 後乃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見佛性未西
 采祖意問重重禪板蒲團用起同休把虛空
 增粉飾他家肯重似盲聾成枯木十駕與青龍
 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有傷人刺
 三度曾施陷虎機卷成蒲團禪板對龍牙
 何事當機不作家來意成捩明目下恐將流
 落在天涯虛空那掛綉星漢却浮槎不萌草
 解藏香象無底籃能貯活蛇今日江湖何障

礙通方津渡有船車天童龍牙因僧問二
 鼠侵藤時如何師曰須有隱身處始得曰如
 何是隱身處師曰還見儂家麼頌曰 寒月
 依依上遠峯平湖萬頃練光封漁歌驚起沙
 洲鷺飛入蘆花不見踪 丹貫 牙堂成現密
 密難見二鼠雖黠莫疑其便藤枝透出未生
 前正眼當陽巧回換龍牙老機如電遇賤即
 貴貴即賤日修勤龍牙因韶國師問天不能
 蓋地不能載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累經
 十七次問師曰若為你說恐尔後罵我去在
 韶後住通玄峯因涕浴次忍省前話具威儀
 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與我說破我今日定

罵他頌曰 赤骨力寸絛不掛淨保保考赤
 灑灑浴出低頭滿面慚為我說時定相罵和
 大海中心泛錢船隨波逐浪浪滔天順風
 到岸無人識江址徒來使錢錢來公龍牙
 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
 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
 什麼頌曰 石龜無語是知音無耳十一觸膝深
 夜聽天曉便歲無影樹太陽徧照不能尋扶
 子青烏龜誰道不能言妙語浪浪只自宣說
 盡西來祖師意知音弗遇也空然本覺一龍
 牙因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師曰如無手
 人行拳頌曰 如人無手欲行拳誰敢當頭

輒向前二六時中常若此不須更問祖師禪
 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古人得箇什麼便休去
 師曰如賊入空室頌曰 枯松野鶴叫衙門
 雪滿寒林入夜聞只箇生涯無所不妨巖
 下有溪雲成枯木買帽相頭量寸補職明眼
 衲僧面前不識真淨文綠林強士正心狂心
 中妄意室中歲不覺投盧入空屋懺懺徒然
 笑一場本覺一龍牙因僧問師子返擲時如
 何師曰返擲且止你道還怕文殊麼曰非但
 文殊佛亦不怕師曰爭奈被文殊騎何曰文
 殊騎者不是師子師曰返擲事作麼生曰應
 用無虧師曰正是文殊騎者返擲事作麼生

僧無語頌曰 衆獸之中師子兇善能哮吼
 震全威縱橫妙用能返擲爭奈文殊坐著伊
 于闐國王牽不住善財童子却生疑將謂世
 界無過者也被六塵吞著時 智門克撫州疎
 山巨仁禪師 開福州大瀉安和尚示
 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橫到彼值
 馮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是否曰是師曰忽然樹倒藤枯句歸何處
 馮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
 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何得相弄馮
 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
 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後聞婺州明招諫和

尚出世徑往禮拜拈問甚勉來師曰閩中來
 招曰曾到大瀉否師曰到曰有何言句師舉
 前話拈曰瀉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過知
 音師亦不省復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拈曰
 却使瀉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瀉山
 元來笑裏有刀遙禮悔過頌曰 樹倒藤枯
 伸一問呵赤一呵大笑有來由羚羊掛角無尋處
 直至如今笑未休海印信樹倒藤枯呵呵大
 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游子貪程去不歸及
 至歸來親已老親已若不須嗟猶勝當日未
 還家佛慧泉江邊開把直鈎垂也有金鱗上
 釣時三跳若能乘羽化免教漁父皺雙眉成

枯木藤枯樹倒意如何一著分明舉示他笑
 裏有刀須錯解正頭正尾却仙陀蓮華如冷
 刃吹毛笑裏來爍迦羅眼不容裁一目金龍
 曾舉瓜鬪髀覺痛頂門開大洪預若將此語
 定經宗孤負明招獨眼龍笑裏忽分泥水路
 方知千里共同風狂山果有句無句藤倚樹
 白飯元來用米作高樓吹笛柳如烟滿地春
 風落飛絮鼓山哇樹倒藤枯意若何瀉山開
 口笑呵呵可憐三尺龍泉劍喚作陶家壁上
 投佛性赤索却布單錢了行行意氣轉高不
 得明拈點破焉知笑裏有刀 樹倒藤枯問
 大瀉呵呵大笑顯全機布單賣却盤纏了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夜寒未怨阿誰文殊道却使瀉山笑轉新笑
 中有及暗傷人曹溪路上奔馳者由更區區
 吾問津 樹倒藤枯笑未休箇中誰解辨宗
 由堂堂蹉路瀉山老空去空來一肚愁楚安
 方添得瀉山笑轉新當時觀面已呈君明招
 瀉山有句無句無限風光付與人有句無句

明來暗去活捉生擒捷音露布如藤倚樹物
 以類聚海外人參蜀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
 名模句歸何所蘇噓蘇噓呵呵大笑破鏡不
 照大地茫茫一任踈跳雙目呵呵大笑不
 尋常須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招重注脚叢
 林泊合錯商量梁山造呵呵大笑意難論樹

倒藤枯問有因縱向明招言下悟眼開只是
 舊時人真淨文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
 明如藤倚樹大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
 尋處龍牙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玄沙斫牌
 禾山打鼓君不見雪竇有語兮要與人天為
 師面前端的是虎石無著楚笑裏憑誰眼豁

開龜毛須向火中栽脚跟有路雲泥隔千里
 區區謾往來磨空深耐瀉山老鬼精垂鈎
 便要釣鯨鯨幾多頭角為龍去鯢蟹依前努
 眼睛中毒空掀翻海嶽求知己雪刃橫身立
 太平野老不知光舜力夔夔打鼓祭江神木
 老來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回避無門毒蛇當

路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明眼衲僧一場因措
 天目在琅琊覺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
 藤枯好一堆爛柴頌曰 布單酬價見明招
 滴水如今未合消不是普通年後事住山爭
 得有柴燒張無主轉得眼來十萬里千江匝
 匪寒波起若能借便使風沈無明海裏尋知
 已十卷空領得瀉山笑裏刀方知不枉到明
 招元來樹倒藤枯後了得三年五載燒石井
 羣踈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
 踈山老漢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親言無
 味外人疑欲窮滄海深深聽取漁家傲莫
 迷投子音踈山因主事僧為師造壽塔畢白

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
 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
 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
 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嶺曰
 還有人道得麼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
 踈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
 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
 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
 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
 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
 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
 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頌曰 一文兩文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三文踈山大嶺謾區分須知無縫元無價獨
 露乾坤倚白雲雲巖接得風流傅粉郎一
 朝三度巧梳粧改頭換面無人識元是東村
 季二娘佛鑑熟鑿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
 露屍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徑山早袖頭打領無添減腋下剌襟有短長

大庾嶺頭一尊佛踈山兩度放毫光故山珪
 翠堵波成賞匠人工錢一二與三文可憐眼
 裏無筋者當面定將數目分佛性春清風吹
 動釣魚船鼓起澄波浪拍天堪笑錦鱗爭戲
 水到頭俱被釣緜牽丹每愛佳
 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

輾波浪無風不掛情崇亮室惱惱
 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
 山月莫照孤燈冷處灰大典行因感果事
 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踈山端的意吾
 家宗祖在并汾 冬瓜蘸雪未為淡匠者三
 文淡景幽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本亦觀

豔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
 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應華臘月蓮花
 齒昔香三回賞手不尋常直饒會得鬚眉落
 早是龜毛數丈長密養隨落眉鬚不得塔三
 文使盡見分踈無端大嶺重饒舌數丈龜毛
 舉世無月林觀踈山造塔行令今古叢林揀正

三錢酬酢相應蓋地傳聞大嶺看看臘月蓮
 華龜毛三尺相慶是則古佛放光非見尋慈
 弄影才甚顯 疎山冬至夜上堂有僧問如
 何是冬來意師曰京中出大黃今作京師 頌曰
 京師出大黃熟處最難忘道吾常作舞元是
 謝三郎舟渡澤 京師出大黃不許謾商量貴賈
 選賤賣繚喫便承當伊蓋臨 京中大黃若冬來
 意杲日麗天盲人摸地青素 有問冬來事京
 師出大黃貪他一粒粟失却半年糧多貴難
 京師出大黃見賊便見賊竹杖化龍去癡人
 岸夜塘於諒每 京師出大黃直截為君舉冬至
 到寒食恰是一百五無條 有問冬來事京師

出大黃漢家勲業在樊噲與張良葉先
 疎山上堂曰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
 咸通年後會得法身上事雲門出問如何
 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上
 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
 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
 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上事師曰是曰祇
 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
 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
 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頌曰
 法身上法身事我見枯椿眼中刺多年多
 歲易成精一切處該該不是相逢打鼓弄琵琶

琶知音相見合如此大滿智 眼觀東南意在西
 北撥轉天開掀翻地軸法身上法身邊間
 氣英靈五百年膠漆相投箭相拄南山起雲
 北山雨圓覺劫 青青掩映松蘿窟脩竹超然物
 外物莫將脩竹比喬松不及喬松老風骨佛
 雙勳法身上法身邊會得咸通無後先一箇

堯来一箇

堯

跛擔為一檐更無偏

石溪月

踈山手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什麼師提起

曰曹家女頌曰 別面不如花有笑離情難
 似竹無心因人說著曹家女引得相思病轉
 深慈愛深 我愛曹家女姿質嗔心猛熾火長然
 紫羅帳裏深深夜說悟當年四八禪崇靈堂

踈山問僧甚處來僧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
 到時是事不正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
 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頌曰 一條官路坦然
 平無限遊人取次行莫謂地平無險處須知
 平地有深坑慈雲 踈山到夾山山上堂
 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

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
 禪床勢山曰閣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
 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負戰將頌曰
 八花毬上綉紅旗百戰場中赤手提一自凱
 歌歸去國英雄贏得清時無學壽 踈山
 因韶國師問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師曰左

搓芒繩縛鬼子頌曰 百匝千重欲問周
 山脫體解相酬當時一衆知誰會直得江西
 水逆流換子舒 踈山因靈泉問枯木生花
 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
 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露
 靈雀不栖無影林頌曰 滄海無風波浪平
 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帶望何窮誰辨箇
 中龍退骨丹霞得 越州乾峯和尚嗣山上
 堂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
 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
 師曰共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雪竇云
 雲門既能一手擡不能一手搨頌曰 乾峯

舉一不舉二雲門擡手添意氣花開花落任
 風吹自有馨香滿天地野意聲前一句口如
 眉佛祖從來捻不知昨夜崑崙開說夢白頭
 生得黑頭兒丹霞得黑白分明滿局碁曾無一
 著有相虧可憐無限傍觀者斧爛柯消捻不
 知白雲端貌出形儀已不真二三分數像當人
 傍邊有箇無端者第一難護是眼親保身勇
 天台南岳去無蹤更有何人覩面逢東嶺雲
 生西嶺白前山花發後山紅吾輩煮海成鹽
 終有味敲空作響本無聲崑崙撞著波斯子
 把手相將海底行慈源高樓美女一雙雙各
 向瓊窓坐玉床綉出鴛鴦呈似了金針深插

錦香囊佛慧波斯捧出海南香白眼崑崙巖與
 論量賈客不諳彈舌語只看兩箇鼻頭長佛
 竅東嶺西巖路暗通有誰曾見老乾峯雲門
 把手雖同步白雲飛蓋月含空楚安莫向乾
 峯頂上叅無言童子却相諳放開一線通消
 息走徧天台與嶺南成林春蘭與秋菊一一
 各當時底屢無回互怨誰分髓皮風來鳥已
 覺露重鶴先知為問何能爾渠儂初不知四
 乾峯撒手懸崖韶陽天然標格謂言只有
 猴白那知更有猴黑佛心才相見不須嗔君窮
 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壽明頭
 暗合緩放急收脚手忽露針線還偷舉一不

舉二天台過徑山嚼他桃李核終是損牙關
月空乾峯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
 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
 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菴外
 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
 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
 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頌曰赤一鋪主特
 鑰試買人謂言難似此金真買人拂袖先行
 去滿面慚惶不敢嗔白雲垂鈎四海釣獐
 龍外玄談知己從相見披衫帶席帽不妨把
 手上高峯佛性赤三種病子二種光法身於
 此露堂堂時人不會箇中意猶把法身設度

量楚安方動絃別曲聞一知十手搯手搥
 以膠投漆庵內不見蒼外無孔鏡鏡不令人
 生相識貴知音水入水乃金博金圖博金
 庵內不知庵外事鏡額銅頭不相以定花板
 上打鞦韆猛虎舌頭書卍字悟坐蓮
 乾峯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
 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劃云在這裏僧從
 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踣跳上三十
 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
 傾盆會麼頌曰入手選將死馬醫返
 魂香欲起君危一期撥出通身汗方信儂家
 不惜眉天童覺樓閣重重擊不開乾峯

劃破露崔嵬十方佛刹全彰颯一一門中見
 善財佛心十須彌頭倒卓大海起清風東弗
 已搖落西瞿花正紅女聖卓榜破雲門一柄
 扇拗折乾峯一條杖二三千處管絃樓四五
 百條花柳巷徑山果乾峯不用指陳雲門休
 打骨董自然東海鯉魚築著帝釋鼻孔鼓山
共一
 蛙烏龜三眼紅如火一角麒麟快似雄土宿
 夜遊南贍部泥牛脚下火星飛雪竇宗一人
 向陸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
 長安其中一箇最尖要佛當面非暗投應
 機皆直說乾峯與雲門兩口同一舌若是續
 貂人弄巧便成拙雪竇乾峯因雲門到云請和

尚荅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
 那師曰特謂猴白更有猴黑頌曰乾峯舉一
 不舉二雲門握手添意氣為言只有猴白那
 知更有猴黑晦堂心弦筈相啣網珠相對發
 百中而箭箭不虛攝衆景而光光無礙得言
 句之總持住游戲之三昧妙其間也宛轉徧
 圓必如是也縱橫自在天童堂澧州欽山文
 邃禪師明洞山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
 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
 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
 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關黎良回首師
 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

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
 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
 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
 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
 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
 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頌曰一鏃破
 三關爭知中的難放出關中主移疆選就土
 雲凍鴈聲孤愁人皆闔戶甜瓜自古甜苦瓠
 從來苦歎堂定欽山因巖頭問如何是真言
 師曰南無佛唵耶頌曰隨機有問隨機答
 不是禪兮不是玄後代無端翻譯出却將梵
 語作唐言退耕宰欽山與巖頭雪峯同到德

山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
 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
 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
 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
 地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
 打我頌曰 老倒忘機太作家古今皆貴絕
 纖瑕未一天皇一脉龍潭現湧出靈源萬路差差
 切屬欽山猶空動得無言說至今誇汾陽非
 老將交羅事一期於中得失少人知欽山若
 棒無言說若更非言更是非也青慧高安白
 水本仁禪師前洞山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
 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

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
 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
 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荅汝話若向這
 裏會得有箇入處頌曰 色自色兮聲自聲
 新鶯啼颯柳烟輕門門有路通京國三島斜
 橫海月明丹改潭聲出虛色生無聲前色後
 轉塗糊問不容髮安可名模堂堂圓應沒錘
 鉢巧張爐鞴費分踈爭如棒下無生忍聞見
 馨香滿道途回性勤明州天童咸啓禪師前
 問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師曰
 我這裏一荷便了有甚麼卓卓的的曰和尚
 恁麼荅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前來簡

近前師曰：抵如老僧，怎麼答過在甚處？簡無對師，便打頌曰：卓卓的的一荷，便息老鼠舞三臺。貓兒吹脣葉，烏龜舉首唱巴歌。一三三四五六七，雪竇宗。天童答因僧問：如何是應用無虧底？眼師曰：恰如瞎一般。頌曰：盲聾瘖瘂迴天真，眼似眉毛道始隣。昨夜東

君潛布令黃鶯啼處，綠楊春丹霞淨。

京兆府蜺子和尚洞山混俗閩川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衲，逐日松江岸採掇。鰕為充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為蜺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頌曰：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直半分錢。曰：勤神前撥紙問西來，直截當機指酒臺。赤膊袒肩頭，面禮禍從天。降不成灾，瞎堂建。掩蜺撈鰕，昧已靈那堪古廟著。渾身搥頭，那畔空狼藉。

討甚多年鬼眼睛，東野敷紙錢堆裏可憐生。臭口纔開便葛藤，蕩盡鬼家窮活計。至今古廟絕人行，東山源。瑞州九峯普滿禪師洞山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趁下。

頌曰 雲重重又水重重步不曾移到九峯
遠涉若還言不易主人却在半途 中雪竇歎
台州幽樓道幽禪師 嗣洞山一日歛鍾上堂
大衆纔集師乃問甚麼人打鍾僧曰維那師
曰近前來僧近前師遂打一掌却歸方丈卧
投子青云然自急須逃古今皆有行窮絕處
試問傍人不識下情果然獲有既從相問急
索端由不顧危亡得他假難雖獲小利也是
暗地傷人不為好手這僧雖然失利蓋為自
不守分致禍臨身未為分外然雖如是終是
平人橫遭羅網自有傍人證據在且道證據
箇甚事乃云東家不了西舍受殃復頌曰

驀路相逢借問由寸心莫便與他酬雖然重
擔教人代終是慚顏暗地羞 汝州南院慧
顛禪師上堂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
啄同時用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
師曰作家相見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曰此
猶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僧曰
失師乃打之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別
僧舉此話方悟旨却回叅省師已圓寂遂禮
風穴和尚穴問曰汝當時問先師啐啄話後
來還有省處也無曰已見箇道理也曰作麼
生曰某甲當時在燈影裏行照顧不著穴曰
汝會也頌曰 不持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

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堪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
影裏行今已會蹉跎非是落便宜雪巖
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
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
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子若哮吼其母即喪
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
起心作模樣更君不會雲居拄杖 南院上
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
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
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頌曰 掌

中華日月古上覆金錢壁立爭千仞毫光徹
梵天放山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
難伸兩箇駝子相逢著世上如今無直人徑
山只電光影裏縑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
門本卷水日月無光殺氣浮揚天鼉鼓戰貔
貅捷呼獲下真番將那箇兒郎不舉頭虛堂
赤 南院問僧名什麼僧曰普參師曰忽遇屎
撮時如何曰不審師便打頌曰 兩箇屎撮
合作一團熏天炙地誰能鞣千古叢林作話
端山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
曰明堂瓦挿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
斬草蛇頭落頌曰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

生解寶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
 四枝海印指重興古殿辨來風瓦挿重簷氣
 象雄惟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習中釋
 寂南院因僧問寒暑到來時如何師曰紫羅
 抹額綉腰裙曰上上之機今已曉向下之機
 爭若何師曰炭疽裏藏身頌曰 紫羅抹額
 綉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挿藏人不見
 夜深吹起鳳樓春雪堂竹鎮州寶壽第二世
 禪師寶壽開堂乃先寶壽遺囑三聖為
 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推出一僧師
 便打聖曰你恁麼為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
 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下座

歸方丈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錫推僧出眾
 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令直得人滿大唐
 汾陽明寶華玉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眾疑
 棒下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箇知黃記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
 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白雲端黑白未
 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
 手更有何人敵得伊保寧探馬飛來棒下
 罕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建不許
 將軍見太平真淨文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
 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眼更有誰明此
 話頭佛曰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衆疑將軍令舉群夫駭直得盲聾徹四夷真
 如^此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
 知打瞎人人眼好向曹溪問老能智海有當
 鋒更不惜全機勅敵須還作者知錢馬放開
 沙塞靜瞎驢千古少人騎上方為豐城收寶
 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佛

心才驀又開時飛錢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一
 城瞎却渾閒事直至而今成是非佛性案
 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威雄難
 比並曲中直細中麤瞎却人眼真作略掀倒
 禪床拈虎鬚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劍去久矣
 徒勞刻舟權柄在手專救活大丈夫号得自

由南華易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
 鋒一割天京北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
 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疎山如提起須彌第一鎚電光石火太遲遲
 象王行處狐蹤絕獅子咆哮百獸危恒山果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捺他寶壽瞋正令只

堪提一半一盲引得衆盲行款山珪養得男
 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身
 入生滅門中滿口宣正堂辨塞北千人帳江
 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石菴瑤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為供養主壽問父母
 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

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覩之忽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頌曰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

超百億

海印信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

二十三

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成枯木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辨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五祖演十字街中六不收本采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去已落儂家第二頭禾山方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超超翻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鷓鴣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佛性本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覩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南華云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回悟勤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采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佛性勤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袖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鑰南華云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回悟勤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羅兒貉子頌曰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間外乾坤廓落大方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册

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禿破狐疑
 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四天力爭如直下休四
 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山水牯牛口悟勤
 西院明在許州開濟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叅遂特去
 相訪纔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事自
 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尙院曰
 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插
 一插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
 阿刺刺阿刺刺頌曰南院門前信莫窺登
 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信針芥相投
 只自知海印信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嗣灌
 溪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

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錢崑
 崑頌曰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錢崑
 崑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方卷頭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嗣西塔穆因陳操尚書來
 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
 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二十六
 船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頌曰
 團團珠逸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錢船分付海
 山無事客釣鼈時下一捲孽復云天下袖僧
 跳不出雪竇頭布漫天網鯨鼈不上水底
 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
 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雙放半合

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月堂昌李公
 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逸團團休
 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別峯印 郢州芭蕉
 山慧清禪師嗣南塔湯上堂拈拄杖曰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頌曰 有無今古兩
 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
 聽崑崙說往還 芭蕉示眾世無隣與奪
 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游子淚
 沾巾正覺迷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
 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你
 學勇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撥眸轉

身必合知時節擬議山藤便到頭成枯木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剎那纔昧隔
 生鼻孔遭他牽撮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說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
 橫禪椅畔免令就上長枝柯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徑
 山果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
 騫迷失路頭神號鬼哭如何極雪竇宗
 趁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
 拄杖考與拄杖船中輕蕩漿無拄杖考奪拄
 杖佛面巧出相好手芭蕉眼不開塞壑填溝
 何處來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電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
獸飛禽懸崖撲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持猛
兇鬚折蒼龍角南堂典

相罵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水等閒摸著蛇
頭拍手囉囉哩哩已卷顏芭蕉舉起拄杖驚
動森羅萬象蝦蟆飛過梵天眉毛元在眼上

后無著徒蠱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
冢喪亡肯堂尤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暮然夜
半化龍去黑兩鳥風裂地雷臣堂愚

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詰請益白雲雲曰
要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

秘訣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為本萬
錢為利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
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
箇算法極省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允支移折變加三倍平生有
子不須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芭蕉清日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
淨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
與汝相見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
渡全無難莫聽鶯啼在那林投子青
一不問方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鈎頭再三回

首來相見急水波心鞞綉毬懶卷需

癸

癸

廿八末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八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僧師古關北野巖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瑞岩考一別

羅山閑五別

玄沙備九

長慶稜七別

保福展六別

鏡清慈十別

未工

鼓山晏三別

翠岩參一別

太原孚一別

台州瑞岩師考禪師嗣巖頭師尋居丹丘瑞

岩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

乃曰惺惺若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叅玄

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

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

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

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頌曰一生長喚主人

公不受人謾迥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

松栢起悲風佛國白岩巒巒新月聚三星誰信

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老夜深呼喚強

惺惺祖印明瑞岩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

虎咬大蟲在山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

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鼓山自呼自應

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

唇前山色四時青白楊順瑞巖常喚主人公

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

曲畫樓中天衣不施棒喝喚主人公鶴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擇乳鴨類不同高泉水洗水石金博金瑞
 巖徹底老婆心自劈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
 作主人無量壽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泛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磐陀漠漠秘蒼苔終日加跌兩鬢摧
 縱使不會呼喚著何嘗誤得阿師來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
 斟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福州山福州羅山
 道閑禪師巖頭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
 欵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
 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頌曰 羅山忍後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

紙墨如山書莫盡神僧休向義中尋洞山洞
 紛紛雪影耀闍天闍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
 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白雲須彌座
 上伽黎海口潮音闍大機世主大檀能藻
 監靈山嘉會愈增輝疎山如一道直如弦千
 古應無對縱有噬鏃機觸骸成粉碎栢堂栢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自非世
 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寶業羅山初
 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
 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
 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枷

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吐起滅
紛紛是何物天童覺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
殺烏龜救得跋鼈救六岩群起滅不停誰解
看當機一撥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
無拘自往還無準苑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
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石曰薰羅山在

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攏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駒
後有僧舉似踈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三寅頌曰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
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堂一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

芳草碧連天鼓山珪出門握手話分勢古道
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者區區空記刻
舟時徑山果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
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
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
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
欠赤二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
拜頌曰一箇錢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
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南岩勝不肯宗
師蒲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
措慚愧岩頭口放光北岩羅山因無軫上
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恠大師頌曰格

外談驚人句懽懽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說訛一夏為雌黃雌黃出暗罵愁腸寄知識佛性泰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兩雪峯示眾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瘖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鏡豎拂他眼且

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瘖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拈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曰汝不是愚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愚聾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赴患瘖其僧於此有省頌曰盲聾瘖瘖奇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總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鎚雪竇頭退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舊地

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白雲端雲門老子
 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
 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
 法門佛坐熱盲靜瘡瘰癧接不得玄沙枉費閒
 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鼓
 山珪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
 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讎徑山杲權
 生靜瘰癧瘰癧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鏡
 如泥碎透金纜動失玄沙汾陽昭欲知三種
 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為中外塵永
 明壽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銷燦花簇簇
 處鷓鴣啼草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

赤二

賴過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
 子半零落翠巖真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
 現在不要開眼屎床特地移山寨海花裏幽
 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塗毒菜玄沙三
 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
 樹上懸身龍門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
 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
 撻或遮體盲靜瘰癧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
 謾一句與君重剖露老君頭戴楮皮冠晦室
 明靜盲瘰癧捉敗了也更問如何靜盲瘰癧
 月林觀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
 耳聾口瘰眼晴瞎五濁衆生數以麻橫川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
 汝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
 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元 因我得禮你扶倒
 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寶峯明夫
 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
 流傳往山果 利刀自斲命根不要依草附木

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慈山圭 因我
 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背對
 背高卷悟 因我得禮你崑崙卧潭底雖然浪
 拍天身上無滴水雪堂 因我得禮你分明
 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瞋睡照堂 一
 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眾生元無一箇喚

牛游 老鼠咬生鍊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
 嚙唾也不徹正堂辨 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
 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七卷 顏因我得
 禮你事後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曰我得禮你真放屁撒屎帶累天下
 人錯認自家底蒙卷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

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
 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
 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
 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
 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竇云要與人
 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急

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猱爪距今古樵人。不回
 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
 路，佛佛來。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保寧
 勇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錐。萬里
 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龍門遠欲識
 玄沙虎覲面，是誰覲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
 祖，禾山方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
 聲，逼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來明壽老玄沙太
 饒舌，覲面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便承當，驗
 來未免眼中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
 熱。壽印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

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惹
 受深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
 苦。月堂昌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首峰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
 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頌曰：故遣馳書通
赤二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
 過分明理更封汾陽。昭玄沙封白紙雪老却
 同風，嗟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真如結玄沙
 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
 彌雲蓋，智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
 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慈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佛心才白紙
 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
 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春三番白紙問
 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麩盤
 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淨白紙連封寄雪峯雪
 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齋後江城
 打暮鍾佛陀避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
 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熨斗煎茶銚不同
 真淨文鷓鴣夜夜連聲叶月下同人不忍聞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

鳥飛出海門東風從虎兮雲從龍野雲南千
 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
 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橫川珙玄沙因雪
 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
 東土二祖不徃西天雪峯然之頌曰 驀然
 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
亦二
 上月至今空照釣漁舟佛國白釣魚船上謝
 二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
 停旅泊向他邦本覺一未離閩底已還家纔
 跨飛鷲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
 老玄沙避菴演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

麼颯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
 更好笑頌曰 夜壑歲舟澄源著掉魚龍未
 知水為命折筋不妨聊一攬玄沙師小塘老
 函蓋箭鋒採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
 也華鱗弄藻天童覺今日靜惺惺昨日鬧啾
 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磬簡人前提
 起絮欒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無際水玄沙問鏡清教
 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為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
 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送汝契佛法未會在

頌曰 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
 把家幹盡雖相似也有貪盃落草人 匡堂忌
 密機深設穿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
 蓋代功東叟頌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業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
 聞師曰是汝熟頌曰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
 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浙浙
 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佛慧泉一
 滴偃溪水四海少人間直饒玄會得也是弄
 精規法雲考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
 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閒嬉白
 雲端風飄碎五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羅漢南投
 老玄沙付鏡清返間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
 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是古佛滄滄無問
 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楚
 安方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
 與不聞門外语勸君休向偃溪尋文殊道乾
 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月替
 靴一泓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
 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錢山仁玄沙
 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
 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頌曰 燕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攀

浪浪十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本
覺一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
 深憶故園春起壽慈般活交馳千聖不共救
 得眉毛失却鼻孔空史叩玄沙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沒量
 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澤
 飯喫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
 三三秬道早眠晏起大中隆玄沙驢前雲門
 馬後更問如何今取狗口雪菴瑾玄沙因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濃滴滴地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膠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紅天衣懷膿滴滴
 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揚無為清淨法身無可
 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鴻叫斷秋光老落葉
 飄來一樣紅俄菴拖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
 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
素二
 調中高峯妙玄沙因僧侍次以拄杖指面前
 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
 其僧三云見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
 不會頌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
 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
 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

曰我是謝三郎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
 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
 宿蘆花雪竇顯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
 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提子青閩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
 忽尔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清
 抄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
 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蕭蕭蘆
 葦映江流獨掉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
 顧一心只在釣竿頭笑弟堪玄沙示衆曰若
 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賣與諸
 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
 佛二祖大師償債鼓山哇祖父田園都賣了
 四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
 風卒未休在山呆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
 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
 豪卷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關
 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坡上信旗還蓋山愛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
 頂後相頌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
 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驗後人子細莫周遊
 石門恥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
 若更二途斟酌會非但無知燕耳聾般若若柔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亡者面
 前親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
 吻恰似虛空捉幻花汾陽天衣懷云亡僧
 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頌
 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
 從打破雲南國直至如今塞北通本覺一玄
 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
 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頌曰 神光頂後照
 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
 天夜半觸骸寒本覺一玄沙嘗訪三斗菴主
 纔相見主曰莫恠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
 主元來有在頌曰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
 相隨躡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質
 火松半菴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
 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眸馬腹
 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
 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其甲爲什麼道不
 得師曰我得汝不得頌曰作者好求無病藥
 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
 人白拈却本覺一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
 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
 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來白云新到輕

歎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
 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僧堂卻於侍者
 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
 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
 與你勘了也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
 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
 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躡令按條章明明
 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明雪峯與保福遊山福
 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
 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
 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爾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骸徧野白骨連山頌曰因上高巖到頂頭僧
 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
 別處游汾陽路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
 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觸體著地幾人知
雪竇題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泊滄
 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禪堂携

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
 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佛心嚙鏃交鋒是
 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
 惜茲人返嘆嗟般若是即是方可惜許擬
 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
 批隻履數室定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

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業源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
 韻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頌曰頌力山
 高豈足誇截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
 見誰信稜公更撒沙寶業源長慶曰總似全
 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頌
 曰 天高鳴鴈侵雲舉地蕭蛩入草鳴渾
 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東更類長
 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
 曰 幕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趯起莫蹉跎平
 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刹那本覺一長
 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後兩手

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
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
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
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
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處曰向北
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
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投子青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
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
地頭口說心違謾自己業河迤速任漂流知

赤二

十二

門非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室礙豈能為
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分門作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
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華堂華漳州保
福徒展禪師嗣雪峯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
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
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靜人
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
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
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頌曰頭兮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一第^二卧龍不豎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
 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雪竇題^{如來語}為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
 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憨癡似向雷門搥布
 鼓佛慧泉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
 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雲
 端無是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
 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開佛^鐵熱第一
 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南華^易撞墻撞壁曲不
 歲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三毒如來
 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

福老鍊眼銅睛還失了月堂呂便恁喫茶去
 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實業}
 源係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
 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
 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驢
 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頌曰望州烏石
 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
 此時相見解推遷汾陽^昭望州烏石常相見
 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帶
 木屐銷旗^海中^信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
 逢問道途堪笑華山陳處士長安路上倒騎

驢大洪進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
 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龍門
 遠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
 袖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徑山果藕絲
 引鯨鼇針鋒輞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
 酬大唐擊鼓新羅舞競面相呈不相親因性
 勤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
 咬人師子子返身不在草頭邊一翁如保福
 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
 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頌曰人
 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
 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挂角作他弟子沒來由

龍蛇陣上看謀畧月堂昌雪峯未審何言句
 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羞
 管隔雲吹臣堂思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
 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
 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闕多少曰
 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
 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
 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
 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
 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
 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
 曰却是汝謾我頌曰保福四謾人其中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
 新羅打鐵丁洞山聽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
 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
 裏沙雪實顯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
 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迤代相謾謾殺人佛
 曰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

識展公端的颯水闊山高天色寒東林也保
 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未
 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坐保福因僧侍
 立問曰汝恁麼鹿心曰甚麼颯是某甲鹿心
 颯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了
 却來曰甚麼颯是某甲鹿心颯師曰我見築

著磕者所以道汝鹿心頌曰晨朝有粥餅
 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薦澤不
 風流颯也風流无無著總保福與甘長老相
 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
 參見為山是否曰是師曰為山遷化向甚麼
 處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閑時說禪口似懸

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
 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為山遷化絕音容超起眉毛何處去十
 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南堂禪
 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參三十年南堂
 杭州龍冊寺道恁禪師印鏡清僧問學

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
 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
 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
 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
 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其原一頌曰
 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恠
 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正覺鏡水
 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
 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保寧勇手把空行未
 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柰何也且
 看成龍點下分雲漢春學人未問指其源句
 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

費言端本覺一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
 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心開袁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
 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來寶業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眾生
 顛倒迷已逐物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
 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
 體道應難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
 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
 轉露霏心寶顯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已逐
 物衆生顛倒揚無為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
 鳴貪他篋笠者失却舊茅亭長靈卓順流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
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如信明頭便打暗
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
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泊不迷已處出得
身來體未明月堂昌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
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慈受

深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
勞側耳聽白楊順門外依然雨滴聲万般巧
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
識正菴類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
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實素
源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蟆聲

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頌曰將謂
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
人正菴類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鶉鴉聲
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頌
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正菴類鏡清

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
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秬
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
池秋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
無處著翳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
西施開唇不露翳方菴頌鏡清因僧問學人

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
 瑛曰若不活遭人
 惟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頌曰
 古佛有家
 風對揚遭貶剥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
 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雪實頌
 語見人心苗見地 頭痛痒喝如靜諸方開
 口不同用寶印全機繼祖風佛因白啐啄之
 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
 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煅煉自家
 爐鞴且磨研相逢莫問叅玄事此去西天萬
 八千佛鈕懸河目海口釘背鏡舌雞宿鳳巢
 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割佛
 性表鏡清因僧問如是大道之源師曰是這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裏流出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曰
 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半莖鏡清一日
 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
 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欠叅
 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雪竇云泊被打破
 蔡州園悟云爛泥裏有硬刺頌曰 鏡清
 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釣來幾手掣斷竿
 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石溪月鏡清問雪峯
 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
 問峯云虛生浪死漢頌曰 尋常愛客恨
 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當
 虛勞紅焰落寒灰菘子青鏡清因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
 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
 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間把
 君王玉笛吹心開貞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
 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
 哮吼懶菴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
 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
 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懶菴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
 高何處去謾將雙劍定雌雄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
 利且道說訛在什麼處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凌勞問有無得失是
 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麓建陸原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
 利一槩等虚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
 行誰云雷罷不停聲悟勤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
 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
 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即當還如

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臆收却劍釣魚船上謝

三郎佛鑑

福州鼓山興聖

神晏國師詞雪峯一日叅雪峯峯知其緣熟

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

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

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機而印之頌曰

驀被曾郎搗着曾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

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竹屋南鼓山上

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

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曰傷風即得頌曰

遺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

說禁班宣覲令那邊潭不許人行塵堂懸鼓

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

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

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

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

便打趁出院頌曰赤二國師之子太慈悲入草

何如出赤二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

天涯石溪月明州翠岩令叅禪師詞雪峯上

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岩眉毛還在

麼北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與傳一夏與兄

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云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泉竭力竭出私門頌曰 翠岩示徒千古無
 對關字相酬失錢遣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
 嘮嘮翠岩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
 慶相諳眉毛生也 曹黃頤青山岌岌綠水滔
 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大洪遂作賊保福擔
 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
 月亮老倒翠岩眉在眼上死心新金鏈血色
 透雲袍闌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
 碧潭深處釣鯨鼈雨堂與天魔謗佛禁犬吠
 堯魏魏大人聖德可昭 紫峯岳萬鈞之弩射
 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肯龜失浮木欲
 來火裏透金塵 伊菴掃發言先要心無愧為

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間無信者從朝至暮
 錯商量 廬堂愚 太原乎上座 剛雪半 鼓山問
 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
 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
 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弄微
 之師默置山罔測乃駭之一拳頌曰 父母
 未生前鼻孔在何處 叢林老作家俱昧 藏身
 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撐門戶 搖扇太原乎播
 弄閒家具山中春色深 飛花落無數 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 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
 且下潭如火裏蓮輝 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
 憐清風長滿座 一念八千年 四悟勤高安灘

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鼻
 孔萊林千古笑嘻嘻正堂辨乎上座叅雪峯
 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
 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
 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
 至今邊塞嘉聲在海印信 雪峯集衆待孚公
 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從
 來是幾重本覺一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
 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觸忤和尚
 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壑與填溝
 月堂曰吐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健恰相當

若言觸忤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梓若玉
 乎上座初在揚州光孝事講涅槃經有禪者
 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
 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
 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
 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
 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
 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
 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
 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
 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

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
 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
 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
 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卧
 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搯
 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見

師遂罷講徧歷諸方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孚公聞處是官商至今夜
 夜維揚客空聽樓頭聲斷勝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
 醒金鴨冷海棠枝上月猶明一樹菴梅
 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

赤二

二十一

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
 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
 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
 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
 也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蹄香草細
 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虛堂愚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
 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侍
 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

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絳
 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
 離官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
 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
 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
 猶有鄉情在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
 壇松子脫打反頭上楮冠斜絕象繼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
 果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簡二
 九重城裏本非遥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
 軍圍饒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廿二末
 二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亦三

僧錄司右副教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胡雪峯

師示衆曰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頌曰自照列孤明為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靈寶殿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白雲端 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碣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若厨庫三門金烏照不破玉兔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為天地根 佛心才夜明簾外千峯秀驚鏡臺前萬象珠掃蹤滅迹不立錙銖誰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龍明月珠 圓悟勸 黑黑無問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拄地同聚墨雖然好事不如無敢保韶陽會不得 正覺 遠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前亦若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看看古岸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雪竇題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
 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白雲端
 看看野草開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
 霄飛過瀟湘岸滿山秀帝網交羅幾萬般形
 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
 宇宙間佛心才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
 地堆山積嶽撐破面門兮蓋色騎聲截斷羅
 龍芳解粘去縛罷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
 飛一鷄圓悟勸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
 躇放過一著遊菴決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
 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

四花斷橋倚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巳前不問
 汝十五日巳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
 日日是好日頌曰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
 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
 草茸茸烟幕幕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
 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雪竇題日日是
 好日素三風來樹點頭九江烟靄裏月上謝家樓
 海印偈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
 甜未必甜如蜜大洪恩冰消河北岸花發樹
 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上方蓋破二
 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
 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兔金烏

如轉軸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悟勤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
地覓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尼無著雲門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
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
頭 頌曰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

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上方
益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
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慈受深見色
心光現聞聲道已彰掣電光中分皂白海潮
音裏辨官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
弩圓悟勤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

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荆棘林中優鉢華徑山
果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
成佛是何時打刀須是并州鍊鼓山撲落
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隱顯包羅擡頭失
却舊時路拈篙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拔貧
成富千人萬人恁麼去月堂頌超見色聞

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烏啼巖下寺月
明人喚渡頭船雪菴一曲風前信是誰調
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
特地吹簡翁敬
雲門每見僧必顧視曰監僧擬議乃曰噫後
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雲門顧鑿啖有抽顧頌 頌曰雲門抽顧笑

嘻嘻擬議遭他顧鑿啖任是張良多計策到

頭於此也難施北林非雲門抽顧自有來由

一點不到休休休休真淨文韶陽一鑿生錢

餓餓直下咬破莫恠相賺鼓山莊雲門抽顧

頌衲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不動

打不動抽顧頌時念弥陀三兩聲追薦東村

李鬍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強健福田裏

貧兒叫喚乞與我一文大光錢五祖戒韶陽

為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鑿裏

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典牛海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

人讀書 頌曰藁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

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顧回亦不通

北林非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

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為他老

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堯峰元讀書人

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

君沒階趨進翼如也佛慧泉讀書人報來豈

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天日柱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

看山 頌曰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

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北

塔非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東京淨因佛日日裏看山滿眼
青千巖萬壑聞縱橫洞門疑是雲遮斷到若
須知路坦平無為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
進初機切在諦觀黃榮巨真不惜兩莖眉
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綠只宜飛
走會相依三祖宗

兩餘江上兩三峯堆壘烟嵐不記重眼裏看
末端的瞎耳根聞屢出天聰佛鑑卷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並
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夜子音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壘危巖只
見嵐光拂拂爭知瀑布潄潄上方益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
第二句韻林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
肝若於句裏求宗旨墮在差我壘嶂間韻林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
藏身頌曰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為人多見
不精巧妙妄陳心意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

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汾陽老
倒雲門泛鉢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
垂鈎者隨例茫茫失釣竿雲門透法
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鸚鵡戀西秦重
竹通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兩遲疑火
星昨夜移牛斗照見西瞿人不知夜子音鑿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仙擘月
 沉江底漁舟笑殺謝家人天衣懷要透龍門
 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便
 且向桃花浪裏看佛印元人間透法身隨宜
 為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撼翠華斗
 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
存三
 星攢春雨霏霏潤秋風飒飒寒崑崙牽白象
五
 謾謾入大安浮山遠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
 從此露堂堂雲門黥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
 度量玉潤林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
 朝東時人欲識藏身處拈起數篋別處春黃
 龍南雲門透法身從此沒疎親盡道和風暖

三春寒更新道吾真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
 身宇宙撐破須彌甘露天五陵公子遊花慣
 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
 奈僕頭何白雲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
 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夜莫認文星作斗
 牛照覺總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
 非有隣真淨文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
 謾勞傳黃河輞底流今古華嶽三峯頭指天
三祖宗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太清
 猿鳥自啼山自寂水流巖下響泠泠草堂清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
 出空如水剎剎塵塵總一般佛心才何事文

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與人間伴月明五祖演透出昆盧頂上
 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插天師訣也解
 交乾步踏罡張無盡北斗藏身句商量契萬
 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疎山如雲門透
 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興月隨
 雙安方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
 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青雲回
 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
 謾沉吟五祖戒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
 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法華舉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訛鑽天白鶴

子不慈舊時窠慈受深飽粥飽飯一味齣齣
 早眠晏起何待封侯典牛游昨夜東風落萬
 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月自與
 桃源一泐通開善祖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
 蝦蟆著錦襪多少病猫食死鼠日中擡首眼
 無光東山空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跋脚
 老雲門未明三八九天目禮北斗裏藏身虛
 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橫川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鏈重
 下楔闊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
 別韶陽老人得一極雪竇顯對一說遼天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
 處討正覺這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
 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錢五祖演對一
 說何卓絕富塞虛空一團鐵飢來不顧飯如
 雷箇箇聚頭爭啣齧龍門速對一說五教三
 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吞却
 月佛性素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撲破
 關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
 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鏡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
 何師曰倒一說頌曰倒一說分一節同
 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

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靈實倒一說
 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正覺這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
 把天機泄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螻
 穴野軒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
 像水月教兜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
 活鱖鱖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頌曰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
 下甯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
 不擬止不止箇箇無棍長者子靈實朝打
 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弓桶

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白雲場塵塵三昧彼
 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
 來只箇堂堂觀自在天童竟見之不取思之
 千里杓聽將來笠籬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
 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
 裏水洪堂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騰求知
 已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
 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
 兮獨能如是天童覺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
 門眼中者僧身裏捏合起來無處截望著磕
 著埋没你月堂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
 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倒地至今猶未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無卷全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各不可見面且卷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
 十五頌曰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
 大蘿蔔生長在深土佛慧雲門一曲二十
 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由南山
 起雲北山兩黃丸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
 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揚無為一曲韶
 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大洪臘月二十五騎
 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其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為心祖通照廷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
 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圓通徑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
 明月清風無價數一時分付與仙陀長重卓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屬五音亘今古刹刹觀
 音妙智力塵塵能救世間苦是古佛臘月二

赤三

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聞舉著笑殺洛陽人
前堂思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
 彈淳音超太古明眼衲僧休養育堂尤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峯寒梅破萼啐
 啄公子風流鳴木鐸松源岳雲門一曲從來
 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許誰知

幾擬黃金鑄子期 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
 云一不立 頌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
 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
 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重寶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統梁塵和風蒲
 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白雲端一不立
 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回音勤村歌社舞那伽定
 亦狗泥猪清淨身透徹根塵無佛法優曇花
 現十洲春秀兼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

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 掩空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

餅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

也麼餠餅壑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說訛雪

寶顯天皇蔭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潭崙吞

無人敢咬破始自韶陽拈出來為貽其福却

六三

九

貽災當時病本無人削迄至而今成禍胎 正

覺遠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餠餅恣情餐湖

南展鉢新羅咬大食波斯索渡船 慈明因杜

禪和杜禪和一箇餠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

著地海東船子過新羅 雲門餠餅揸

揸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

問西來閑達磨 白雲端超佛越祖之談觀面

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閑爭餠餅其

淨文韶陽餠餅答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

落言詮休擬議四頭識取自家珍 雲居拈駕

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

未出匣且施一割用鈇刀道場如堪悲堪笑

老韶陽餠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者

不勝滿面負慚惶 文殊道作家手段不隨流

餠餅拈來答話頭任是衲僧超佛祖到頭不

換飽鞞鞞 黃龍震雲門餠餅對超談多少禪

沉看不穿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

千佛燈瑠 雲門一枚餠餅天下衲僧咬嚼若

非錢作牙關往往斃國吞却吞時易吐時難
 莫道從來麪一般踏著韶陽開換子方能平
 地起波瀾慈受深超談餉餅應時撲逐塊知
 非獅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
 枝水菴一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頌曰東山水上
 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佛
 慈泉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
 變現自分明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
 此思力言外度迷情真淨文諸佛東山水上
 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水不羞
 回途十萬程雲淡恭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

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大法預諸佛出
 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
 湛堂淨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皂壁上畫枯
 松後園驢喫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
 沙蜂爛醉和衣倒或菴體諸佛出身處東山
 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崖懸花倒生覺報清渠
 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
 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石菴瑤東山水上
 行乾元利貞亨說說一箇字才子競頭爭事
 菴宗諸佛出身處千般設度量東山水上
 貶眼過扶桑荆史珥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乾屎橛頌曰稽首金容乾屎

概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
 從教同一舌佛鑑勳我佛如來乾屎概隨機
 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者目對慈顏似
 等閑太平古問佛唯言乾屎概非獨抽釘魚
 拔楔不是韶陽老古錐爭得親言出親舌佛
功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
 對面隔西天鼓山珪雲門乾屎概全超法報
 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在山呆問處分
 明吞處新半同含笑半同瞋看陌上二三
 月那箇枝頭不帶春惠田淨韶陽乾屎概多
 年硬似錢堪笑韓檀不柰何信信怨恨天邊
典牛明雲門大作師子吼

剛把衷腸為誰剖眼似流星尚憐然狂夫逐
 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兮咬人屎概非
 好狗概卷需問佛答云乾屎概明明此理難
 分雪金剛寶劍倒殺人鈍鋼止用新羅鏡
卷去雲門小厮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
 不知失却口松源岳祇箇乾屎概雲門太饒
未三
 古夜盡日前機虛空迸出血妻老常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
 風頌曰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
 鐵遼空大野兮涼颼颼長天兮踈雨濛濛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雪竇頌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清風樓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東大進

問標蒼旨蒼微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

今要識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靈源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來已面前山子猶

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開盡在愁人

窠裏長靈卓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

月天滿目真如人不會一川風月正條然

佛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

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佛性表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

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考順皮毛脫

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本覺一寂寂寥寥空索索遍界紛紛黃葉落

東西南北絕遮欄萬里長天飛一鴉在卷賢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

孫無豹變等閒落在草窠中天目性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

彌山頌曰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

句中察著眼花兼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山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

海門遙仰望四溟浩渺七金寒正覺速作者

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

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黃龍市不起一念須

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頰尾平生事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被平人把釣竿揚無為須彌山塞宇宙千眼
 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
 人後白雲瑞萬仞峯前立太乖須臾眈眼落
 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不敢埋係
 車勇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藁林如
 今競逐須彌走無限平人被陸沉佛化遊不
 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便用休別針十二
 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
 穿耳攢眉過南海波斯仰面看無量須彌
 山聳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
 的處把住清風一問看地處見一念沉沉過
 有無巨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忽宮

殿巡遊落半途珠無盡巍巍一座大彌盧荷
 負非干氣力纔縱使不隨言語會却來當面
 受塗糊狂山果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
 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立千手大悲孽不開
 佛性本一波纔動眾波隨汨沒塵寰幾箇知
 突兀須彌橫宇宙縱橫妙用更由誰珠山如
 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瓣肉口唇兩片
 皮雲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天重
 覺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
 機湧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劍
 當頭截圓信勤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
 著眼看拈一縷絲輕絆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水卷一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

古錫法源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

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金毛獅子頌曰花藥欄莫顛預星在秤

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

雲顛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

自家田地荒來久只看人間花藥欄成枯木

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

葉應難會牙爪分明子細觀雲溪恭金谷春

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

欄邊索金盞上方益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

判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淒怨吹過蘆花明

月彎佛智裕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

相購有誰得意春風裏時到堦前子細看退

耕字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顛還

維那不在頌曰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

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踏著草鞋赤

脚走佛慈泉學人自己游山翫水只知踏破

草鞋忘却來時年楊無為遊山翫水須究

宗旨莫作等閑遊山翫水黃葉勝杖藜林下

步萋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水

一時流出洞中來地蘆思遊山翫水事尋常

早晚歸來鬢欲霜，踏破草鞋回首看。
 數聲猿叫白雲鄉，開插穿遊山翫水數如麻。
 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跋師三寸舌。
 回頭總是舊生涯，肯堂先遊山翫水萬萬千千孰透韶陽語。
 中帶玄致山仁朝西天暮東土翫水遊山徐行歎步是則不動道場不是亦在裏許誰為證明石霜角虎默堂定東村王大翁從來不睹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絕象鑿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處懺悔師曰露頌曰石火流星曾未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看時鷓子飛正覺逸簸土揚塵無避處將門

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
 下是黃泉上是天白雲端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藝返魂香。
 我道伊搥塗毒鼓天皇竟重關金鎖不用鑰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典牛游推鑼播鼓松林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元卷類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亦三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椎十四虛空為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鹵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應卷華斗換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退谷雲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頌曰普之一字豈尋常搢首須看制手電光擬議思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量生會解堪嗟剎肉作身瘡洞山普之一

字天然別着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

尋秤錘踏著硬如錢正覺說佛說法廣鋪

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觀見一條

拄杖兩人昇大愚頂上有來真箇瞎輝天

鑿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手獨自夜行誰

得知白雲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

在臨時莫分妙不妙真淨文應機無出老韶

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着非獅子子一場

閑夢過瀟湘洞通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

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一百五梅屋明暗雙雙照

用分幾人親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真彌勒却

向靈山問世尊時望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啐啄之機師曰響頌曰有問啐啄機

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真淨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瀉夜來露

霈漫天兩幾處波濤打釣舟洞通白牯問

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響

啐子啄子清機歷掌回頭轉轉範秦時舌上

葛藤長萬丈心開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毋

不離窠子已出殼絕象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頌曰吹毛寶劍

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

敵人携手向南奔北塔吹毛寶劍不須抽

逆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
 字為君酬雪溪茶，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
 者露鋒銑，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
 鄉回通仙，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豁又曰：齒頌曰：誰謂吹毛劍，雲門
 豁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真神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
 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
 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
 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白雲端 徧界不
 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

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
 外不相關。圓悟勤 盡却命根方可開門一摸
 一拶，電湧雷奔佛法水中月耳裏眼裏說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幾幾，月堂
 呂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斫却月中桂。清
 光付與誰。湛堂深 雲門示眾曰：藥病相
 治，空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頌曰：藥忌
 由來鑿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
 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五祖成藥病相，治事
 可嗟如何於此墮群邪。未語已前誰辨的，洎
 乎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
 強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耻數如麻。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北塔折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
 車通途自寡廓錯錯鼻孔遠天亦穿却雪竇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
 時一一為君分別白雪端被裏出指水中露
 紫屈指眼開搖紫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
 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月堂太
 說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十六中意氣聞外
 籌畧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劍七
 星光閃爍圓悟雲門問僧光明寂照
 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曰話
 墮也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挾轉
 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萬文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
 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月菴
 問來答去無偏黨錢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
 機言語墮遂令千古動悲風疎山如與奪健
 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剛
 眼趙壁連城一道歸吳古佛分明寫出與君
 看意在鈎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
 猶被舌頭謾北源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噎
 嬰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石鼓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
 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頌曰 雲門舌
 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為受深 雲門普請

搬柴路次見僧遊拋下一片柴曰一大藏教

只說者箇頌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

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

足難慈受深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

大海中鹹淡同一味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

其中辨淺深佛性奉 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

飄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得眼來還

蹉過斯符埃 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

何非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頌曰

針眼魚吞大千界蟪蛄吐妙高山太虛包

括無遺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

石橋路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因作動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

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

角鞭數堂定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

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眾退後曰

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眾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

容體究義翁老熟慣風波梳棹不施船放溜

天衣竟夏未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

這僧劔刃翻身疾也被雲門索飯錢石田蕪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

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

曰鑿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
 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
 還解契飯麼僧無對頌曰 西江一吸竟
 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飯
 般嘗過不須論南堂與二韶陽機鋒迅雷轟
 雲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出
 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未識雲
 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雲門問新到你
 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麼過海曰草賊
 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跨
 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

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
 同可惜為山爭一筭徒勞賓王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着
 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着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舌出禍福辨端
 由忽然卜着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
 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
 也師曰蘇嚕蘇嚕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
 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 木菴一
 聲如鳴玉靜邊門誰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
 將寂寞綉衣猶把麝射香魚虛堂息將軍令下

閃旌旗胡騎紛紛頃失威縱有突然駭驟者
不知身已陷重圍 斷橋倫 雲門示眾曰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
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縮三十文曰
如何是一條縮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
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頌曰 南山雲北

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僧上堂大
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
糞土 雪竇顯一道神光初不覆蔽超見緣也
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岩花之粉兮
蜂房成窠野草之滋兮齋脩作香隨類三尺
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大重堂 油然南山

雲沛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籠超佛祖中
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
知何處去 圓怪勤 古佛頭拄天露拄脚踏地
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拄天兮戴帽子脚踏地
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佛燈點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底

不是你自己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
云三 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却曰来来不是你
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
漢頌曰 終朝噉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
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慈
受深 雲門示眾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在甚麼處為我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
下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

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

雲門雲門因僧問橫塵見佛時如何師曰

佛亦是塵田菴顏為廬山圓通西堂為衆入

室舉此公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

霄曰佛亦是塵復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

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者更畫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

雲門一路師曰親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

裏不容塵自從五代于戈後得見昇平有幾

人揚無為 雲門示衆曰拄杖子化為龍

雲字真潛為母黃氏刊

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

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

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紜紜七十

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雪竇頭 養

就黃龍變化豺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

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 佛鑑勲 衲僧拄杖

子為龍却不尋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

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

休相笑只今親侍絕兒孫 投子舒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割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割陽烏奮羽翰蛟龍縮鱗

鬣為是時節為是佛法一箭兩探設猜量眼
 裏腫人眉搭颯佛智裕雲門這一割吹毛
 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月坡明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何有言句僧展
 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
 無語師又打頰曰虎頭虎尾一時叔凜
三
 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大險師云放過
 一著可實期將成之山不進一著老倒雲門
 坐而獲利釣鰲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
 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明堂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頌曰掃地潑水相公

來人人明鏡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笑青眼
 何妨特地開慈受深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
 隘唱繡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
 相才水菴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
 公來靚面當機如激電寒山撫掌笑哈哈拙
本光雲門因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
 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
 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
 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
 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
 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
 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失目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

明豹一斑點錢化為金即易勸人除却是非

難意受深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

彎彎把火入牛欄問他以手便斫額猴黑誰

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

水月堂昌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

麼廣闊為甚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

七里灘頭多蛤子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

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

師兄是虛妄鼓山珪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

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鵲何曾逐

臭來無卷全鐘聲披起鬚多羅信手拈來不

在多堪笑當年明上座狼忙馳逐太奔波率

卷琮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着無明發

買來餠餅是饅頭苦哉觀世音菩薩笑卷悟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

家會則萬別千差無門關 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

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頌曰有時順

水流舟去轉拖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

陸山重重又水重重空黃金與瓦礫恣意

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竹屋雲門

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頌曰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
 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林源雲門因僧問如
 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頌曰七九
 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
 曇木覺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
 曰一棹在手頌曰手中一盪絕痕暇道聽途
 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
 家大中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
 不得曰為甚麼會不得師曰抵守會不得頌
 曰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
 性卒難逃智門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
 幾箇餠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

和尚茶堂裏喫茶頌曰等閑垂借問端由不
 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徹方知茶味
 解人愁詩子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
 哲英雲萃堂前凹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正
 覺逸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背鳥說禪
 麼曰不聞師拈拄杖曰禪頌曰鴉鳴鴉鴉鳴
 鶻三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着
 拈起拄杖口邊吹管管猶勝鷓鴣啼三月提
 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雲門拈起餠
 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
 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頌曰半在
 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

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本前單雲門齋次拈起匙筋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鈍置伊曰為甚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垛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榮頌曰拈來匙筋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

曾莫顧熟護都為不惺惺本覺雲門齋時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頌曰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鉢山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緣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采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

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

書三

十三

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頌曰作家慣戰不齋糴奔鼓換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反思

仁義勝剛強无無着持雲門上堂拈起拄杖

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

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

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頌曰二乘

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

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鼓山挂掣開金殿鎖

撞動玉樓鍾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在山

果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

從教不得動春來未免倒抽枝懶甚極膽逐

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

歸以事深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

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

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

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

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

病頌曰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

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曾次自成情船橫

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

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天童覺雲門示衆曰

讀經千卷紙上語頌曰先天後地本寥廓

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

被風吹落或甚極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念七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

赤三

廿七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赤三

此本

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頌曰一人會
 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
 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慈受深雲門
 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東山源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
 眼衲僧如何委悉當知劔去久矣不用刻舟
 尋跡無相鏡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赤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赤四

俗錄句亦開教無靈本釋寺住持泮苑董校

祖師機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頌曰瑞靄祥煙鎖玉樓妙年王子恣

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鞦韆球丹

霞淳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嗣大光僧問

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

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霞

吉州禾山無寂禪師九峯示衆曰習學謂

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

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

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

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

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 布毛拈

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

宙冰寒千丈忽生蓮投子青一拽石二搬土

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鞦韆爭似禾

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肉甜者甜兮苦者苦

雪竇頭 一三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

力能救世間苦正覺逸當陽打動番南鼓蕙

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劇難消白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到黃昏雪菴瑾草履為冠松作釵一般瀟灑
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塔
重堂愚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
人切忌學唐步無相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嗣九峯問僧眼
界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廢則同安門下道絕
人荒去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彰皇簡頌曰

新羅激海南岳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
頭歛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
偏不知回雪竇宗同安因僧問如何是

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

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

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飪自有傍人

施頌曰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

昏光分頂後千門曉坐看春回入燒痕自得

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頌曰秘殿重圓曉

尚寒丹墀赤白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

寂簾垂不露顏甘質淳同安因僧問

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

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前猶

點隔年燈頌曰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

此放顛顛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
干懶卷柵樓上嗚咽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
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無機
惠
新羅國可巖嗣谷山歲僧問如何是禪師曰
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

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
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古深不升霞淳二
為家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
句咸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貝葉收不盡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

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雪竇宗曰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
月迥長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
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
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

閣快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新羅國大嶺禪師嗣谷山歲僧問如何是一
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梅檀片
斤皆香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
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
春霞淳
杭州佛日和尚洞雲居夾山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未四

三

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
 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
 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搥茶碗作
 聲夾山回顧師曰釀茶三五椀意在鑊頭邊
 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既師曰餅有傾
 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
 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威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
 幾箇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從此
 住普請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子須颺下徃徃事從閒話生莫將閑話為閑
 話并翁舞 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

搭不食周粟

虛堂愚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 洞雲居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
 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
 朝來獺去摘玉花晚後鳳啼歸 頌曰
 日午煙凝山突兀夜夾天淡月嬋娟混然寐
 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并雷澤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
 腹中書 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
 與蕪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雷巖欽
 同安丕問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克離經一

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

煙蘊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闊泳孤舟夜深不

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導

歙州朱谿謙禪師 明雲居 韶國師到齋

次聞犬咬靈鼠聲韶便問是甚麼聲師曰

犬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犬咬

師曰咬殺也曰好箇犬師便打曰莫打某甲

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錢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

借使乘風廝挨廝撈干戈中立太平基凜凜

嘉聲振蘭若 佛燈明

朱谿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

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人說

看只有一人大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

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因指師

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笑曰盤

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

別人手 月堂昌 問着奇特尊宿指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頭尾兩全始
 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親見
 佛性佛性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
 藕一夜鑊花開方卷奇特老尊宿大無慚
 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石溪月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雲居僧問孤峯

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
 教你孤峯獨宿頌曰法爾非修本十成平
 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遊人
 不肯行丹麥洋豁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
 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幸卷雲居因僧問
 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

却是你逢頌曰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
 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幸卷雲居簡因
 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
 作麼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
 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朱頂王菩薩元是赤

頭漢驚恠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廬山歸宗懷禪師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
 時如何師云磨不轉頌曰千尋竿上及筋
 斗大海波心擲釣鈎大體還他肌骨好不塗
 紅粉也風流幸卷大用縱橫掣電機燦迦
 羅眼尚膠黏迷途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

一回身老作新羅雲住和尚僧

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文殊聳耳頌曰無相

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為隣一輪明月當

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外復作撫州荷

玉山光慧禪師胡曹山僧問如何是西來的

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頌曰虛堂寂寂

夜深寒勢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

悲風流水豈相干丹霞洋衡州常寧縣

育王山弘通禪師胡曹山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

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頌曰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

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洋

撫州金峯從志禪師胡曹山拈梳子示僧曰

一切人喚作梳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

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梳子曰恁麼則依而行

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梳子師曰落在金峯

窠裏頌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違

志四

六

山英金峯窠裏絕詭訛梳子拈來會也麼回

馬一聲春夢斷始知身世悟南柯方老頌渾

拈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

窠窟裏會須赤手討便宜石溪月金峯因僧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

床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

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
 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峯老婆心頌曰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
 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
 成羣西岩惠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
 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縱饒沒羽亦徒為石

頌月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
 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
 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
 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
 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
 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頌曰金峯

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方卷頭
 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
 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
 禪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頌曰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石
溪月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

是階下漢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
 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鏘頓
 懶看丹霞海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嗣曹山僧
 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頌曰 日隱青山瑞
 氣高梧藏丹鳳觀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鷲

起泥龍翻海潮投子青古木靈巢鶴夢迷
 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
 花落溪洪堂深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
 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石菴曹山不如
 是馬非馱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虎
 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
 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
 丹辛菴傳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然
 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鑪湯
 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鑪湯鑪炭又作麼生
 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頌曰

崑崙片玉火

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園一念憐然無異色任
 從滄海變桑田丹霞衆苦不能到特地好
 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拈禪鏡賀家
 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閉門防
 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天目禮瞻却頂門三
 隻眼鑊湯鑪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
 的何曾有地頭火室睦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問疎山問疎山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
 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
 山便休去頌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前
 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出三門却把三
 門掛露柱懶菴需隨州護國守澄禪師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山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值慈陞堂次化
 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契遂
 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曰誰有
 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眾或住持某
 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師護目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

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松韻作秋蟬大洪
 遂朝三莫四一何少朝三四何太多多少少未能
 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說訛不說訛菴蘇噓悉
 哩薩婆訶佛性秦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
 身不唧啣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筭
 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

後秀康瑄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頌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崑崙含
 玉山光潤涼兔懷胎月未知丹霞溥護國澄
 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址驢鳴河南犬
 吠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

見邊誰悟驢鳴并犬吠圓音落落示人天大
 洪迅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
 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
 前不問親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已入戶
 盈眸不見親虛室夜寒何所碧天明月頌
 為隣丹霞溥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

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懺懺問會昌沙汰時謹
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
懺懺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
懺懺頌曰鷓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鵝鴨狎羣
雞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大洪
遂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幸時來

赤口

九

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冰生滴水事
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患
不封侯反思清白傳誼洗耳溪頭不飲牛天
童光潭州報慈巖嶼禪師龍牙僧問情生
智隔想夢體珠砒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

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即子未
遇人在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
一貫兩箇五百天衣懷情未生時隔金毛多
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叢林老禪客揚
無為無情由隔若為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
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白雲端報

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罔測即指
掌隔青天無雲轟霹靂叢林衲子如稻麻不
知幾箇僊陀客大中傳江南舡海南舶把拖
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家頭
已白大洪通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
是趙州觀音院東安彌勒石門初襄州萬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山廣德延禪師青林度僧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頌曰體
 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
 平懷穩免事君王罷辱驚升霄漢襄州石門
 獻蘊禪師嗣青林度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鐘頌

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
 洪韻上騰三界外靜夫何事睡猶濃丹霞淳
 索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嗣塔能七初叅洛浦
 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
 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叅蟠龍亦如
 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

悟入頌曰 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
 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旧皺雙眉
 舟震淳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
 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叅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
 清澄皓月漁翁撥棹宿汀洲赤四菴成木平因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頌曰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
 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
 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汾陽昭老胡萬里
 向支那直至而今不柰何堪笑牧童誰問路
 一聲長笛過前坡佛印元不勞斤斧弄巧成

拙壞衲通身頭髻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澄
 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法
雲秀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癩直
 指西來親切意石羊頭子向東看照覺石
 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
 清徹底雲收華岳露噴峴野老琬石羊頭子
 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
 今朝九日菊花斑此山應
 汝州風穴沼禪師南院
 師在郢州李史君衙內度夏普請大會
 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即印住住即印破祗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

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
 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
 鯢澄巨浪却嗟蝸步驟泥沙陂住思師喝曰
 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
 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
 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其
 麼道理牧主曰當斲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
 座頌曰擒得盧陂跨鍤牛三玄戈甲未輕酬
 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至寶
 鋒頭壁立鍤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
 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保岸勇列聖風
 規初不放過擬跨鍤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却沉吟電轉星飛杖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
 三玄戈甲振叢林四二勤鍊牛之機印住印
 破透出毗盧頂穎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
 當衝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
 明珠在盤貶起眉毛還蹉過天童覺全鋒敵
 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逢等閒活捉盧陂
 老縱饒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闔外
 威權擬議衝前總滅門幽菴雷一句猶如劈
 箭機纒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法只
 許當年牧主知簡翁兼風穴上堂若立一塵
 家國與盛野老輦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
 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
 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
 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
 裏是頌曰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
 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靈寶
 無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闔外不揚塵縱橫
 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白雲端皓然
 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
 變泰高名勛業兩難混天童覺二幾許歡心
 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
 水瘦山空一樣秋五祖演云太
 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

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頌曰 九九
 八十一窮漢受罪畢 纒擬展脚眠蚊 猶蚤
 出且看雙放更雙收 有底歡聲有底愁 一切
 聖賢如電拂大千沙 界海中漚 家國
 分明得自由 盛衰全在一塵收 將軍戰馬眠
 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風尤叅南院
 院問近離甚處師 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
 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
 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
 無生忍臨機不見師 師便省頌曰有喝端如
 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 當陽不識李將軍
 徒學穿揚一枝箭 風尤因僧問語默

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曰鷓鴣啼處百花香 拊
 掌呵呵笑一場 因憶舊年游歷處 送人雲塢
 入斜陽 鷓鴣啼處百花香 江國從來
 路坦然為報途中未 歸客謝家人不在 漁船
 最好腰纏十萬貫 更來乘鶴上揚州 鼓山
 忽尔出門先見路 總方下脚便登船 神仙
 訣真堪惜 父子雖親不可傳 彩雲影
 裏神仙現 手把紅羅扇 遮面急須著 眼看仙
 人莫看神仙手中扇 不露風骨句未
 語先分付 進步口喃喃 知君太罔措 無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
 鞭頌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土行人萬
 禹千莫恠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叨圓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
 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海印信杖
 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擊鈎火裏牽拽近不能
 推向後回旋却到使君前道吾真杖林山下
 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恠玄沙不出嶺
 他家元是釣魚艇雲峯悅杖林山下竹筋鞭
 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
 舊世尊前真淨文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土行
 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

天雲溪恭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
 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上方
 益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
 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東山空杖林
 山下竹筋鞭憍梵鉢提舌挂天羣黨元來諱
 空手起家消息在荒田或巷體風穴因僧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郎婦頌
 曰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
 箭穿紅日影孰云斫水不成痕正亮逸相逢
 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
 坵斗金鷄早報五更春淨山遠截鐵之機安
 可惻頓開千眼莫舐窺禪人到此徒名邀錯

詔查梨作乳梨海甲惟何年嫁事馬家即風
 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杯水
 淚千行張無盡十分羨麗誰家女百倍聰明
 是馬郎堪笑金沙灘畔約始終姻婭不成雙
 或卷體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
 是佛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
 東扶桑最先照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
 劫知將甚處歲永夜寥寥天未曉更須斫額
 望扶桑保寧勇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
 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像擁幢照川
 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牽誰知却

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淵投子青風穴曰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頌曰 深宮禁殿隔
 重闌簾靜簷楹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
 人指路莫遲疑投子青風穴因僧問塵鹿成
 群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釣舡載到瀟湘岸氣
 咽無家問白鷗頌曰 禁殿重闌視聽危側
 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斂汀洲迥嶺莫揀帝
 孤月隨投子青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
 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
 毬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吐山
 今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投子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青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
 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頌曰 古巖月
 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隔南
 斗金烏隨鳳過天輪投于青汝州穎橋安禪
 師號鐵湖嗣南院向火次因鐘司徒問三界
 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

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
 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入還
 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
 日午打三更佛鉢熱 高聲撥火召司徒
 火燄炎天驀面驅抵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

外雪盈衢治父川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
 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
 西開柱雲

六祖下第八世

資福遂 芭蕉徹 吉州資福貞遠禪

師嗣資福寶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

相示之赤四頌曰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

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荆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于青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明芭蕉

清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

携也無師曰不提携曰為甚麼不提携師曰

林溪粗識好惡 頌曰百歲兒童出戶來滿

身紅爛悉塵埃
火中閑步清涼地
識者無因

敢近臺投子青

六祖下第八世

黃龍機一則

大龍洪一則

曹洞宗

廣德義二則

太陽堅一則

古來方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

頭五兩垂頌曰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

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客猶把南針定所

歸石林華

明招謙二則

白馬霸一則

薦福思一則

廣德周一則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詞

石門徹三則

同安志一則

地藏琛二則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詞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一日天寒上堂衆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

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

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總到暖室便見瞌睡以

拄杖一時趁下頌曰堂上非常凜冽衆人

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一葉驚秋暖

處去極停因無入為與塞咽喉頃信高皇功

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佛慈泉風頭坐斷進

還難袖手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

堪回首望長安同福卓風頭稍硬難安立暖

氣絳通瞌睡來却笑明招閑費力無端兩處

強差排鼓山珪夜半明星當午現恐夫猶待

晚鷄鳴可憐自榮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往山

風前露出無瑕壁室內擊將如意珠

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佛性未

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鷓鴣總不知懶

善言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互

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介石朋風

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

醫世患謾將毒藥當醍醐東山源前頭計較十六

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

不落他家圈積裏幽橋偷明招因憎問虎生

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沒尾巴頌

曰無尾大蟲難傍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

自解掇虎頭自然頭正尾亦正鼓山第七

菸菴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藜林排排爭

昏吻幾箇行人得到家徑山果第七箇沒尾

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

信蓮開火裏花松源岳福州地藏桂琛禪

師別去沙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

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這

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喚什麼

作三界頌曰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

後打齋鍾真金曾失色雲峯松種田博飯喫

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靈源

清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

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吳古佛宗說

般般盡強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
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
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
烟水收天童覺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
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四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

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博飯
喫一片殊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
花天上人間不可加佛鉢種田博飯喫飽
卧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
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無半地地葺
月日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

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
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頌曰 風起心搖
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龍
濟修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鐵毫即是塵不
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草堂清雲
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

八兩上方岳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
何曾姓李斷橋倫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白兆圓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
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頌曰問曾不知
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遠
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雪寶頭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峰月在潭兩箇泥
 牛闢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擔地歲思山花如
 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佛鑑懃色身敗壞世常
 情一點靈光到履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
 何處不分明南堂興雲散蟾輪滿烟收岳面
 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天寧建山花如
 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一
 撥前三三對後三三瞻堂遠大龍景物寂幽
 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問風光
 長在劫壺先天目禮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

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
 人間無準範襄州白馬山行露禪師嗣白兆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
 却月頌曰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
 霧捲燮理盡歸臣相事輪王不戴寶花冠丹
 霞津頴州薦福思禪師明護國登僧問古殿
 燕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頌曰古殿苔生
 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
 人天盡聽玉珊珊大洪遠古殿無佛梵音何
 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耀
 古騰今遍九域南堂具洪州同安志禪師明

同去王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
處不逢玄中不失頌曰 這遣那畔總難逢
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孤
影照溪東丹霞潭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
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
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
不換標的即乘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鷺
鷺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
會即差雪岩欽襄州廣德義禪師明廣德延
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
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頌
曰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

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丹霞潭廣德
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
過陋巷莫能收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
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坐弊垢襪衫
豈肯穿丹霞潭襄州廣德周禪師明廣德
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斲煩惱不修禪定佛
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
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頌曰 收放隨時雖
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到莫
向深村草裏蹲匡堂愚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問石門甚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曰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歲白雀擬心棲處隣
 山迷頌曰幽谷白雲歲白雀擬心棲處隣
 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懶
 巷雷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
 窮時相炒餓相煎洞山三乘教外別流傳
 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叅不到東村王
 老夜燒錢揚無為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
 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惟三脚蝦蟇飛上
 天地哉思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間神滿目
 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上方

益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子
 把名香蕪道吾真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
 得樂天真忽咨教外別傳句未免燒錢引鬼
 神寶葉源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
 累泥團退耕穿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
 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着破
 欄衫頌曰瑞草叢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迎
 翛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丹
 霞導郢州太陽慧堅禪師兩靈泉仁因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頌曰輕輕
 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
 眉處石女多言爭柰何投子青玄旨玄旨壁

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引鬼
 揚無為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
 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乘無盡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嗣雲門上堂大衆
 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
 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非參學專畢頌曰二十 雙
 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
 眠夜半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
 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先是崑
 崙進國圖技子青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
 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天童紫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愁不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玉兔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足卷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鑑禪師雲門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頌曰 落井須明
 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個儻無纖隔
 祖道汪洋得首歸洞山松南北東西苦問人
 新聞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
 悠脚下塵佛印元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
 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
 流正覺迷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
 崙奴夜過漫天嶺覺海元秋夜霜天月正明
 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
 妨徹曉行保穿勇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長至卓明眼人落
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餠餅
印信語不邪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糊猴將
板拍野老舞三臺治父川巴陵一句子對面
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月菴果誰
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

未四

卅一

落井月林觀明眼人落井恩深然亦深海枯
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朴翁錫巴陵因僧問如
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
冶兮磨龍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
枝枝撐著月雪實顯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

鋒鋸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
光寒白雲端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
名模長因塞北烟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長
靈卓脫得邊城戎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
街前畔低聲語不覺衝他兒事人心聞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

雪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
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
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雪實頭大冶精金
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
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海印信人天會上分
縑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

教齊向此中歸保寧勇銀椀裏盛雪冰壺含
 寶月縱具四常陀到此虛搖舌西天令嚴此
 土還別佛性秦提婆宗銀椀雪秦華摧滄海
 竭赤旛之下起清風吹落楊花硬如鐵佛心
 才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
 寒上樹鴨寒下水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
 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
 烏帶月收投子青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
 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
 秦保寧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
 能宣九年面壁徒瞋睡休瞋睡上是天号下
 是地佛住秦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

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
 聲未已湛堂準一朶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
 笑不語龍宮海歲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
 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南
 堂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驚嶺費分疎少林
 提不起千峰寒色露全機貶上眉毛千萬里
六四
 赤岩中雞作蒼鷹擊鼈鼻鴨為金翅作獰龍
 空王以此垂洪範錦上鋪花知幾重南岩勝
 般若啓柔禪師岫雲門僧問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頌
 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
 使蠟人似冰結當甚新羅人草鞋拈釋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雲門僧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

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頌曰一箇兩箇

千萬箇脫却籠頭却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

子湖要打劉鍊磨雪實香林無雜木一一

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尔

曹坐久自成勞軒遵禪家流何太錯只管

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久坐成勞亦

安樂佛銘絕消息屢提來有形影中走却

只因懶問兒孫要把欄衫反著坐久成勞位

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無限行人認白毫

月堂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

臘月火燒山頌曰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

鶴冷立雷人寒達磨不會天難大難雪實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坐

劍門開佛印元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

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正覺歲晚年來正

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杯水應

是隨風過別山上方益老大叢林快說禪不

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

不圓天童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

鐵裹泥團四恒勸臘月山頭火巨天衲衣下

事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節困即長伸兩脚

眠白楊烟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

自挂槽文殊臘月燒山對面熟謾瞥然悟
 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未歸客沙裏求油實
 可憐石窓恭香林臘月火燒山鏡眼銅睛見
 亦難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里外觸髓乾拙
 巷光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
 竇八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已卷頰袖
 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
 曾未息眉毛焦赤面皮乾天童淨香林臘月
 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開裏果然輕踏著
 方知日午打三更百拙豈臘月燒山天寬地
 寬築著磕著徹骨毛寒松源岳臘月火燒山
 天寬與地寬常帶菩薩苦
 嚮心肝高原

矣臘月燒山有其相謾添桶不快休要胡鑽
 朴翁銘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耳裏種田頌曰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馗
 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九天無巷金香林
 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
 盡頌曰紡毯拋出盡堂前妙轉無私體自
 園真箇要行劔刃事更酒甬見老雲門石明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荅處有來由箇中若
 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簡翁敬看看臘
 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孀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衲度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埃三
 人證龜成鱉頌曰六耳何謀事不成直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心表赤心人室中燈燭誰來撲白髮兒童兩
鬢新投子青皎皎清光徧界莫慮聲拋不出
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刻却古今途轍高
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鼈別別一回喫水
一回噎圓悟勤三人證龜成鼈井底泥牛氣
噎直饒辯滿懸河有理亦難分雪耿耿孤光

升四

升四

常皎潔佛性泰三人證龜成鼈毗嵐一吹吹
滅從茲暗裏穿針鼻孔七花八裂水卷一三
人證龜成鼈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
石女眼中滴血瀨菴室內一盞明燈等閑一
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免得證龜成鼈退菴
竒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放三頓棒因緣頌

曰 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
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白雲端三
頓當時打不回錢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著
一粒米十字街頭接往米保軍勇送來大道
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里
到頭方覺路歧難成枯木去年八月離湖南
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棒不知虎
體有玄班慈愛深坐鎮韶陽老牯牛江西湖
外還相酬當特鏡限高擡起未必黃河不倒
流寶峯祥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
猜不犯鋒銛全正令法王心印為君開禾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脚下雲生觀破森羅萬

象便能海上橫行佛心才問昏分明豈偶然
 須知逆耳是忠言洞山眼似鋼鈴轉剛被雲
 門三頓謾大珠道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
 涯龍門遠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
 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揆方識錐頭利
赤四
 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回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
 正眼覩無和範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麻三斤頌曰 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
 肯坐於蠅一念纜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
 星北塔祚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鈹錢三五百
 福祿雅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屢
 事按機見洞山跛齷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
 簇簇南地竹号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雪竇竇三年一閩大家知也
 有顛頑不記時昨夜馬回沙塞冷帶霜梧葉
 又披披投子青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
 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香舊枝春
洪昌過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
 五今歲又還他洋山遠橫昨讀梵字禪舌念
 真言吹火長尖紫柴生滿窟烟人惡之如何
 是佛麻三斤也 大地茫茫愁殺人 早若真一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片初生月蛾眉盡碧空中魚避釣雲外鳥
 防弓野軒遮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
 寒食後古木噪寒鴉海印信同袍參學問通
 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最好三斤
 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索緣細素有
 踈親子今更為重秤過那吒太子折全身道
 吾真洞山有語麻三斤杓子擎拳問要津因
 憶舊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雲峯悅雲
 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
 魚舟佛慧泉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
 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白
 雲端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

尋言空摸索雲蓋智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
 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諳世事買鞋須是大
 先錢三祖宗尺璧未為重片言不可輕領取
 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地歲思南天地暖北天
 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燕翠竹任他
 千古往來看草堂清洞山的麻三斤明月
 堂前贈若人碧眼危眉纒攀首又隨雲雨暗
 驚神長壘卓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
 里差啼得血汗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
 無盡千峯勢到岳邊住萬派聲歸海上消
 出紅爐金彈子眼睛定動面皮焦南華鷓鴣
 鷓一舉千里飛鑽天鷓子與天齊風凰不是

凡間鳥為瑞為祥自有時龍門遠洞山麻三
斤真偷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盡天神環
那覺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設人語稀難問事
貌古易傳神慈受深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
泄天機失錢遭罪文殊佛洞山佛話三斤麻
縛絃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遂江城五
月落梅華石碧明鍾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
舍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痒點鍊成
金舉直錯枉一箭鷗一雙一捆血一掌君不見
踈而不漏弓恢恢天網圓悟勤驢尾猪頭牛
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
來兩下階頭濕玉泉建洞山老勿踈親荅佛

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徹照殺人妙
拳普水斲流山突兀為君放出遼天鶴捉欲
風前瞬息時擡眸已是非真窟咄咄塗毒
菓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擦
無油頌曰 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擦無油驗
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翠
若真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遲得麼你拘僧分上到這裏
須具擇法眼得得抵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
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 只要拔楔抽
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騰蛇
繞脚鼓山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滯句若迷逢人不得錯舉任山呆展事無回
 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南
 岩牌金陵奉先深禪師嗣雲門同明和尚到
 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
 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
 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
 中夜方省頌曰 透網金鱗是衲僧鍊壁銀
 山膽不驚明老三更方瞥地任教千嶂碧層
 層大為智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
 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鼓山
 升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
 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任山呆師子

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
 莫入去 治父川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嗣雲門
 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莫莫頌曰 古人一莫切忌
 啗啄臨濟權寄庫德山頓蕭索截斷佛祖機
 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 雪堂行莫莫拈出一條斷骨
 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撩天鼻孔都穿却松源
 岳 韶州雙峰興福竟欽禪師 嗣雲門 僧問賓
 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得遍也無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川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
 露水精殿裏繫真珠頌曰 混而不雜體常

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罅礙片雲自
 在卷還舒自得暉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詞風
 允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頌曰赤四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
 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赤四從上諸聖拈皆然
 起坐忙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
 驢阿家牽赤四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
 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手提已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
 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舡井底掛
 帆風勢惡須彌頂上浪滔天海印信新婦騎
 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未圓天寧建七手八脚三頭
 兩面耳聽不聞眼覷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絨口過殘春保亨張顛不似首山顛
 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
 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丈
 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真淨
 文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
 醉騎驢子去是人笑道阿家牽佛國白新婦
 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牽挽一段風流遍大千
 甚受深新婦騎驢阿
 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
 堪咲效顰鄰舍女向
 人添醜不成妍
 天食莫問新婦阿家免煩
 上路波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
 同門出入宿世
 冤家五祖演新婦騎驢阿家牽
 碧玉羅紋項
 上梳播土揚塵尋不見
 元來只在舊山前
 文

本四

十九

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
 萬里滄溟駕缺船
 參差島嶼分諸國
 彷彿星河共一天
 南華島阿
 家新婦兩同條
 咫尺家鄉路不遙
 可笑騎驢
 覓驢者一生錯
 認馬鞍橋鼓山珪
 新婦騎驢
 阿家牽步步相隨
 不著鞭歸到畫堂
 人不識
 從令懶更出人前
 徑山果阿家新婦最相怜

新婦騎驢家便牽
 幾度醉歸明月夜
 笙歌引入畫堂前
 設因元新婦快騎驢
 阿家引鞭走石筍
 夜抽條面南看
 斗港堂深新婦騎驢
 阿家牽草裏尋常
 万万千誰在後
 号誰在先
 不須特地苦加鞭
 牧巷忠塞驢須是
 阿家牽媳婦嬌癡懶
 著鞭在舍只知
 七十二出門方見化
 三千箇堂棧首山
 因僧問親到寶山空
 手回時如何師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
 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
 今古分明須記取
 五更鐘後聽雞鳴
 失曉朝官不帶帽
 石門聽門前火把
 寶山回玄學之徒
 遍九垓南海岸
 頭波浪起西番
 種帽樣時栽
 翠岩真空手歸時
 誰肯

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
 天如白日開白雲堵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曰
 楚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
 直鉤正堯逸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
 脫休誰謂謝郎生計夜深明月上孤舟佛
 楚東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
 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真淨丈楚
 王城畔水東流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
 如未息輸他漁父泛孤舟滿山秀楚國城邊
 水去東發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唱
 熨斗煎茶餽不同三祖宗楚王城畔水東流

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
 簪注悠悠雲漢恭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漿來
 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閒吹一笛渡頭
 風普融平楚王成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吐地
 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柰出常流金篴
 為子掩除翳驢上穿靴背打毬翠岩真楚王
 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魃踢氣毬貪著六女花
 十八斲頭船子下揚州暗堂避暑往寒來春
 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
 箇親曾到地頭雪岩欽首山因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頌曰日炙風
 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洞山飛風吹日炙少人
 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
 胡僧也皺眉法華舉日炙風吹問担來紅塵
 豆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
 地雷翠岩真風吹日炙橫卧荒草觸著毒氣
 全身便倒天寧璉日炙風吹也大奇根鋸足

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攢動煙塵更是
 誰三祖宗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
 留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雲後
 恭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亦陽胎首山拈竹篋示眾曰汝諸人若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

作甚麼連道連道頌曰竹篋舉起成生殺
 豈可容人亂扎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錢
 鮮也光輝照堂一拈起竹篋子如何便到家
 秘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又鼓山珪背觸非遮
 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遍地是刀鋒在
 山果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

亦四

三十一

白雲千萬里此卷元黑漆竹篋非觸背大地
 山河俱粉碎咬人獅子急及身莫學韓擒猶
 逐塊逃卷演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
 慎之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世卷頓辯龍蛇
 眼定乾坤絜絜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篋言背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笑翁堪拈起竹篋行殺

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無門開野千鳴獅
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虛堂愚首山示眾
賓無二賓主無二主公案頌曰 賓主有無
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戶
月到中霄不敢明虛堂愚首山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
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曰 日暮
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
冰盡爭得東山一帶春投子春首山因僧問
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絲五里曰向上事如
何師曰來往不易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
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

常年不指陳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
一問遲也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
發言方表赤心人
祇貪進步求名玉
爭信靈苗不受春投子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亦五

僧録司右開教無量寺住持寺或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第十世

宗師二十五人 機緣七十則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嗣羅漢珠行脚

亦五

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輓寓城西地蔵院
因叅珠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遷迤行脚
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
切師豁然開悟頌曰而今飽學似當時脫
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
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

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

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

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

子方豁然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一

回相見一四親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南

苦問津浮山遠離舍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

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

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

松菊尚芳馨天童覺法眼因僧惠超問

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真金若
 不爐中鍛爭得將金喚作泥汾陽曰江國春
 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重寶顯噉行時問路
 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
 無鈴過得關投子青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
 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十萬迢迢慈明
 送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
 僧生異解認他虹虹作仙橋天衣懷當臺明
 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
 問可憐天下亂名模佛印元木人行千里駿

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王覺遠
 妙用不須霜刀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
 後夜三點閒坐間眠雲散時翠巖具纜到元
 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悞聽黃鸝作杜鵑佛慧泉一文大光錢買
 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
 見青天草堂清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
 便昇仙塵緣若有絲毫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
 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猿叫斷人腸上方
 望風鳴處因鹽車伯樂回觀價萬珠可笑如

今虞坂上錯將駑馬作龍駒并融平問佛如
 何答惠超秤鈿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鵬
 落箭過新羅十萬遙長重卓問佛云言是惠
 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
 關山十萬遙雲溪終靚面相呈見不難觸體
 鑑覺尚顛預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從前踢
 突國南華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
 相饒蕞林萬古為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真
 歇了病遇良醫飢逢王饌醬裏得鹽雪裏送
 炭圓悟勤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
 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大海作波濤佛性功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枝條春風浩

浩難回避發起乾坤那一苗楚安方微酸梅
 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關春正堂辯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咄這野孤精鼻孔都打失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送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
 須揮劍刃不然漁父便棲巢覺鐵紫
亦五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
 源一滴水頌曰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
 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宿蘆花裏楊無為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
 槎人不薦風濤鼓處有龍蟠照覺德曹源一
 滴文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者茫茫空繞水邊行白雲瑞守株非得瓦罔
 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
 番波浪嶮未曾聞道失漁舟草堂清一滴曹
 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眾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佛性功得人一牛還人
 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海濤生
 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韶禪師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
 袖中三尺龍泉劍落盡鬪人不知別孝甲
 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
 平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

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太吾不如也
 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插箭鴉雀空啾
 啾驂騮已千里月窟清法眼因僧問
 承教有言從無佳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佳
 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頌曰沒踪跡
 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
 則剎塵迷會也處處普賢接閣門開也頭頭
 彌勒天童覺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
 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
 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
 眼頌曰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毛色而得

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

淳盤古心

天童覺

法眼問修山主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

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遂禮拜頌曰 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

釐兩路分

非五

再審便能明的四百自然清白不從

聞汾陽昭

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

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人人會死生佛印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覲面難

藏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正覺逸石城親

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路依佈屈曲在烟嵐保寧勇金鱗欲化遭它

點額舉頭看湧波瀾浪拏雲處風高天地

寒佛慧泉秤頭蠅坐便欹傾萬世權衡照不

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天童覺

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清涼何失得魚魯刁

刁孰可分水中有乳鵝王擇本覺一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

法眼示眾曰識得瓮子周匝

有餘雲門出云識得瓮子天地懸殊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

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一不是

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片月還從海底生象曰識得死子四脚着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在卷賢

法眼因僧來忝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

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頌曰松直棘曲鶴

長鳧短義黃世人俱玄治亂其安也潛龍在

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祢西來得失是

非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

伶俐衲僧看取清涼手段天童覺老將高提

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底

空看西山暮雨前王堂辨清涼指出二僧捲

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

人親到桃源裏肯堂尤法眼因僧問

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撲死水

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被睡天衣懷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

今頌曰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

辭沈吟蘇為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

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

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

泗州也無僧亦無對頌曰妙圓金地絕纖

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向舉頭

便是塔中人曾寶宋法眼聞齋魚問

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

來不聞頌曰 耳聽如靜口說如啞法眼舌
 頭執真執假居無著總 法眼因僧問聲
 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
 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
 不難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
 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鶯吟燕語盡圓通大
洪送聲色本來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
 人識得其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本覺一聲
 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慈受深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嗣羅漢琛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派修曰

蜀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
 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
 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
 修禮謝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
 入關來維那院主門相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
赤五
 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
 絕分立大方無軌轍天童覺 撫州龍濟
 山主紹修禪師嗣羅漢琛行脚時同悟空法
 眼到地蒧向火舉話次蒧入來乃問山河大
 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蒧豎兩
 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叅頌曰 入院高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短
 虛記閒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
 別恰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
 眉汾陽山山河大地同無別口中未有娘生
 舌多知禪客強不踈甕裏何曾走却鼈佛印元
 地藏當機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回地
 轉却等閒千古萬古兩條鏡白雲端商量同
 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
 去一雙靈劍倚天寒保平勇休爭自已與山
 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
 寒劍定龍蛇治父川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
 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大地黑

漫漫塵堂愚 龍濟示報曰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
 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
 辨不得莫道不疑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
 究實遺名直下參廓徹迥超凡聖處無言童
 子赤五口喃喃靈源清剗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
 者也饒君向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龍菴顏
 融峯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錄雲去那知
 星斗寒塵堂愚 龍濟因僧問剗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壞曰為什
 麼不壞師曰為同大千頌曰 問若剗心答

若劈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同大千全挨不動劍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敲摩天上鼓驚湍龍濟示眾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頌曰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靈源清薦得是移花無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鏡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金卷已是非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

盡一顆圓明照膽寒雲神慶鼎州梁山綠觀禪師明同安志僧問如何是空剎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頌曰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雖多聽者稀半夜觸骨驚夢破滿頭明月不思歸丹霞淳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頌曰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鏡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齒露言未苦怨誰按子青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多是別師曰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沈佛祖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頌曰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
草蒙茸含月秀寒松翦鬱出雲青并霞淳

曰碧玉點破瑤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

觀五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

沙丹霞淳亦五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明護國遠成都師
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
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
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
省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
恠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笑翁堪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

未生時洞山恥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而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
河九曲頌曰

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
問法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投子青路窮崖齒進
 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
 知別是一乾坤懶卷需九曲那容眨眼看操
 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
 萬派乾木菴水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
 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頌曰九馳書繞去
未五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悉
 紅爐點雪自相通投子青南嶽南臺勤禪師
嗣德山春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頌曰等閒不語未逢人語
 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石虎
 暗生瞋投子青蘄州五祖師戒禪師詞雙泉

寬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頌
 曰踏著秤鎚硬似鐵懺懂禪和猶未瞥三
 冬願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雲峯此踏
 者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
 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白雲端信步紅塵
 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京
北府天字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
 未休踏著秤鎚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揚州佛
此德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
 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
 爭奈主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金鍾玉漏相酬酢疑殺涓涓天下人苟非作
 者孰問開津執鞭回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
 尼温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圓悟勤五鳳樓
 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鍾巨靈擡手無多
 子擊破華山千萬重中卷竟隨州智門光作
 禪師先住復州北塔香林建僧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荷葉頌曰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
 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雪
 實頭蓮華荷葉有由我泥水分時絕點埃堪
 億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花開白雲端蓮
 華荷葉共池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

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張無盡烟籠檻外
 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
 雨中留得蓋鴛鴦慈女泚蓮華荷葉的須不
 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
 地步青雲長卓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
 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
 中佛如慈泥水未紅菡萏雨餘先透碧波
 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箸歸根便斷當佛燈
 均蓮華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
 草好太平無一事儘教樵唱滿江村佛心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游人莫
 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透遠香丹霞荷花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乘為君通問答還同箭挂鋒靚面清香來不
 盡須知不在藕池中木覺一出水何如未出
 水蓮華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太源在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
 灼灼闌紅柱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遂薰風過
 野塘實耕耕荷華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

父子不傳石田 兼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免
 子懷胎頌曰 一片虛凝絕謂情人天從此
 見空生蚌含明月 月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雪實實蚌含明月 月免懷胎無限禪人劈不開
 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咄咄長豐

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鳧寒皎皎清
 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佛鑑慈蚌含玄
 免有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高還和
 寡不知何處是知音本是一玉兔懷胎蚌含
 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
 底無瑕光皎潔慈心深 智門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
 事師曰拄杖頭上拋日月頌曰 路上忙忙
 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東西南北忙中畔
 拄杖頻拋日月輪佛因白踏破草鞋赤脚走
 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拋日月九州四
 海任遨遊真如結 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條
 不做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天
 童覺拄杖頭上掩日月蔽身北斗何殊絕三
 千利海夜沉沉新出紅爐一點雪而空踏
 破草鞋赤脚走曾中憤氣衝牛斗湏彌頂上
 擊金鍾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
 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欵袂出人前不覺
 水穿露兩肘萊卷印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嗣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
 為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為它途路不
 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御標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
 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頭住不住
 兮日卓午蓮華菴主誰相許御標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畢巖真作者仍甘在半
 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御標千峯去雲外
 何人得見渠本覺一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
 臨濟未同倚掀反華岳連天黑幾箇知身在
 御樓無菴全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
 風涼頌曰 叢林傑出鎮汾陽譽走名馳振
 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涼正
 覺述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

明三峽猿啼夜何處人聞不斷腸佛慈來青
 綃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
 無縫者人前空自眼如羊白雲端青綃扇子
 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蔽堪笑塵中無限客
 手遮西日汗如湯慈心源汾陽青扇價難酬
 為有涼風卒未休不見監官多少衆脫頭爭
赤五
 角覓犀牛上方益風格團團妙意深十二等間拈
 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
心佛慈慈二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
 風涼憐人未曉重相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
 得真歸趣無意涼人人自涼楚安方呷醋咬

陳蓋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娘
肯堂元青綃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蔽
 信手拈來隨處用清機元不在汾陽頌石空
 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頌曰平地無端
 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
 也是封皮作信看笑翁汗漫學屠龍人言
 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虛堂恩妙
 峯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別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妙峯三箇錯
 不是無病藥龐公賣菜籬清平道木杓汾陽
 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未後若無箇
 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
 一喝頌曰 兎角龜毛眼裏栽錢山當面熟
 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
 識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洪覺範 十年
 湖海覓冤讎不得冤讎未肯休巧藥花開菩
 薩面櫻攔葉長夜叉頭鼓山建 盡得真如活
 花間翅展開黃鸝偷眼覷不敢下枝來 五至舞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 成菴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明首山僧問如

何是學人容用心處師曰鬧市鞦韆子曰忘
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頌曰 鞦韆鬧市
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
活人何必九還丹即養覺 襄州谷隱山
蘊聰禪師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初首山
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

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
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頌曰洞裏無雲別
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
爛松枯是一年無盡壽 慈照聰因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頌曰 臘月三
十日開口便為勅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
行穿靴水上立雲杪變 汝州廣慧院元
璉禪師初首山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
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
箇是甚麼椀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
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赤五師大悟云某甲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
汝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空手歸時誰肯信
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
如白日開白雪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時所得多家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佛鑑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福巖

雅歲夜小叅曰羊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楮拙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

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捨去師下禪床攔脅掄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遇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

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頌曰納它皮角

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

滿家園火掩柴扉白雲端佛性要當時節頭

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

今此話新靈源清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

換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

赤五

十五

針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

用莫言無執則當機須是芥投針草堂清白

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个中

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香馥平北禪分歲

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

連忙擲下舊兜整文殊道北禪夜分歲持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石林筆 洞山聰曰一大
 歲教只是箇之字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
 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風
 流歸手裏白雲 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
 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
 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魚
 魚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
 貧儒書讀盡老來不得一青衫擬水 明州
 雪竇山重顯禪師約智門非 示眾曰龍泉與刀
 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
 異頌曰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鑰石又如金

巧安掛維那出隻手線去又絲來田郎催拍
 板鮑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石
 菴路 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持
 下帽簷輸納了燈前更鼓夜遲遲天日禮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挑不上頌曰
 起挑不上筋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味
 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雙珠真 常自負柴
 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
 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
 殊放光處殷勤為我記歸來虛堂愚 柴火煎
 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監心佛鈕
 雪竇示衆曰辟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
 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
 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使唱
 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頰頰上來汝却不
 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劫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
 寥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圭堂居士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
 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曰
 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頌
 曰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頭到

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屋堂愚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載得月明歸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說下鈎遲誰知雪
 老垂絲慣不犯波濤取得伊白雪端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

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曰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
 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
 為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
 問个中端的旨休將鶴喚作鸚鵡聲本覺一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

分上為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腔眼曰恁麼
 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
 別時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
 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避無
 由白雲端 雪竇頌革轍二門曰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處
 失樓閣未工 一德雲開古錐幾下妙峯頂喚它癡
 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
 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
 真金休百鍊誓却毗耶離無人解看箭四頌
 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歛眉息頌
 斗室危坐半窓凍日熙熙虛堂思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
 上高臺葛蔭單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
 磨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哉癡漢便恁麼去肯
 堂元 鋸解秤錘油煎石磑兩手擎來有功
 者賞且卷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
 漢顛顛預預儻儻侗侗更叅三十年也未會
 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乃
 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
 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二到院李

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以平而立李

曰有口何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擊碎觸髅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

拙木菴永相州天平從游禪師

羽清溪進師到西院兩錯公案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

在何故話在頌曰 禪家沅愛輕薄滿肚

叅來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五老峯前古

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

聽它人說是非南堂典雪竇因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頌曰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

覆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淥

水徒長葉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深風生寒

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漢聽曉樵人逐鴈

羣接于青

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

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鷲復菴封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嗣智門祚初謁雙泉雅

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

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

話說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搥

所豁然大悟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纜爭拄杖便亡家驀然錢
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白雲端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
錯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
汲深泉天平老太忽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
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圓悟勤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
剛眼睛搵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佛鍾
兩錯將來竟不成從而南北路頭分

後來費盡分疎語半是思君半恨君雲衲

鄂州太陽警玄禪師湘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飢人頌曰 荆山

羨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

帝重下和有智楚王嫌丹太陽玄問梁

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

第五

十九

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

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

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

語上碑去在頌曰 路窮崖仄問山翁別指

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

陽紅枝子青真空無相絕名摸立底精兮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底兼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鬚子沒髮鬚止

天台山德韶國師詞法眼示衆曰青蘿

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凌岫出沒太虛之

中萬法本閒唯人自鬧頌曰 等是垂慈為

你來古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剪狼

藉春風又一回竹屋簡韶國師示衆曰通玄

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

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無忌金陵清

涼泰欽法燈禪師詞法眼師問僧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頂鳥春深抱樹啼

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聳白雲低保寧王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

針未諳鉢水刮膜再用金鏤雲瑣家山歸路

絕回頭翻笑杜鵑啼肯堂文雲居齊和尚法

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

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

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

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

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

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

平生活計利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洪恩
 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七家自
 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本覺一金陵報
 恩院玄則禪師初問青峯如何是學
 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
 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
 而更求火如將自已求自已眼曰與麼會又
 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
 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
 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末上一回秤八兩又秤恰重半斤來定盤呈

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恠哉白雲端丙丁求
 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照覺地丙丁求火問青
 峯耐耐韓獪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破一聲
 雷震化為龍大洪遂問處分明蒼屢親青峯
 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歧更
 問津佛燈均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炎燎
 面門過現未來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治
 父川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
 劍宗師柰若何是君心下意不過心甚類一
 四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是惱人
 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皖山昔見非真

今見非假字經三寫鳥馬成馬實業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嗣法眼初叅法眼

眼曰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

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

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

悟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

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椰子打

金鳥飛上琉璃殿斷橋倫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句章棘句愈出

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曲

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
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
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為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天
童雲岫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赤六

僧錄司右開教無量壽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十一世 十二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嗣汾陽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 水出高原
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

赤六

燈籠露柱笑嘻嘻慈明為水出高原天下禪
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峯
前正覺逸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搗毫聊
一頌夢裏說書紳翠峯真衝斷雲根迸石來
泠泠千古下崔嵬未明的朝宗意聽取春
深動地雷 馮山秀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機豈偶然衲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
烟地幾思穿雲逆石不辭勞大抵還他出處
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厓
歎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
好個真消息未必時人到那邊高峯妙
慈明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緹水一盆置
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知邊擬議者
師曰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頌曰 暑往
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令
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時堂遠四五百條花
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縱然有搭閑田地不
是栽花蹴氣毡山家山指出路非遙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
 盡迷巢水巷一單鎗疋馬出汾陽端的還他
 主將強盆水草鞋橫室內殺人更不犯鋒鎗
 無際江百花叢裏鞞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
 未第儒生偷眼觀蒲懷無柰舊愁何斷橋倫
 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合
 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
 便放爐中燒師曰斲即當漢又恁麼去也頌
 曰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
 面拈香爐上燒斲即當漢又恁去白雲端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
 出海何處不分明頌曰銀蟾出海照無私

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日
 炙典風吹高峯妙慈明冬日傍僧堂作此
 字三三三几脚拙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
 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
 而笑頌曰選佛堂前光皎皎分明一柄道
 士劬果然堂頭放晚參首座之言有神見野
 雲南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
 量何似京師出大黃月迹忠慈明因僧問
 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頌曰枕
 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麤衣糲食
 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海印信慈明因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頌曰不

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
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高峯妙 慈明因僧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紋水頌曰
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紋水出群機時人貪
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石田薰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

在甚麼處歧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頌曰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
山說食終不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
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圓悟勤 衲僧悟易要迷
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鉢成金猶自可點金
成鉢太無端別峯印 慈明因李駙馬問代

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師曰駙馬甚處得
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
曰師子吼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鉢眼銅
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捩始應
知高峯妙 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處曰
金鑿師曰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去夏在甚
處曰金鑿師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鑿師曰先
前夏在甚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
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
背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
頭將軍但有嘉戶在何必築封萬戶侯石曰
熏 慈明頌黑黑道道明明得得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頌曰 八十翁翁著綉靴踏開幽洞笑呵呵
 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無卷全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
 地三蛇九鼠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
 是定價錢是足數 印空叟 滁州瑯琊山慧
 覺禪師 泗汾陽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
 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
 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
 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
 人若到諸方遇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
 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

裏諸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頌曰 曲壇踏
 著兩頭擊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
 誰烏鴉解作麒麟叫正堂辨瑯琊指出五般
 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為君俱擊碎迨於
 何必九還丹 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
 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
 曰清淨本然云何忽山河大地頌曰 混混
 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
 相當免被傍人來覩見 白雲端 當明不犯體
 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
 頭滿而負慚惶 大洪 逢見有不有反手覆手
 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 天童 免相罵饒接

嘴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一
 摸脫出絕功勛句裏揆開大施門悟勤因
 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
 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佛性忽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
 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南
 堂興未六青天後青天打失鬪醜前看看日又過
 爭教人少年松原不設陷穿不揮雪刃一
 箭穿揚神目不瞬反思昔日李將軍射虎之
 機猶是鈍虛堂愚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兩
 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鎚風吹日灸朝復夜雖然不

許亂商量一任稱提繞天下白雲端鋸解秤
 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碾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佛慧鋸解秤鎚
 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生
 雲在嶺頭閑不徹鼓山珪問佛如何是宗師
 即便酬秤鎚將鋸解言外度迷流徑山杲手
 把金鞭擊鍊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
 相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保寧勇鋸解秤鎚
 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
 枝懷三宣首座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
 死疑根不是等閑兒戲井翁鎚大愚芝上
 堂曰大家相聚喫法華若喚作一莖蕈入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獄如箭頌曰 敘活全機親面提大家相聚

嶼莖叢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茫茫打野裡

松源岳 苦中樂樂中苦大唐打鼓新羅舞寒

山燒火滿頭灰却笑豐于倒騎虎石菴瑯硬

如綿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

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拈禪鏡舒州法華

志六

院全舉禪師嗣汾陽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

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

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

麼生道師以坐具據一據曰杜撰長老如麻

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

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

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

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

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

解柘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

過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

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舡大洪恩奪得驪

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疑猜拈來拋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在山杲漁翁瀟灑任東

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

卧入武陵溪夢老信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

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盡卦有許

事喪盡真淳盤古心心問責官路無人獨自

行自家公驗甚分明
 踰身過一生鼓山珪
 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
 失是非如何摸索綿
 摸索無上醍醐成毒藥
 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
 投窓之物空啾啾
 石菴珪揭天撥鼓噪紅塵
 遍地刀鎗解出身
 結角羅紋隨處入銀山
 鍊壁是通津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而不
 如聞名此地無金二
 兩俗人沽酒三升石鼓
 夷法華舉因僧問
 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
 曰洞庭湖裏失却船
 頌曰 洞庭湖裏失却船
 赤脚波斯水底眠
 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
 吹入杏花村雪菴珪
 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
 禪師嗣汾陽省同參

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
 道人何處來師左右
 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
 出古人墳明曰未
 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
 具便搥師接住推明
 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
 師大笑曰我見七十
 餘負善知識今日始遇
 作家頌曰 問如絲
 裏針荅似泥中刺咆哮
 二虎吼生縛各各利
 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
 截斷當陽路直饒擎
 出袂魔叉路狹草深難
 進步相見不相逢回
 互不回互四七二三眼
 相覩雲從龍兮風從
 虎治父川兩陣交鋒出戰時
 旗鎗倒卓鼓無
 搥絲毫不犯將軍令獨
 脚機關各自提暗堂
 遠一文一武偶相逢說
 盡英雄各不同俱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長安朝聖主姓名終是達天聰正堂愚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汾陽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黑漆聖僧頌曰聖僧黑漆實希奇莫

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敬寒山拾得

笑攢眉海印信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

地起骨堆頌曰嫩草踈斜送山泉帶碧冰

文曾要渭水取任列莊周教子青平地起骨

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回本

覺一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

塞斷衆人口地祇思浮山遠因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報綉

曰與麼則一句迥然開祖曹三玄科甲振蕩

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投子青云水深魚

穩葉落巢踈頌曰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

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投子青古殿莓

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絕報曉玉女下階遲

天寧遠師子嘯呻開口解把金毛抖擻反身

時輾綉毬百獸奔騰潛走祖印明赤六浮山遠因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寒

頌曰正月孟春猶寒從頭萬種千般昨夜

虛空落地和風搭在闌干別峯印宋內翰

楊文公億參廣慧公字大年出守汝州首

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

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
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曰草賊大
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其人道話來公曰
某曾問雲岩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
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
得麼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

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
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
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吐斗藏應須合掌
南辰後頌曰內翰攀南斗倚北辰廣慧轉
天闕反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鸞
膠續石岩瑤白石鑿鑿溫爾美璞君子道晦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君子斯樂虛壹愚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尚
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
而况闍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
勸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慧曰幡竿
頭上鍊龍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駝大慧曰楚
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
愧頌曰夜叉頭菩薩面鬼擗殺佛跳牆同
門共戶不相識邁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戳破
石人脚扁鵲盧醫爭主張或卷體一人牙如
劍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一
拳亞豎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石巷
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夫是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謂大年翁與廣慧師也 寶葉源 楊文公問

慈明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曰切公曰長

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

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裏

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

笑頌曰 亦六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

重入到桃源舊遊處一層峯鎖一層峯 栢庭

永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時號舜老夫 洞山

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

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頌易之士曰老漢有一

問若相契即開䟽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

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

入宅師慍懽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

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

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

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頌曰 黑雲當

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畫圖雨過雲收山色

淨趙州東壁掛葫蘆 伊菴樵 黃鶴樓前鸚鵡

洲雲居意不在鈎頭扁舟穩泛長江渌大笑

一聲烟雨杖錢牛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

師時稱皓布棍 北塔廣 冬至上堂點運推

移布棍赫赤莫惟不洗無來換替頌曰

於誇富貴賤賣亦窮殺命可恕無禮難容
 范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嗣雪竇赴杉山請
 初入院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喜
 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
 到耒杉山却在山僧身內頌曰 移身換步
 老天衣不惜眉毛繁個知今日若明當日事
 江南日 暖鵲啼 慈受深 天衣因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 墮天挂地曰 磨後如何師
 曰 夕陽影裏快藏身頌曰 挂地撐天全體
 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寐寐
 猶聞落葉頻松源岳 天衣上堂鴈過長空
 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

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
 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學拳拳
 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當不用都來不直半
 分錢恭頌曰 鴻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
 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
 風捲白雲歸別嶺黃昏月掛柳梢頭萬菴柔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法眼云若見諸非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
 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諳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
 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覩瞿曇天衣

示衆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深
 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頌曰夏金烏似火
 當空掛最高峰插在青雲罅南堂與 天衣
 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
 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頌曰一物長靈
 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數
 貶起眉毛子細觀南堂與 天衣因僧問如
 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
 眠頌曰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
 眠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來諸祖禪本亮
 一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嗣北禪賢 垂語曰
 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頌曰要箇無

禪底國師終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
 處道無便見有偏枯月井觀舒州投子義青
 禪師嗣大陽玄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延聖
 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
 遠星拱北辰高頌曰六國清平賀聖年珠
 簾高捲月明前赤六 金輪那肯當堂座不用丹墀
 擊靜鞭丹霞溥 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
 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今因淮地月得
 照鄧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曰祇知
 荆玉異那辨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床頌
 曰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遍九垓勿

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丹霞傳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權師嗣韶國師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

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

識永明旨門前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

起頌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託出

來可是永明無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象潭

冰智覺因二僧來叅師問叅頭曰曾到此間

不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

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來二

僧未審那個得個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

也無者曰不識師曰同坑無異土頌曰

到與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

蜜舌端無眼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恠

同坑無異土閃電未收轟霹靂痕地冲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明和國師僧問

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

如何是此師曰蒸著汝鼻孔頌曰春草碧

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十一偃溪聞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明慈明國師室中常問

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

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

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

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真有契其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既有醉者師未嘗可否禁林目之為黃龍三
 閑廬山圓通妥古佛云昔見廣辯首座叔南
 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無遺近見諸方傳錄
 不全又多訛舛故茲注出 我手佛手兼
 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起佛
 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
 叔電卷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
 毋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復總頌曰 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
 伸時佛手開為報五湖叅學者三關一一透
 將來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
 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颭風濤南海波斯

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
 日到西峯影漸長黃龍老和尚有箇三緣語
 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舉為君舉猶兒偏解
 捉老鼠景福順三佛手纒開古鑑明森羅無
 得隱纖形朝朝日日東邊出多少行人問兩
 丁驢脚伸時動地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餘
 庭際青青栢一度年來一度春番問生緣何
 屢來到家擇窠窠埃吐廬刹海周游也休說峨
 嵎與五臺照覺總三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
 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野干謾為開口我脚
 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錯欲開金剛眼睛看
 取目前善惡人人盡有生緣處認著依前還

失路長空雲散月華開
 東西南北從君去
 真淨丈三我手佛手誰人
 不有分明直用何須
 狂走我脚馱脚高低踏
 著雨過苔青雲開日
 燦問我生緣處生緣處
 不疑語直心無病誰
 論是與非嵩山秀三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
 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
 席殆二年師歸圓寂

赤六

十三

參知識扣玄微
 偶尔相逢話道奇
 我脚伸為驢脚問
 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恠相逢不相識
 宗師須是辨來端
 鄉關風月俱論盡
 却問生緣道却難
 我手何似佛手天
 上人間希有直饒
 總不恁麼也似枷
 上著粗我脚何似
 脚奉為衲僧拈却
 昔年有病未痊如
 今又遭毒藥若問
 生緣真俗氣生緣
 斷處墮無為二途
 不涉如何也八十
 婆婆學畫眉海印信三
 我手佛手十八九
 雲散月圓乘人夜
 走我脚驢脚放過
 一著龐老伏離清平木杓人人
 生緣北律南禪道
 吾舞笏華亭撐船三港堂準
 玄關將多意氣手
 不執寸鍊兵不用
 一騎八

蠻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困卧桑陰春日斜騰
 騰不識个何世普融平我手何似佛手從來
 有衫無袖有時閒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我
 脚何似馱脚寒來須要機著莫教踏著泥水
 和鞋一時失却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
 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上方益我

赤六

十三

手何似佛手爐韜鉗鉗缺帚曾烹紫磨金軀
 光射七星牛斗我脚何似馱脚白刃紅旗閃
 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開六韜三畧人人有箇
 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闔
 外威權有堂典三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
 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我脚何

似馱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毡崩倒
 三山五岳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
 也眼皮迸綻慮他桶底別穿圓悟勤三佛手
 馱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
 儂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龍門遠佛手馱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

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馱脚生緣佛手打
 透上頭關掇脫却泥水布衲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馱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
 平猛將設誇謀畧佛心才三扣關豈是丈夫
 兒馱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
 基業各豐滋道場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辰北斗我脚何似馱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
 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
 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
 灘白楊順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
 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驢脚
 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
 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
 拽把便是鬲鏊油煎正堂辨三我手何似佛
 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
 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馱脚又被精膠粘著
 及身直上兜率天已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鍊圍山下幾千年三灾燒到

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張無盡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
 蟲性命輸他一口我脚何似馱脚擬議知君
 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人人盡
 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
 親見南泉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
 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
 禪恰似河陽新婦醜石菴珽十四我手何似佛
 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
 無有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畧狗驚得迦
 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人人有箇生緣男兒
 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喫死如眠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手驢脚生綠，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未免十萬八千伊菴推。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免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

水銀珠顆顆，圓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錢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一錢雪菴瑾四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橫川黃龍南初叅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寓福巖時。賢禪師命掌書記，賢歸寂適慈明。

繼席一日造室，明曰書記叅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明曰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應。喫棒乃使拜之，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吞。明日又詣室，明嘔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頌之頌曰錯錯戲海禪龍，冲霄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重露，捨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惡，石林華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

風天教一巽風雲便送出壺山烟雨中
 有喫棒分無喫分當爐一煨汞銀流不因踏斷臺
 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竹星蘭二黃龍南因
 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岳三峯頭倒
 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
 鞦頌曰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盡雙
 眉傍人筆力强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本窠
 觀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鍾樓上念讚
 床脚下種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
 猛虎當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頌曰
 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
 俱不會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慈布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照堂一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
 死急在山呆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舉
 子湖老便打劉錢磨鼓山珪黃龍南因未
 山普叅普善經論兩川號為義虎問師云阿
 難問迦葉世尊傳金欄外更傳何物因緣意
 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不普曰曾
 到師又問曾掛搭不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
 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
 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
 消此老一嚼頌曰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敘
 旁觀又可悲姹女已歸霄漢去歎即猶向火
 邊棲恐菴演素州楊岐方會禪師明慈明僧

第一九九冊

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
 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 三脚驢子弄
 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見他須喪命只
 緣踢踏景分明白雲端前步高兮後步低動
 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鬧市人東西湖南更有
 須苦提保穿勇三脚驢子弄蹄行騏驎追風
 迹不前踏五六破化城無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佛鑑懃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
 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轉春鶯佛性泰
 三脚驢兒或殺好長教後圍教喫草等閒牽去
 向人前踢倒湖南瞎長老鼓山珪揚岐一頭
 驢祇有三隻脚潘閻倒騎蹄跌殺黃旛綽在

山呆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万丈坑雲
 在嶺頭間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
 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梁山遠三脚驢子
 弄蹄行兩湖江南秋復熟西北風霜怯早寒閉
 門愁見揚花落已菴顏一拽把二牽犁平田
 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
 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上方
 益塞駝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熬磨
 金容駝不動竹篋端勝冷鉗鍤典牛游法出
 茲生塚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
 釋迦老子那吒面佛照光三脚驢子弄蹄行
 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斷不須平

地起波瀾月菴果楊岐一頭駢眼光如電燦
 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香卷慶一箭射落
 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
 湖南長老何曾見中菴空 楊岐因僧問少
 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亦六 萬古八
 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白雲端 西天人
 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派支打齒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佛性泰西天人不會唐
 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兔
 金烏火裏旋無卷全 楊岐因慈明忌辰設
 齋眾緣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

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恠師曰首座作麼生座
 曰和尚休捏恠師曰鬼子喫牛妳第二座亦
 前作聽勢座撥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
 作頌曰 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令人愛作
 家但握祖師三印在不妨捏恠亂如麻圭堂
 居士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
 鼓歇時天未曉尚餘寒月掛疎檣虛堂愚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
 者東方坐頌曰堯舜垂衣万国賓撥雲見日
 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露雨露新
 白雲端 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
 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
 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
 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
 行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
 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口雲
 端試問人問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
 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正堂精明張
 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鐵
 將軍對面彌髓穿一穿別峯印將杖探其水
 方知水淺深路遲知馬力歲久辯人心子不
 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

難逢稱意魚治父川猶全食血功虎備起屍
 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南岩騰馬轉牛
 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
 氣坐令千載定龍蛇無養全
 揚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
 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
 又作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
 且坐喫茶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
 喝高千丈劫外相看誰得知圭堂居士
 揚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
 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界一團鏡少林面壁

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眉白雲端

衲僧一抄鉢盂口闊天下揚岐望梅一渴也

源去揚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麼

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頌曰

揚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

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東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鞞一張弓直

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徑山果

揚岐老人鎖口訣万里長城一條鍊斫牌禪

客如到來不動金鎚腦門裂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

來休嚼碎南辰光射北辰寒正堂維

肘後暮生閑絡索風前忽布開又撐那吒八

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踊著

逆鮮血或卷體

揚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

喜得箇同參師素六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

九峯牽犁揚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揚岐在

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

來不是頌曰

一拽耙二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

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道從來解弄蹄上方益

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鏡

鑑至今收拾不上無相範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問投子青

僧問夜半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

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

私位不該依條擬動成偏正升霞詩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
忠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
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
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
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
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
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卧如何是法
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
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檢點將
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閣裏物不
能捨得致使情閑固閑識鎖難開老僧今日
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

二十

廿六

二十

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
 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
 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
 信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鎖丹霞滓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

岳頂終不露崔峩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團切忌當陽着眼看直下有
 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雪岩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露海雲遮頌曰
 寺閑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露該薄露依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丹霞滓
 六祖下第十三世南岳下第十二世臨濟宗
 晦堂心別白雲端前保寧勇別孫比部前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嗣黃龍南因黃山谷
 太史乞指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

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
 侍師山行次時岩桂盛放師曰聞木犀花香
 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歸歸未得未想聞岩桂送幽香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煩仙屐上林壑天香吹

落林風老不覺相携到廣寒石林筆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

明歸興動西風一陣木犀花雪瓊網

晦堂室中豎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

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

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通場琳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終出洞遮却

面前山雪巢一

舒州白雲端禪師問揚岐示衆曰此事如萬

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

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

底去也擲下拄杖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斂眉不動毫

芒親到底眼睛皮綻蓋須稱虛堂愚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

只堪喫飯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請

禪老莫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迦庵演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

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

君頌曰

幾回沾水又拖泥
年老心孤不自知
遊子不歸空悵望
一溪流花隨處全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
新歲到來如何是不
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舡
江村月落正堪眠
縱饒一夜風吹去
只在蘆花淺水邊
月夜忠二別

落葉已隨流水去
春風未放百花舒
青山回目依然在
盡日橫陳對落暉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嗣楊岐示衆曰

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
不曾道着一字優
波邈多丈室盈筭
不曾度得一人
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
誰是後昆誰是先覺
既

赤六

十二

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拍膝示衆曰且喜天下太平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
一犁新雨破春耕
郊原眇眇青無際
野草閑花次第生
虛堂息

保寧勇示衆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檻外雲生簷前雨滴
澗水港如藍山花開似錦
此時

若不究根源直待當來問彌勒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
三界都盧一點心
檻外春風春蝶舞
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霄津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
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離岐
指曰委急得麼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私願深廣利濟群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生曰末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
弘悲願深為人重指慶棒下血淋淋公於此
有省頌曰

捧下血淋淋真鍮不博金鴛鴦親綉出休更

覓金針

心空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赤七

僧錄司右闍黎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至二十一世

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

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

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

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

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

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

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

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

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選卷演忍死叮

嚀見白雲一盃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竹屋簡二卒風暴雨忽

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出依

然只是賣柴翁 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

餘年參教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

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

破一箇錢餠餠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餠子一

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滌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闌不休頌

白雲缺餠餽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

師子吼月菴果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頭一日端下來曰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
 曰不知曰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
 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
 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
 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
 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
 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忽然
 中夜方會得從前寶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
 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速云某甲侍先師舉此
 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
 樂大眾還見得不乃頌曰
 洒放不下牛拽杷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
 放得下方得安

禪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麼訝解踏毘盧
 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
 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頌曰唇上必并班豹
 剥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菴珙一大藏
 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胸中憤氣盤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中菴覺倒腹傾勝與麼
 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
 蓮花朵朵開別山智大藏教父為切脚鉢囉
 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
 點頭逃菴演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口是禍門頌曰的當陽句明明前後路着
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徑山果口是禍門電
掣雷奔筮竭出海震動乾坤玃山珪如何是
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雪堂行兵
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或黃
體坑坑坎坎噲噲熾熾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愚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後
入又曰露胸跣足頌曰老去眉鬚似雪霜
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
量一斷腸佛鑑慈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
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這回不到負檀
家心開真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

師曰五逆聞雷頌曰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
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
共坐鼓山珪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
爆出冷灰徑山果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
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擘開滄海取龍
吞東山空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

處堪埋朴翁鈺五逆聞雷懽懽然尋常爭敢
與人宣自從六十輕酬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虛堂愚五祖演示眾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阿誰頌曰老年輕節臘樂事甚悠
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南堂興他弓莫
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無門開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

懸望子醋酸何必掛葫蘆牛平五祖演問

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有云王宙欲娶

母不折倩送外病在家三宙行欲迷行月下

見倩未同舟而去三年後送生一子倩遂

出未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頌曰

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

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善藏主只是

舊時行履處等閒舉着便說訛夜來一陣狂

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甚更深兩女合為一

媳婦古寺基前童子豎彷彿上有陀羅尼多

少行人盡驚怖正堂輝縱使百千劫所作業

不忘因緣會過時果報還自受或菴體涼宵

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

未歇忽然天曉一時休且菴仁憶惜春風上

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

寂無人草自生菴柔南枝向暖北枝寒何

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

倚闌看雪菴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

福是一是二無門行弔先桃荊喪車後絨

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虛堂愚五祖演

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

麼對頌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

言也弄物不知名月林觀路逢達道人不將

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無門用五

祖演一日持錫遊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
 衆皆無語自曰孫贖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
 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頌曰無端
 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目慚惶無
 着處低頭依舊入烟蘿高峯妙五祖演曰譬
 如水牯牛過牕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
 尾巴過不得頌曰牛過牕樞錯為安名大唐
 國裏不見一人月林觀龜本真靈物都緣不
 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菴用等閒
 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
 上會新羅鷄子過多時高峯妙五祖演謝監
 叔上堂曰人之性命第一須是○欲得成此

○先須防於○若是真○人○頌曰一二
 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髓髓寒若將方木投
 圓竅醜婦爭教得少年高峯妙五祖演舉昔
 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
 我聾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鶻鳩嘴
 云谷孤故頌曰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
 強分疎只消一箇鶻鳩嘴百恠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五祖鶻鳩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蟻
 跡能有幾人知石田薰五祖演因僧問如何
 是為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頌曰門前石
 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免被巡官使
 雲堂行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這閑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工夫頌曰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釣
 錐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龍門
 遠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
 解打九鼓南岩勝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
 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盡力不柰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綉文
 難以論嘉藻龍門速五缺餉價難窮誰知屈味
 濃法撞光祖域正董在胸中南岩勝五祖演
 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身頌
 曰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
 門前按山子春來秋去泄天機雪堂行五祖
 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頌曰何故喚作

手袖僧難開口擬議自矚預可憐太蒙斗佛
 眼遠先祖滔滔無回必後人悻悻有雌雄巨
 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南岩勝隆
 興府兜率從悅禪師真淨文室中設三語
 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
 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
 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
 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頌曰陰森夏木杜
 鵲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皙從
 教孝子諱爺名張無盡三人間鬼使符來取
 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聞
 老等閒知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

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驢放
 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為英傑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觀
 破這一念觀破如今觀底人無門開東京法
 雲佛照果禪師嗣真淨丈師以力叅深到語
 不入時每示眾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
 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
 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
 人佛性豈有二種邪頌曰隔水何人歌竹枝
 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
 高聽者稀虛堂恐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嗣五祖
 演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
 拳頌曰盡力當胸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
 如何若何普化空中木鐸暗堂遠圓悟因僧
 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以何為驗師曰生
 鏤鑄就崑崙兎頌曰生鏤鑄就崑崙兎頭輕
 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六九日中看
 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籠叻史光舒州
 太平慈懃佛鑑禪師嗣五祖洪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喫飯咬着砂頌曰喫飯咬着沙隱落
 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慈受深舒
 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嗣五祖演嘗請益五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
 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
 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
 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頌曰我
 不會兮不如你違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
 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雪堂行二我不會
 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確帶善財謾到百城
 游何曾踏着自己底我不會兮不如你旃檀
 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
 未已默堂定龍門示眾曰千說萬說不若親
 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眾盲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拍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涵渥眼如眉不
 因說着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虛堂愚
 金陵俞道婆市油養為業叅瑯琊起和尚起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
 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忽大悟以餐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
 汝境界往見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
 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
 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
 春瑯印可之凡有僧至則曰晃晃僧擬議即

掩門佛燈珣和尚往勸之婆如前所問珣曰
 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
 有多少奇特便出婆竊起曰兒兒來惜你則
 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
 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
 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頰曰柳毅
 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
 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艾翁堪慕割相逢鏗
 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爪猶
 落渠儂第二機嘆且道渠是阿誰塗毒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圓悟師
 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
 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
 前後際斷頌曰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薰
 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石林華諸佛東山水
 上行閒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已無
 意涼人人自涼唐虞大慧因僧問心佛俱
 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頌曰賣扇
 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
 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植月坡明大慧後來
 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闕結茅於長
 樂洋嶼室中舉竹筴子問學者喚作竹筴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徒
之得法者十有三人頌曰雲門舉起竹篋凡
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嗔木馬廐中面赤
尼無著也二雲門舉起竹篋纔涉思惟蹉過
只這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直徑山有箇竹
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屋三間穿過衲僧

眼耳福州清涼坦赤七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

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籠燈黑光尾焦黃眼正
瞑竹屋簡平江席立紹隆禪師圓悟初叅
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
是何處村僧行甚馱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
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

留過夏頌曰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
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
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繡芳塵屈堂愚解后何
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話平生
事到老相逢是別人寶業源安吉州道場
明辯正堂禪師龍門遠室中問學者蚯蚓

為甚麼化為百合頌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
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
是故鄉圓悟潭州大瀉善果月菴禪師
圓悟福寧上堂吳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
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
早一下下座頌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
 鐔林觀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
 北東西無門開明州天童曇華應菴禪師詞
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
 定在南岳頌曰相罵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
 水驀然摸着蛇頭拍手囉囉哩哩肯堂充耆
 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
 無識者叢叢垂泣在籬根盧堂愚應菴示衆
 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
 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頌曰疾駛過
 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
 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洞簡明州育王德

光佛照禪師號拙菴詞大慧宋孝宗召對師
 舉靈雲頌直至千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
 不疑處帝曰空手牽缺牛頌曰万機之暇探
 禪宗中路寧堪憇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
 宸深在妙高峰圭堂居士佛照因孝宗宣
 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
 陛下忘却頌曰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
 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此洞簡二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
 禪扶起玉龍揮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問處
 天左旋蒼處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寬雪山
 高映黃金殿覺圓明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

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
 龍樓石巖建。臨安府淨慈土礪簡禪師。佛照
 師示衆目前機，摩竭令無法商量。一印
 印定頌曰：當陽印定發光輝，一對鴛鴦各自
 飛。無法商量會不昧，令行摩竭目前機。物初
 觀行摩竭令顯全機，無法商量未是奇。方象
 森羅都印定，此中能有多人知。仲方倫北礪
 因四僧來參師，云一人宗通病在內，一人說
 通病在外，一人宗說俱通病在見聞，一人觸
 事不會，東倒西播，且道誰是不會底。頌曰：午
 惚危坐絕逢迎，杵臼徐開隔竹聲。一碗醜茶
 魔辟易，策勛不戰屈人兵。物初觀剛道宗通

與說通俱通，還昧古靈蹤。誰知東倒又西播，
 却解當堂作主翁。仲方倫賓中全主全賓
 四相同朝舊主人，切忌自家分彼此。使他容
 易別踈親，淨覺曇。臨安府淨慈水菴師一
 禪師。佛智裕室中問僧曰：西天鬚子因甚
 無鬚頌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鬚子無鬚惶
 惺懵懂。無門開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
 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鴉遶樹飛。
 猷堂定。臨安府淨慈彦充肯堂禪師
 菴頌示衆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
 跟忽斷。全身在帝鄉，頌曰：孰謂觀方不在方。
 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

身在帝鄉掩室開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

禪師明應菴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運菴

曰破沙盆庵頌之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

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

打黃鸝雙杉元法眼拈來早自謬無端錯對

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竅藪林累子孫掩

室開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岳昏頂門真箇瞎

千古累兒孫虛堂愚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

鑄就鍊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

子孫大歇常州華嚴伊菴有權禪師

無菴全嘗夜坐違旦行粥者至忌展鉢隣僧

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

古帆高掛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

龜上釣舡頌曰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隣僧

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

圭堂居士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或庵師

體禪師明此菴元因信齋葛知府問曰夫妻

二人相打通兒赤六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

即是師曰小出大遇乃頌曰八臂那吒三隻

眼雙槌插鼓轉舡頭巨鼉一吸滄溟竭宇宙

風清四百州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

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趨路方知蓋覆難

堂行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岳禪師明密菴

番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擗脚不起頌曰沒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大人擡脚不起眼瞎耳聾撒溺撒屎求生不生
 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朴翁
 拈搗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
 渾身無處着請續一句無門開力難擡起為
 君宣神駿何勞更着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
 時凡骨便成仙虛堂愚松源垂語曰開口不
 在舌頭上頌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
 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卍翁銜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
 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絲線
 不斷頌曰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

源敢保錯來批判朴翁銜脚跟不斷紅絲線
 掉臂乾坤自在行塞壑填溝無處着歸來依
 舊兩眉橫虛堂愚松源示眾曰明眼衲僧因甚
 打失鼻孔有賊無賊○頌曰殺人一萬損三
 千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
 短笛釣魚船諸卷肇慶元路育王物初觀
 禪師明北師示眾云過去如是如是見在
 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幸自可憐生無端
 黃面老漢拈花金色頭陀微笑漏泄真機一
 人傳虛萬人傳實雖然古人得親用親說到
 行到豈是末流刻楮畫花彫蚶錢蛤瞎學者
 眼豎起拂子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頭鷄子過新羅頌曰：兜羅綿手舉花枝，金色頭陀展笑眉。末法師僧能委息，只今那得異當時。仲方倫拈花付法慶人天西竺真卅紹的傳綿密到今無間斷，一枝深秀鄭峰顛。慶元府天童夫目文禮禪師初松原因虎維那叅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頌曰白浪堆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芦花万頃秋，石林羣臨安府徑山佛智晦機熙禪師初師在仰山示衆云：雲門道箇普字，尽大地人不柰他何，殊不知他已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渠惡。

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圖救取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頌曰：山河大地非同別蟻子，蛾蚌沒等差不用干戈。更相待本來成現絕安排，仲方倫正法眼問韶石普字酌最親切三乘五教文毫端，上該攝驪龍打失夜明珠。金剛腦後抽生鍊，商隱餘僧來請問正法眼。韶石魚提善字研不露毫些辰潔潔掃清臨安府靈隱荆叟狂禪師初癡鈍癡鈍室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如何是佛爛冬瓜鍊額銅頭沒柰何，万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

一聲歌羽木林 金陵集慶龍翔廣智叅隱
 新禪師明晦機照師在中天竺室中云踏著
 頂額上一着十方世界无鮮冰消汝諸人向
 甚處與山僧相見頌曰佛祖頂額上一着不
 屬僧祇大劫修卷却娘生三寸舌片帆高掛
 海門秋什方倫廣智蒲室示衆云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七七大海水在你鼻孔裏須彌山在你
 額角上一如底心在甚處處頌曰心不知心
 方合道色前不物始歸宗屋頭日照茶烟碧
 山脊風高樹葉紅仲方倫蒲室廣智因僧叅
 次師曰鍾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汝
 作證因甚來這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

僧罪過頌曰鼓響鍾鳴為發機燈籠露柱叅
 掀眉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騾不易騎什
 方倫壺中別有天莫認洞中仙本來成現事
 鵠白與烏玄淨覺蒲室廣智室中舉百丈
 野狐話對者多不契自云百丈野狐野狐百
 丈埋向一坑伏惟尚享頌曰浩浩叢林話野
 狐落他昧處便偏枯禹門一躍成龍去誰復
 當機問有無什方倫百丈當時少見機兒孫
 多走乱針錐一坑埋却渾閑事蓋代功高更
 是誰淨覺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
 禪師明庵室開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
 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

矮子看來眉卓豎鍊無孔舞春風為虛車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淨覺曇和尚詞
廣智師在天界示衆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
 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云老
 胡有望亦須吐却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
 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有殿却與諸人拈出
 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
 溪波浪如相似安得吳孫若稻麻中繁
 徑山虛堂智愚禪師明運菴岩垂語曰已眼
 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着畫地為牢
 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
 頭上翹足頌曰縫却虛空筭盡沙針頭畫地

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閑極要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
 針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為虛車
 未詳承嗣一十一人機緣一十八則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
 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聊
老
 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十四○出長慶嶽禪師
 注楞嚴經說文頌曰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
 無心我也休打着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
 啾啾慈受深偶聞清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
 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從茲演若不迷頭木
 覺一你既無心我也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逐水流實華明你
 若無心我也休驚驚悵裏懶擡頭家童為問
 深滌意笑指紗窓月正秋宵華鑑因過花街
 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
 你若無心我也休如堂仁杜順和尚法身
 頌懷州牛喫禾蓋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
 猪左膊上頌曰古德法身頌寐語熱家沸若
 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大鴻智一兩一陰風
 未和春徒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
 使劉郎惆悵多心開貴也好咲也堪悲耳朶
 元來兩片皮松源岳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
 夜多尊者有大有名稱與羣臣往彼國札見問

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
 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頌曰至簡
 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
 不思議彈指圓成八万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因悟勤志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
 國王大臣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
 以何為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
 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
 破之外道屈伏頌曰六師不正起干戈自謂
 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今結舌不消一曲太
 平歌木覺一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為師僧說
 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
曰聞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
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麼道隣壁有老宿聞得
乃曰好一釜菱被兩顆鼠糞污却頌曰一夏
調和一釜菱傳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污了無
人見隣壁禪翁隻眼明二覺逸長夏無別趣

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口是
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鍊只因看錮
鏘甚受涼冷冷寒溜瀉秋聲繞會滄溟便汎
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雲堂
憑潭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
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

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
馱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
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盡光
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頌曰百尺
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徑茲不出茶
川上吟嘯無非邏哩囉白雲端進步竿頭踏

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喫頭知多少不
似閻黎這一交北碕箭失脚溪橋兩眼枯錯
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先生也照破山河
夢見無無半乾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
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分孤負馱兒一願來
介石朋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

死中得活珠離蚌甘作駝前馬後人無門開
 溪橋馱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
 時都換了依然只是郁關黎石溪月一擲成
 狼藉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再慶早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
 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
 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
 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頌
 曰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
 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月巷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隣舍不通容團圓無
 縫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石林筆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
 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會出入
 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
 和尚到莊喫油糍或作德湖手和尚頌曰近
 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
 糍喫或作山珪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
 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在山果江南江北勿同
 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糍底古今
 塞斷是非門雪堂行熱糍盪口成痕跡糍冷
 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茶飯但
 隨時照堂一背眾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
 不識羞抵死揚家醜應卷筆喫了油糍不赴

齋莊師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徧踏破
 芒鞋眼未開左無著總古德何曾動口皮喫
 油糲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著暗寫愁腸
 寄與誰肯堂充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
 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目前無異
 路信手斫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空

史甲年窮三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缸
 底不知身到岸隨他寒暑護推遷遷庵演問
 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過大千歲盡年窮
 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前翁敬春風陌上
 即得錢歲欽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着恰却子雪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為舟航德曰

年盡不燒錢頌曰年盡不燒錢鼠穴被蛇穿
 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曹源生古德因
 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尽看野狐
 兇頌曰家家尽看野狐兇鑊苗橫拈撩乱吹
 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掛柳梢西松源岳
 家家尽看野狐兇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
 妖俱掃跡春風已到萬年枝晦支光古德
 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
 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頌曰袖中寶劍
 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閑挨子
 從教天下竟茫茫許菴流鶴立蛇行勢不休
 五天梵宇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

僧笑點頭教六若神 宗太宗皇帝因夢神

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

發羣臣無對 雪竇代云實為古今罕聞

別峰印代荅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頌曰菩

提妙心作麼發日應万機元不差回首瞥然

輕觀着大千沙界是皇家松源岳 萬里謳歌

聖化成條風魄雨染樵耕不因嵩岳三呼後

無象誰知真太平雙杉元 菩提心發不為難

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

祚泰山安辛菴侍 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

卧雲菴帝曰卧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

無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頌曰試問卧雲

深處客不知何以吞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

萬里堯天一點雲北明簡 太宗因僧朝見

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曰靈山

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語 雪

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頌曰靈山一別二千

年聖世重逢幸 豈偶然細掬清泉措老眼撥開

雲霧見青天石溪月 太宗一日擎起鉢問

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

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慈明圓代云陛下有

力頌曰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

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雲杳爽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

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遠問近離甚處
 曰江西馬大師處使白馬大師有什麼方便
 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擗出又有二僧到亦如
 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擗出頌曰是是非
 非俱請出魏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無際冰碧油幢下立功
 勳翰畧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遠頭
 刁斗不曾聞塵堂惡昔有一婆供養一菴
 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
 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與庶時如何庵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
 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趁出放火

燒却菴頌曰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
 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見人斑避最難或
 卷體欽壁逆開雲片片黑山輟出月團團就
 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虛堂惡貧
 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
 不仁周極案二十年來不具眼茆菴燒却是
 徒為三春暖氣無多子十九真實之言亦可師川
 青蓮瞬視金色咲微師承肇茲密著少林華
 敷神光印受世係由是彌彰雖枝派之有殊
 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棄而破古人之幽
 鍵或捍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方法俱泯於声先玉
 振禪宗珠聯祖域流通雖遠選擇未純識者
 尚譏况於後乎錢塘魯庵會公孤標拔俗積
 行熏心遐扣祖機深染法味采機緣而補前
 缺綴頌古而入新刊通集後先洞照今古用
 心亦閑矣謹遣清侶躬索後題慚窺管而見
 微聊濡毫而塞請迨祐戊午季夏徑山希陵
 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伯則公案名之今古又曰
 長物言之則汚人唇齒置之則迴避無門句
 句玉轉珠迴字字水銷瓦解歷代宗匠頌之
 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編緝於前魯菴公增

收於後賊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論說
 具眼衲僧必能辨白靈隱淳朋拜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永樂二年甲申夏五月命工補刊謹識